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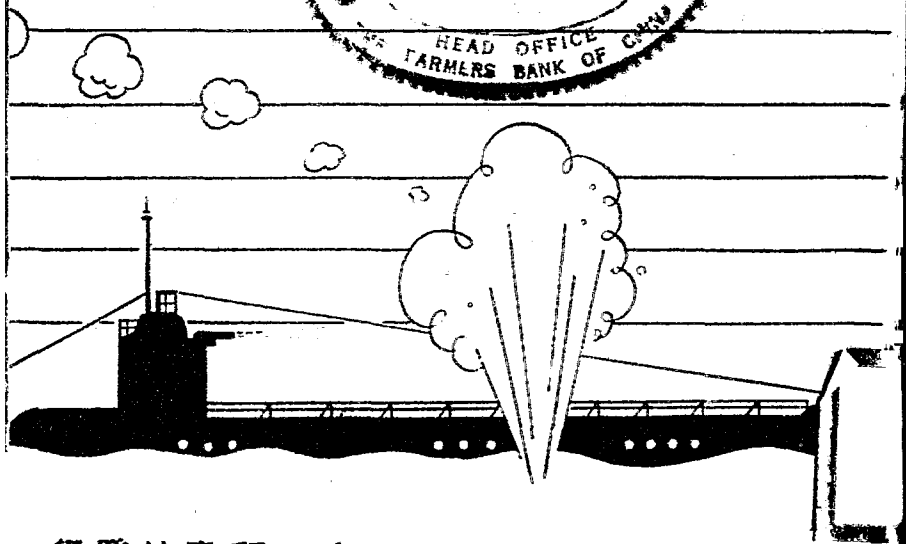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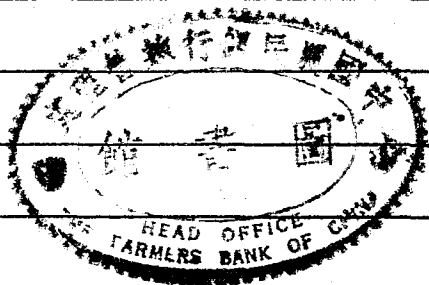
戰海的來未

著華德愛

摯程

譯豪敬余

泉綺英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E81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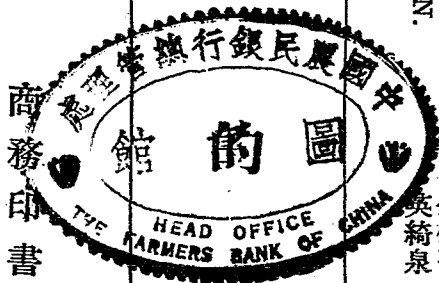
未

來

Lt.-Commander
Kenneth Edwards
R. N. 著

程敬豪
英綺泉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海

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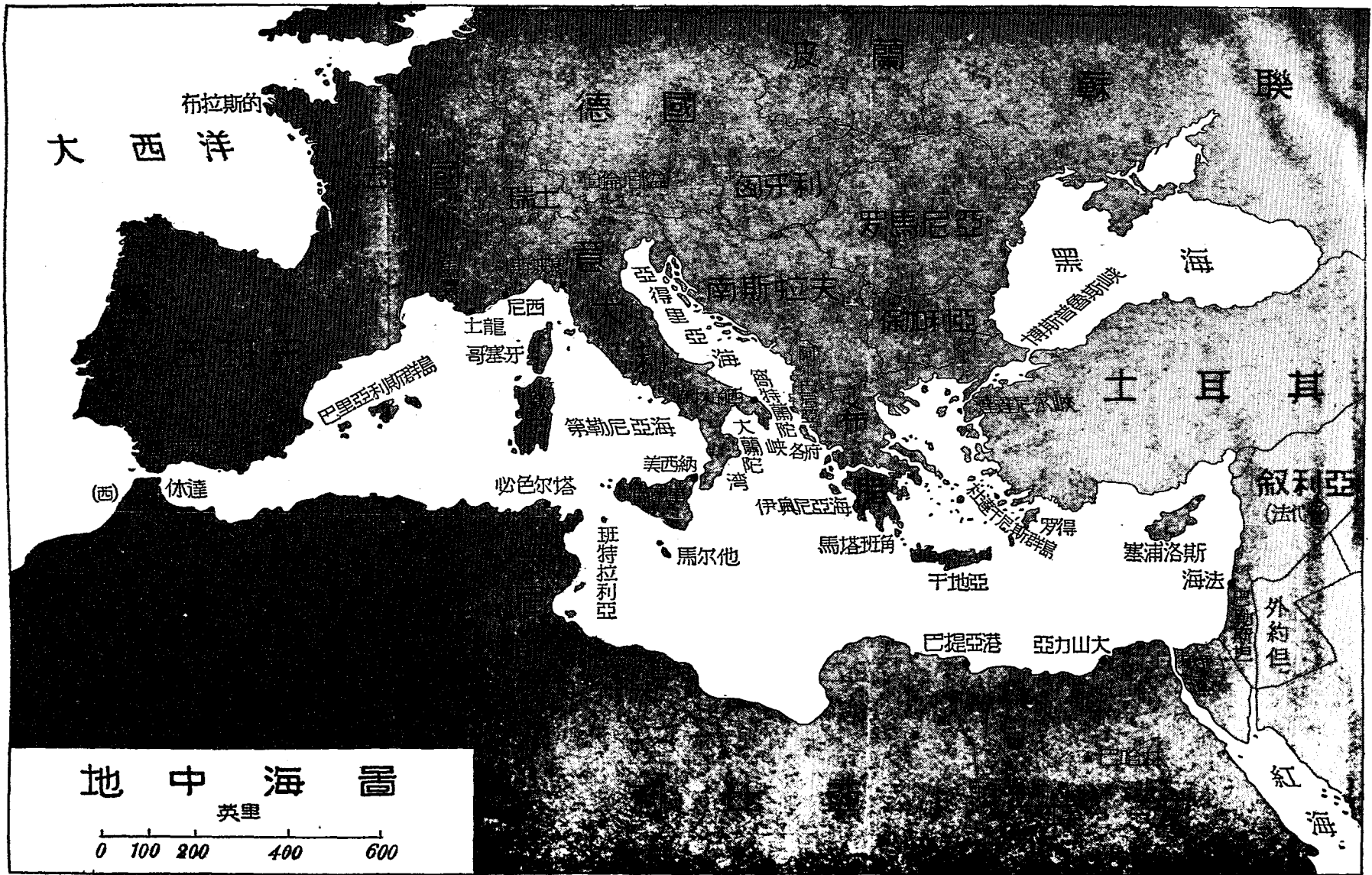


3 1764 0696 9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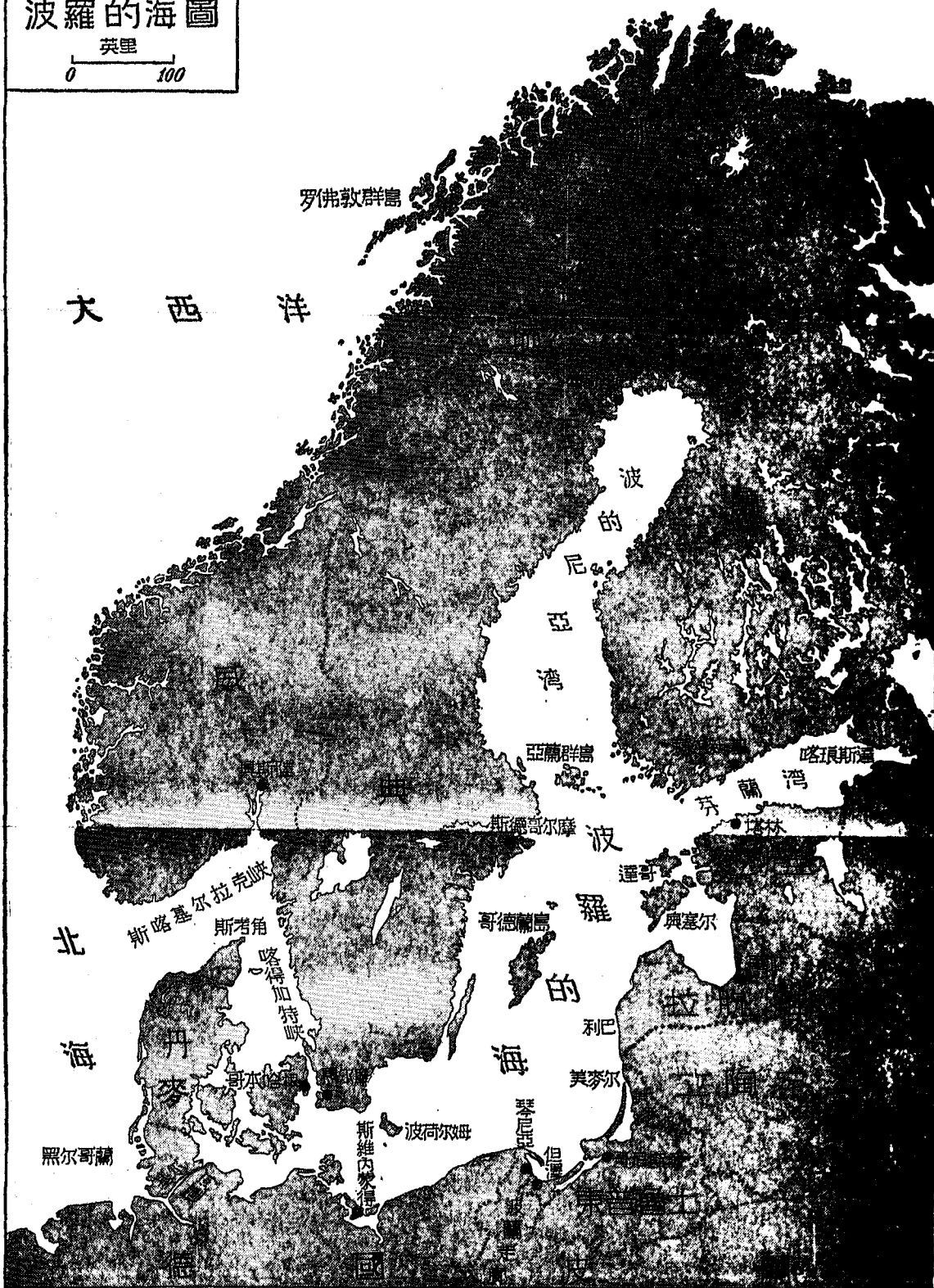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引言	一
第一部	軍備競爭的序幕	
第二章	英日同盟之解體	一
第三章	華盛頓及倫敦海約	二三
第四章	後退	三九
第五章	朝着重整軍備的路前進	五三
第一部	戰艦與戰略	
第六章	英美兩國的海軍	六九
第七章	日德兩國的海軍	八五
第八章	義法蘇三國的海軍	九八
第九章	英國的海軍戰略	一一三
第十章	美國的海軍戰略	一二五
第十一章	日蘇的海軍戰略	一三六
第十二章	義法的海軍戰略	一四六

第十三章	德國的海軍戰略	一五九
第十四章	戰略衝突之處	一七三
第十五章	強弱的據點	一八七
第二部 戰爭		
第十六章	地中海的戰爭(一)	二〇三
第十七章	地中海的戰爭(二)	二一五
第十八章	北海的戰爭	二二九
第十九章	波羅的海的戰爭	二四三
第二十章	美國站在那方面	二五七
第二十一章	美國對日本(一)	二六七
第二十二章	美國對日本(二)	二八一
第二十三章	英帝國對日本	二九三
第二十四章	世界戰爭(一)	三〇八
第二十五章	世界戰爭(二)	三二〇
第二十六章	戰爭必會爆發嗎	三三一
附 插圖十六幅 地圖六幅		



波羅的海圖

英里
0 100





紐約

百尔慕他

阿沙尔

馬得拉

北海

地中海

古巴

英屬西印度群島

加那列群島

佛得角群島

牙買加

加勒比安海

塞拉勒窩內

巴拿馬運河

太平洋

南美

伯尔能不各

亞森森島

聖赫勒拿

特利斯担達空雅

布宜諾斯艾利斯

好望角

福克蘭群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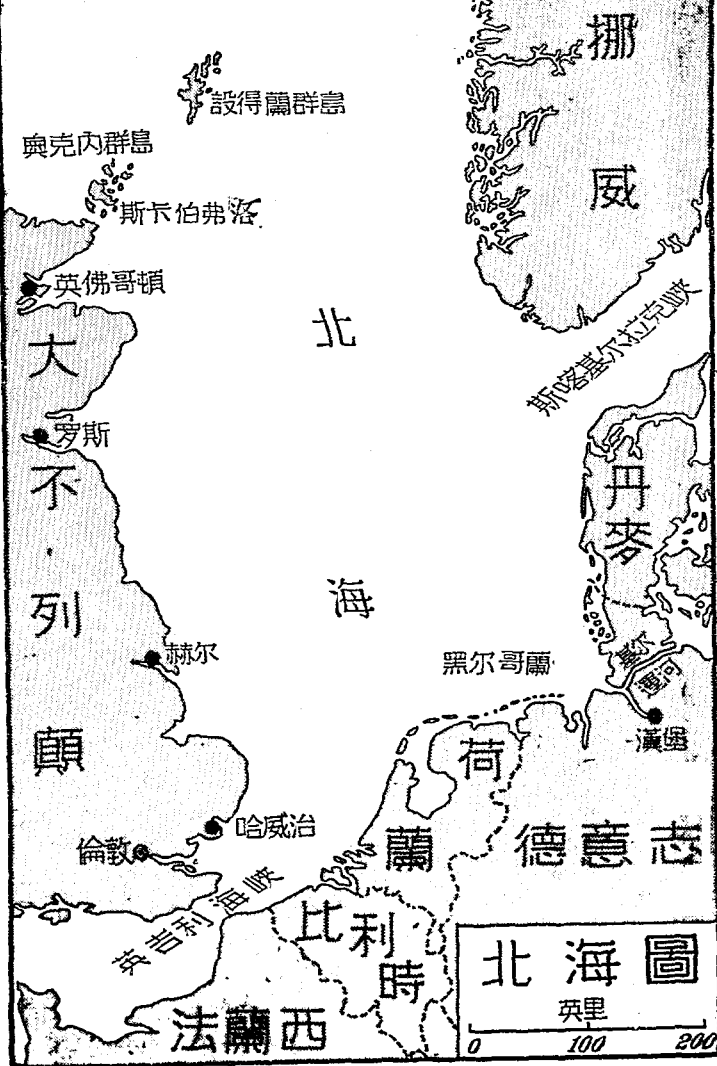
南佐治亞島

大西洋圖

英里

0 1000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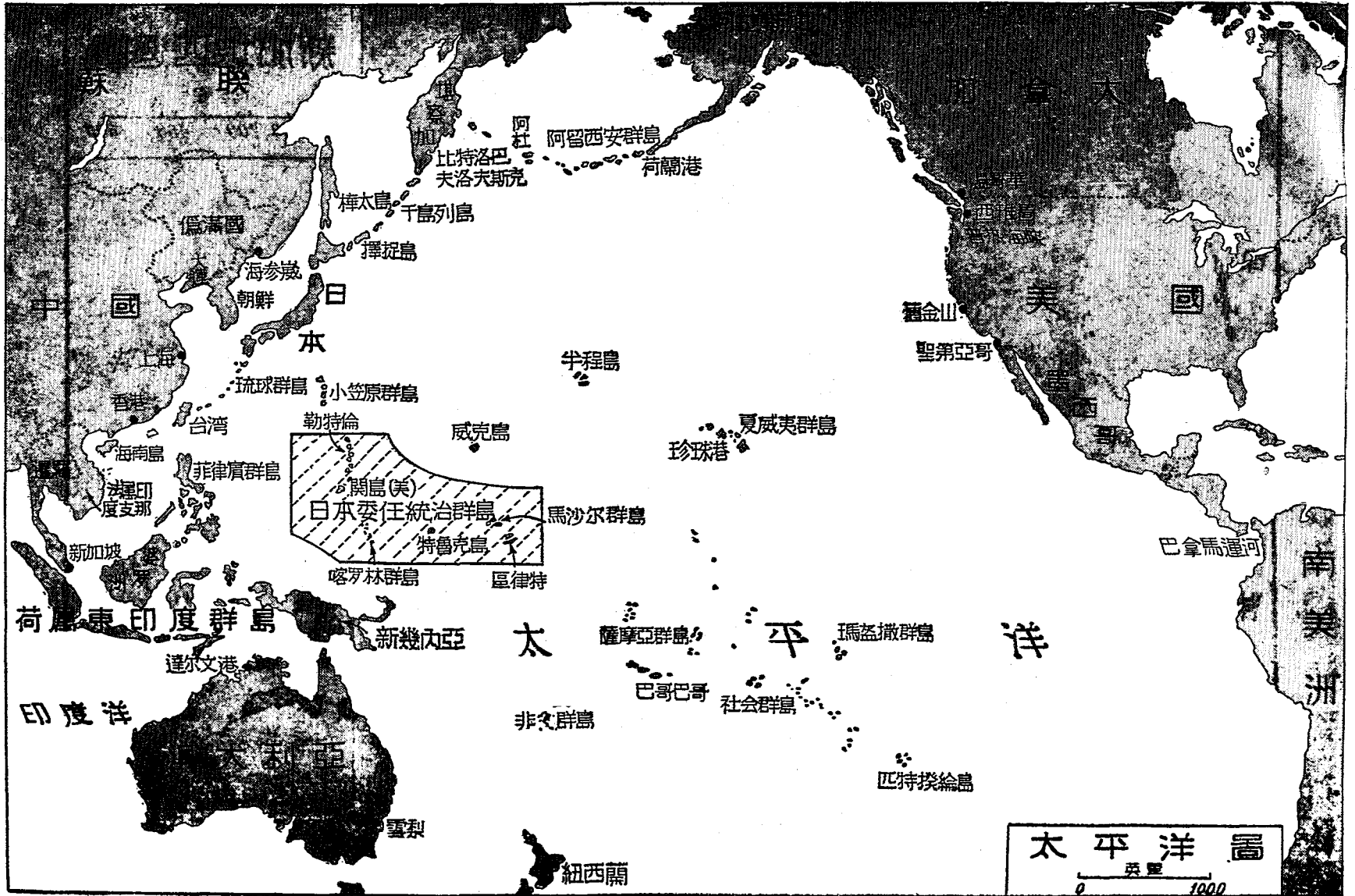
北大西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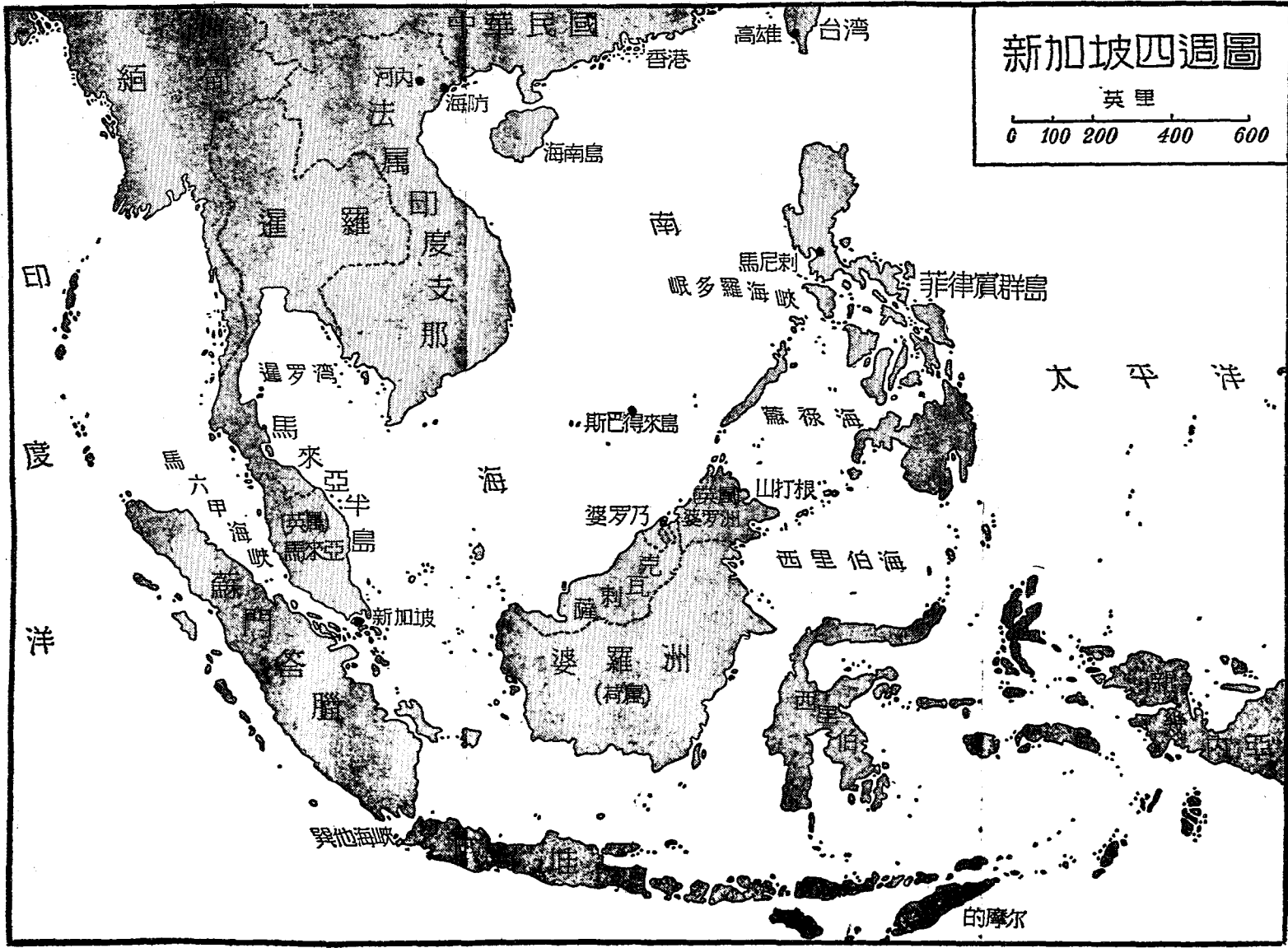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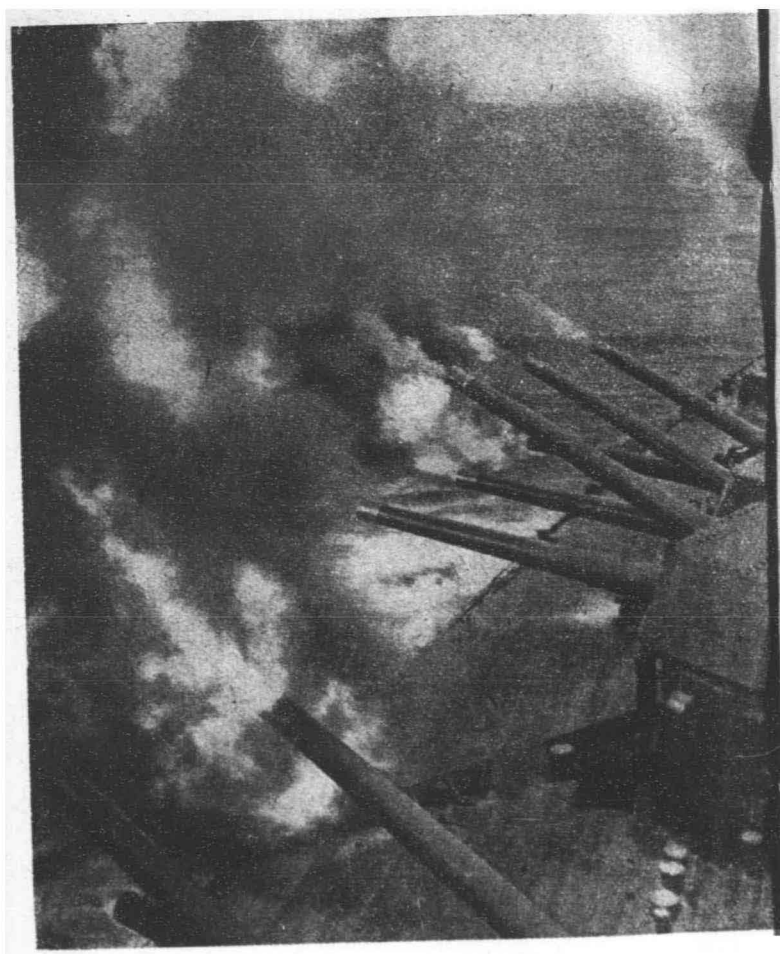
北海圖

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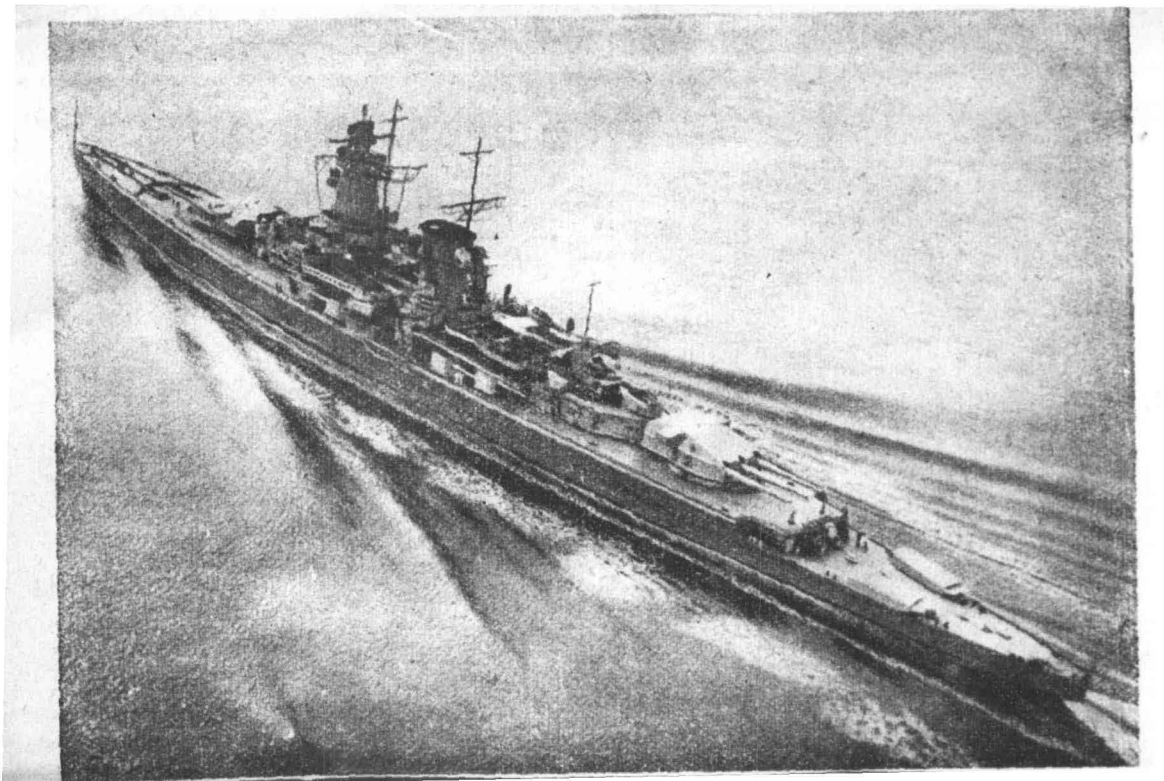
0 100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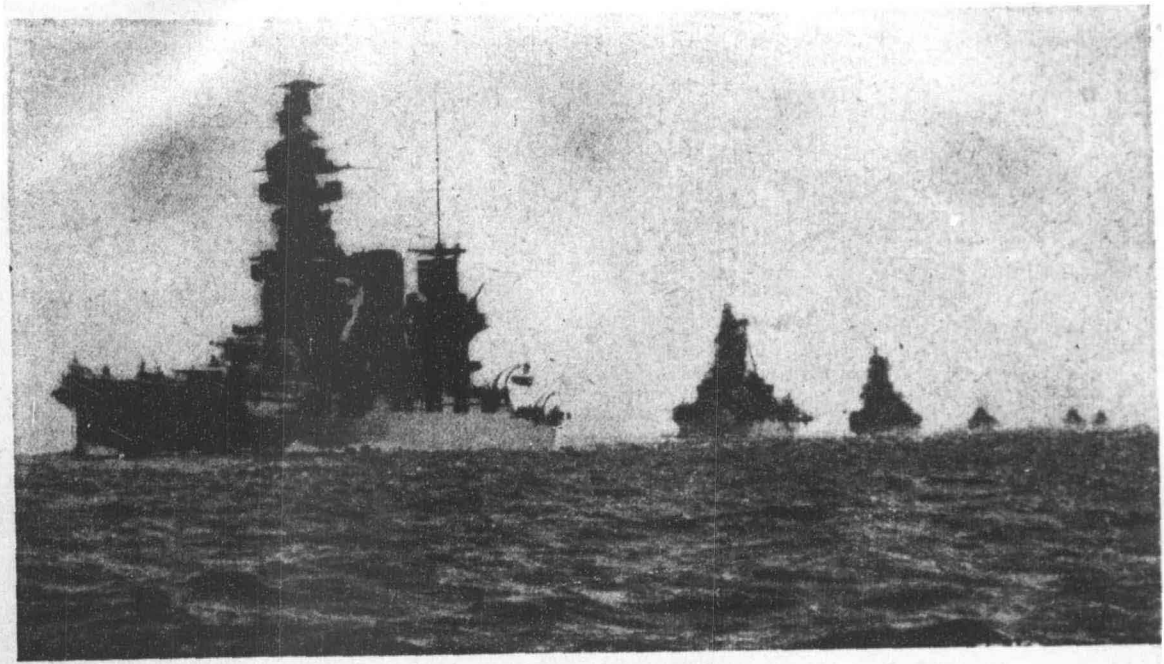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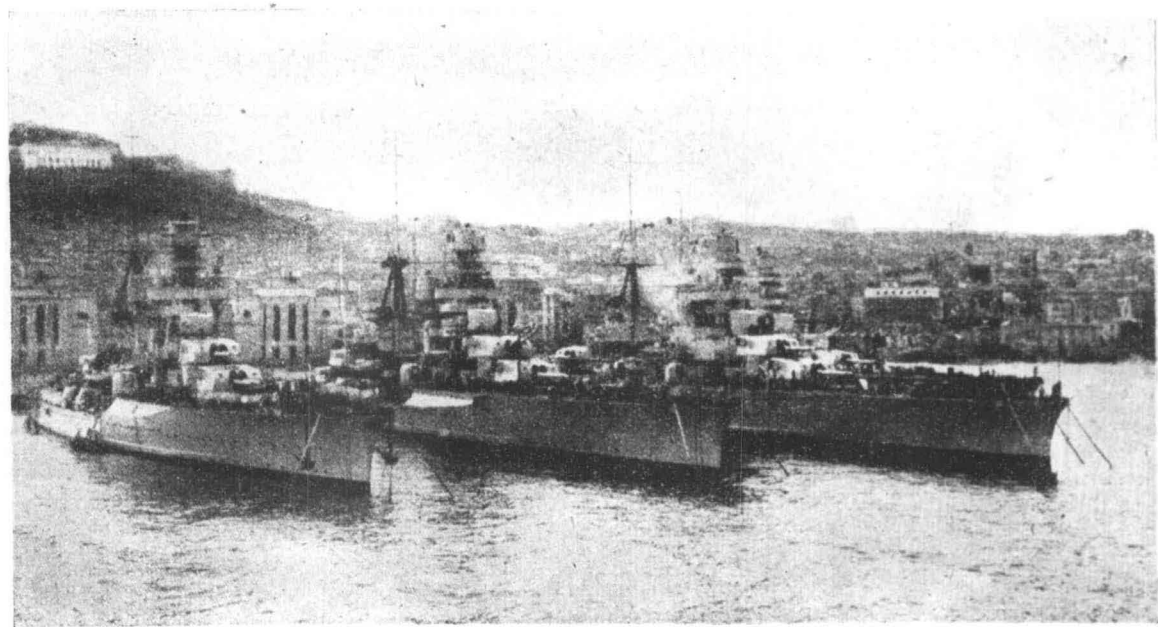


最後的仲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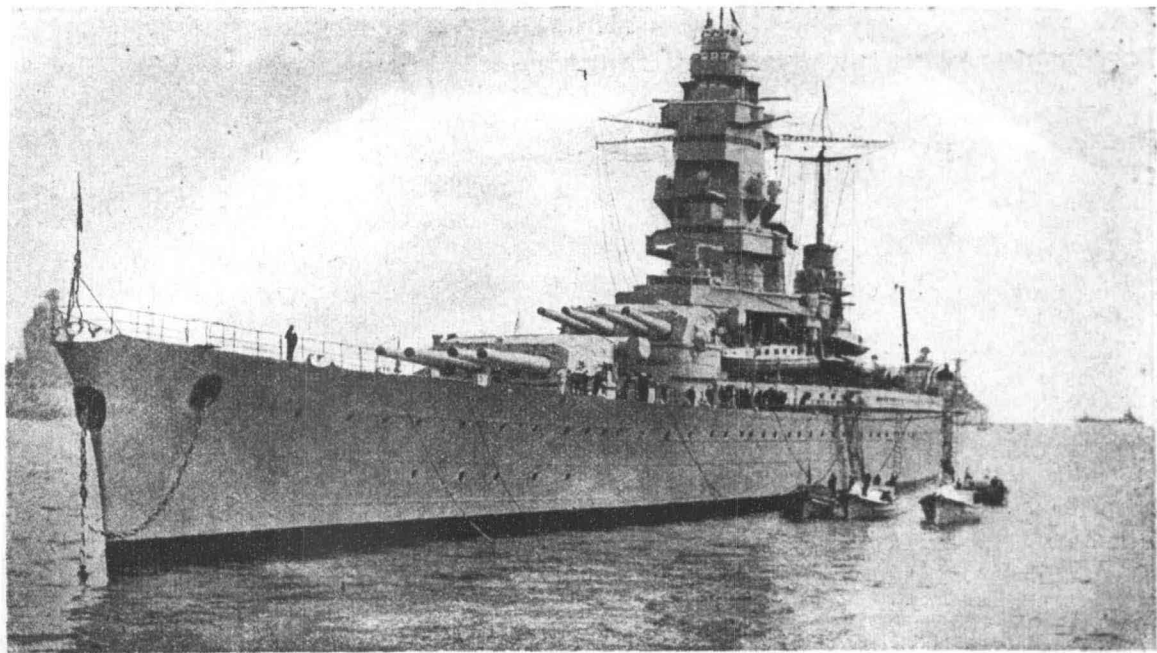
日本 的 戰 艦 艦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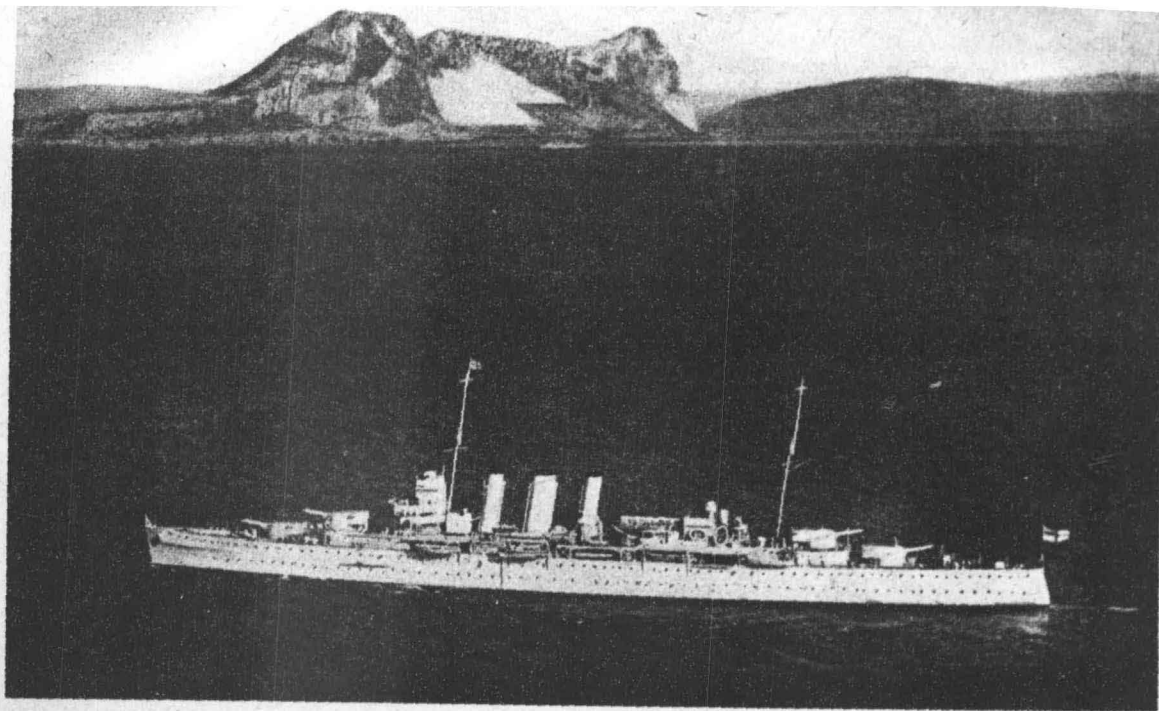
那不勒斯港內的義大利巡洋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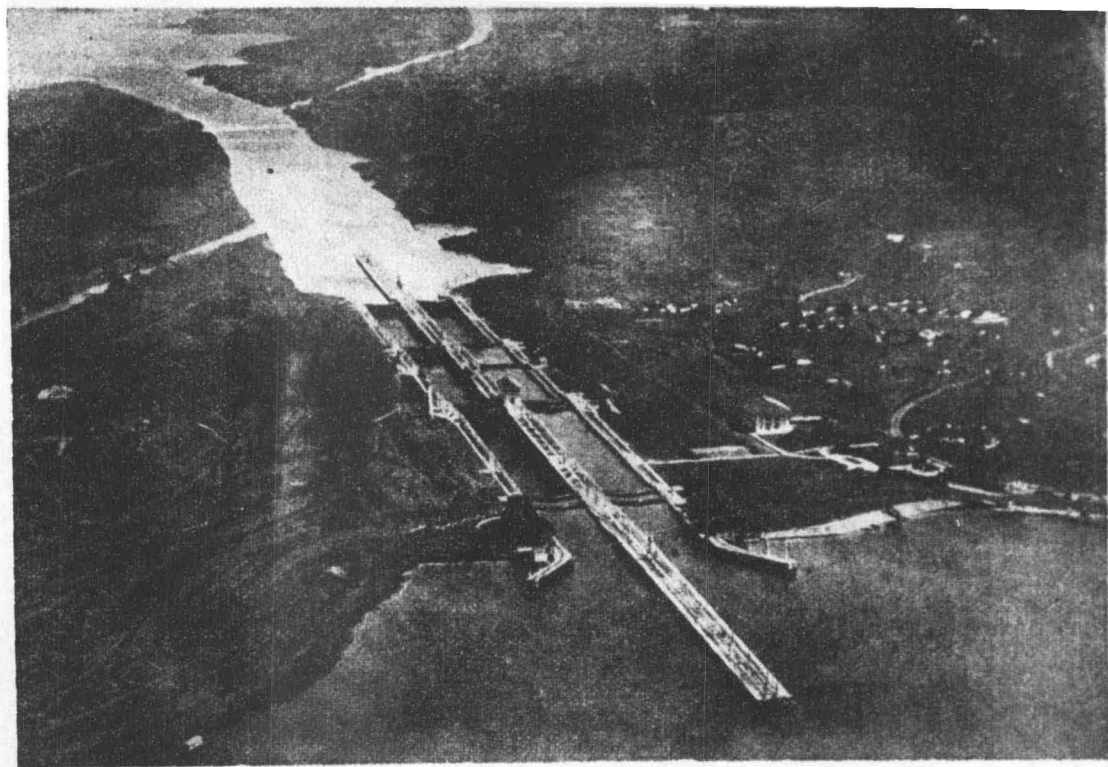
法國輕巡洋艦「恐怖」號



法國新戰鬪巡洋艦「鄧克古」號



地中海的咽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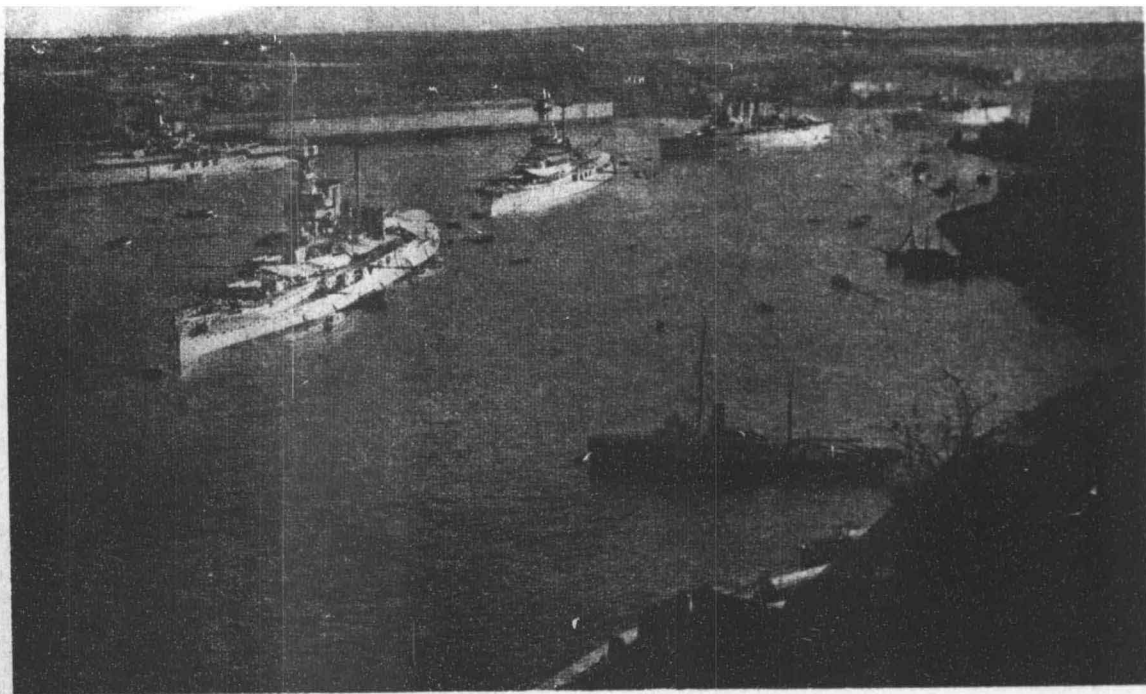
巴拿馬運河的進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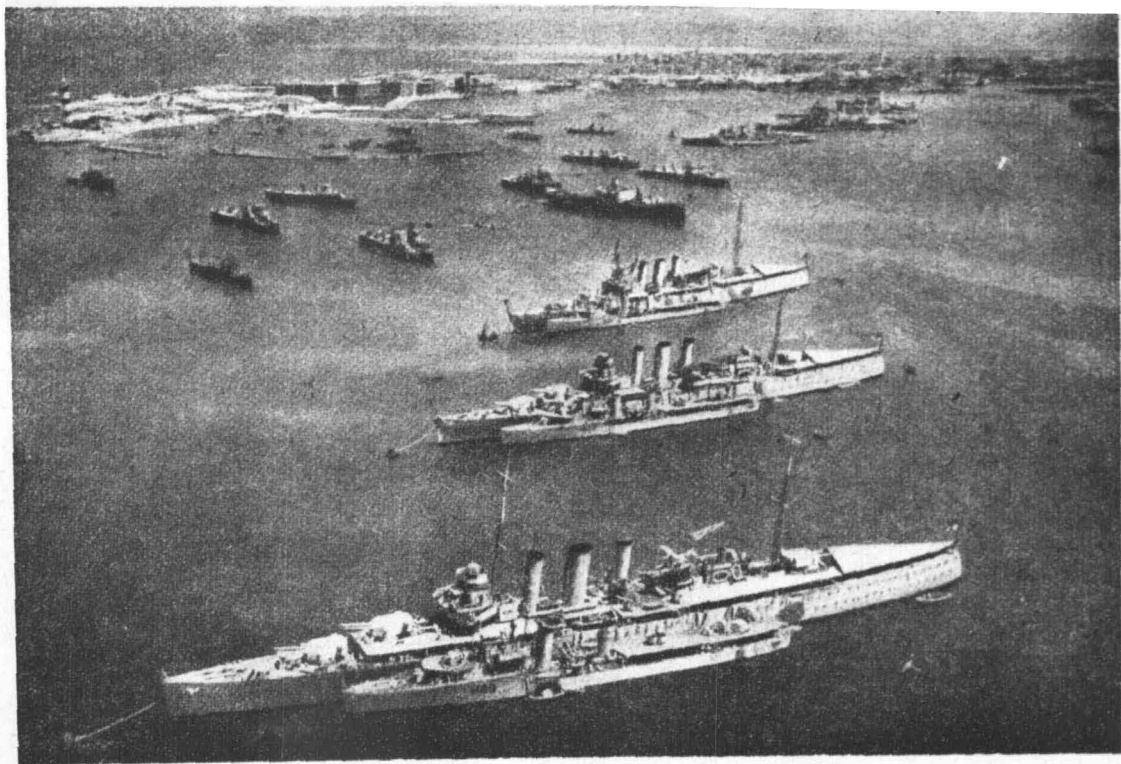
巴拿馬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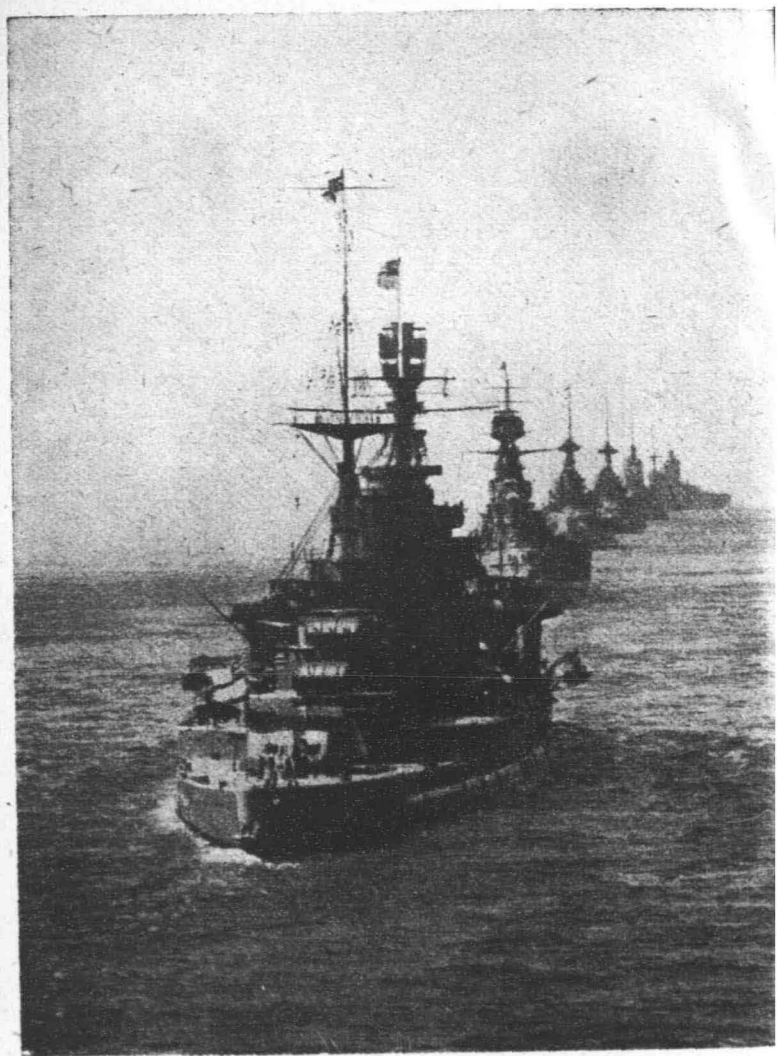
蘇彝士運河的北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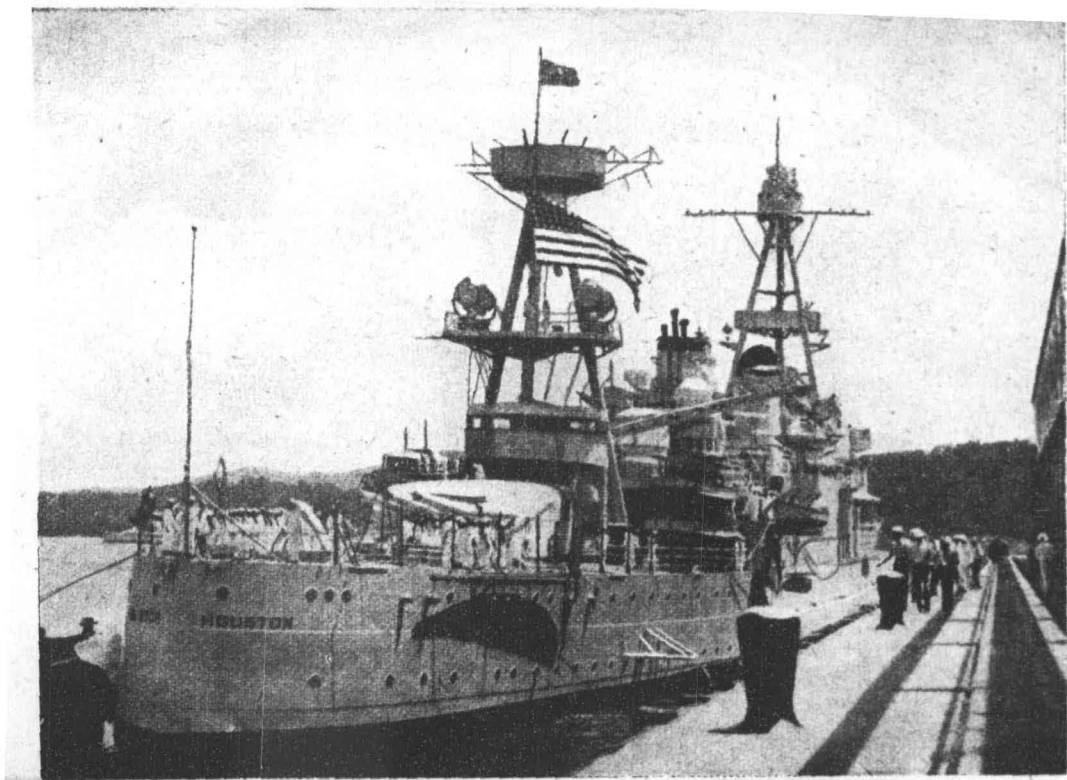
馬耳他港內的英國戰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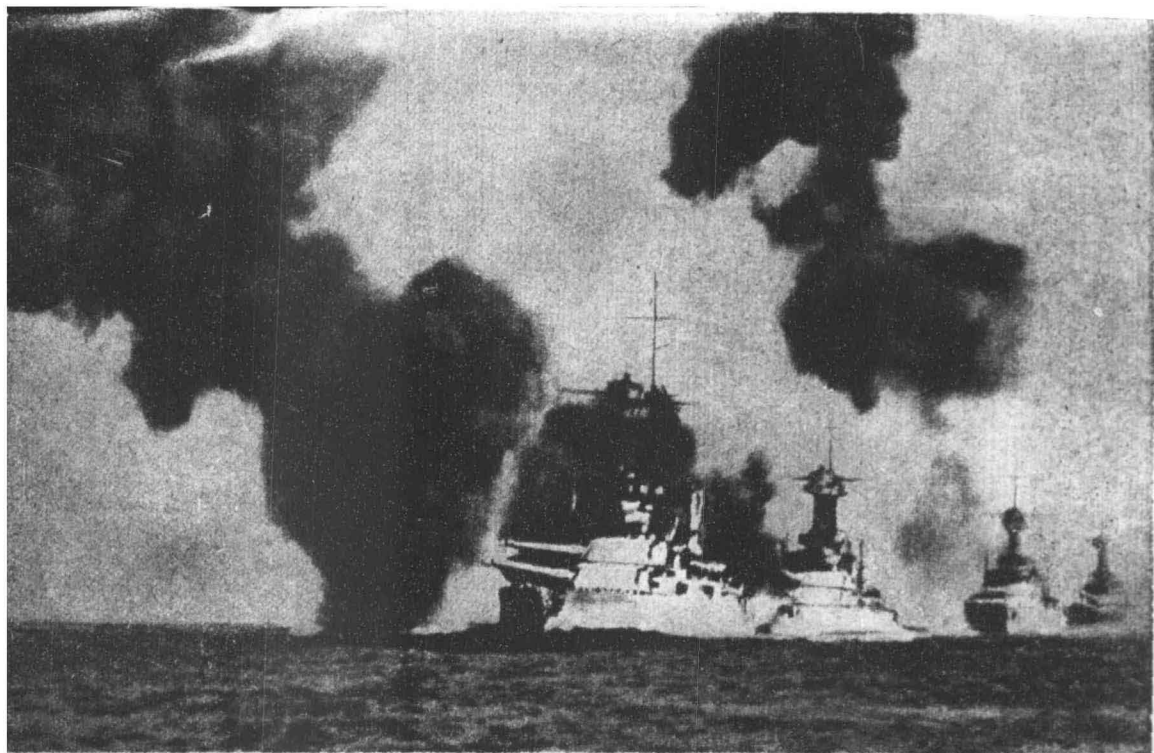


停泊於亞歷山大里亞港內的英國戰艦



海上的英國戰艦艦隊





一九三九年演習中的美國戰艦



香 港

未來的海戰

第一章 引言

「不斷在進展而毫無限制的軍械添備終必引起戰爭。」這句話經過不少人再三說過，無疑是含有相當不容否認的真理。

歷史似乎更表現出這點道理，在海軍方面更比其他各種軍備確切。從前就是爲了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英、德的海軍競爭，以致直接引起歐洲大戰。海軍軍備何以能够成爲操縱的因素？實在難於解釋。或者因爲海軍是各種軍備中之最昂貴者，亦未可知。不論任何國家，要非預算可以獲得相當的利益，絕對不會願意向軍備方面作這麼大的投資。這種利益究竟是要從安全上和維持國與國間的「現狀」上獲致，抑或要從幻想的侵略戰爭的勝利上獲取，完全要看關係各國的心理和彼此的連帶繁榮如何而定。

此外還有一點。飛機的製造雖然有很大的進化，海軍卻依然是可以在世界任何一隅活動之唯一武力。因此隨時隨地均可造成嚴重的威脅。單獨陸軍，最多祇能造成比較的局部威脅。空軍的威脅遠較陸軍廣闊。但無論如何，海軍力量是具有遍及全球的威脅性，這是不可避免的。



實，因為現代船艦的航線是那麽廣闊，而況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是那麽絕對的依賴航海貿易。

在納爾遜時代所謂封鎖——海上威力的偉大武器——不過是把敵人被困在內的港埠進口予以監視和控制。然而在今日已成爲掃除敵人船艦於七海之外的問題了。

「一個堅強的英國海軍就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最偉大的力量。」這是今日老生常談的一句通俗語。驟然聽去，這句話好像和普通所謂「軍備足以引致戰爭」的原則絕對不符；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英海軍的力量是維持和平的一種勢力，原因就是英國乃係「現狀」的主要維護者——因此亦即侵略者及戰爭的敵人。

英國海軍維護和平的力量未可以軍艦的噸數和艦上大砲的多少來衡量。那是純粹相對的，其實完全要看它對於一切直接攻擊英帝國的可能威脅所具備的應付力量而定。

一般覬覦英國領土和貿易權益的國家均欲削減英國海軍的優越程度，於是便引起海軍的競爭。所以釀成戰禍者並不是海軍的軍備，而是海軍軍備競爭所引起的怨讟。

海軍競爭是企圖把一般願意維持原有狀態藉以保全和平的國家底海軍優勢予以削減的一種鬥爭。也就是對維護和平底勢力的侵犯。由是和平能否保全，要視乎「維持現狀列強」的海軍優勢能否增加，或至低限度能否在不斷增重的威脅之下維持其原有的優勢。

今日世界的情形剛剛是這樣。多年以來，那威脅的波濤經已激動了世界的海洋。漸漸的，初時差不多完全看不見的，那狂暴的風雨吹到了。現在經已發動，正在七海之上狂吹。全世界

各海軍國目前正竭盡精力和金錢來擴大它們的海軍軍備。各較小的國家見得威脅逐日擴大，也都追隨各大國の後塵。在它們的本身上說，這些弱小的海軍，本無多大的價值。可是它們這種突然的擴充，自然加增了一般的 불안現象，因為在今日集團和同盟的制度盛行之下，這些小海軍便成了各強大海軍的主要生力軍了。

在世界的歷史上，海軍軍備的競爭，從來沒有像今日那麼急遽的。而參加競爭的單位亦從來沒有像今日那麼衆多。更從來沒有軍備競爭能夠如今日這樣包括整個「文明」的世界。用在軍備上的努力和財寶真有點驚人，而最大的準備和籌措仍舊在海軍軍備方面。

這種急遽的海軍競爭究竟能否制止？人類爲什麼偏要製造這種機器以促成自己的毀滅？這種事實果真是無可避免麼？事情真個到了那個地步，使得全世界一定要捨棄其他的興趣而集中於軍械的競爭麼？一定要每分鐘增加着，促使文明自趨於毀滅麼？這些疑問，現在各國的人士正交相迫切地詰問商討。發起這種疑問的人多是覺悟到現代武器那麼犀利，戰爭的結果勢必使經積世奮鬥而創成的人類文化盡歸烏有，留下來的只有一堆殘燼，既無所謂勝利者，亦無所謂勝利之果實。

和這些問題平行的還有一句人們經常很喜歡發問的話：「英國是否尚握着操縱海洋的威權？」這句話不單只英國人常常要問的，其實全世界所有明白世界和平的保障全在維護和平者的實力之優越的人們也都常常這樣疑問。對於這些問題究竟有無滿意答復的可能呢？未可說是

完全可能，因為有些孤立的火種亦可以意外地燃着世界的火藥庫，推翻了一切的計算。不過假如沒有這些火種，則人類對其艱苦奮鬥得來的繁榮和幸福尙可以有一點保障的感覺。經濟的因素或者可以減低競軍的速度；祇要這種擴軍的急激稍為遲鈍，則舉世將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日。可是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說軍械的疊積終必因為經濟壓迫的結果，慢慢的而不可避免地停止。可是今日競軍中最奇怪而又最令人感覺不安的特徵是愈是破產的國家愈多造軍備。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的。假如真個要停止的話，惟有各國彼此重現合作的願望才有成功的可能。而合作亦惟有相互諒解才可以實現。為達到此點目的，任何進行檢討今日的形勢，考究其源起，和分析參加海軍競爭者之希望和野心的工作必須視為對和平的一種貢獻。

從來歷史是在海上造成的。拿破崙的軍隊支配了大部份的歐洲，並且擴展及於東亞和非洲，然而拿破崙戰爭的最後決勝仍然是在海上。美利堅合衆國的獨立是在陸上成功的，由於康和里斯 (Cortwallis) 在約克唐 (York Town) 投誠。但是當時格雷佛斯 (Graves) 所統率的英國艦隊要不是在折撒比克灣 (Chesapeake) 被法國海軍擊退，則康和里斯的陸軍絕不會被迫投降的。卡蘭達爵士 (Sir Geoffrey Callander) 說得好：

「假如喬治三世的政府不是腐敗的，假如它的海軍能够保持其威力，不是那麼積漸衰落，美國決不會藉外力的干涉而獲得獨立。當時英國之所以能取得那一處遠越重洋的領土，完全是海軍之功，及後亦因為英國不能維持它的艦隊而致未能保全那一塊領土。英國

與其帝國之統一是靠兩條縛帶——感情和戰艦。喬治三世不幸竟使兩者同時瓦解。」

過去數年間空軍的發展是那麼神速，將來對於歷史的締造定必有極大的影響。但影響的程度，仍有待於將來的決定。無論如何，空軍似乎不會支配一切大事而代替了海軍孕生歷史的地位。實際上各國多少要倚靠從海道輸入的供給。空軍雖然可以截斷這種供給，但它自身決無獨任這種主要供給之可能。還有，雖然空軍足以破壞和恐嚇，但它能否克勝，佔據和保守領土，（蘇聯雖具有驚人的降落傘隊）仍要待事實的證明。

在西班牙和中國兩處的戰爭，似乎已經表現出這一點。先就西班牙方面講，佛朗哥將軍在最初的時期，確曾由摩洛哥用飛機運載士兵到西班牙，但他不久便覺悟若要造成勝利的合理機會，必須先行獲得海權。關於承認西國民軍有交戰團體權利的一切爭論也正爲要得到自由運用海上的威力。至於其餘，空軍是用來破壞及殺害生命罷了，它沒有什麼決勝的成就。在中日戰爭方面，空軍擔任重大——而且可怕——的責任來造成中國人民的不幸，可是日本如果感覺到保衛交通線的海軍受着威脅的話，它一定不敢發動這次的侵略。

在未來的歷史上不論空軍有着怎樣大的影響，它對於促使海軍廢棄的一點力量仍然相去極遠。今日當然沒有一國的軍備競爭是單獨集中於空軍的。祇要留心研究一下各國的預算數字，便可以明白它們依舊相信海上威力是國防上最重要的因素。但這句話的意思，無論如何，決不是說各國同時並未努力趕着造成這種新軍備的威力。

當自動魚雷艇發明的時候，熱心的人們竟謂主力艦的時代已過。迨潛水艇出現時，又謂主力艦已屆沒日。當空軍作極大速率的發展時，又有一般喧囂之輩高喊着浮在海面的一切東西尤其是戰艦一類都已失了時代性！可是到了今日，各海軍國仍舊在建造更大更猛烈的戰艦，因為各國明白不論新空軍的威脅怎樣大，戰艦依然是最後海上權力的仲裁者，而且沒有海上的權力便無支配的希望。五千萬的法國人或許還會錯誤，但是億兆的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義國人，德國人和俄國人絕不至全都錯誤。

這樣並不是忽視了空軍的威力。空軍能把戰爭展延到民衆的家裏去。它們可以惹起生命和物質底可怖的損失。從軍事的立場說，無論如何，空軍的威力若用爲一種海上權力的工具時，不論直接或間接，實在最可怕的。它可以直接在海洋上襲擊航海貿易。此舉將會破壞國際法已屬極端明顯，雖然有一位德國海軍上將最近仍堅持反對的觀念。但若祇爲合法的爭議然後建立它的國防，那簡直是一個懸直的國家。空軍若果用作海上威力的間接輔助者，如被用爲破壞船塢，商港和裝卸商船，以及破壞商埠間貨物的分配等，恐怕會更來得有效。這樣的確是一個非常實在的危險，而於考慮現代海權問題的時候尤須充分注意。

美國海軍上將馬漢 (Mahān) 寫他審查海上威力對歷史的影響底名作時，他的工作比較在今日的問題，似乎簡單得多，因爲現代新發明的邁進和各國對國際貿易依賴性之加重益形複雜，然而馬漢畢竟是能夠看得清楚而宣傳一種爲若干國家所接受（其中有許多國家在馬漢時代

不會被想像爲一個海軍強國)的主義之第一人。在那時海軍強國不像今日這麼多。抑更沒有現代世界這麼複雜和門類紛繁。那時又無空軍以作海上力量的威脅或補充。海軍亦寥寥無幾，她們並未受到迷惑的海軍限制條約和裁軍企圖的包圍(今日多少國家的海軍政策都受了這種現象的影響)。後者的一個單獨事件已經够了。假如沒有海軍的限制，一定不會有用條約規定海軍實力「比例」之事情發生。假如沒有海軍實力的「比例」，一定不會有所謂「海軍均勢」的名詞，而日本也不會把「海軍均勢」和國家的威望與「面子」弄得那麼淆混，她們的政治家也不須要呼籲各海軍國家靜聽她們絕不能獲致的要求。

今日的主要煩惱之一就是開頭便對於所謂「海權」即已經很難給以一個正確的定義。

所謂「海權」顯然不是單要有一個極大而且有力的海軍。歐戰之際，德國具有極雄厚的海軍艦隊，可是德國始終並未利用它來發展它的海權。德國亦未出以斷然的努力來否認敵國的海權，直至它開始實施「無限制」的潛艇戰略時爲止。德國此項戰略雖會相去成功不遠，但結果終成自作自受，因爲它這種舉動反令美國加入戰圍和它對敵。

還有，在批評英國海軍部的燃料政策，曾指出一點絕對的真理，即以斷絕燃料供給的方法實有解散全世界最強大一個艦隊的可能。這樣便引起維持供養的能力爲海權的一個重要部門的結論。這種結論對每一個海軍國都算真確的，所異者程度之大小而已，因爲文化經已達到任何一國都沒有完全自給可能的場合了。而這種情形之在英國更要比任何一國來得更真切。英帝國

的一部或兩部分假如斷絕了海外的供給或者仍可單靠自己的資源繼續生存，但全英各屬應該視爲一體，而以英倫三島作心臟。英倫三島對全世界的海上交通倘被切斷和供給停止，則該三島的本身當然不能繼續成爲一個國家，單獨爭取它的獨立。這裏可以括用一些數字以爲佐證。英國有着極大數量的工業區民衆，而比較上食糧的出產卻是極少。實際上，英國爲養育它的人口，每日需要輸入五萬噸以上的食物。若照運輸食糧赴英各輪的平均載貨量度計算，則單就人口的供養而論，英國每日須有裝滿食糧的船隻一百五十艘開到。這個數字似乎類於天文學上的數字，但的確可以代表實在的情形。

拿破崙的軍隊或者只有糧食即可挺進，可是英國卻不能單靠糧食來維持。所有輸入的食糧都是買來的。償付的代價是英國工業出產品的輸出——例如製造品，復出口品和所謂「無形的輸出品。」後者如貿易中的輪船輸運和外國投資等是。由是在海上便有一個輸出輸入的兩頭交通，對英是極關重要的。製造品的輸出尤其需要原料的輸入，於是入口運輸的重要愈益增加。一旦交戰，多數英帝國的海外貿易勢必佔着新的而是平添的重要地位。英國出產鐵，煤，鋼；可是棉，硝酸鹽，油，和數百種其他戰爭原料都要由海外運入。

在戰爭的時候這種供給的維持便成爲「海權」的一個重要部份。航海貿易的保護可以藉充足的海軍力量以維持，但貨物的實際運輸卻是商船的問題，這種商船在英國已被稱爲「商業艦隊。」這個名詞的選擇很是適當的。於是便有一個「供養艦隊」(Navy of Supply)和一個「防

衛艦隊」(Navy of Defence)合成海權的兩大要素。由這點便生出「防衛艦隊」的第一個最重要責任是保護「供養艦隊」的真理。

「供養艦隊」的船隻是要駛行全球的。它們的活動絕不能因為戰略的需要而加以規定或節制，因為它們單純受制於要把主要的供給，從出產地運到需要地的責任。假如要對「商業艦隊」給以適當的保護，那末海軍艦隊必須在許多航線上能够充分的在外端活動一如在內端一樣。老實說，遇到必要時，整個海洋的航線凡有商船進出的都要一體加以保護。

這樣顯然需要設立根據地，使得必要時負責保護的艦隊可以獲得必需品之供給。有人或會這樣問：爲什麼海洋的運輸不需要海途中停泊而保護艦隊卻需要根據地？答案是：商船可以——並且會隨時於可能之下——採取最直接的途徑由甲地開赴乙地而用其最經濟的速率行走。在另一方面，軍艦要想保護那條航線，必須巡視四週數百哩的區域，搜索可能的偷襲者並且要把它毀滅。還有一層，擔任這種保護責任的軍艦，永遠不能夠讓它的煤艙，軍械庫和儲藏室達到近乎竭盡的程度。軍艦到需要開足馬力或是交戰的時候必須有充足的燃料和軍火，這些保護艦隊卻正要隨時追擊敵方的偷襲艦隊，而要避免於執行此種職務時受着不利的危險，這種危險是在燃料和軍火告罄時即會發生的。

況且，在海洋商務航線附近找尋敵艦，在原理上有如大海撈針。試看當年德國巡洋艦「德勒斯登」號的事件。它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福克蘭羣島(Falkland Islands)一戰後由豐斯

比 (Von Spee) 所率分隊中碩果僅存的一艘。當時「德勒斯登」號不過是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商務航線一個可能的威脅者，可是在「正史」上卻這樣說「它固然是神出鬼沒了，但卻不可置之不理。因此，經過那一役之後海軍部馬上便指派一個專責的分隊去解決它。」雖然這樣，而事實上仍要到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才把「德勒斯登」號尋獲，把它毀滅。一連三個多月，它竟然把整個堅強有力的英艦隊弄到束手無策。

海外根據地，因此，便成了海權的第三種需要。所謂「海權」，事實上，有如一種三腳橈：它的腳就是「防衛艦隊」，「供養艦隊」和海外根據地。倘若三腳中有一不妥，則整個機構的安定將被摧毀而海權亦必宣告崩潰了。

第一部 軍備競爭的序幕

第二章 英日同盟之解體

到了一九一八年年底，全世界呈露戰疲的現象。個人和國家都因飽嘗戰爭的恐怖和艱苦，因而盲目地在暗中摸索，尋求新理想和新主義。爲了這樣情形，國聯會遂得應運而生——這原是一個絕善的理想，不過正當開始成立之際，其總統身爲發起人的美國，突然退回她的孤立壳裏，完全不再過問；而國聯也就在此時斷定了失敗的命運。

然而理想終於盛行，雖則有好幾件事實，理想是被嚴厲的現實主義所覆蓋。此種事實之最顯著者要算凡爾賽條約。號稱「老虎」的克雷孟梭 (Clemenceau) 只曉得一件事是必然的——就是祇要他能夠防止的話，永遠決不許德國再設軍備來進犯法國。克雷孟梭終於如願以償，因爲舉世都已厭惡軍備，而一般人仍在痛恨德國的空氣之下生存着。「打倒凱撒！」的吶喊聲依舊隱約可聞。由是凡爾賽的和平製造者便褫奪了德國所有的軍備，完全沒有理會到事實上德國國內是那麼紛亂，在那些軍備未陳舊以前她絕對無施用之可能。向比提 (Beatty) 上將所統率之英國大艦隊投誠的德意志艦隊，當時被禁錮於歐戰聯軍大艦隊用作根據地的斯格拍弗洛港 (Scapa Flow)。德國艦隊就在斯格拍弗洛港種下了協約國間不協調的惡果；原因就是協約國彼此爭取那些投誠的德艦。天幸德國艦上的人員自動把各艦擊毀，於是雄極一時的大德帝國艦隊便在一

個英國海軍根據地沈沒了，此後便只成爲打撈專家和拆船廠所注意的問題罷了。

這麼一來便消滅了一個大武器。但協約國方面卻感覺到自己的海軍有點靠不住。停戰協定之後，他們——尤其是英、美兩國——都正在實施非常時期海軍建艦程序，進行各種階段的築艦工程。各船塢均接到充分的建艦合約——而此種軍艦建築的需要到這時突然消失了，各國亦無從找尋款項來完成此種未竟的工程。爲重建被大戰摧毀的文化，各國正需要一切可以挪移的款項。還有，剛在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戰爭結束之後——這個戰爭的目的在消除「戰禍」——再沒有人需要一切主力艦，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無怪乎舉世都厭惡這些破壞的工具。而且很明顯地，這時需要造一點嚴厲的工作。在大戰期間，法、義兩國並不十分着重於建造新大艦。她們已經築就和繼續添造的都是小艦，但四年大戰間，兩國都沒有造過一艘主力艦。或許因爲如此，所以法、義特別表示出急欲分得德意志帝國艦隊的一部分以作戰利品。

在日本方面，情形卻不同了。我們必須記着，歐戰前的日本，根據今日的程度而論，才開始露出強國的端倪——在英國護持之下，她正在繼續發揚光大。英國那時是日本的同盟國。加以日本在歐戰中的活動是比較狹小。她可以而且確曾注其全力於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海軍，而這個海軍，在她自己看來，足以和她新取得的強國地位相稱，並且可以和各協約國相媲美。這樣日本在大戰期間即着手建造四艘主力艦，並且已經把大戰將要爆發時着手建造的四艦全部完成了。

此外日本更批准多造新主力艦六艘，名之曰「山城」，「赤城」，「加賀」，「土佐」，「高雄」和「愛宕」等號。六艘之中「赤城」和「加賀」兩號，於一九二〇年設計之初，原定是三萬九千噸和四萬二千噸的主力艦，但在興築之際，已經把它們改作航空母艦。日本企圖擴大的海軍數量固尚不祇此。還有八艘很大的主力艦亦已在籌備設計中。

在英、美方面的情形也很有點相像，同時亦可以說絕對相反。大戰期內英國並沒設計增造多少主力艦，但實際上她竟然完成了十二艘。加以在大戰將近結束時英國將要計劃添造的軍艦的體積和威力——因而連帶到價值——都比以前所造的格外擴大。例如：「皇家至尊」(Royal Sovereign)級的主力艦築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間的共二九一五零噸，每艘價值二百五十萬鎊。還有「頭披」號築於一九一六年，排水量四萬二千一百噸，最初費了六百萬鎊以上。這樣還未算了。停戰協定之前，英國已經開始建造和計劃興工的尙有大主力艦四艘。而稱爲「改善的『頭披』級」，其中三艘名爲「安遜」(Anson)號，「候活」(Howe)號，和「洛達尼」(Rodney)號的，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開始建築時已經化了差不多一百萬鎊。

這些新艦是遮特蘭事件發生後 (Post-Jutland 屬於丹麥的) 所設計的，而係對德國的一個回答，因爲那時德國正添造四艘大型的戰鬪巡洋艦，叫做「麥金遜」號 (Mackensen)，「格拉夫斯比」號 (Graf Spee)，「埃薩特斯佛里耶」號 (Ernstz Freya)，和「埃薩特斯A」號。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各國都曉得德國已經停止建造海面戰艦的計劃，而集中全力和資源去

發展那無限制的潛艇戰術。因此英國的建艦工程也託故棄置，並且得以乘機尋求和發展對抗德國潛艇威脅的方法。但是，最後設計的那四艘大號戰艦巡洋艦雖然停工，卻並未毀滅。業已完工一部分之船壳仍舊存於船塢之內，一直到停戰後許久它們仍是未成的戰艦。

美國因爲久已安全寄託於中立和孤立主義之下，所以開始建造龐大的現代化海軍也比較遲得多。其中有不下六艘主力艦卒於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間才以戰艦的姿態完成。此外還有兩艘大型的戰艦巡洋艦，竣工時是改作航空母艦名爲「勒星頓」號 (Lexington) 和「薩拉杜加」號 (Barratoga) 的本來是一九一六年奉命增築的，但卒在戰後方完成。

將近停戰之際，美國計劃擴充海軍的大努力可從美國海軍批准添造不下十三艘主力艦一點事實表現出來。這十三艘主力艦有些和英國的「改善『頭披』級」一樣的龐大和堅利，其名稱如下：「華盛頓」號 (Washington)，「南達高打」號 (South Dakota)，「印地安拿」號 (Indiana)，「蒙大拿」號 (Montana)，「北加羅來納」號 (North Carolina)，「衣阿華」號 (Iowa)，「馬薩諸塞」號 (Massachusetts)，「勒星頓」號 (North Carolina)，「憲法」號 (Constitution)，「星宿」號 (Constellation)，「薩拉杜加」號，「流寇」號 (Ranger)，及「合衆國」號。那末，大戰結束的時候海軍形勢，就主力艦的建造方面而言，大概如下：

英國有四艦在建築或計劃建築中。美國有十三艦在建築或計劃建築中。日本則在建築中或計劃中的一共十四艘；而法義兩國則不論在建築中或計劃中都沒有了一艘主力艦。

當時很明顯的，那些海軍國業已受了戰爭的最大打擊和創傷，如果還要應付一種跡近海軍競爭的情事，自然會極端的落後了。

列強整個相對的海軍實力平衡，大有變動的危機。這種變動恐怕不會依據各國的航業和海外義務的更變而發動的。除了單純取巧主義而外，它更不會有別的依據。

所以無怪乎歐洲各海軍強國都感覺得震驚。她們眼看着她自己將被貶為次等的海軍國。英國也發生恐懼了。看那情景好像她那久經誇耀的「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也有一掃而空的危機，但是，倘若各國在建築中或計劃建築的軍艦統統完成，則英國自身將必成爲一個二等的海軍國——這種情形絕非英國在海外那重大和星散的權益所能補償的。尤有進者，不論英國也好，義、法兩國也好，實在都沒有參加海軍競爭的能力。因爲大戰已經把她們的精力全都吸收淨盡，再無餘力來創造新方式的戰術，更無餘資來擴大海軍。

英國的海軍最大強國地位之遭受危險一點事實，絲毫沒有使到美國憂慮。美國對於英國所誇耀以「兩強標準」的海軍統治海洋一點久存妒忌之心——此種事實可從孤立主義的西部之中部有些美國學校所用的地理教科書中見之。此種書率直的說英倫三島是：「歐洲海岸外邊一羣小島，人口過多，自視太高，她的海岸尤其太大。」在那個時候，假如英國爲了海軍問題「受到挫折」的話，美國絕不會反對的。幸而那時另有旁的事情使得美國感覺尖刻的憂慮。

日本和英國締結同盟，而日本那時對戰艦之建造正計劃着凌駕美國之上。這是一種雙重

的局勢，簡直使美國不能淡然置之。美國對英日同盟從來沒有伴作贊同的表示。美國和日本雖然大戰的時候互相站在同一的陣線之下，可是兩國間從無親切的感情存在。美國東部各州對於日人移殖的洶湧是極力反對的，因為日本移民，靠着他們的工業和較低的生活程度，確使美國工人深深的感受威脅。美政府當即實行干涉，通過一種移民法，特別排斥日人。日本提出抗議，美國予以同情之耳，可是無法同時滿足日本和美國西部各州。其結果像美國一位前任國務卿說過的是一「長期糾紛的淵源」。

日本這時還有一件發展的事情足以增重美國的憂慮。這件事情就是商業的發展。大戰第一年她發覺自己所處的地位是環球的供應者，各處的市場好像是永無滿足而願報以重利似的，美國因而經過一度等於小工業革命的情形。工業已經擴大而極度的發展。依賴工業生存的人民一天天的多起來了，而他們依賴性的擴大，更因重利和厚薪提高美國的生活程度而增加。到了大戰結束，那慾壑難填的市場也突然吸乾了。但這時為着重建已經毀滅的文化而發生的原料需求剛好把市場突然暴跌的情形轉移了。無論如何，不久便很明顯地表出美國的商業制度不能再繼續依賴歐洲的市場。重建的工作不能長此無止境地進行，而歐洲各國的復興亦再度恢復適應自行供給市場的原習——大戰期間為了戰爭的影響曾被迫放棄。

因此，美國果欲復甦她的商業機構則必須另尋新市場來吸收她那膨脹的工業。世界上唯一尚無問津而好像永無滿足危險的市場祇有那地大民衆的中國。爭取這個大市場實為美國商業制

度的必要條件。可是日本也是工業過剩而需要另找市場來推銷她的出產品的國家。況且日本因為生活程度極低，工資廉賤，不論在任何部門都可以用廉價壓倒美國貨品。還有一層，市場不能單靠商務能力可以佔奪的。外交活動亦極關重要。但外交須有武力為後盾——最後的方法——以實施其政策。因為覺悟這點真理，加上自由佔取中國市場的需要，使得美國看着日本海軍的擴充實在有點寒慄——那時日本正是美國爭奪遠東市場的主要勁敵。

作者和美國特使那曼台維斯 (Norman Davis) 討論遠東海軍局勢的時候深深感覺到美國海軍政策這種情形。那時台維斯因為一九三六年海軍限制條約的問題剛巧來到倫敦。台氏當時用巧妙的詳細統計表指出美國對遠東的輸出貿易如果不能獲取全美人口每頭的一定價值則絕無維持美國繁榮的希望。

美國對上述各點經多番熟思的結果，卒於建議在華盛頓召開國際會議，共同檢討以互相協定的方法造成海軍限制之可能。當時的希望，是要藉這種方法，最低限度可以避免和日本作極端的海軍競爭。同時更希望造成一種保證，使美國最低限度可以和日本平等地繼續在遠東市場貿易。

法、美兩國迅速接受這個意思。因為任何方式的海軍限制都可以有防止她們愈漸落後的效果，並且可以因此而增加她們與海軍強國相等的潛伏力量。英國亦予以接納。她之接受是睜着眼睛，看清事實，明白海軍的限制要使她不得不放棄其傳統的「兩強標準」海軍威力的。不

過，在那個時候，這點已經不成爲重要的問題。德國——真正的敵國——那時已經不復存在；奧國亦然。其餘各海軍國都跟她站在同一的戰綫之上。況且這一次大戰早已把「兩強標準」的實在性消滅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海軍限制的協定，縱然是要把她的「兩強標準」拋入江流，亦可以防止美日兩國在一個英國無力參與的競爭中再度挺進。

英國深受國聯理想的影響。然而她信賴國聯的程度固尚未達到自甘退居海軍次等地位，但她的行動完全決於急欲實現國聯盟約的章則和精神的心情。爲實現此項目的，在英國主動之下，英、日兩國政府乃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聯銜致牒於國聯會。該牒文說明英、日絕對承認國聯盟約是約束一切關係英日同盟實施問題的權威，並在牒文內聲明：「英日同盟在有效期間不論因任何問題發生而決定的應付步驟要是和國聯盟約所指示的措施有所抵觸，則應以後者爲依據。」

所謂「當有效期間」一語極爲奪目。老實說，和日本結盟實在引起英國很大的不方便。日本和美國的關係日見惡化。兩國交戰的可能並不見得稀奇。戰事假如真個爆發，英國究應站在那一邊？既是日本的同盟，受了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所簽盟約的束縛，英國自然要以軍事援助日本。可是英國和美國作戰這點念頭是絕非英國所願設想的。況且，英國還要考慮自治領的態度。加拿大當然不願被牽入對美作戰的漩渦中，同時澳洲和紐西蘭能否贊成也絕對成爲疑問。

在這種苦悶之中，英國政治家突作明敏之舉，堅決認定英日同盟條約須受國聯盟約的拘束。這樣馬上便解除了英國遇到美、日交戰時要以軍事的援助給予日本的義務。國聯盟約當然不容許戰爭期間牽涉同盟國片面援助的事情，惟有國聯判定美國不合理而引用盟約第十七條所規定的軍事制裁時——這是不可想像的意外事情——英國才需要以軍事的援助給予日本來對抗美國。

但無論如何，英、日關係的問題，仍舊有窒礙之處，一半是爲着自治領的地位和展望，一半是因爲任何可以接受的防止海軍競爭底方法，欲要成功，則美國的好感是主要之圖。因爲海軍競爭足以置英國於海軍次等的地位。因此英國政府便建議召開太平洋會議。英國此項建議不自覺地具有雙關的意義，因爲英政府的真確目的係在試探究竟有無方法來引導美、日的關係遠離危險之境。

美國却真個認定此次會議專爲解決海軍限制的問題。華盛頓已被指定爲會議地點，而美國尤不願此次會議的重要性會因再開第二次國際會議而致削減。況且她這次造成歷史上首次發起以協定解決海軍競爭的嘗試所獲得的主權，是很有價值而不容輕易捐棄的。

最後決定此次建議的「太平洋會議」，應該成爲一個關係遠東問題的討論會，而列入華盛頓會議之一部。美國同時又發起一個九國會議，考慮在華貿易的權益。九國會議亦將列爲華盛頓會議之一部，而華盛頓會議則以純粹簡單的限制海軍會議孕育。

由是各代表於一九二〇年在華盛頓會合時，若果括用條約內的明文，固不僅「期望為普遍的和平盡其貢獻和減輕軍的負擔」；並且「具有保全普遍的和平及維持她們在太平洋方面關乎海島產業和海島領土權利的觀念」；更「期望採取一項用以鞏固遠東情形的政策，以保護中國之主權和利益，並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之上促進中國和其他列強的關係」。

第一個是「華盛頓海軍條約」，其簽字國就是美、英、法、義和日本。第二個叫做「太平洋協約」——通常稱為「四強協定」——是由英、美、法、日四國簽訂。第三個是「九國公約」，由美、比、英、中、法、義、日、荷蘭及葡萄牙九國簽字。以一次會議而能够成立三個公約和其他許多補充協定，宣言，和決議案，的確是華府足以誇耀的勝利。還有，這次華盛頓會議更解散了英日同盟。在華府簽訂的三項公約之第一項是「四強協定」，簽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四強協定」第四款聲明該協定發生效力之日，英日同盟應即終止。

華盛頓海軍條約之主要兩點是：（一）停止建造大量之主力艦，（二）并設計廢棄其他軍艦。這種辦法可以停止海軍競爭於發軔之始，許多軍艦尚在船塢和計劃之中。其影響尚不只此。關乎主力艦和航空母艦方面，該協定更把各主要海軍國的實力，限制於一定的合共噸數之下。這種合共噸數更因各國的海軍不同而有所區別，因而在主要海軍國當中，成立最大而恆定的軍艦比率。這種比率已經成為著名的——或者是不名譽的，假如同情日本的話——五：五：三制。英、美兩國都享有建造最強大海軍的權利——每國的比率是「五」。日本

祇許保有實等英、美五分之三的海軍實力。這種比例更進而包括法、義兩國。這兩國亦都接受她們的限額。她們對英、美之「五」和日本之「三」的比率是「一·七五」。

自是英帝國便捐棄了她傳統享有敵次要兩強之聯合海軍實力的權利。實際上英國之放棄「兩強標準」祇能對美國而言。至於其次的兩強合計也祇成四·七五的比率。和美國作戰，在英國實在是不堪設想，更自廢止英日同盟之後，則連最末了的一點可能性也隨着消滅了。

華盛頓海軍條約是要一直發生效力至一九三六年底，即使到了那個時候，仍須要享有較高比率的國家於兩年前提出書面照會才可以終止它的效力。因此，從最大和最值價的軍艦方面講，海軍的形勢確已穩定了十五年之久。兩年提前照會一項需要可以防止任何不良的意外之舉，就是到了期限告滿時仍是一樣。並且，各國的海軍力量都在英、美海軍實力超乎其他各國實力的原則上賴以鞏固。美國和英國都很滿意，不過後者的滿意程度是比較少一點。

「四強協定」是一個十年的協約，期滿後如果沒有一國於十二個月前提出廢約的意見則仍將繼續有效。該約敘明遇有關於太平洋之問題而發生爭論的事件時，應將該項爭議交由簽約國聯席會議受理。它同時廢止了英日同盟。該約以十分馨香的語調說「和諧的協調很幸福地存乎四強之間」。英國為改善日、美兩國關係而建議召開的「太平洋會議」就這麼實現了。再次，英、美兩國都有其滿意的理由。

「九國公約」却沒有指定的期限。當時實在是準備永遠維持的。在它的條文之下，各簽約

國協定了不少詳細的決議案，這些決議案都是爲保全中國的獨立和中國的主權而設的。各簽約國一體同意在對華各項貿易關係均應嚴守機會均等的原則，並鼓勵和協助中國發展與及增加她的龐大市場的效力。實際上，每個人都要盡他的力量來增加中國的商業能率，但不許有人企圖竊取他人的一根洋火。於是美國終於把多年以前國務卿海氏所倡議的中國「門戶開放」主義製成公約方式，並且經由她在遠東貿易上最危險的敵國日本修正後亦相與簽字。美國對華盛頓會議的展望，像上面說過的，確有其堪以自滿的理由。

第三章 華盛頓及倫敦海約

華盛頓海軍條約之主要性——現在因爲日本的行動影響已成虛文——並不在條約本身的細則，而在乎華府首倡此種限制海軍協定的事實。直至華府會議爲止，以前唯一限制任何一國海軍的方法，就是把那個國家打敗，然後用強制的和平條件解除它的武備。德國戰敗後訂立凡爾賽條約就是一個近例。

然而華盛頓條約的許多條款都很重要的，因爲它底效力的延續已經超過條約自身的十五年限度，並且至今對於各國的海軍政策和建艦的限制仍舊有效。這是因爲海軍條約已經表現出自身要比條約所限制建造的軍艦更爲短壽的趨勢使然——而國家的感受性更爲長久。

華盛頓海軍條約，用分別規定其主力艦及航空母艦之一定噸位的方法，把五個海軍強國的實力造成一個比例。不獨如此。它更指定以後新建主力艦的排水量不能超過三萬五千噸，艦上大砲的口徑亦不得超過十六吋。同時更指定航空母艦的排水量不得超過二萬七千噸。可是仍舊遺下一個縫隙，就是准許已經完成或尙在建築中的兩艘較大的主力艦改作航空母艦。這一點縫隙助成美國把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計劃以戰鬪巡洋艦興建的「勒星頓」和「薩拉杜加」兩艦改爲三萬三千噸航空母艦完成——是全世界最偉大的航空母艦。

華盛頓海軍條約對其他規模較小的戰艦所指定的唯一限制就是：除主力艦及航空母艦外，其他最大的戰艦不能超過一萬噸。艦上重砲的口徑亦不得超過八吋。這樣便決定了巡洋艦的最大噸額和重砲的威力。英國雖然竭力向大會各國代表解釋巡洋艦的排水量七千噸和大砲口徑六吋便已足夠，但大會卒於決定上述的限制。英國的抗議卻絲毫沒有感動美國。在美國的意見，認定有建造極強的巡洋艦以備必要時可以在太平洋遙遠一隅活動之必要。我們不應在事後爭論美國當時的觀點。最遺憾的就是當日的最高限額結果變了最低的限額。這當然是一種失望，然而海軍限制協定的習慣每都是如此。

常人都會同意，認定美國夾處於兩大重洋之間，同時又缺乏海外根據地，所以不得不需要較大的巡洋艦。最費解的還是日本。它既聲明全神貫注於遠東，那末它何必需要這種大艦？唯一的解釋祇有恐怕艦與艦相比時要較美國落後罷。但日本既然由於地理的關係成爲英美兩國海軍政策的連索，那末英日同盟一旦廢棄，則英國自不得不追隨日本建造強有力的巡洋艦。

英帝國不僅與太平洋有關係，它對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都有關係。因此自英國實行建造排水量一萬噸，砲徑八吋的巡洋艦之後，這種新型的巡艦便成爲歐洲的新興味。法、義也跟着建造相類的巡艦。雖然從純粹理論的觀察——絕不提及兩國海軍策略的性質——它們似乎都沒有需要此種巡艦的可能性。由是「華盛頓巡洋艦」便成了舉世興行的新艦，從此它所給予各國海軍政策的影響亦正不小。

話頭再回到主力艦。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廢棄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戰鬪艦和戰鬪巡洋艦，其中有許多尚在設計中的。美國於是答應廢棄主力艦共二十八艘，由二十歲的老艦「梅尼」號以至尚未興工的「合衆國」號。英國也答應廢棄二十四艘主力艦，由十六歲老艦「聯邦」號以至於在建築中或計劃建築的「改善頭披級」。法義兩國均無廢艦之必要。日本則同意廢艦十六艘，由二十歲的老艦「比叻」號以至於剛始興工的「愛宕」號。日本此外更同意不再進行建造業經計劃妥當之八艘主力艦。

從表面看去，英國似乎佔着最大的便宜，因為它僅廢棄二十四艘兵艦，美國却廢了二十八艘，日本也廢了二十四艘。但是我們要記着，美國和日本的建艦計劃比其他會受大戰打擊的任何一國多得多。還有，在被廢棄而業已完成的軍艦中，英國不獨犧牲最大的數目，而且廢艦的平均年齡亦比其他兩國爲低。事實上，英國犧牲了自己現實的所有以求防止人家可能的形成。

華盛頓海軍條約定下了一個主力艦排水量的方案（爲五大海軍國而設的）。這是以戰鬪艦或戰鬪巡洋艦年齡限定二十年一項制度爲根據。由各方面看，都可以算是漂亮而有政治家風度的措施。其後此種辦法之被證實係不適當的樂觀——根據原定計劃每年額定各國建造主力艦之最大噸數以達一九四二年年底爲止，此外更擬就逐漸廢棄舊艦之計劃——其過並不在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本身和它的始創人。華盛頓海軍條約之於英國海軍軍官固是一種呪詛。但經查問後你會發覺英國海軍人士不滿意該條約之點祇爲該約引起各國建造不適當的大巡洋艦；同時主要的

不滿完全不在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本身，而祇反對因為其他附加協定的影響使得該約的主力艦排水量計劃始終不能超過初步階段的事實。

簡單的說，華盛頓海軍條約是從一個現實點來解決限制大艦的問題——因為後來一般純然被盲目的理想主義所支配的協定把它忽略的原故，這現實點愈覺明顯。其餘的，曾經有人說過，華盛頓海軍條約雖然遏止了海軍競爭的威脅，但亦不過把兇日拖延，並因為強以一種次等海軍實力的比率加諸日本以作捐棄一個強大同盟的補償，愈發種下未來的紛擾。我們當然不能夠贊同這種觀點。假如英日同盟沒有中止，和日本沒有接受對英、美海軍實力的三：五比率，則決無華盛頓海軍條約之產生，亦不會有冀藉相互協定以限制軍備之運動發生；反而會實現自促毀滅的海軍軍備競爭；而且等不到現在，恐怕早已發生戰禍了。縱使華盛頓會議祇是延緩兇日之來臨，那末這短短的一個和平的期間也實在值得博取的。不論是預見戰禍之將至者或完全不知戰禍之將至者，其對一二十年的和平所感覺的價值是無甚軒輊的。並且光陰永遠是替民主國家而作戰，為的是它們在這個變遷急激的世界中具有重要的穩固性。

假如沒有華盛頓的背景而想重新構造過去數年間的大事，恐怕是一種毫無效果的嘗試。比如日本沒有感覺到在海軍實力比例方面受了次等的待遇，她會不會對海軍問題像現時那麼表現着急進的態度？假如英國仍舊和日本保持同盟國的關係，那末它豈不是有勸止日本侵略「滿洲」和中國的可能麼？這些問題縱使能够解答，亦必等於學校的教本而不切實際的。

當日本海相加藤男爵，駐華盛頓特使幣原男爵和外務省次官埴原三人代表日本在華盛頓正式簽訂海軍條約的時候，日本正享受着一個緩和的政府，既非傾向絕對軍事獨裁，也非取法古代的封建制度。爲了這點原故，當時日本全國人民對華盛頓簽訂的三項條約，並沒有像一般人所期待地發出憤激的吶喊。爲了撫慰日本的輿情，當時更在協約裏附加了許多花樣——也都是華盛頓造成的——以維持太平洋的「現狀」，和禁止在太平洋一定區域內（這個區域相當大的島嶼或根據地設防。此舉，正確地說，實在給予日本以極高程度的安全，因爲沒有前哨的根據地，決無一國能够到日本海面作戰而可以避免慘敗的危險。

可是日本溫和派的勢力亦隨着華盛頓條約之簽訂而逐年消滅。日本因爲英日同盟廢止而致斷然被英帝國摒棄的事實，也日漸刺痛起來。這是關乎威望和「面子」。「失面子」在遠東比較喪失生命更爲難堪。從這一點看，日本被束縛於一個海軍實力的次等比率之下的事實，與「失面子」相去僅有一步之遙罷了。

日本的安全固無須乎一個偉大的海軍以爲保障，但它對於此點是絕對不顧了。日本整個海軍政策便受了恢復「面子」一種願望的束縛，而其法就是要廢除現存三比五的可恨底劣等比例而要和英、美共同享受海軍「均等待遇」。

同時別種和相反的勢力亦正在西歐方面活動。真的，法、義間對於海軍比例的爭執繼續不斷地醞釀着；法國聲言它需要一個大過義大利的海軍，因爲它有太平洋和地中海沿岸需要保

護，還有很大的殖民地要顧全的；但義大利卻不承認法國這種需求。然而駕乎此事之上的，還有一種理想主義充滿歐洲。除了國際聯合會之外，更附以「羅加諾條約」和「非戰公約」，此後不會再有戰爭！假如真的將來再沒有戰爭的可能，則何必把那麼多的金錢用在軍械之上呢？這就是鮑爾溫和麥唐納時代英國政府的哲理——此種哲理更因英國內閣經過相當深思熟慮之後斷定最低限度十年內不會有戰事發生的事實而益覺有力。十年固然是一個極短的期限，但年過一年，英國內閣任由此項決斷持續，因此這個十年的期限便延長復延長。

既然受了「戰爭已成陳跡」的一種信仰的繩範，而想節省用在軍備上的金錢；那末就英國的立場來講，它仍舊擁有最強大的海軍，設若要制定一種方案，使得有再度限制海軍軍備之可能——或竟出以片面的裁軍姿態，希望能够使全世界相信它已經放棄欺騙虛偽而變成一個真確利人主義者——這樣豈不是最自然不過的行動嗎？

英國曾由日內瓦國聯機構來過一次縮軍的嘗試。一九二七年確曾召開一度會議，但結果完全失敗，沒有一點成就。

英國很爽快地接受了這次挫折，但其希望像華盛頓前例所表現的可能性，以協定的方法求限制海軍方式的擴大之決心，絕未放棄。因此僅隔三年之後，英、美、日、法、義五國代表遂再會於倫敦——「互期防止危機及減輕競軍所牽涉之重擔；並期望促進華盛頓海軍會議之工作，和便利一般限軍及裁軍之實現」。

這就是那聲名狼藉的倫敦海軍條約之開始；此項條約卒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聖詹姆斯宮簽訂。該約破壞了英國海上威力，而種下今日擴軍大競爭的惡果。倫敦海軍會議的根本思想原屬正確的。其目的在謀把華盛頓海軍會議所定下的限制擴大，及於各種大小軍艦。其法是把比例制度擴展到所有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的總噸額。華盛頓條約則僅對主力艦和航空母艦定下一個比率。

但是英國代表團的理想終成逝水東流，無從實現。我們祇須看一看英方的簽字便可覺到倫敦海軍簡直不過是政治信念的表示罷了。英國簽字的代表是麥唐納，韓德森，亞力山大和彭恩。他們都是擁護所謂「安全若不加上集體兩個字，簡直是不祥之事」的信徒。

一九三〇年所訂倫敦海軍條約，冒頭第一款便把以前華盛頓條約所設下的高明而有政治風味的措施拋棄了——即彼此同意的，那個逐漸把陳舊主力艦更換的方案。事實上根據華盛頓條約的補充方案而建成的只有兩艘主力艦，而都是英國所建的——「納爾遜」(Nelson)和「羅德尼」(Rodney)兩號。這兩艘主力艦是簽定華盛頓海軍協定後在一九二二年設計，直至一九二七年才落成的。它們完成之後，即實行廢棄了四艘老艦，「喬治五世」(King George V)，「愛傑斯」(Ajax)，「百長」(Centurion)，和「怒喝者」(Thunderer)等四號。

依據華盛頓條約所規定之補充方案，自華盛頓條約簽訂之日起，至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成立止，除了英國之外，再無別國享有增建新主力艦的權利。英國則准許繼續完成在一九二二

年業已動工建造之戰艦兩艘。艦名是「西維珍尼亞」號 (West Virginia) 和「科羅拉多」號 (Colorado)；美國同時亦遵約廢去「德拉瓦」號 (Delaware) 和「北達科他」號 (North Dakota)。

華盛頓海約制定主力艦的補充方案，但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卻祇規定了主力艦建造的「休假期限」。各簽約國在該約有效期內不得建造新主力艦；而該約有效期限則定至一九三六年爲止。

這個建艦「休假期限」對那三個海軍強國的影響卻是相當有趣。在這六年半的限期內，英國放棄了興築新主力艦十艘的權利。美國也放棄了添造十艘主力艦的權利。日本則放棄六艘。於是英、美對日本的比率依舊保留。可是法、義兩國並不像它們那麼給理想主義所麻醉，並且較前愈加緊迫的要求海軍相對的權利，因此便拒絕贊成倫敦海約而保留華盛頓條約規定的補充方案所給予它們的造艦權利。影響所及，有關歐洲海軍國的主力艦比率便給它搗亂了。英國雖受了停止更換陳艦的縛束，但法、義卻拒絕這種束縛。

這點情形尚非建艦「休假期限」的荒謬底充分表現。「休假期限」絕不計及外來的因素。其中最顯著的就是英國的情形。它的全部主力艦除了「頭披」號，「納爾遜」號和「羅德尼」號之外，其餘盡都在英、德海軍競爭的末期興築而完成於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間的。事實上祇有一艦是在一九一七年完成。換句話說，英帝國全部主力艦的實力在「建艦休假」期間祇有三艘能够算是尚在合度的年齡之下。

世上最大的理想主義者也不能遏止時代或科學的進展。就爲這點原因，「建艦休假」的制定，依照計劃必須等到英國全部主力艦十五艘中有十三艘超過最老年限然後可以終止的，亦祇有引起一個拼命建艦以便長期毋庸補充的時代。因此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所制定的建艦「休假」方案，遂免不了引起一個急激恢復軍備的時代，除非在那六年半的期間，全世界的心情能有絕對的轉變，實實在在的施行絕對的裁軍而非對這個信條僅作口頭的承諾。但當一九三〇年簽訂倫敦海約之際，卻絕無此種變動之可能。不幸這種不可能的程度更逐年的增加。

及至一俟建艦「休假」期滿即須更換一切舊艦的可能性實現之後，英國所遭遇的艱巨，顯然是要比美、日兩國爲重。因爲主力艦的大部噸數都在歐戰結束前兩年完成的。英國當時確實已經停止建造巨艦，可是美國和日本那時正開始競爭。當時的形勢——作算接納主力艦的年齡以「二十年」爲限——如下：建艦「休假」期滿時，英國十五艘主力艦之中已經有十艘過了補充的時期。美國的十五艘主力艦中，卻祇有七艦超過二十年的；而日本的九艘之中亦僅有四艘須待更替。

換句話說，建艦「休假」期滿後，三個主要海軍國對於補充主力艦所必須盡的努力比例將成爲十一：七：四。這種情形，自然對英國有着更嚴重的影響，因爲法、義在歐洲保持建造新主力艦的權利而英國卻兩手受縛。

上面說過英、美主力艦十五艘的數目。這個數目是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所制定的。華

盛頓海約曾許英國保全二十二艘主力艦（待「納爾遜」及「羅德尼」兩號完成後減少兩艘）。美國保全十八艘主力艦（「西維珍尼亞」及「科羅拉多」兩號完成後亦減兩艘）；日本則保全十艘。無論如何，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約的確規定了許多主力艦無庸補充地實行廢棄。英國所廢的是戰鬪巡洋艦「老虎」號，戰鬪艦「賓波維」號，「鐵公爵」號，「馬爾波拉夫」號和「印度皇帝」號。美國則廢棄「佛羅里達」，「猷他」，「歪俄明」三號，而日本則僅廢棄「比叡」號一艘。

經此一着，便把三個海軍國的主力艦實力比例減至英、美各十五艘，日本九艘。實際上「廢棄」兩字在許多場合是言過其實的。各國都可以在額定「廢棄」各艦中保留一艘，但保留之艦一定要確屬「失去軍事效力」而祇能充練習之用為限。各國都是這樣辦，但日本在該約滿期後立即開始改建它那「失去軍事效力」的「比叡」號，而且重新配置武器。

建艦「休假」亦未能達到其財政經濟的願望——即「減輕軍備競爭的負擔」。受着禁止建造新艦的束縛，同時現存的各艦又逐漸陳舊，不足以和科學進化的武器相抗，於是各海軍強國便迫得大規模的改裝舊艦，以期適應於履行職務。結果華府海約簽訂前的所有戰艦因為改裝而耗費各該國的金錢比諸初時建艦的費用還要大。

倫敦海約所造成的戰艦地位固屬惡劣，然而使到英帝國驚惶震動的卻是關於巡洋艦的措置辦法。爲了英帝國星散的海洋性質，和英帝國重要貿易所寄託的綿長海道，英國實在需要極大

數目的巡洋艦。英帝國之需要巡洋艦實比任何一個海軍國加倍迫切。一九一四年英國參加歐戰時共有裝甲巡洋艦四十六艘，和輕巡洋艦六十二艘——共計一百零八艘。一九一八年停戰協定之際，英國實際服役中的有裝甲巡洋艦二十七艘，輕巡洋艦八十二艘——共計一百零九艘。況且英國有的是強大海軍協商國。但在大戰期間，巡洋艦從無過剩的現象，反而常常感覺到缺乏。

及至和平降臨，而德國亦隨而貶去海軍強國資格，於是英國對於巡洋艦的需要也自然而然的消滅了。但無論如何，英國仍須保持最低限度的巡洋艦，其故不在任何德國方面的威脅，而係爲了英國海軍在全世界的絕大義務。英國海軍部就是根據這種義務以作打算。已故英艦隊司令澤力科上將前此在貴族院之所以聲明，爲保障英國安全和海上的連索，必須有七十艘巡洋艦（不可再減的最低額）也是爲了這點原故。英國海軍部接納了專家這點忠告以作它的立場，於是英代表團也奉命聲明七十艘巡洋艦是成立協定的最低額。這個巡艦數目馬上便遭遇其他各海軍國，尤其是美國，熱烈的反對。

美國代表團並不否認英帝國比其他海軍國需要多一些巡洋艦，但他們的腦海中同時也不敢忘卻美國民衆的要求——美國要有一個「不讓任何國家」的海軍。因此，若要順從美國民衆的公意，而又答應英國有一個很大的巡洋艦隊，則勢必要向國會請命建造若干艘在美國安全上是多餘的軍艦——這種請求必定遭遇拒絕。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代表團絕無選擇的餘地，祇有

反對英國的巡洋艦建議案。日本也提出反對，它的理由是，或者它確已看到，或祇是一種想象，以為現存對日不利的海軍實力比率將因是而益見增加。

巡洋艦問題因此遂成了僵局，相持不下，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初間的一天，英首相麥唐納才毅然出以新的行動。那時英政府快要提出預算案。其中有若干款已經可以預先決定不是民衆所歡迎的，政府的地位亦異常可慮。它在國際上的聲譽完全靠這次倫敦會議，而這次會議又好像一直僵持下去。預算案要想獲得民意的擁護，必須在公共使費膨脹的對面表現出軍費得因國際協定限制軍備而有明顯的減縮。

於是英首相毅然不恤顧問之忠告，下令代表團對巡洋艦問題讓步。那時幾乎弄出一個極大的政潮，因為海軍部曾經提出全體總辭職的恐嚇。但已來不及；出席會議的政治代表團經已同意規定巡洋艦以五十艘爲限。英首相在數月前還大聲疾呼的說，「海軍是我們的」，這時亦已爲了理想主義和政治上的便利而變更宗旨。

英國巡洋艦要突然削去二十艘，已是不幸之極。誰知更不幸的仍接踵而來。裝有六·一吋徑砲的巡艦數目也額定了：美國十八艘；英國十五艘；日本十二艘。但英國早已造成八吋徑砲巡艦十五艘，因此那四艦和「和琴茲」號同級之大號巡艦（裝七·五吋徑大砲）不得不在該約期滿前廢棄。

還有，在條約第二十款中列明英帝國在一九三六年底前完成之補充巡洋艦不得超過九萬

一千噸。這一款明文絕無涉及別個海軍國。根據所謂英國理想的七千噸巡洋艦的基本原則，這個總噸數等於增建十三艘補充艦——即在條約期內每年建艦兩艘。但現存的英巡艦實力中，有大部分輕巡洋艦係大戰期內建成的，而協定規定巡艦最高有效年齡只爲十六年。由這兩點因素，更使英帝國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不能夠具有五十艘現代化和有充分效力的巡洋艦。這種情形，在簽約的時候已是很明確的了。

三年後情形來得更壞。日本開始建造「最上」級巡洋艦，設計裝配六·一吋口徑大砲十五門。美國也開始建造「薩溫拿」(Savannah)級萬噸巡洋艦，六吋徑砲十二門。英國一向趕着建造六吋徑砲八門，排水量七千噸的巡洋艦，和六吋徑砲六門，排水量五千二百噸巡洋艦以增進它的補充艦數。這時卻感覺到極大的威脅。除非馬上進行建造強大的巡洋艦，否則祇有忍受艦對艦的下風了。英國別無他途可走，惟有變更建艦的計劃，以便建造強大巡洋艦——即「掃桑甫頓」(Southampton)級巡艦。

但因指定的補充噸數限額尙未更變，所以建艦的數目自然要比較減少。這麼一來，澤力科海軍上將和卑替上將(Ad. Beatty)雖然說過英國巡洋艦要以七十艘爲「不可再減的最低額」，迨後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雖忍痛接受五十艘的限額，但實際上英帝國到一九三六年底所擁有的現代化巡洋艦卻不能多過三十五艘。

關於驅逐艦的限制，倫敦海軍條約更爲嚴厲。英國祇准保持十五萬噸。當時每艘驅逐艦的

正常排水量爲一千三百五十噸。由是英國全部驅逐艦祇能有一百十一艘。以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比較，僅及英國全部驅逐艦四分之一。根據這些事實看來，實在難明當時任何負責的而不忘懷英國利益的代表團怎能够簽訂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

英國經已提出完全廢棄潛水艇的建議——正如它曾經建議嚴厲減小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規模及大砲的威力一樣。但這種建議絕對得不到他國的贊同。尤其是日、法、義三國；因此潛水艇便繼續成爲戰鬪艦隊的一部份。但英國卻不僅建議廢棄全部潛水艇，而且更作進一步的行動。它出席的代表團曾指明英國並不認爲帝國之安全是需要大量的潛艇，同時海軍部亦已廢了許多舊的潛水艇而且延緩建造新的補充潛艇。這一個條約造成歷史上一個國家經聲明其信念而後不斤斤於勸使他國接受海軍軍備的相互犧牲而毅然採取有效行動，以求其實現的唯一事例。英國潛水艇的限額，就此訂定一個很低的數目，美國也接受了這個低額。但日本卻不能接受僅及英、美限額五分之三的潛艇實力比率。結果便准其享受與英、美平等的待遇。三國所享有的潛艇總噸額爲五二七〇〇噸。

廢棄潛艇之建議既告失敗，英國代表團遂謀將處理潛水艇侵犯商船的國際法加強。這種計劃在使任何一國不能做一九一七年德國的先例來訴諸無限制的潛艇戰術。國際法對嚴限潛水艇侵犯商船之強化，卒於包括在倫敦海軍條約之內。這是最後數年間該項條約能够繼續維持的唯一部分，各國亦均遵守。

像其他裁軍條約一樣，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約也替各簽字國留下一道「非常時出路」。這就是第二十條，後來被稱爲「脫險條款」或——更普遍一些——「雲梯條款」。計劃此次條約的人們，因爲草擬這一條便造下一個最大的錯誤。該條約內稱，假如「任何簽約國的國防安全條件……在物質上感受參加本約第三部以外的任何國家建造新艦的影響」（第三部就是關於詳細列明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的限制之一部），凡認爲其安全受了威脅之國家，應該享有一種或數種軍艦得超過噸額限制的權利。這是很對的；可是條款內聲明，此項「雲梯」祇能在感覺它的安全受了威脅的國家，經已向其他各簽字國提出照會，「詳細述列其建議增加之數量及增加之理由」後，始能成爲有效。它的意義就是任何一國必須先行切實控告第二國有威脅其安全之情形，而後始能逃避條約所指定的嚴厲限制。很明顯地，這種行動絕無在外交上形成之可能，要之，必須此項安全威脅已進展到一個嚴重的階級，使友誼關係之持續已成不可能而後可——但到了那時，想開始建艦來對付這種威脅恐怕已是來不及了。

況且「雲梯條款」之給予逃避限制機會是規定祇以一國之安全已被簽字國以外的第三國行動威脅時爲限。因此當日本於簽約十八閱月後開始建造「最上」級巡艦，和因此而迫使英國事願減少艦數來建造較大的巡洋艦時，該約的「雲梯條款」仍是不能引用。老實說一句，倫敦海約的整個「逃避」機構是等如虛設的，除非到了國際關係已經達到戰爭之速發比和平的持續較爲可能的時期才可發生效力。

倫敦海約已經實施到相當的程度。該約的本身現時已成廢物，不過從目前海軍形勢而論，它依舊佔着最重要的地位。條約的工作可算是已經順序進行，而且若干年後仍將繼續。自大戰以還，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對於促成今日大規模的恢復軍備計劃和劇烈的海軍競爭所負的責任實較任何事件爲大。

第四章 後退

自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簽訂後，世事便隨着迅速的變幻。法國和義大利拒絕承認該約的特別有關海軍軍備限制各部分。日本方面，她的海軍參謀總長加藤，對於倫敦海約主張把五：五：三的海軍實力比率擴展到巡洋艦和驅逐艦，並且對主力艦實施建艦「休假」兩點，極力提出反對。但日本首相濱口雄幸卻主張承認該約，因此日皇遂不顧海軍省之反對毅然予以批准。

日本國內馬上便發生強烈的反響。若干祕密的組織都因時產生，並迅速發展。誓要報復在倫敦海軍條約所受的「挫折」，並要在「不居人下的」基礎上重建日本的軍力。濱口因為對日皇提出這一點獻議，結果卒被暗殺斃命。

在英國方面，這種反響特別來得慢。最可惜是眼看着「本波」(Benbow)，「老虎」，「馬爾巴羅」(Marlborough)和「印度皇」等優良的戰艦被拖到拆船廠去，還有更難堪的是看着澤力科總司令的旗艦「鐵公爵」號(Iron Duke)被「解除武裝」。最奇怪的是這幾艘軍艦之中，反而沒有一艘像現時英國戰艦隊多數那麼陳舊。

無論如何，經濟確已受到影響，而國際的形勢尚覺明朗，沒有什麼風雲。還有，在條約上

所指定那真確的巡艦形勢尚未充分實現，雖然有幾位專家曾經竭力使其他的人明白這種形勢若非充分實現，則慢慢的一定造成極堪危慮的局勢，但結果仍屬無效。

除了法義兩國拒絕承認該約，和日本國內的反響而外，祇有一件事情在一九三一年發生，並阻礙那正在緩緩進展中的海軍縮軍。那就是德國第一艘袖珍戰艦「德意志」號 (Deutschland) 完成的詳細消息。

依據凡爾賽和約的條文，在軍備方面，德國是受着極苛的限制。這些條文絕對禁止德國設立空軍和建造潛水艇。她整個艦隊的總噸數指定以一二五〇〇噸為限；她更不許建造排水量超過一萬噸的戰艦。在一般守舊的海軍設計師和草擬凡爾賽條約的人看來，此後德國最大的軍艦也不過等於一艘重巡洋艦或是一艘極小的岸防戰艦，情形彷彿像斯干的那維亞艦隊所最喜歡的那一種艦。可是德國卻並不是這樣想法。在這種苛刻的限制之下，德國的設計師於是便竭力去統腦汁，務求在限制的範圍內想出一種最堅強的新艦。在尚未開始建造之前，曾經化了多年的光陰來研究和設計。結果創造一種極為密實的戰艦，而為着要減少船身，機器，和各項配備的重量，以便專一注重軍備的敷設起見，任何艱難和金錢都在所不計。它的軍備是比較平常一萬噸軍艦的設備優越得多。

主要火力是六門十一吋徑的重砲；次要的是五・九吋徑砲八門；一個高射砲隊計有四・一吋砲六門；八條魚雷管；船身有堅固的鐵塊保護；裝的是極經濟的柴油發動機 (Diesel Engine)

Strios)，最快可以行二十六海里，作戰範圍達一萬哩。這就是德國的「袖珍戰鬥艦」。它開了全世界所有海軍設計師，戰術家和戰略家的眼界。這絕不是重巡洋艦或岸防的戰鬥艦。它所架設的十一吋徑大砲是克魯伯廠最新式的，可以發放重約六百七十磅的砲彈，射程達十五海里。

有一點不容否認的事實，那就是「袖珍戰鬥艦」之發明，在海軍戰術上造成了一項絕新的問題。它快過現有的一切戰鬥艦，同時又可以擊沉任何一種巡洋艦。老實說，全世界祇有三艘戰艦能夠同時快過而且力量大過這種「袖珍戰鬥艦」——那就是英國的戰鬥巡洋艦「頭披」號「榮譽」號和「雷甫爾斯」號（Repulse）。

法國海軍部長拉卡斯（Lacaze）曾著文論及德國的「袖珍戰鬥艦」，大意如下：

「它們那廣大的活動範圍，超過一萬哩，特別適合於遠海的作戰；而這一點事實便足明示它們並非計劃單祇用於北海或波羅的海之內。反之，它們是要用其改善的姿態來恢復一九一四年時德國「海賊」（譯者按：這是德國的巡艦）的偉業。」

鑑於這種艦的設計和它的能力——德國在一九三二年年底之前，便着手建造三艘這種艦——我們不得不對拉卡斯上將表示同意。

然而，一九三一年却產生了「經濟的風雲」。海軍問題是忘記了。在世人的眼中，連德國的「袖珍戰鬥艦」也被掩沒了。因為較近家裏的有了更急迫的問題發生。各國的政府和金融都發生了動搖。整個巨大的財政機構好像快要崩潰。這種機構是文明世界所設立而同時更絕對依

靠的。突然的，全世界各國的人民又回復他們對英國海軍的感覺。整個世界都給停泊在殷韋戈登的英國大西洋艦隊中有許多水手叛變的一項消息震動了。因為上年簽訂了倫敦海軍條約的關係，政客們從物質的實力觀點上，已經把英國的海軍降到最低點。在他們妄圖制止財政危機的過程中，這些政客們却忘記了英國的海員是有理智的人類而且是重視公平措置的。他們把英國海軍人員的士氣抑壓了一個世紀以上。

國際的效果是立見的，它再度證明英國海軍是世界問題的穩定力。當時有過多少可怖的日子，使得它的穩定力好像已經停止了作用。英國海軍叛變的消息驚動了世界才祇兩天，日本即進行它第一次的海外侵略。日軍佔領瀋陽和南滿其他各城市，由是便引起了連續不斷的事件，幾於弄到世界發生戰禍，這種事件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

自蘇格蘭的殷韋戈登以達滿洲的呼聲，以程途計算，似乎是很遠，同時兩處事件的連帶性也好像遙遙難及。可是情況的證據是極端有力而不容忽略。我們祇須看一看日本帝國最近的歷史，尤其在軍人勢力漸次膨脹之際，便可以發覺日本每次有所活動，都是計算很準確，必定碰到那些最有反對可能的國家剛好是給別的事情牽制着。一九三一年九月美國正爲着經濟的形勢幾乎把其他一切的事都擱置不理，不列顛也差不多給大部分艦隊叛變的消息驚呆了。

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也曾認定日本在滿洲所發動的事件是經過緝密密審劃，而祇等候一個機會然後發動的。史汀生在「遠東的危機」(The Far Eastern Crisis)一書曾經這樣說過：

日本所稱爲引起它這一次行動的事件，即其所謂南滿鐵路華籍職員的怠工，業已消滅到那麼渺小的成分，簡直使人想像到這次事件實際上是沒有存在的。同時日本的軍隊又是發動得那麼爽快和迅速，更顯示出他們是依着先行安排妥的計劃行事。雖然鐵路綫上的衝突直至九月十八日晚上十時才爆發，但同夜日軍即攻佔了中國的東大營和瀋陽的大兵工廠。當時整個滿洲的中國軍隊底主要軍事給養和貯備都靠着這個兵工廠。拂曉以前，日本在滿洲的全部兵力和滿麗的一部分已經在南滿各處分頭作戰了。」

日本奪取滿洲的行動，和隨後設立一個傀儡國家由溥儀就「帝位」而名之曰「滿洲國」，確曾給予國際關係以最麻煩的影響。當時是日本方面首先發動要做成遠東的霸主。這樣的盟主祇有一點解釋，就是日本打算逐漸的廢棄了「門戶開放」的主義並且奪取了廣大的中國市場，來作它自己的工業出品的銷路。而我們已經明白美利堅合衆國的海軍政策大半是被保全「門戶開放」以便無所恐懼和無所特惠地自由貿易的需要所支配。

對於日本這一次的突擊，還有別種看法是不容忽略的。日本當時仍係國聯的會員國。所以便採取一種不侵犯的哲學，即對一切爭論亦絕不作任何行動以待國聯來判決。但滿洲一役，它絕不需要別人來仲裁，而它的行動更沒有片刻的延緩。日本，真的，已給予世界以「既成事實」底政策的初味，而這種政策從此便成爲極權國遂行無阻的一貫政策了。日本已經直接推翻了互不侵犯和集體安全的理想。李頓調查團設法要同時保全東方的「面子」和西方的理想，可是一

個純然新的局面已經產生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這種情勢的結果，日本提出照會，準備要廢棄「國際禮貌」(Comity of Nations)。

現在回顧這些事件，實在難明英國爲什麼總是不願把眼睛睜大，來看清楚現實。大不列顛不獨與太平洋新成立的局勢有關。它同時對歐洲的演變也極爲關切。這些問題，從海軍的觀點上說，是仍舊集中於地中海。法、義的海軍對抗，因爲不受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的影響，當即迅速造成一種形勢，有破壞地中海平衡勢力的威脅。一九三〇年度倫敦海軍條約簽訂的時候，英帝國祇有一艘巡洋艦在建造中，那時法、義兩國已經各有三艘同樣的巡洋艦開始建造了。這樣看來，大陸海軍新艦的建造是多過英國的海軍。至於小型戰艦方面，現代艦對舊艦的比例更大。根據下列的一九三〇年度比較表便可明瞭了：

(戰後設計的驅逐艦)

(戰後設計的潛艇)

(完成的)

(建造中的)

(完成的)

(建造中的)

(英)二艘

十八艘

英 八艘

十一艘

(法)二十七艘

十四艘

法 二十艘

三十九艘

(義)三十八艘

十三艘

義 十七艘

十五艘

自從英國被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縛束了自身之後，情形益成惡劣。這種現象，特別以潛水艇爲最顯著——這是英國最畏懼的一種戰艦——特別在英帝國最主要的貿易航棧必經的

一條較爲狹窄的海道上。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內法國着手興建十四艘潛艇，而義大利亦開始建造不下二十六艘之多。同一期內大不列顛不過進行建造六艘潛艇。

爲報復地中海列強這種大規模建造潛艇所造成的切實威脅起見，英國自應着手建造大批攻擊潛艇的船艦。但實際上，在這兩年當中，它開始建造的數目反較平常少了。有過相當時期，英國海軍部的政策是打算每年造一隊驅逐艦來補充那些陳舊要廢棄的老艦。海軍部曾經要求一九三〇年仍照一九二八和二九兩年的先例，增建一隊共八艘兼一艘指揮艦的驅逐艦隊。可是麥唐納主持下的工黨政府似乎認爲無此需要。他們把那一年的驅逐艦增建計劃減了一半，祇批准着手建造指揮艦一艘和驅逐艦四艘。

四艘驅逐艦不能成爲一個艦隊。它們絕對不能適合任何艦隊的組織。若干年來，它們反而成爲英國艦隊的煩惱，現在它們經已撥入帝國加拿大艦隊中。工黨政府這一次硬減的結果，剝奪了英國的整個驅逐艦隊。但無論如何，一九三一年仍舊恢復建造整個艦隊。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合算，英國一共添造七艘很細而且裝配很少軍械的護送艦。

在麥唐納和包爾溫相繼兩任政府之下，大不列顛對於國外任何亟須注意的事件和趨勢始終是閉着眼睛伴作不見。當德國宣佈準備退出國聯的時候，英國唯一的姿態是循例在集體安全的名義之下勉強揚一揚手。甚至當德國推翻凡爾賽條約的裁軍條款；開始建造它的空軍；增加它的常備兵額；和開始建造較大及較猛烈的戰艦時，英國仍舊遲遲不動。

祇有一件事確曾刺激英國，就是不絕謠傳德國祕密建造潛艇。一九三五年初，當這種謠言已經有目擊者加以證實，並且有一兩幅照片自德國的情報機關流入英國之後，英國才始覺悟必須有所動作以資應付。

英國立即進行和德國商討海軍的問題。在希特勒的外交病態也並未妨礙對英進行海軍「密約」的一點事實上看來，足見德國所處地位的實力和它業經祕密採取的步驟是可言而喻的了。

結果是官方所謂「英帝國政府與德國政府對限制海軍軍備彼此交換牒文。」兩造牒文，一方是由英國外交部長賀爾簽字，其他一方則由德國的特使里賓特羅甫簽字，日期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軍協定就是這一次的牒文的交換所造成。

不僅是離開了一向盛倡的軍縮理想，這次協定反而承認了德國的非法行動，而且縱容它作進一步的前進。協定的內容是德國可以享受一個完備的艦隊，但各種艦的總噸額不能超過英國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有一項重要的例外。德國的潛水艇噸額准予達到英國所有的百分之四十五，並且在某種情形之下可以和英國建造數量相等的潛水艇。這一條的原文是：

「德國政府保留一項權利，在某種場合發生而在德方的意見認為有享受潛艇噸額超過上述百分之四十五的權利之必要時，得以此意照會英帝國政府，並同意在德國實施此項權利之前先

行磋商此項問題與英國作友誼的商討。」

這個條文的最堪注意之點是德國並無解釋所謂發生的「情形」，或指明任何國家威脅德國權益的義務。在這裏，德國的潛艇「雲梯條款」和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的「雲梯條款」之間具有極顯明的分別。不錯，「友誼的商討」確有規定，但亦不過是實施所謂「權利」的初步行動。無論如何，如果德國要想把潛艇噸額的比率增加到英國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依據協定的規定，它要把其他各種軍艦的噸額略為減縮。

德、英此項協定的締結，曾引起法國不少反感的批評。所以這次的協定不得不急急地祕密簽訂。據當時英海軍部的意思，這次協定是乘着機會對德國的重整海軍加以相當的限制，不然則德國海軍的重整勢必無限制地進行。英國感覺到它自身和其他各國對德國重整軍備都很想明白自己所站的立場是怎樣。英國海軍的總噸數從來是絕無祕密的，而各國祇需算一算英國海軍的百分之三十五是多少便可以知到德國的海軍實力。而且，這種計算更可藉以表出德國各級戰艦（除了潛艇）的最高額。就是對潛艇亦祇要把算法略為改變便可獲得同樣的結果。

但這次協定的締結事前並未向法國徵求意見。據多數人的意見都以爲這樣造是很對的，因爲他們覺得法國永遠是維持凡爾賽條約最力的，自然會反對向德國讓步，而使協定不能成立。那末，德國勢必毫無限制的繼續重整海軍。

法國，無論如何，心裏總覺不滿。它覺得英國是背着它邁進了而且已經從背後把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合會中傷了。無疑的，法國這種解釋是含有若干真理的，更因地中海不斷發生事件

因而它的憂慮益易諒解。

義大利的反英和反法情緒日見增加。這是起源於好幾年前，在歐戰結束之際。協商國當時以賄賂收買義國，答應在殖民地方面給以公平的酬答。此項條件在一九一五年倫敦條約和一九一七年的聖莫狄摩里安尼條約上均已彼此同意。可是到戰事結束之後，英、法兩國都增加了它們的領土，而義大利却連答應給它的領土也一點沒有得到。不錯，英國在一九二四年時已將猶巴蘭（Jubaland）割與義國，但是那不過如常餐的一碟湯，已經來得太遲不足以壓新與義大利法西斯黨的慾望。因為它的領袖在數年前曾經聲明：「帝國主義是生命的定律，那是永遠的而且不變的。歸根結論，其實就是每個人和每一國在生存上感覺到擴展的需要，期望和意志罷了。」

義大利在新政權統治之下，自己國內弄得有條不紊，於是便開始向海外窺伺。它要獲取會經答應給它的——修正她的北非屬土和法國屬土的界綫。她同時更想着攫取那未經答應給她，而且她自己曾對其主權提供保證的——阿比西尼亞。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在阿比西尼亞和義屬索馬利蘭間未經決定的界綫上發生了今日已成著名的華爾華爾（Wal Wal）事件。這件事經過相當的策劃，逐漸的把阿比西尼亞的責任或不負責任問題弄成國際政治的一個重大的事件。該問題因為阿比西尼亞是國聯會員國之一，於是便更形複雜。

阿比西尼亞因而要求國聯機構的保護，以抵抗這種公開的侵略威脅。

英國眼看得一件試驗國聯和集體安全原則的事件已告發生，並因「和平投票」的結果給予相當的印象，因此便以全力去支持國聯。法國——直至當時還是國聯的主要支持者——這時却退縮了。理由是很明白的。法國畏懼那新興的納粹德意志，因為它正在迅速重整軍備。有了這點威脅在它的東北前綫活躍，它當然急欲和義大利解除一切成見以便保全「斯特里薩陣綫」(Stresa Front)來抵抗德國。

結果就是法外長賴伐爾與墨索里尼之突然進行和解——這個法蘭西從此便發覺每遇國聯對義採取真正的嚴厲行動時必定遭遇不斷的反對。但國際聯合會在英國的領導之下，賴賀爾和艾登的努力，表現着奮鬥的精神。經濟制裁卒於實施以對付義大利，並認定它在阿比西尼亞事件中是一個「侵略國」。由那時起，英、義關係突然的變成惡劣。當時英國領導國聯發起制裁一舉，實際上，對造成今日地中海的形勢實負着很大的責任。

英國充分明白如果真個履行制裁政策以達合乎邏輯的終點便是戰爭。包爾溫在一九三四年五月曾經在下院這樣說過：「如果你打算實施制裁，你一定要準備戰爭。」大不列顛當然沒有準備作戰，所以制裁政策便變成一種試驗以看國聯能够在不挑起戰爭的情形下進行到什麼程度。因此煤油的制裁——對義大利是最危險的而絕對會引起戰爭的——祇有空談始終沒有實施。

無論如何，英國是惶惶不安，英政府詢問法國如果實施煤油制裁引起戰爭時它在地中海方面能够給予多大的援助。法國可真急殺。在對德的恐懼永遠是那麼利害的它，當然最不願意的是在地中海捲入對義的戰爭漩渦中，反過來說，它又不敢開罪於英國，因為假如德國向它侵犯，則主要的支持國還要依賴英國。因此法國祇得說，假如德國侵犯非戰區的萊茵流域時英國能答應援法的話，則法國願以海軍在地中海方面接應英國。但英國感覺到德國侵犯萊茵河的可能性日見增加，若果加以攔阻，勢必釀成戰爭，所以遲遲不願承諾。結果便成了僵持的局勢。英國的政策是祇顧理想而未能充分的注意現實，因此幾乎把英、義的關係弄到交戰，同時害得法國萬分焦急。

墨索里尼，無論如何，並沒曉得這種制裁的運動能够進行到何等程度。他最怕的是兩件事——煤油禁運和蘇彝士運河的封鎖——而英國各報偏把這兩件事特別的大吹大擂。墨索里尼不得不準備應付最壞的局面，於是他便安排下詳細的計劃，準備將全部侵阿的力量移向薄弱的蘇丹 (Sudan) (英屬)。同時義國軍隊亦將由里比亞 (Libya) 東調；義國空軍則轟炸馬爾大 (Malta) 和泊在港內的英國地中海艦隊；義國的潛水艇則監視直布羅陀和巴布厄爾曼得兩處海峽，以阻截英國海軍援軍之開赴地中海。英國海權在地中海所受的大威脅至是已達到最高點。計劃已經安排妥當，進攻的時間亦已指定。正當千鈞一髮之際，這點計劃突然給英國的情報網探悉。英國全部地中海艦隊卒在墨索里尼預定發動時間前十七個鐘頭離開馬爾大祕密集中於亞

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墨索里尼便給人先發克制了。

集中亞歷山大里亞的艦隊陸續得到環球各處的軍艦增援——本國艦隊，東印根據地，甚至駐中國，澳洲和南美的艦隊都紛紛派艦增援。英帝國，自經突然覺悟被理想驅入的危機以後，當即採取最有力的步驟來把這種危機驅散，此次的危機，無論如何，引起了英國其他各艦隊的重大裁減以便對抗那些常被視爲二等海軍國的威脅。軍艦，大砲，和供養的嚴重缺乏至是遂告大白。一九三五年十月，澤力科勳爵著文說：「我們現在的地位是極可痛的」。當是整個艦隊的軍火祇堪一戰的情形已屬盡人皆知——簡直一些貯備都沒有。帝國陸軍博物館裏的一門高射砲也告失蹤——却原來架設在地中海一艘英艦上面。

人力和供養的缺乏總有補救的方法。英國立即採取這些補救的措施，不過效果的產生是極端遲緩的。可是艦隊裏亟須填補的缺憾却要造軍艦纔能生效，這一層可真毫無辦法了；因爲英國當時仍受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的束縛！

澤力科勳爵曾經把這些破綻的擴大趨勢指明。他認定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所規定的主力艦建造「休假」辦法的影響將使各國未滿年限的主力艦的形勢到了一九三六年年底（建艦「休假」期滿）成爲：英帝國四艘；美利堅合衆國八艘；日本五艘。

況且，當英國被建艦「休假」的規定所束縛時，美國會開始建造兩艘三萬五千噸的主力艦；法國也着手建造兩艘三萬五千噸和兩艘二萬六千五百噸的；同時德國也趕造兩艘三萬五千

噸和兩艘二萬六千噸的主力艦。對着大陸各國這種建艦的狂潮，英國一點辦法都沒有，惟有把舊艦實行現代化。

第五章 朝着重整軍備的路前進

近年來國際海軍政策裏最驚人的因素之一是：當英國海權在地中海所受的威脅達到最高潮，德國推翻了和平條約的最後一項裁軍條款而進行建造一個強大艦隊的時候，英國的政治家仍舊努力談判並以繼續和進一步實行海軍減軍作他們的目標。不錯，談到這項問題的時候，英國却堅持限制艦的大小而非限制艦數的多寡——這種限制是完全利於英國的。不錯，這些談判確是機械式的進行，一切都是依照從前的約束。但無論如何那顯明的矛盾性質在是很觸目的。

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曾經規定：「除非各簽約國都贊成另外一種更為普遍的限制海軍軍備協定，而且它們都是新協定的簽約國，否則它們要在一九三五年重行會議草擬新約以代替和執行現有條約的目的。」表現在這句話裏的熱誠和希望，無論如何，是突然消滅了。該條款繼續稱：「不用說，現存條約裏沒有一項規定會妨害會議中任何簽約國的態度。」

爲着要替來年打開海軍會議之路，因此英、美、日三國的代表特別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倫敦召開海軍討論會。關於每日談判的進行情形，當然陸續通知法、義兩國，但是三強對於頭項商討的主要問題，却是意見紛歧。

這完全由於日本要求與英、美兩國享受海軍均勢所致。美國的意見認定十二年前在華盛頓

規定的相對海軍實力的比例，是代表所有海軍限制的基礎，因此一定要予以維持。英國對於日本的要求所持的態度却沒有那麼不妥協。英國對比率制度雖然在原則上予以支持，但同時承認若干「修正之點」是有實現可能的；倘若這些「修正之點」能够引致別項問題的妥協，例如削減軍艦的體積和廢除或嚴厲削減潛艇的數量。

從這一點看來英國似乎是一個中間人，為調停橫越太平洋兩大強國底絕對相反觀念而努力。看那情景，似乎惟有英國的行動才能避免即時的僵局和太平洋的海軍競爭——這正是英國最忌的一件事情。

調解人的途徑永遠是那麼崎嶇的；當時許多方面的人士深恐英國爲了要避免談判的決裂會被誘惑而自行犧牲，把英國的海上威力再行削減。作者卻很傲倖在倫敦談判迅將開始之前，得到一個特殊的機會，和艦隊司令賈菲爾德勳爵（Hartford）討論當時的形勢。賈菲爾德勳爵那時尚係以海軍上將的資格任海軍作戰司令；同時英帝國的海軍政策差不多是握在他的手裏。那一次的談判永遠不會忘卻。賈菲爾德對於英帝國的海權視爲神聖的付託，他當然不會把它出賣絲毫。他特別重視巡洋艦的問題。艦之大小和砲火威力的限制都是英帝國所切望的，可是這一點願望絕對不能藉犧牲在數量上的實力所能獲致。與其贊成巡洋艦任何數目的裁減，無寧說任何新的海軍條約一定要容許英國增加多一點巡洋艦，這樣才可以糾正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的最大錯誤。

所以英國的態度，對於犧牲的熱誠一點，已是決定不能讓步，這麼一來，除了談判迅告決裂而外，似乎沒有什麼成就的希望。然而他們卻並未迅速決裂。理由是，奇怪得很，當時在山本中將領導之下的日本代表團卻並不如預期的那麼絕不妥協。山本中將是一個特別短小的人物，年前因為一次槍擊的事件失去了一部分的手指。他具有相當外交才幹，這是很明顯的。他很注意而且很同情地聽取別人的意見，而且以一種有討論餘地而非僵持的條件發表他自己的意見。

看那情景，山本中將的讓步態度大概不會完全得到東京方面的贊許。不過最低限度，他這一次領導日本代表團參加海軍會議，實在不像初步商討時的日方態度那麼固執一層是極爲重要。我們檢討一下這些海軍談判，便知到日本的海軍作家從未提及山本中將的事實。

絕無疑義地山本中將當時不過是保持海軍談判於一個和平的立腳點，以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會議閉幕爲止的一個工具。結果，各海軍國不獨曉得彼此的要求和希望，而且在若干程度之下可以明白這些要求和願望的內在原因，這一次談判當然已有若干成就。最好的證據就是一個海軍會議確確實實在的舉行了。無論如何，會議結束時共同發表的那一個措詞極爲精密的公報似乎表現出觀點的極大分歧，無異宣告決裂。原文是這樣：

「出席此次談判的三國政府雖然都贊成在各關係國彼此同意的削減程度之下繼續海軍的限制，但將來完成此種希望的原則和方法尚須再行決定。現在彼此的意見既已表明，並

且經過充分的討論，談判已告一個段落，似乎應該暫時閉會，以便各代表恢復其個人與各該政府的接觸。結果，所產生的形勢亦可以詳加分析和作進一步的考慮。因此，各代表一致贊成就在這個階段之中暫時停止談判。」

日本代表團當日本宣布推翻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和正式提出照會，聲明在一九三六年年底廢止該約時，尙未返抵國門。日本之廢約，完全依照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明文，規定要在廢約前兩年提出照會，而一九三六年最後的一天，正是要廢止該約的最快日期。由是為藉國際協定來限制軍備的整個原則奠定了基礎的條約，至是遂失去信用和宣告死刑——在最快的可能期內。

要是剛好經過這一次打擊即再行召開一個限制海軍的會議，固屬極堪驚異。但在會議召開之先，卻突然再被投下一枚炸彈，把已經波動的水面（海軍的限度正危危乎的浮在這個水面）更為激動。

這一個炸彈是德國拋擲的。自經否認凡爾賽條約裏關於陸空軍的減軍條款後，德意志即再度陷入海軍問題之中。德國動機之表現是在一九三五年初。謠言相繼發出，為勢之速，使人感覺到這些謠言之中，必定有多少真確的成分存在。就是在國際政治舞場，雖然盡是互相恫嚇，然而總有一個時期要你不能不承認所謂「有煙的地方總會有火」的真理。

事情由謠言而進展到「經由外交途徑」互通消息，最後達到一個階段，使德國的計劃和用

意卒於被迫而佈露出來。世界各國的海軍政略所受的影響有如觸電一般。可是各海軍強國仍舊受有限制——而且將再受十八個月或更長久的限制——其限制的方式是在假定德國海軍威力不足重視的情形之下擬就而經彼此接受的。

從英國的觀點看，這裏祇有一條合理的路徑可循。那便是承認德國的海軍要求——其中有許多早已暗中進展，到現在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實」，而像是納粹外交的基石——並且甚至要讓步的代價來設法加以限制。英國已經造了這步工作。藉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的英、德海軍協定，德國的新海軍實力卒被限定最高達到英國海軍的百分之三十五。

前章討論這次協定的時候，曾經說過這次協定在法國最不受歡迎。在英國裏面也受着攻擊。那時的英國人士已經感覺到獨裁者的謊言是沒有安慰的。但該協定之總算「有情聊勝於無」，固亦不容否認。德意志業已在海軍問題方面造成一個新的而且是意外的局面，但是英、德海軍協定卻把這種局面加以限制。暫時，最低限度，各海軍強國都曉得在相對的海軍實力比較上，德國是佔着怎樣的地位。

雖然日本推翻了華盛頓的海軍條約；雖然德國一躍而成爲海軍強國；和國聯反對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而引起地中海的緊張形勢；但各國卒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倫敦再度開會，以期對海軍的軍備作進一步的限制。這一點事實在其本身上說，確是一種外交的勝利。從來沒有一次會議是像這回在於那麼缺乏成功希望的空氣之下召開的，但卻有相當希望的表现。

日本的代表團——這一次是由永野修身率領——是各代表團中最大的一個。假如日本是準備以絕不妥協的態度破壞進一步和平協定的希望，它何必這樣麻煩和白費金錢來遣派一個龐大的代表團？義大利的大使格蘭第和義國的海軍上將比尼亦至低限度已經出席會議。法、德兩國之拒絕參加會議，不得不姑以英政府可就此次會議所成立的任何協定為根據和別國政府另行訂約一項建議以為彌補。

並且英首相包爾溫在外務部羅迦諾室主持開會時，是以一種妥協的語氣呼籲共同合作。他說英國堅守以前各項海軍條約的原則「祇就國際情形的轉變和每一個國家的需要略作必須的更改和修正。」他繼續說：

「很顯明的，我們沒有一個能夠希望完全達到他的需求，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同意一定的限制，這種限制既可以給予各個國家以相當的限度而可以算是一種合理的滿足各國的需要，同時，無論如何，更可以使社會釋然於普遍海軍競爭的威脅。」

美國特使台維斯把美國的海軍政策記在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裏，建議全部海軍縮減百分之二十而同時保留相對的海軍實力的比率。

日本的海軍上將提出對案，他的意見是任何新條約都：

「應該依據基本的理想在全世界各海軍強國之間規定一個普遍的海軍軍備限制，而這種限制要規定於最低的可能範圍內。攻勢的實力要嚴厲削減，並確定適當的防衛實力，這

樣促成裁軍的實際措施，因是而實現列強間一種互不威脅和互不侵犯的現象。日本代表團亟願聲明，在我所列舉的原則之上，我們準備繼續坦率交換意見。」

會議最初的時候已經有着分歧的意見和僵持的威脅了。那最易惹起糾紛的「均勢」和「比率」兩個語調已經很縝密的避免，但是美國業已說及「均衡」和「恆定」，而日本亦會說及「共同的限制」——並以此作為合作的條件。

還剩了法蘭西和義大利。法國大使科賓(Cobin)顯然對於德國之一躍而成爲一個新的海軍國是深深的關懷着，並且爲了這點原故不願法國受一個長期海軍限制條約的束縛。他說，「必須注意新的因素，因爲這種因素使到目前的情形比諸上次海軍會議時大不相同，並且令我們不敢作繭自縛，即必要時亦祇能接受短期的約束。」

義大利的態度和法國一樣，不過爲了國聯制裁政策的糾紛，義大利使格蘭第很坦白的說：

「你們該要明白敵國政府對目前因多數國聯會員國對敵國所持態度有以造成的局面，不能不充加以考慮！……若要定下一種嚴厲的解決方案而欲長久有效，實屬不易。」

因此各海軍國都各具意見。大不列顛想限制艦的大小，但不願限制數量，而且對於現存的相對實力比率要盡可能的少加修改。美利堅合衆國主張所有軍艦的大小一律削減並要嚴厲保留現有的海軍實力比率。日本要求均勢和廢除某種在它認爲特別有「侵犯性」的軍艦。法蘭西和義大利又不願把自己縛束得太久。祇有一項具體的建議提出。英國再度提出完全廢除潛水艇，

但這項建議馬上被義大利和日本反對。

大概選擇五個意見極爲分歧的集團的人要他們坐在同一的圓桌上實在已經極爲困難。照這樣看，會議惟有立即解散。可是英國海相孟薛爾(Monsell)卻宣布各代表團所發表的初步意見已證明「最爲有利」——而會議遂進入委員會會議的階段。

誠然，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多。第一和最先要弄清楚日本的態度。長野上將會經說及一種「共同最高限度」；嚴厲削減「有侵犯性的軍艦」；和一個「互不威脅及互不侵犯的狀態。」沒有一個人能够多大曉得這些高調對於噸數和大砲的問題是作何解釋。

日本代表團費了一星期的時間竭力要把它的意見詳加解釋，並說明它計劃造成一種海軍限制的制度——在日本的眼光——是算爲公平的。從這種討論便產生出某種問題。日本專爲在量的方面限制海軍以達一個噸額「共同最高限度」的建議，簡直就是直接要求與英國和美國實行均勢。尤有進者，日方的建議是艦隊總噸數的「共同最高限度」應該盡可能的加以降低——實際上要比日本海軍現有的噸數還要低。換句話，日本希望以最少的力量獲致海軍的均勢——要勸令兩大海軍強國降到它的水平線，這樣它便可以免去許多麻煩和添造新艦以達到一個較高的水準的靡費。並且，日本把所有主力艦，航空母艦，和架設八吋徑砲的巡洋艦都列爲「有侵犯性」。它想把這幾種艦完全廢棄，或者最低限度把它的數量嚴厲削減。同時，日本希望得到行動的自由，在噸額的「共同最高限度」以內造成強大的「防衛艦隊」。在這些「防衛艦隊」之

中，日本連潛艇也計算在內。

從戰略的觀點來研究，日本這些建議祇有一點用意——就是日本要想把列強的海軍實力安排到使得日本可以在遠東方面擁有一個足以獨霸一方的艦隊——日本在這一帶海面可以予取予求，沒有別國能夠干涉。這樣，事實上，就是日本代表團所謂「一個互不威脅和互不侵犯狀態」的意義。

顯然的，像這樣的海軍限制方式，恐怕除了日本之外，再無別國能夠接受。可是大會決不能就這樣決裂而不作進一步的努力，以尋求一種彼此都願接受的方式。英國代表團設法勸導日本的代表團，說他們真正的需要是「安全的平等」，但是把戰略的平等和地理的情形一併計算的時候，「安全的平等」並非等如「軍備的平等」。然而日本代表團似乎不大明白「安全的平等」和「軍備的平等」並不是同屬一件事。在這種情勢之下，英國祇得提出對案，希望能夠打銷「均勢」的爭論。這種對案是每一國應該把它認為此後每年必需添造新艦的最高限度加以聲明。這種建議，卻因「誰先發言」的一個難題打破了。沒有一國願意在尚未聆取別國的意見前，先把自己束縛於任何造艦的建議之下。

最後耶穌聖誕把會議間斷了。十二月二十日起，會議閉幕兩星期。官方對於此次閉會絕對祕密不發公報。長野大將卻絕不理會，他由無線電話和東京「朝日新聞」接談，他說英、美兩國在會議中合作是不容否認，會議的決裂已是不可避免。

一九三六年正月六日倫敦海軍會議復會。委員會的會議比較多，但常時因為要延期以便日本代表團向東京奉商，所以每受間斷。正月十三日深夜，日本代表團宣布日本已經決定在第二天退出會議。

不可避免的情形終於實現了，但會議卻仍舊繼續，並且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它的工作卒於產生效果，各代表在聖詹姆斯宮簽立一項新的海軍限制條約。這次的條約祇由英吉利、美利堅和法蘭西三國簽字。日本已是退出會議；義大利則表示由於國聯對義、阿戰爭所採的行動而促成的地中海形勢實令她不能簽字。

因為這兩個國家的缺席，許多人都認為這次的條約是沒有價值。實際上，無論如何，從英國的觀點上說，這是相當完善的海軍條約。原因就是它並沒有設法對總噸額的軍艦實力加以限制或對兵艦的數量有所限制。它祇涉及所謂「質的」限制——那就是各種軍艦中每一艘的噸額和砲火威力的限制。由是主力艦的最高噸位和砲火威力便規定三萬五千噸和十四吋徑的重砲。但是砲力的限制是以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止，義、日兩國能否接納為定。航空母艦的噸位和砲力亦被削減——由二萬七千噸架設八吋徑砲減至二萬三千噸架設六·一吋徑砲。

除了這些限制之外，更規定了一項重級巡洋艦（架設八吋徑砲）的六年造艦「休假」辦法。這種巡洋艦向來已非英國所喜歡，故此英海軍部對於規定這種巡洋艦的造艦「休假」是異常高興。該約並規定各簽字國彼此交換關於造艦計劃的情報。這種制度，名為「事先通知」，是海

軍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安定因素，爲的是它可以解除疑忌和防止「驚惶的造艦」。這次的條約更表明列強已經參透運用「逃避」(Escape)或「雲梯」(Escalator)條款的教訓。新約裏邊所載的條款是極爲廣大的，而它們的呼籲並不需要某一國捏指別一國有中傷它的安全底行動。末了，這一次的條約是公開的，其他國家可以和英國締結義務均等的協定以爲加入這次條約的媒介。在這一項條款之下，德意志、蘇聯和斯干的那維亞各國都相繼加入該約，同時義大利也在一九三八年年底英、義協定批准時加入。

英、美兩國都感覺滿意。美國副國務卿斐立甫斯(William Phillips)聲言「美國對倫敦海軍談判的結果異常滿意」；國務卿赫爾也代表國務院電賀台維斯和美國代表團。

一九三六年的倫敦海軍條約在艦的大小和火力方面對艦隊的擴展規定了多少限制，但絕對不是一種「裁軍的條約」。它簡直沒有這種趨勢，因爲一年多以前，英政府曾發表一度「關於國防的聲明」其中曾這麼說過：

「我們用片面縮軍的方法來引導世界進行減軍的願望並未成功，由是我們不能說是已經貢獻了一種普遍的減軍現象，反而自己漸成不復具有自衛以抵抗侵略者之必要工具的程度。」英國誠然嘗試了一種心情的變態。

此外，它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再發表第二次「關於國防的聲明」——僅僅在新倫敦海軍條約簽字前三星期。這一次的「白皮書」卒於把一向所謂集體安全足以代替國防的口號廢棄了。

這一次聲明大要是：

「我們不能借着指出隣國的實力來饒恕自己的虛弱。我們的虛弱將會妨礙我們對實現集體安全所應盡的一部分責任，而我們之有無提供適當貢獻的能力，將成爲遏止侵略者破壞世界和平的決定力。因此，最主要的條件是我們的軍力和其他各強國的比率必須維持一個極高的數字，使得我們可以在國際問題上運用我們的勢力和權威，卽就保護英國的重要利益而言，亦有同樣的需要，並且對於集體安全一項政策亦可適用。」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保護英國的重要利益」的一句話，這回竟然破題兒第一次被放在「集體安全」的前面。

這次英政府的白皮書更作極廣闊的聲明。它提列世界上空前最大重整軍備計劃的初級步驟。

單就與英海軍有關的部份，白皮書說，雖然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嚴禁興造主力艦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但剛過了這一天，英國立卽便着手建造兩艘戰鬪艦。尤爲重要的是宣佈英國巡洋艦的實力要增加到一共七十艘，其中六十艘是在公認年齡（二十年）以下的。它一九三六年度的造艦計劃裏包括五艘巡洋艦，於是這種巡艦實力的實現便宣告開始。新航空母艦一艘亦開始建造；同時海軍航空隊大規模的增加亦已微露先兆。一個恆定的添造驅逐艦和潛水艇的計劃也相繼施行；海軍人員亦決定在此後十二個月內增加六千名。

英國誠然是激動了，但她果能趕得及麼？歐洲大陸方面已經發出不祥的巨響。英國國防的白皮書才發表了四天——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即時召開國會，聆取希特勒總理的重要宣佈。希特勒聲明法、蘇協定破壞了羅迦諾條約，因此他認定羅迦諾條約已成廢紙。甚至當他演說的時候，德國的砲隊、騎兵和步兵已經開赴萊茵河流域——根據凡爾賽條約，這裏是永遠禁止德軍涉足的。

希特勒稱之爲「紀念品的佔領」，可是萊茵河西岸的觀念卻絕對相反。此舉不獨是納粹德意志的另一次有效的行動，並且幾乎把歐洲投入戰爭的漩渦。法國當時已經要動兵伐德，假如能够得到英國些微鼓勵的話，法國這點動機恐怕早已實行了。今日有許多人認爲倘使英國在一九三六年三月時能够毅然擁護法國的話，則後來歐洲的糾紛必不致如現在那麼嚴重。不過事後立論的確是極爲容易的。

無論如何，有兩件事是確實的。當時英、法兩國都非真個準備在萊茵河抗拒德國；而兩國都在地中海方面忙個不了。那處海面，因爲義、阿戰爭和國聯會員努力要向它們的人民表證侵略行爲不能生效的結果，到現在仍然是動盪不已。國聯已經切切實實的放棄了集體安全的原則，而若干會員國正高呼可以稱爲「集體復仇」的吶喊。英國全國勞工大會及全國自由黨協會和其他團體紛紛響應。大教授莫雷——國聯主要贊助人——聲言「對義制裁仍須堅持到底」。可是英政府卻主張忘記制裁，並希望地中海能够自行尋求風平浪靜的水準。但英政府這種

希望終告失望。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加拿利羣島（Canary Islands）總督佛朗哥將軍突由巴爾馬（Las Palmas）飛往西屬摩洛哥，並提高他反對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標準。外交舞場突然由地中海的東部移到地中海的西部，這回國聯乃用「不干涉」政策代替制裁方案，以作保全面子的勝着。

西班牙內戰繼續之際——是各殘酷理想國家的新武器之一個可怕的長期「試驗」——其他事件也跟着發生。日本拒絕接受將來主力艦的主要砲規定十四吋徑的限制。這種限制因而回復從前十六吋的最大限度。這時更盛傳日本計劃建造遠超乎其他列強共同協定的三萬五千噸以上的主力艦。這種消息愈傳愈有力，卒於使到英、美兩國致牒日本政府，要求予以否認。日本拒絕對此項消息予以證實或否認，並且對它的造艦計劃更加秘密。在這種情形之下，惟有傾信其確有此事。英、美兩國決定它們必須添造約四萬噸架設十六吋徑重砲的主力艦以對抗這種威脅。一九三六年的倫敦海軍條約裏兩項重要的限制至是遂付諸東流。

同時日本已經發動對華的殘暴侵略戰。羅馬——柏林——柏林——東京的「三角同盟」。各國都分成陣線，西南歐和遠東都已發生戰事。這時又來了捷克的危機。德意志實行動員，並向國際戰場再投一枚炸彈。法蘭西動員了，義大利亦秘密動員，英國海軍也跟着動員，全世界已是氣不暇喘，看那情景，好像普遍的火燄經已無法避免。

然賴英首相張伯倫的決心，這種普遍的戰禍卒再避免。張伯倫在明興造成和平的解決，民

主國的犧牲自不容否認，但是那時民主國仍舊尚未準備和極權國一較短長。究竟在明興造成的犧牲是否適當，祇有歷史才可以決定。假如真個能夠防止一個普遍的戰禍，則這次的犧牲絕不能說是辜負。假如，反過來說，它祇是以增強德國地位的代價來換取一時的延緩，則明興的犧牲可以證明尤甚於沒用。

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年底的行動，未能稍釋世人的恐懼。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明興的共同宣言，竟誇耀一九三五年英、德海軍協定是兩大民族相互親善的明證。英海軍部差不多有兩年會堅強地保證德國是恪遵這次海軍協定的條文和精神。

嗣於一九三八年年底，德國突然要求和英國舉行「友誼的討論」以爲把德國潛艇對英比例增至百分之四十五的先導。同時德國表示已感覺到不能再甘於遵守附設「君子協定」，即所謂德國自願放棄建造五艘架設八吋徑砲的巡洋艦而僅造三艘；因爲其他各國都互相同意不再添造這種巡艦。

「友誼的討論」當即成立。英海軍部代表團由海軍參謀次長坎寧漢中將（Cunningham）和海軍設計科主任鄧克活特上尉（Danckwerts）率領，馬上飛赴柏林。據官方公報，此次討論，「進行情形極爲融洽」。可是這次討論不過是曇花一現。看那情景似乎祇是略爲「交換意見」，英國代表團第二天即重返英倫——等候德國遞送列明德政府最後決定的牒文。

英國方面深覺德國雖未破壞協定的條文，但已破壞英、德海軍協定的精神。這種普遍的觀

念，經由「觀察報」於正月二十二日予以表出——這剛是德方對「友誼的討論」所提復牒送達倫敦的第二日。「觀察報」這樣說：

「星期四日在柏林公布說明新萬噸巡艦「西德列資」號 (Ogyllis) 將架設八吋徑砲的官方布告，正是一種明顯的預兆。一九三五年海軍協定的重要性在乎「巡艦休假」和它那善意的表現。德國雖然守着條約的明文，但實際上它已經撕毀了這次的條約。在明與，九月三十日，希特勒和張伯倫簽訂一項著名的公文，括載當時成立的協定和英、德海軍協定作為一種和平目標的象徵。但四個月之內，德國却推翻了海軍條約，偷偷的搶過我們的頭。」

「觀察報」把「巡艦休假」歸咎英、德協定確是有點淆混，不過它的用語，無論如何，已反映出大部分的英國民意，要想在普通標準上來和獨裁者交易是絕無用處的觀念已漸見發展。這種觀念似乎爲了義大利的突然用外交和新聞的方式攻擊法國，要求割讓突尼斯 (Tunis) 科西加 (Corse) 和尼斯 (Nice) 而愈覺堅定。所謂要維持和平及恢復正常秩序，各民主國必須先有充分的實力，使到極權國曉得侵略的嘗試是太危險，於是便不敢妄動。這原是一種切實的情形，到現在更愈覺明朗。

好像要證實極權國的侵略目的是不可以了解似的，義大利更於一九三九年復活節開始佔領

阿爾巴尼亞。

第二部 戰艦與戰略

第六章 英美兩國的海軍

由是世界各國已被迫逐漸放棄其所懷抱的理想而承認軍事的威力已再度成爲唯一的標準。自有歷史以來，所有強國都是海軍國家。要是把列強的海軍實力及海軍建艦計劃來和她們的「強大性」比較，自可表明這種情形在今日亦一如前此那麼真確。假如說海軍的力量是一把尺，用以量度列強的長短的話，實在不見得是過分。

說什麼空軍的威力足以作致命的一擊！這種紙上的議論固屬多得很，而口頭發揮這種言論的更屬不勝枚舉。假如完全接納所謂空軍具有致命一擊的威力底主義的話，則其他各種軍備是顯然無設置之必要了。但是世界多數的國家却仍舊在增加它們的陸上軍力，而各海軍強國亦正拼命的增強它們的艦隊實力。在這兩方面，德國的努力都是特別顯著的。照這樣看，所謂空際致命一擊的主義似乎未有一國是實實在在承認的，德國當然更不在話下——它的空軍實力雖然久已給予歐洲，甚至美國，一根芒刺。

「和平的期望」之必須靠軍備的相對實力來決定固是不容否認——主要的是在海軍的軍備。海軍軍備的競爭經已常常成爲戰爭的前奏。這點或者因爲海軍的軍備需要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富源去準備，因此這一方面的競爭實比其他軍備的競爭具有較易觸怒的趨勢。

英帝國依然擁有全世界最強大之海軍威力。若就噸量和砲數而論，無疑的，這是事實，雖然此外尚有許多造成的因素令人未可同意於邱吉爾最近所發表「英國海軍現時比從前更強」的一項聲明。它實在的較前強大固屬毫無疑義；但若顧慮到大戰後因為艦數銳減而遭受的損失，加上它的義務增重的威脅，則自然要說它較前脆弱了——或說是在恢復軍備計劃尚未實施以前是較為脆弱了。

我們現在差不多是從二十年來的矛盾觀念中醒悟過來，曉得主力艦在今日之成為艦隊的主幹和海上威力最後的仲裁者，依舊和從前一樣。

目前英帝國擁有主力艦十五艘。但這點早已成爲「虛名」，現在仍舊如是。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所造成那項不經濟的戰鬥艦建艦「休假」使到大不列顛有捨却正常逐漸補充的方法，而實行以浩大的金錢把原有的主力艦重修和現代化之必要。

試把英國「伊利沙伯王后」級的戰鬥艦來作一個例證。這些艦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間完成的。最初建造的價值是二百五十萬鎊至三百萬鎊不等。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三年間，這些艦全都加以極度的現代化。每艦費去大約一百萬鎊。在一九三四年中進一步的現代化，差不多是全部艦隊改建的計劃，於以開始。「伐里安特」號 (Valiant) 的重建約計化了二，八四二，七二二鎊，同時「伊利沙伯王后」號的改裝似乎更糜費得多了。戰鬥巡洋艦「榮譽」號 (Renown) 的重建也費了三，〇八八，〇〇八鎊（這個數目是截至當年年底計算）。但該艦全部翻新之後

其總值却是三，一一七，二〇四鎊。

至於「和斯拜特」號(Warship)最初建造不過用了二，五二四，一四八鎊，但後來重建和現代化却用去三，三六二，〇〇〇鎊。我們承認今日建造一艘主力艦的價值決不能在六百萬鎊以下，但建艦「休假」的期限告滿之後，新艦仍須要建造的，所以這些現代化的建造費的確是多餘的負擔。如要避免這種糜費，祇有一個方法——在一九三六年前全世界實行裁軍，但是這種理想永遠不會實現的。

除了一切關於改裝主力艦的財政問題不計外，每一艘戰艦爲着要大規模改裝以期雖屬陳舊仍能成爲有效起見，必須入塢三年或三年以上，——差不多等於在今日復軍神速之下建造新艦一艘所需要的時間一樣。

自從建艦「休假」實行之後，不列顛的主力艦便輪迴接踵的入塢實行現代化。因此自一九三〇年以還，英帝國的十五艘主力艦沒有一個時期是全部服役的。差不多在那整個期內總有三艦進行擴大修改的，由是可以運用的艦隊便減爲十二艘主力艦。這種情形現在仍舊存在，並將繼續到一九四〇年爲止。到那時情形便會迅速改變，因爲新戰艦便會加入服役而舊艦的改建亦將全部完成。但無論如何，英帝國有效的主力艦實力必須以十二艘計算——包括戰艦十艘和戰艦巡洋艦兩艘。

在巡洋艦方面，英國的實力仍然是很弱，但這種形勢刻在恢復軍備之計劃下已迅速改善。

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限制建艦之法——加以後來其他各國擴大巡洋艦的體積——卻把英國現代巡洋艦的實力從紙上數字的五十艘減為實際數字的三十五艘。

一九三七年正月一日，即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期滿之翌日，和英海軍恢復軍備計劃準備開始之時，英帝國一共擁有現代巡洋艦三十五艘。這個數目剛好等於澤力科勳爵和卑替勳爵所稱為維持帝國防務及其海洋商務航綫「不可再減的最低限額」之半數。從那時起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官方發表艦隊實力之報告期間，英海軍完成了九艘新巡洋艦。然而這一點未能表示英國巡艦實力之增加，因為在那個時期中在大戰時設計的巡洋艦又有五艘超過了最高年齡的限額，依照各國所公認的標準，它們已成陳廢。這五艘巡艦當中有三艘是屬於「D」級，兩艘是屬於「卡來兒」(Carlisle)級——全是一九一八年開始建造的，——還有澳洲的一艘巡洋艦「阿德雷德」號(Adelaide)是先一年興築的。

照這樣算，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英帝國在現代巡洋艦方面的實力總數是三十九艘。不過巡洋艦的情況在以後數年間可望迅速改善，因為現時英國巡洋艦在建造中的不下二十一艘，此外還有四艘亦經本年預算批准建造。四年後英國海軍的巡洋艦實力將達到六十艘現代化艦——連同四年內若干舊艦將超過年齡限制一點預算在內。英帝國在一九三六年倫敦海軍會議時所採用之巡艦實力標準是現代艦六十艘和超過年限的十艘。

目前英帝國艦隊裏面有二十一艘超過年限的巡洋艦。其中大部份，無論如何，是不能列為

有效用的巡洋艦。它們都是小艦而且軍械單薄，更兼多年重役的影響，速度也慢了。它們當然不是現代巡洋艦的敵手。實際上，它們多半是指定改作保護艦和特別防空艦。

歐戰的時候，到處都喊着多造驅逐艦。當時所謂保護商務航運以對付德國之無限制潛艇戰術的護航制度，若非美國加入戰團供給大量的護航驅逐艦的話，則斷無實現之可能。已故英艦隊總司令澤力科勳爵曾經把這點紀錄在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他告訴戰時內閣，當時驅逐艦求過於供者達九十艘之多。可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簽訂停戰協定時英國作戰的艦隊中不下四百三十三艘驅逐艦和九十四艘魚雷艇。此外還有三十四艘美國驅逐艦參加作戰，同時美國艦隊中更有其他艦艇擔任大西洋護航的責任。

大量驅逐艦的需要，即在承平時代亦已見之。一九三五年地中海危機發生之際，地中海方面對於驅逐艦的需要亟增，祇得抽調本國艦隊中之驅逐艦以資應付。結果，本國艦隊的驅逐艦實力祇剩了一艘陳廢並已改充航空母艦底殼船的舊艦——這種情況要繼續到歐戰時的舊驅逐艦可以改成非常時期艦隊為止。就是這個弱點的表现，使到英國政府實施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的「雲梯款項」來挽回四萬噸舊驅逐艦之被廢棄。

我們如果把世界大戰時驅逐艦的需要和目前英帝國驅逐艦的實力來比較一下，自然不能不感覺到美國在驅逐艦方面委實薄弱得很。一九三九年四月英國海軍現役的祇有一百零五艘現代的驅逐艦。現在還有二十九艘在建造中，同時並有十六艘業經一九三九年二月發表的「關係防

務報告」批准建造。此外更有七十二艘舊驅逐艦。這些舊艦多少總已殘破，沒有一艘能够希望足以匹敵別國猛烈的新式驅逐艦。實際上有三十六艘已經指定改裝護航的保護艦——這種改裝要減低它的速率和撤除魚雷管。

至如驅逐艦的潛在任務，更不能說是減少。反之，無寧說是增加了。驅逐艦是海軍裏面「包辦一切雜役的女僕」。它要保護整個艦隊，不讓敵方的潛艇來襲擊，又要將敵方的驅逐艦擊退，同時更要助成本國的魚雷艇來進攻敵艦。她要巡邏航路和海面區域，保護護航艦，執行偵察職責和獵擊敵方的潛水艇。

驅逐艦是潛水艇的大敵，近年來除了英國而外，差不多各國的潛艇隊都大事增加——目前還是不斷的添置。

世界大戰爆發之始，德國大約僅得四十隻潛艇。然而到了一九一七年秋季，她現役的艦隊裏面已經擁有海底艦艇一百七十五艘以上，還有二百艘以上在進行建造中的。今日德國現役艦隊中大約有七十隻潛艇，還有許多尚在建造中，一九三八年年底，她聲明想把她的潛艇隊增加一倍。若說戰事發生後德國建造潛艇的速率及不上上次大戰的話，那未免太不高明。加以德國不一定是孤獨無援的。羅馬——柏林——東京的「三角關係」或許僅是一種口頭的政治虛文——有不過照過去的事實而論，似乎不像這麼虛偽。義大利現役的潛水艇有一百隻以上，日本也最少六十隻。兩國更有大批潛艇正在建造中。

在另一方面的情形，却有着自一九一八年以來防禦潛艇的發展已有極大進步的事實。當賀爾任海軍大臣的時候他曾經切實告訴下院，說是防禦潛艇的發展已經有很大的成就，今後潛艇的威脅絕不會有比較歐洲大戰時更為恐怖的理由。這是絕對真確的，不過科學那麼進步，若果沒有相當的船艦配備最新的防禦潛艇工具，則亦等於無用——而且截至現在止，一切已經成功的進步都未能變更從來必須有多過一艘的潛艇毀滅艦來搜索一隻潛艇的事實。

所謂防禦潛艇艦隊當然是除了驅逐艦以外還包括各種的船艦。英帝國除了那三十六艘由舊驅逐艦改裝充任護航工作而外，還有現代化的護送艦三十二艘，最新式巡邏艦六艘，和若干具有防禦潛艇設備的掃雷艦及其他各種艦艇。過去三年間，被英當局徵收改作軍用船艇的漁船不下四十四隻。無論如何，不列顛的防禦潛艇艦隊的總數和遇到戰事發生時得由當局征用的各種艦艇合計起來，比諸一九一八年時擔任防禦潛艇工作和保護商業的三千八百一十艘船艦的數目實在遜色得多了。

英海軍部之不滿意此種情形，可以從本年度海軍建艦計劃表現出來。本年度的計劃批准建造兩隊驅逐艦；兩艘普通一類的護送艦；和二十艘新式輕快的護送艦。英海軍部去年的建艦計劃並沒有打算建造任何驅逐艦和護送艦。

英國艦隊中或者是以潛水艇為最強大。這並不是因為她的潛艇數目衆多。正確的實力不過是五十六艘潛艇，其中有十二艘已呈陳舊不堪用；但同時亦有十七艘新的在建造中。無寧說英

國潛艇地位的穩固完全在於英國對於潛艇的需要實遠較其他各種軍艦爲少的一點事實。英帝國的海軍戰略絕不準備利用大量的潛水艇——這點事實可從英國迭次建議藉國際的協定把這一類兵艦澈底廢棄的態度反映出來。英國海軍裏有一個部門的實力已經迅速大爲增長而且現在仍舊不斷在增長的，就是海軍航空隊。這種實力的增加，並非完全由於恢復軍備的計劃所致。

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六年，海軍航空隊是由海空兩部共管的。這樣因爲無所專屬，便在兩主之間廢然不振。不論是管理上，人才上或材料上都及不上別國海軍的航空隊。一九三五年地中海危機發生之際，英海軍航空隊的戰機飛行員都是駕着陳舊的飛機，休想能够截擊或驅逐敵方的快捷轟炸機。最壞的是在兩部共管的制度之下，一切發展和擴充的計劃業已證明是絕對不可能的。

於是管理和操縱海軍航空隊的全權便交由海軍部單獨負責。一個補充、發展和擴大的計劃便馬上開始，這種計劃更因恢復軍備的計劃實施而愈加迅速進行。海軍航空隊早已接收了若干處近岸飛行場以作練習之用。她更徵募了一大批軍官和人員；那些廢舊的飛機亦都迅速換過最新和最有效的材料。

直至最近全英帝國的艦隊中僅有航空母艦六艘和水機母艦一艘。這個數目實在已經對英國海軍航空隊的實力給予一種誇大的觀念了。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艦僅可以適合練習之用。祇有一艘是實實在在設計建成航空母艦的。至於「哈姆斯」號（Hermes）是一艘小型的航空母艦，卻

還算得成功的母艦，其餘，有一艘原來建造時是智利海軍的一艘戰鬪艦；其他三艦則在歐戰時以「超等巡洋艦」開始服務。英國的航空母艦沒有一艘能够像美利堅合衆國的新式航空母艦裝載得那麼多的飛機。

然而一九三五年英國海軍部卒於開始建造一艘新的航空母艦。這艘艦——「皇家方舟」號（Ark Royal）——現在已經參加服務。她大約可以裝載七十架飛機，而且比較英國其他的航空母艦有極大的改進。現時正在進行中的英國海軍航空隊的大擴充已由一點事實表現出來，這點事實就是一俟那指定爲一九三九年度海軍建艦計劃一部分的航空母艦批准興建時，英國將有六艘二萬三千噸航空母艦在英國開始建造。這個數目要比全世界各國建造中的航空母艦總數還要大。

綜合起來，英國的主力艦如果計算到她所負擔的廣大義務，則並不算得是強大。在巡洋艦方面她是薄弱的，雖然形勢已經急速的改善。爲保護航海貿易計，她的驅逐艦和防禦潛艇艦隊也是單薄；但她卻以潛艇稱強；同時她的空軍的發展和擴充是那麼迅速，大概不久便可以和合衆國的海軍就執世界之牛耳了。

美國的海軍不能說是在主力艦方面過分的強大。目前她一若英帝國，也擁有十五艘之多。但是其中一艘——「阿肯薩斯」號（Arkansas）——是遠在一九一二年完成的，同時還有六艘是歐戰爆發前設計興建的。不錯，美國艦隊裏面有三艘架設十六吋徑重砲的主力艦，而英國僅

得兩艘。但美國的三艘主力艦卻先過英國的兩艘設計和興建。

美國，正如英國一樣，曾經費了不少的金錢來把許多主力艦實行現代化，可是美國對於戰艦的重建和現代化卻沒有英國來得澈底。在這種情形之下，以及日本海軍競爭的威脅之復熾，美國之盡其極大的努力增加戰艦艦隊的實力固不足為奇。

第一艘新式的美國戰艦——「北加羅來納」號(North Carolina)——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紐約海軍船塢着手建造的。該艦之開始建造，差不多是在建艦「休假」滿期和英國最初兩艘新戰艦「喬治五世」號及「英太子」號興建後十個月才進行的。美國新戰艦之所延遲開始建造，完全是爲了工人的糾紛，材料運送之耽誤，和須先把裝船架嚴密改修所致。這麼一來，亦未嘗不是美國之福，因爲她可以就此先行靜觀日本之動作，毋須自己急急的去設計新艦的建造。結果決定所有美國的新主力艦均架設十六吋徑的重砲，而英國的新主力艦裏卻有五艘祇裝十四吋徑的重砲。

到了一九三八年年底，美國海軍部已經下令添造六艘新主力艦。這六艘新艦的名稱是「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華盛頓」，「阿拉巴馬」(Alabama)，「印第安納」(Indiana)，「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和「南達科他」(South Dakota)，她們一體裝架十六吋徑重砲九門，五吋徑砲十二門和五吋徑高射砲八門。

美國的海軍和英國的不同，她的主要巡艦實力並不在那些配備六吋徑砲的巡洋艦而在那些

威力更大的八吋徑砲巡洋艦。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海軍條約決定了，最大的巡洋艦不得超過一萬噸，砲徑以八吋爲限。美國之喜歡這種巡洋艦，加上英國之希望多造一些較小的巡洋艦，於是便造成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美國可以建造十八艘較大的和較猛烈的巡洋艦，英國則祇造十五艘。可是美國並未立即實行享受建造此種巡洋艦的權利。事實上，華盛頓條約簽訂了四年，她還沒有開始建造一艘巡洋艦。就是四年之後，她仍舊未見怎樣努力從事建造。直至一九二八年之前，她每年建造巡艦尙未能超過一艘以上。

到了一九二八年之後，雖然一九二九年曾經有過一個停頓的時期，美國巡艦的建造卒於開始進行。迨一九三一年已經有十五艘架設八吋徑砲的巡洋艦着手建造。當時美國的意見原擬暫時不實施多造三艘的權利。但後來因爲日本的行動，卒使美國變更初意。一九三三年全世界都曉得日本因爲條約禁止它再建八吋徑砲的重巡洋艦，於是便改建「最上」號級的重巡洋艦，而配以六·一吋徑的大砲。美國當卽予以答復，進行籌備趕建條約上特別准她添造的額外三艦。一九三三年「琴稷」號(Quincy)着手興建，而同級的「焚森滋」(Vincennes)和「尉契塔」(Wichita)兩號也在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先後動工。

日本的大造巡艦，加上日本之不願任由國際協定所產生的限制海軍制度在適應美國的條件之下繼續實施一點事實，均對美國添造六吋徑砲巡艦一舉具有極大的影響。

十四年來，美國未嘗造過一艘軍械配備較輕的巡艦。整個美國艦隊的實力裏面包括十艘

「俄馬哈」號(O'haia)級的巡洋艦，這一類巡艦是裝配着雄厚的軍備——主要砲是各艦不同，但都在十門及十二門六吋徑砲之間。不過她們多少要算是上次大戰所規定建艦程序底未完手續吧。實際上的確有兩艘是在停戰協定宣佈前着手建造的。但她們的建造是很遲鈍，所以統統還沒有超過這種艦的限定最高年齡。但無論如何，她們決不能代表最現代化的巡艦設計。

可是，在一九三四年內，這正是日本「最上」號第一艘巡艦歸編服役的前一年，美國實行着手建造「回答」日本建艦計劃的第一艘新艦。那就是「塞芬那」號(Sevanah)，是一艘差不多一萬噸的重巡洋艦，設計裝配十五門六吋徑的大砲，現在服役中的已經有七艘這樣的巡艦。

不斷加重的國際緊張情形，已經引起美國方面更大建艦的努力。有九艘「塞芬那」級的巡洋艦和四艘較小而設計配備六吋徑砲的巡艦業已着手建造或已批准建造。其中有七艘已經完成。由是美國巡洋艦的總數現時共有八吋徑砲的十八艘，架設六吋徑砲的十七艘，此外還有六艘屬於後一級的尚在建造中——總算是三十五艘已經完成和五艘尚在建造中。

我們假如想到美國並不像英國負着那麼廣大而星散的海外責任的事實，便覺得她的巡洋艦隊似乎是相當強大。那大概總够擔負太平洋的防務——這裏是和美國海軍最有關係的區域——雖然牽涉的距離是十分遙遠。無論如何，美國最近已經決定除了太平洋艦隊而外，還要擁有一個大西洋艦隊，而且情形已經逐漸顯明，美國的海軍不獨成爲美國自身的防衛威力，而且在若

于成分之下還要顧全南美洲的整個大陸。美國海軍這種責任的增加當然很明顯的需要增強巡洋艦的實力。美國巡洋艦隊的實力縱或足以應付臨時的責任，但美國東向和南向政策的隨時轉變總會影響到這種實力的削減，除非能夠再度增加巡洋艦的實力。

美國海軍裏面驅逐艦的立場在若干方面頗類那架設六吋徑砲的巡洋艦。戰疲的狀態和極端孤立主義的反響更加上一點可以藉國際協定實行海軍的大規模裁軍的信念，遂使美國的建艦程序停頓了好幾年。在美國海軍的整個艦隊裏面，再沒有別一種艦能像驅逐艦所受這種影響之顯著了。

當歐戰最後兩年，聯軍因為要毀滅德國潛艇的威脅而對驅逐艦的需要是那麼迫切，於是美國便着手建造極大數量的驅逐艦。這種趕造驅逐艦的大努力並非在休戰協定簽字時便馬上宣告停止。事實上，它仍舊在自身動力的推動下繼續了一年以上。由是美國方面大部分的驅逐艦是一九一九年才開始建造，其中更有兩艘是擱至一九二〇年才着手興築的。到了一九二〇年美國的驅逐艦建造計劃便突然中止了。

一直到一九三二年——大戰後十四年內——美國簡直沒有造過一艘驅逐艦，就是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間也不過造了十一艘。當時對於這一類的艦凡是一九二一年正月着手建造的——所有美國的驅逐艦都是這時建造的——其最高的公認年限是十二年，那末既然缺乏補充的建艦，所以當時美國海軍裏面簡直是祇有舊驅逐艦。

一九三二年之後，美國曾出以極大的努力來改善這種情形，可是一九三九年二月美國發表的官方艦隊統計中仍舊很明顯的受着那一次驅逐艦建造的自動長期「休假」的影響。照這個統計，美國海軍依舊擁有大批的陳舊驅逐艦，總數不下一百六十二艘，而過後追補的建艦努力也祇能替美國海軍補充了四十七艘現代化的驅逐艦。美國現時大建驅逐艦的努力可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國着手添造不下四十二艘驅逐艦以比對英國的二十八艘一點事實見之。

鑑於美國政策對於國外糾紛的絕對中立和孤立主義，她在執行巡邏責任和保護航海貿易上所需要的驅逐艦分量似乎絕不會及得上英國那麼多。無論如何，有一點很明顯的事實，就是除非目前的驅逐艦建造計劃再作進一步的發展，否則要想獲致一個充足的數目能夠同時應付太平洋和大西洋實在是不可能的。

美國艦隊裏因為大戰後歷年遲遲不願進行建艦而受到影響的還有潛水艇一項。截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止，美國的現役潛艇實力大半是戰時設計的舊潛水艇。全美艦隊裏一共有六十七艘這種舊潛艇。它們都是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一年間着手建造的，雖然其中有些一直到一九二五年還沒有完成。介乎一九二五和一九三〇年間美國海軍僅僅完成了兩艘潛艇。甚至那時，美國潛艇的建造仍然是遲緩和間斷的。

一直到了一九三六年才顯現出海軍競爭有代替海軍限制的趨勢。同時在美國方面新潛艇亦作大規模的增加以代替她的陳舊潛艇艦隊。爲了這種努力的結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時美國艦

隊中再平添了二十艘近代的潛艇，此外還有十九艘尚在建造中。更有八艘已經批准與築。

潛水艇之於美國是很矜貴的，不僅爲着保護她那婉長的海岸線和巴拿馬運河的進口，而且更爲着海外的責任要在太平洋數百哩外設立防衛的巡邏線，以便截擊任何企圖進犯的艦隊。美國所有的大批舊潛艇能否擔任這種遠程的巡邏責任頗成疑問。加之，距離那麼遙遠更使她不得不隨時有若干不負巡邏責任的，正在開赴巡邏區或由巡邏區開回後方的，或在修理中的，或正開放艇員休息的潛艇，以便接替。因此爲着隨時要準備執行職務的原故，美國的現代潛艇實在是不夠。

美國海軍的航空隊大概可以算是全美各種實力中最強大而且最有效力的一種。那當然是全世界最偉大而且發展最速的海軍航空隊。這多半是因爲所有美國跨海的航空隊都是直轄於海軍航空隊。因此美國的海軍空軍實力不僅限於艦上的飛機，即以沿岸機場爲根據地，負責觀察，岸防及近海巡邏的陸上飛機亦歸其指揮。關於美國海軍航空隊這一個部門，近年已經漸次成爲各方情報所不能及的祕密，而且她對於飛機的製造亦有極大的發展，能够在太平洋上遠至美國海岸以外設立巡邏站，把夏威夷的珠港和阿留西安羣島的荷蘭港聯成一線。多過兩年以前，美國飛機一隊會實行結陣由聖菲亞哥飛往珠港——全程飛越太平洋超過二千五百哩。

迄今軍就航空母艦而論，除卻裝載水機的主力艦和巡洋艦不計外，美國的海軍一共擁有六艘航空母艦。內中一艘——「蘭力」號 (Langley)——現在卻已改充練習之用。其餘美國五艘

航空母艦當中最大的是「勒星頓」號和「薩拉杜加」號。兩艘最初都是打算造成戰鬪巡洋艦的，但在建築中即實行改變，到一九二五年最後竣工時是三萬三千噸的航空母艦。「勒星頓」號可以裝載九十架飛機而「薩拉杜加」號則載七十五架。一九三四年美國海軍部再完成了一艘較小的航空母艦。那就是「流寇」號，祇有一萬四千五百噸，但卻可以裝載七十五架飛機。四年後新母艦「約克城」(York Town)和「安陀甫拉斯」(Enterprise)兩號亦相繼完成。這兩艘新艦的排水量都是剛在二萬噸以下，但每艘都能容一百架飛機以上。現在美國正積極建造一艘名「和斯甫」號(Wasp)的新航空母艦。它的大小聽說和「流寇」號差不多，並且能載七十五架飛機。還有一艘航空母艦——「霍納」號(Hornet)——是在一九三八年度建艦計劃裏批准建造的。據稱這一艘新艦差不多要費去三千二百萬金元。

美國航空母艦的特色是裝載飛機的容量很大。它們的容量比較英國的航空母艦大得多。試舉一個例來作比較：英國新裝二萬二千噸的「皇家方舟」號祇容七十架飛機，二萬二千五百噸的「勇敢」號亦僅裝四十八架；反之，美國一萬九千九百噸的「約克城」和「安陀甫拉斯」兩號竟能容放一百架飛機以上。

鑑於最近美國因海軍和外交政策的發展而增加的義務，則美國海軍的主力艦和巡洋艦實在不能說是過分的強大。它的弱處是在驅逐艦和潛水艇，但航空隊卻非常強大。大概是爲了覺悟到最後一點事實，所以日本在一九三五年時那麼懇切的要獲取廢棄航空母艦的協定吧。

第七章 日德兩國的海軍

日本海軍的主要力量繫於它將永遠在內線活動，差不多是敵國艦隊威力所不能及的一點事實之上。

華盛頓和倫敦兩次限制海軍的條約，使到日本的海軍祇有九艘健全的主力艦，而英、美兩國則各有十五艘。日本這九艘戰艦之中包括在大戰發生前完成的有一艘，大戰期內完成的有六艘，和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完成的有兩艘。日本更可以保存一九一四年八月完成的「比叻」號戰艦，但須改爲練習艦。爲了這點責任，「比叻」號須得「解除武裝」。意思是這樣：其中一個主要砲塔要撤去，裝甲瞭望台也得拆毀；艦身裝甲要剝去，所有魚雷管亦要撤銷，它的速率減爲每小時行十八海里。

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倫敦海軍條約剛告期滿，日本馬上便開始重建被條約指定「解除武裝」的「比叻」艦，使其可以重復成爲作戰艦隊的一員。由是日本在海軍競爭的怒潮中平添一艦。事實上它的主力艦已是超出海軍限制的比例所額定的九艦而達到十艘了。

營建艦「休假」期間，日本也仿效英國的辦法，實行作大規模的把全部軍艦改裝現代化。這種計劃現在仍然進行中。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間，日本「金剛」級的四艘主力艦（包括「比

「叙」號在內，直至一九三〇年然後「解除武裝」也都充分的改建。此外，「金剛」號本身在一九三五至三七年間實行全部重建，出塢的時候，簡直是一艘新艦。「扶桑」級的兩艦——「扶桑」和「山城」——由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經過徹底的現代化和重建。同級的「伊勢」號則在一九三八年完成它的重建，同時聞說該級的第四艘「日向」(Hiryu)號亦已迅速進行。一九三四及一九三六年間日本最新的兩艘主力艦——「長門」和「陸奧」兩號——也經過大規模的重建和現代化。這種改裝重建，不僅是增加各艦的防衛力，並且增加了各砲的射擊高度和遠程，同時更添置汽鍋，使各艦的速度增加。

於是，日本海軍的十艘主力艦中有九艘業已經過現代化，其餘第十艘亦已在進行中。除了「長門」和「陸奧」而外，所有日本主力艦的重砲均以十四吋為限。「陸奧」和「長門」則裝配十六吋徑的重砲。日本各軍艦所設置的次等武器比諸其他各國的軍艦擴大得多。例如「長門」號所配備的五·五吋小砲共二十門，美國同等戰艦則祇配十二門五吋徑的小砲，英國的同等戰艦亦僅裝置六吋徑砲十二門。

這種盡量在每一艘戰艦之上安置砲火的趨勢，已成爲日本海軍的普通政策。若干艦確已因爲裝砲過多而影響到全艦的穩固爲之削弱，弄到變成不良的海艦。近年來日本海軍會因這點原故發生了一次可怖的意外事件。然而日本的兵艦通常祇是那些小型艦才因爲裝砲過多而削弱了穩固性。至如多數主力艦則絕無不穩健的情形；雖然其中有些因爲艦橋的構造是那麼龐大如塔

的也的確有些不穩健的表現。

日本戰鬪艦隊最超卓之點是平均大部分軍艦的速率都超乎其他各國軍艦之上。尤其是把日、美兩國戰鬪艦隊單獨比較時，這一點更爲顯著。美國戰鬪艦中最快的亦不能超過二十一海里，而其中有許多經最近開盡速率試驗仍不能超過二十海里。反過來說，日本海軍方面最慢的也有二十二海里半，而多數卻可以走二十三海里。最近「陸奧」和「長門」的改建，更把它的速率由二十三海里提高到二十六海里。

在巡洋艦方面，日本有着一個極平衡的實力，現代化而裝配八吋徑砲的共十二艘，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完成的。此外，還有未超過年限而架設五·五吋或六·一吋徑砲的共十三艘。可充後備的還有七艘架設五·五吋徑砲而超過年限的舊巡洋艦。同時在日本尙未實施現時的祕密造艦程序之前，已經有兩艘架設六·一吋徑砲的偉大巡洋艦在興築之列。此外更有輕巡洋艦「夕張」(Yubari)號於一九二三年完成；并有五艘砲徑八吋的極老巡洋艦和一艘砲徑六吋的極老巡洋艦，現在已經列入海岸防禦艦之內。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前日本政策和性情的突然轉變卻從它的巡洋艦反映出來。除了切實與英條約所許予它建造的十二艘架設八吋徑砲的重巡洋艦而外，日本海軍自歐戰以還，十數年來都是銳意於興築排水量五千噸和裝配五·五吋徑砲的小型巡洋艦。迨一九三一年，猝然的來了一度劇變，日本開始造八千五百噸架設六·一吋徑砲十五門的巡洋艦——那是

全世界同一類巡洋艦中威力最大的，這就是「最上」號級的巡洋艦。由這種艦便產生巡艦體積和威力的競爭，同時目前海軍競爭的那種海軍對敵底精神亦可從這裏尋求出來。

日本對於側重砲的敷設而影響艦的穩固之傾向，亦在「最上」級的巡洋艦表現出來。該級的最先兩艘雖然依照協定日期交貨，但實際上還要經過一年之後才正式加入艦隊服役。延宕的原故是因為在試航中所得的經驗覺得有大事修改的必要。同級第二對新艦是在建築期內延擱，以便將原來的設計混以新的改變。以後同級的第五和第六艦的軍備都從十五門六·一吋徑砲減至十二門，使得上層重量減輕。我們簡直可以斷定這一類的巡艦所經驗一切重大的煩惱，完全係因裝砲過多和上層過重而變成欠缺穩固所致。

自歐戰後，日本已經很努力的建造驅逐艦，結果它的海軍現在已經有了不少快捷的新式驅逐艦隊。實際上現役的有現代化的驅逐艦七十一艘與新式的魚雷快艇十八隻。在這個數目之上，更要加上超過公認年齡的驅逐艦十六艘和魚雷艇二十隻。根據最後所得的情報，日本有十艘驅逐艦已在建造中，聞說都是二千噸的。

奇怪得很，大多數日本驅逐艦的速率都比英、美的驅逐艦慢兩海里。但反過來說，不得不注意它們的武器設備是較為雄厚。日本所造的一千七百噸驅逐艦例都架設六門五吋徑的砲和九個魚雷管，而普通英國的新式驅逐艦則裝配四門四·七吋徑的砲和十個魚雷管。但英國驅逐艦的排水量卻約略較少三百噸。最新的美國驅逐艦，在裝砲的數量上或許沒有日本的那麼多，

但是它們卻另具一個遠較猛烈的魚雷武器，就「加拉文」(Gaven)級而論，不下十六條二十吋長的魚雷管。

日本的潛水艇實力，總計現役的共五十九隻。據她正式公報的是有兩隻在建造中，但實際上最低限度有十隻已經興工。歸編的潛艇中，有四十隻是新式的，十九隻是超過十三年——這是公認潛水艇的最高年齡。

這個潛艇數目，好像足以應付日本防禦上的需要，因為伸展到南面和太平洋以外的島嶼屏障，都是天然的根據地，而且分佈得那麼適宜，足使潛艇出入於勢必設置的巡哨線之間的祇有一段極為狹小的程途。但看日本此次對華作戰的充分使用飛機——雖然日本的飛機不需要應付怎樣有力的對手——似乎可以證明前此人們說日本人不能練成機師是不確的。無論如何，日本已經並且繼續進行增加海軍航空隊的役務。

日本海軍現在共有五艘航空母艦，其中兩艘，「加賀」和「赤城」，原始是打算造成戰鬥艦的，但興工時卻改成航空母艦。它們的排水量差不多是二萬七千噸，但它們所載的飛機卻是有限。據說每艘大概可以裝載五十至六十架飛機，但正常載列不過三十架之譜罷了。此點似乎看出它們對於處理飛機的設備和安排尚未完全滿意。

除了這兩艦而外，日本海軍喜歡小型航空母艦的程度是較別國的海軍為大。七千五百噸的「鳳翔」號是一九二二年完成的，可載飛機二十六架；七千一百噸的「龍驤」號是一九三三年

完成的，可載飛機二十四架；還有超過一萬噸的「蒼龍」號，可載飛機三十至四十架。和「蒼龍」號同級的姊妹艦還有兩艘在建策中。多數日本新航空母艦都具有美妙的線型，以便獲得必要的速率。合上美妙的線型和高層甲板所造成的重量與乎它的特別構造，自然的影響到這一類母艦的鞏固性，而使它們在太平洋的波濤上受到極大的動盪。差不多消滅了它們在惡劣空氣之中充作浮動機場的可能性。但這種困難自經裝置大型的回漩安定機之後已經完全克服。

日本海軍航空軍備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喜用水機母艦——其他各國對於這一種艦是不大注意的。日本艦隊中現在有三艘水機母艦，其中兩艘是由運油船改裝的。此外還有兩艘九千噸的水機母艦業已開始建造。

人們祇要想到在太平洋上的島嶼，不論是屬於日本所有的或為日本代管治的，天然連成無數可能的機場，而且特別適合於日本國防的那一點事實，便自然會對日本之拼命建造航空母艦感覺到有點詫異。況且日本曾經聲明亟欲把航空母艦廢棄。日本海軍航空隊在本身說雖然并不算得是怎樣有力，但就它的防禦需要而論，似乎是相當充實了。

自一九三六年正月十四日，日本代表團退出倫敦海軍會議起，日本即已把一切關係其海軍的問題，嚴守祕密。因此之故，關於日本為爭取對英、美海軍均勢的奮鬥，究竟做到什麼程度，實力上增加了多少，已是再無正確說明之可能。

不過日本之趕造排水量超過三萬五千噸的主力艦和計劃配置十六吋徑的重砲一點，確屬事

實。聽說這些艦——最低限度有四艘，快要開始建造的主力艦——將會超過四萬噸。但對這個消息尙無確切的證明。實際上，近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初，英海軍部次長在衆院答復質問時，尙說未接到關於此類的情報。但同時英、美兩國之決定增加新主力艦的體積以應付日本的新建戰艦亦絕非等閒出之。我覺得大可公允的斷定英、美兩國政府靠着所有祕密的情報來源，多少總得一些近乎「情報」的消息。

同時更有一個消息，說是日本正在興建一種新式的小型快捷戰鬪巡洋艦——它的款式剛好介乎德國的「袖珍戰鬪艦」和法國「鄧克古」(Dunkerque)級的戰鬪巡洋艦之間。假如這個消息是真的話，那末另外一種重大的戰術和戰略問題必將因是而產生。

有一件舉世皆知的事，就是因爲這次中、日戰爭的場面大部份屬於水陸并行的性質，遂引起日本進行建造一種特別軍隊運輸艦，這種艦同時更可以裝運登陸小汽艇，準備在開放的海岸迅速運上多數的部隊。這點事實，更加上此次侵略中國所加諸日本的經濟壓力，使人聯想到她的全部資源確能用在正常建艦一途的實在比較少了。但無論如何，要是真的接受這個理論而輕算了日本的實力則同樣是很危險的。

今日所有各國海軍之中，要算德國的海軍最惹人注意。在國社黨政權統治之下，開始成爲國家主義的德國，差不多是從零點着手，而那時的她，更沒有所謂中心來建造建艦的依據。可是德國在海軍的恢復軍備範圍內已經創成驚人的偉績。不論你怎樣反對她所造的方法和鄙惡其結

果，你得承認德國對於設計和建造軍艦的方法從來是最有效的。

震動全世界的第一艘德艦是「袖珍戰艦」，這一種艦正是在凡爾賽條約的跛足限制之下建造的。它具有當時其他各國海軍建築師所認為不可能的速率和戰鬥力。此類戰艦的第一艘是一九三三年四月完成加入艦隊服役的。三年內再添了兩艘，差不多是同樣的。自是德國便擁有一個輕快而且同類的——從砲力的觀點說——小艦隊，可以從根據地作遠程的作戰。並足使其海軍強國感受不安，因為這種艦具有超過現存戰艦的速率和超過巡洋艦的砲力。

德國絕不遲疑地運用一九三五年英、德海軍協定所賦予她較大的建艦自由。一九三八年五月，已經完成而且加入服役的有「香霍斯特」號（Scharnhorst）——而它的姊妹艦「尼斯納」號也在數月後跟着完成。同時德國更開始建造比這兩艘還要大的主力艦。公意決定排水量最高額三萬五千噸的第一艘主力艦是一九三六年在巴羅姆霍斯公司的漢堡船塢（Hamburg Yard of Blohm and Voss）興築。該艦於一九三九年二月由希特勒親臨主持舉行下水禮，並改名「卑斯麥」號。第二艘大小相類的主力艦亦於一九三七年初在威廉港（Wilhelms Haven）興工，改名「替爾匹次」號，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水。第三艘在一九三八年建於基爾（Kiel）；並聽說第四艘亦已下令設計，大概亦已興工了。

最初兩艦是三萬五千噸，配置十五吋徑重砲八門，五·九吋徑砲十二門。換句話說，它們的大小和砲火的威力將與歐洲所建的主力艦相等，例外的祇有義大利的新戰艦和英國的一九

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度計劃興建的戰艦。後者的第一艘差不多到一九三九年才興工。德國的第三和第四艦是四萬噸。

巡洋艦方面，德國的擴充是一樣的敏捷，結果她已經有了一個強有力的同類小艦隊，計共六艘中等的巡洋艦，並且開始建造四艘略為大些的巡洋艦。同時她更有一隊五艘架設八吋徑砲的重巡洋艦，其中為首的兩艘經已快要竣工。

戰後德國所建的第一艘巡洋艦是五千四百噸的「恩頓」號 (Emden)，裝有五·九吋徑砲八門。這艘艦是一九二五年完成的，而且因為現時德國海軍的擴充是那麼神速，它現在已經擴充練習之用，雖然該艦的本身在艦隊中仍屬極有效力的分子。一九二九年間，完成三艘較大的巡洋艦「公尼格斯堡」號 (Königsberg)，「克爾斯魯希」號 (Karlsruhe)，和「古爾恩」號 (Köln)；每艘六千噸裝五·九吋徑砲九門。這種艦非常的成功，德國海軍當局亦顯然是很喜歡這種艦，因為它繼續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五年先後再照這種款式完成「來比錫」 (Leipzig)，「努連堡」 (Nürnberg) 兩艘。即自一九三五年德、英海約訂立之後，這種艦亦無多大的變更，因為德國興建的新式巡洋艦都是七千噸而裝配五·九吋徑砲的。這種新艦有兩艘是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興工，同時另有兩艘是一九三九年初開始建造。

一自德、英海軍協定成立——容許德國建造五艘裝置八吋徑砲的巡洋艦——德國即已開始建造兩艦，排水量是一萬噸，配八吋徑砲八門，它們的艦名是「布魯輒」 (Blücher) 號和「喜巴

大將] (Admiral Haper) 號。翌年，一九三六年，同級的第三艦「尤金王子」(Prinz Eugen) 號也跟着動工。追溯歷史上唯一兩位姓布魯輒的大將也未嘗沒有一點興趣，一位是滑鐵鎚之役錯過了時刻的，一位則由德國投降到俄羅斯軍隊裏去。

一九三六年德國再設計多造兩艘大號巡洋艦。本來聽說這兩艘要裝三個砲塔，架設五·九吋徑砲十二門。因為德、英海軍協定平行的還有一種「君子協定」，在這種協定之下，德國鑑於其他各海軍強國均已放棄建造大型巡洋艦，所以她也答應不再建造多過三艘的八吋徑砲巡洋艦。但是，到了一九三八年年底，當德國宣佈決心建造絕大多數的潛水艇時，更附帶表明該兩艘新建巡洋艦將由五·九吋徑砲改為八吋徑砲。因此，到一九四〇年時德國除了輕巡洋艦隊外，更擁有五艘砲徑八吋的一萬噸巡洋艦。

德國海軍的驅逐艦和魚雷艇實力，整個來說，剛如一般業已檢查過德國海軍其他各部實力以後的期望一樣。那就是，歐戰結束後經過好多年，德國祇建造了幾隻小小的魚雷艇。雖然這些魚雷艇可以在根據地附近監視相當遼闊的區域，它們仍舊不適宜於負責出海巡邏的岸防工作。至於德國戰時的魚雷艇，到現在還有四艘服役，每艘都是七百六十噸。此外更有八隻舊魚雷艇現在改充駁艇和擔任其他各種職務。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德國開始建造十二隻魚雷艇，每隻的排水量是八百噸，架砲三門，魚雷管六條。到現在祇餘一隻尚在魚雷艇公認年齡之下的。

以後跟着有八個年頭德國絕不建造魚雷艇和驅逐艦。一九三五年來了德國海軍的復興，成爲一個堅強的實力；而代替凡爾賽條約裁軍條款的德、英海軍協定也於此時成立。德國再度開始想創造一個海洋艦隊。一個戰鬪艦隊已經計劃完成。但因戰鬪艦隊須有規模及威力一如海軍敵國所具有的驅逐艦來輔助，於是德國便實行建造軍備充實的大驅逐艦。

這種艦已在服役中的共有二十二艘，另有八艘在建造中。從大小方面說，它們可分作兩種。一種的排水量是一六二五噸，另一種是一八一噸；這兩種都裝設一樣的軍備，計有五吋徑砲五門，小高射砲四門，魚雷管八條。兩種的速率都是三十六海里。

德國之突然躬身於競造猛烈海洋驅逐艦的海軍強國之間，決不是放棄建造較小的魚雷艇之謂。這無寧是一面建造驅逐艦，一面並加緊建造魚雷艇。德國現在已經有十八隻魚雷艇在建造中，另外有十二艘同一類的亦於一九三九年二月以前下令設計。所有這些魚雷艇的排水量都是六百噸，並將架設四、一吋小砲一門，小高射砲一門和魚雷管六條。

德國其他各種輕便軍艦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它有八艘保護艦。德國海軍更仿效義大利的海軍建造一批堅銳敏捷的摩托魚雷快艇。現役的已有十五艘，同時最低限度尚有十七艘在建造中。德國的海軍裏面還有一種摩托船叫做「拉姆不特」，原實就是大戰時協商國所常用的巡邏摩托小輪的變相。德國現役中一共有三十四艘，另有六艘在建造中。

蘇聯海軍裏面有很大部份的船艦都很適宜於充作佈雷艦，德國的反應就是建造大批掃雷

艦。德國現役的有二十九艘掃雷艦，同時另有三十九艘或在建造中或已經海軍部批准的。

最後四年德國建造潛艇的進展極爲宏大。業經承認的，德國藉祕密的和非法的建造潛艇，竟能在英、德海軍協定前經已飛越英國之上；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德海軍協定予以合法的承認以前，德國對於潛水艇之建造仍然不能作大規模之進行。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年底，德國竟然已有六十四艘潛艇。這個數目，若以噸位計算，卻很接近英、德海軍協定所規定德國的限量。於是德國對於潛艇噸位實行引用它的「雲梯」權利。依照此項權利，德國可以把現有的潛艇隊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德國事實上業已進行實現這種增加。

德國潛水艇一共有三種，一種是二百五十噸的小型「海岸」式；一種是越過五百噸的「海航」式；還有一種是七百五十噸的「洋航」式。德國之用「洋航」這兩個字，是值得注意的，因爲她之所以要求建造潛艇的藉口，是爲着本國北海沿岸的防禦，和特別是波羅的海的岸防。就是那種「海岸」式也未可簡單的視作海岸的防禦艦。實在德國這一種潛艇活動之廣泛，可以直達西班牙，葡萄牙和地中海的西部。

德國海軍航空隊之發軔更要比潛艇來得遲，然而它已造成很大的進步。所有德國主力艦，「袖珍戰鬪艦」，和巡洋艦（除了「恩登」外），全部裝載飛機，附設放送飛機的裝配。一九三六年設計興建兩艘排水量一九二五〇噸的航空母艦，但迄今尚未有一艘入隊服役。要注意的，這兩艘航空母艦經德國一位權威者描寫過是準備遠赴大西洋的商務航綫上工作的。

德國海軍是一種新武器。在各式軍艦，它的材料都是現代化的。而各艦的設計更是適合最新的發展。整個德國海軍裏面簡直沒有一艘軍艦是舊式的。除了說德國的海軍佔有今日全世界各國所無的優勢而外，其中更含有一種實力是很難估計的。

德國已經重返強國之行列，然而她的海外貿易雖已增長，她的海軍武備雖已迅速發展，但就字面的真義講，她仍舊不是一個海軍國。她缺少海上威力的三足機構的第三隻腳——海外根據地。因此遂發生殖民地的糾紛，而普通人必定會懷疑究竟德國對於殖民地的要求是否真的根據原料的需要。關於這點，無寧說是爲着要補救德國竭盡力量爭取的海上威力的不足吧。

正常是因爲有着多數海外的領土，而這種領土和彼此連絡的海道都具有被損害的性質，故而引起海軍的形成。但德國卻從對立的原則着手——深信強大的軍備可以強迫海外領土的割讓。

不久德國的海軍將成爲一個強銳而均衡的勢力，倚靠着一個雄偉的戰艦隊。目前使到他海軍大國焦慮的祇是德國海軍的襲擊艦隊。神速有力的襲擊艦；一個極大的潛艇隊；和——不久——無數艦上飛機；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三重的襲擊威力，而產生了戰術和保護貿易的新問題。

第八章 義法蘇三國的海軍

一九三三年之際，據可靠消息，義大利海軍部當時的意見是純然反對建造主力艦。但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義大利竟然計劃建造兩艘主力艦——「里多里奧」(Littorio)和「維多里奧」(Vittorio Veneto)兩艘。還有一層，它們更是十年來全世界「最大體積」的主力艦中——三萬五千噸——最先完成的。因此，再加以義大利因為反對國聯而引起歐洲第一次重大危機的事實，我們大可以說是義大利首先發動軍備的競爭。

不過這樣似乎對義大利有點不公平。當時義大利是被法西斯主義的新命脈和自尊心所支配。在軍械方面，再不容長處於次等地位，尤其不能讓地中海的敵國法蘭西佔了海軍的優勢。一九二九年德國開始建造第一艘「袖珍戰鬥艦」，而第二第三艘也跟着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相繼動工。法國為「答復」德國新艦的潛伏威脅亦於一九三二年與築它的戰鬥巡洋艦「鄧克古」號(Dunkerque)。德國於是再來一個威脅，添造「香羅斯特」和「尼斯諾」(Scharhorst and Gneisenau)兩艘戰鬥巡洋艦。法國亦再造第二艘「史特勒斯堡」號(Stasbourg)的戰鬥巡洋艦以資應付。至於義大利之添造主力艦，初意完全是不願給法國壓倒，結論當然仍是由於德國建艦使然。

無論如何，義大利確已「盡其限額」與築兩艘三萬五千噸砲徑十五吋的主力艦。一九三四年義大利開始建造這兩艘戰艦，便搶過倫敦海約各國的頭，因為這些國家受了條約的限制，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不許與築主力艦。由是義大利的兩艘新主力艦在本年內便可加入服役——比較英國第一艘新主力艦差不多搶先十二個月完成。義大利再復在一九三八年計劃多造兩艘戰艦。這兩艦將改爲「俺波羅」(Impero)號和「羅馬」(Roma)號，款式是和一九三四年興建的一樣。

除了這些新主力艦而外，義大利尚有四艘舊一點和細一些的戰艦。其中兩艘是遠在一九一〇年建造的，另外兩艘則建於一九一二年；但四艘都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間完成的。照普通情形而論，到現在這四艦的戰鬥能力已成疑問。但義大利卻進行大量的改建程序。四艦中有兩艘，「嘉和伯爵」號(Corte Di Cavour)和「喬里奧施沙爾」號(Giulio Cesare)從一九三三年開始改建，一九三七年完工。其他兩艘「安德里亞多里亞」號(Andrea Doria)和「喀奧杜里奧」號(Cao Duilio)也在一九三七年入塢，本年內亦可完成。

這種改建差不多把整個軍艦改裝現代的款式。它改建的程度可從形態的變更表現出來。抵禦砲擊和飛機轟炸的裝甲防衛極度增加。以前的主力砲是十三門舊式的十二吋徑砲，現在統統換了最新最有力的十門十二·六吋徑砲。各艦的機器亦都換過新的，現在每小時可以行二十七海里，以前的設計祇有二十一海里而實際上能否達到這個速率仍屬疑問。

總合這些改裝的舊艦和新艦的建造，到一九三九年底，義大利可以有一個主力艦隊，包括

裝設十五吋徑大砲的兩艘，十二·六吋徑砲的四艘。

義大利巡洋艦隊初時共有一萬噸巡洋艦七艘，各裝八吋徑砲八門。義大利已經不再添造架設這種砲的巡洋艦，而且自她簽訂一九三六年倫敦海軍條約（指定此種巡洋艦的建艦「休假」）之後，則該項條約一日有效，她一日不能建造這類巡洋艦。換句話，要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義大利的六吋徑砲巡洋艦有兩點過人之處——艦的極高速率和每艘均設計可以裝載或施放水雷的事實。這種艦一共有六艘，每對一級。各艦的排水量均在六九四一噸至七八七四噸之間。它們的速率是三十五海里或三十七海哩不等。其中兩艘裝有六吋徑砲十門，其他四艘同時裝置八門。前述的有一艘的艦名是全世界最長的，艦名是「呂資地薩和亞，都喀荻格里阿巴魯錫」號 (Luigi Di Savoia, Duca Degli Abruzzi)。

比較上述略為細一些的有六艘，就是「康都資里」號 (Contolteri) 一類。它的排水量微微超過五千噸，各裝六吋徑砲八門。最奇怪的，排水量那麼小，而能夠裝上這樣大的砲還要配備水雷而它的速率卻能達到三十七海里。

義國艦隊中還有兩艘老巡洋艦，而兩艘亦都可以敷設水雷。其一是「巴里」號 (Bari)，備嘗與替不常的經歷。它原是俄國的，建於但澤，那時是叫做「馬拉維夫阿摩斯基」號 (Mara-tyevanurski)，迨後被德國搶去，再改稱「卑廬」號 (Pillau)——在德國艦隊服役期間一直

是用這個名字，至一九二〇年被義國收編才改用今名。另一艦「他倫吐」號（Tiranto）也是德國舊艦，歐戰期間是德巡洋艦「斯特拉斯堡」號（Strassburg）。

義大利現正建造一級共十二艘輕巡洋艦。這些艦都是三三六二噸而裝設極雄厚的砲火。計五・三吋徑砲八門，小砲六門，魚雷管八條，此外還可以配備水雷，各艦速率的設計是四十一海里。

造成極高速率的能力，也是義國驅逐艦的特色之一。義國一共有四十六艘現代的驅逐艦和兩艘陳舊的驅逐艦，而新式的各艦都能造成三十八至三十九海里的速率。義國驅逐艦的排水量大都在一千噸多一點和僅超過一千六百噸之間。裝配軍械則爲四・七吋徑砲四門附魚雷管六條，及四・七吋徑砲六門附魚雷管四門不等。無論如何，義大利對於驅逐艦之設計似屬穩固，因爲刻在建造中之九艦，其排水量均爲一千六百噸，且將架設四・七吋徑砲四門及魚雷管六條。所有義國驅逐艦都適充佈雷艦。

義國海軍中，驅逐艦斷然不是她唯一的小型艦隊。在魚雷艇方面也極爲強銳，一共有四十一艘現代魚雷艇和二十八艘同類舊式而尙可應用的。各艦的大小和軍械的配備亦均大有分別，但較新式的魚雷艇，大多數約近六百五十噸裝三・九吋徑砲三門，設魚雷管四條並有施放水雷設備。

自一九三五年地中海發生危機之後，義大利的摩托魚雷艇——或如普通所謂「海上雪車」

——因而愈益顯著。當然的，義國海軍這種輕快「小型」艦是非常有力的。現役的一共四十四艘最新式的摩托魚雷艇，此外還有二十八艘在建造中。因此義國海軍裏面這種艦不僅是現役的數目要比任何一國（大概蘇聯除外）多出一倍，而且在建造中的亦比較多。

單就潛水艇而論，義大利已經成爲全世界（除了蘇聯）第一位的海軍強國。截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止，義國艦隊中現役的一共有不下九十七艘現代的潛水艇和七艘舊的。此外在建造中或已批准興築的另有十七艘。

觀於凡與義國艦隊有關係的海面幾乎全都與義國近岸機場極接近的事實，則義大利之不把建艦的氣力集中於航空母艦之建造，實屬不足爲奇。現在義國既已獲得東非洲的領土，其中有一段是屬於紅海，雖然不是完全在義國機場的飛行距離以外，但總覺離得太遠而足以影響空軍和海軍合作的效力。但這裏的海面是極爲狹窄的，若果真個想在這些海面運用整個有航空母艦的現代艦隊，恐怕因爲有戰略的限制而終竟不能活動自如。

但義大利卻有一艘水上飛機母艦——「貴雪比米拉格利亞」號（Giuseppe Miraglia）。該艦雖然有飛機發放之設備，但實際上它用來做飛機運輸艦比較做水上飛機母艦好得多。因爲它的組織完密和它的輕快艦隊的偉大力量特別適合地中海中部狹窄的海面之故，義國的海軍可以算爲極強的艦隊。除了各艦的特殊速率而外，義國艦隊尚有一點特色，就是它那龐大的佈雷力量和不平均的潛水艇實力。

新戰艦巡洋艦「鄧克古」號於一九三六年完成之前，法國艦隊中沒有一艘主力艦不是大戰爆發前兩年以上設計建造的。其中一艘「卡和伯特」號（Courbet）的確是一九一三年完成的，而它的姊妹艦「巴黎」號亦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編入正式艦隊。其他三艦，「布勒塔涅」號（Bretagne），「布羅溫斯」號（Provence）和「洛林」號（Lorraine），雖然是一九二二年興建，但直至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才先後入隊。

這五艘艦全都經過擴大的修理和大規模的改建。「卡和伯特」和「巴黎」兩號係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改建的，但這兩艦現時均被撥充練習艦。「布勒塔涅」，「布羅溫斯」和「洛林」三艦則於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五年間重建並實行現代化。各艦均配備新式十三・四吋徑大砲。可是主力艦之現代化和重建，在法國卻沒有英國那麼熱烈。所以法國的舊主力艦簡直不足以匹敵裝置同樣火器的現代主力艦。

因此，法國眼看着德國極急速的恢復海軍軍備，則其所以加緊重建她的戰艦艦隊，固亦不足為奇。新建的第一艘現代艦就是戰艦巡洋艦「鄧克古」號，在一九三二年興建，至一九三六年完成。第二艘「斯特拉斯堡」號，一九三四年開工，直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才歸隊服役。這兩艘新艦都是二萬六千五百噸，架設十三吋徑巨砲八門，另五・一吋次等砲十六門。那八門巨砲分架於兩個砲塔之內，每塔四門。軍艦之設有裝架四門重砲的砲塔實以該艦為最先。現時英

國新式戰艦「喬治五世」號一級均已設置此種砲塔。

一九三五年法國爲着答復義大利之建造三萬五千噸主力艦，也着手建造「黎塞留」號(Riche-lieu)，一九三九年正月已經下水。一九三六年，「黎塞留」號的姊妹艦「冉恩巴特」號(Jean Bart)也開始建造。同級的第三艦「克雷孟梭」號(Clemenceau)是一九三九年興工，同時第四艘定名爲「格斯科尼」號(Gasogne)的亦經批准建造。但無論如何，照法國建艦速率那麼遲鈍，恐怕這幾隻新艦不會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完成。尤其最後兩艘非到一九四一或甚而到一九四二年決無完成之可能。

但在巡洋艦方面，法國海軍的地位卻比較滿意得多了。全法國的艦隊當中，委實沒有一艘巡洋艦是超過年齡限度的。法國現役的一共有七艘重巡洋艦。排水量都是一萬噸，架設八吋徑砲八門，配備威力極大的高射砲隊，還有魚雷管六條。第一艘是一九二八年完成歸編的，最後一艘則於一九三四年竣工。此後因爲遵照一九三六年的倫敦海軍條約，所以法國便停止再造這種八吋徑砲的重巡洋艦了。

現役的法國艦隊中還有六吋徑砲的巡洋艦十一艘。排水量的差別都介乎六千噸至七千六百噸之間，而它們的武器亦分爲六·一吋徑砲八門和六吋徑砲九門兩種。這種艦中最新的若干艘加入服役之後，便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同類小艦隊。這種艦一共有六艘，即「刺格里桑尼爾」(La Galissonniere)級。它們的排水量都是七千六百噸，架設六吋徑砲九門，三·五吋徑高射

砲八門和魚雷管四條。但它們的最高速率祇能造到三十一海里，和義大利的巡洋艦比較起來，未免太慢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法國更有三艘巡洋艦在建造中或已批准建造的。它們較「刺格里桑尼爾」級略大一些，軍械設備也較為利害，並且希望比較輕快。不過要注意的，法國的巡洋艦並不像義大利海軍的六吋徑砲巡洋艦全都可以敷設水雷，反之，法國的巡洋艦沒有一艦可以適合做佈雷艦的。但法國卻另外特別建了一艘敷設水雷的巡洋艦——「柏魯頓」號——排水量差不多五千噸，可以裝載水雷二百九十具。

一九二六年法國艦隊中增加了一種新式戰艦。這是一種極輕快的小型艦，排水量超過二千噸，架設五門五·一時徑砲和設有高射砲及魚雷管。這種艦在法國前此是列為「反纏繞艦」(Contre-Torpilleurs)，到現在仍然如此，但它們卻比驅逐艦大得多，而且威力也較別國的普通驅逐艦為大。法國這種艦，實際上，是小型的輕巡洋艦。其他各海軍強國也是這樣分辨它。這種艦在法國非常流行，到了一九三八年這種艦一直增加到二八四噸，設置五·五吋徑砲八門，附設高射砲一隊和魚雷管十條；最高速率是三十七海里。法國艦隊裏面，這種輕巡洋艦不下三十二艘；不論它們是用作巡洋艦也好，超等驅逐艦也好，它們都能形成一個極有力的艦隊。

不論在驅逐艦或別種小型艦隊方面，法國是遠落義大利之後。法國現時有二十六艘現代驅

逐艦，十二隻現代魚雷艇，此外還有十一艘驅逐艦和七隻魚雷艇正在建造中或批准建造的。在法國巡邏艦隊中，那經已完成和尙在建造中的二十七艘保護艦，卻形成一個重要的部分。

從法國的海軍建艦程序上，可以很易看出她對於歐洲列強艦隊構造的感受性。因此，法國現在正着手建造滅雷艦二十二艘，用以抵抗義大利艦隊的水雷敷設實力。同時德國潛水艇的突然增長亦可以從法國建艦計劃內包括特別潛艇追擊艦十八艘一點事實反映出來。

法國一直到最近才嚴重的考慮那種極快的摩托魚雷艇，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她的艦隊中才有三艘這種快艇。但當時還有四艘已經着手興建。法國這種新艇中有一隻已經造成五十二海里的非凡速度，而且充分設備魚雷，小砲，和軍火。

直至一九三八年初止，（在這一年當中，法國完全被義大利超過）法國潛水艇的數目比全世界任何一國（除了蘇聯）爲多。但在一九三八年當中，法國祇添造潛水艇一艘，而義大利卻完成二十六艘之多。

一九三九年二月，法國艦隊中現役的一共有七十六艘潛水艇，而沒有一艘是超過十三年的（這是潛水艇的額定最高年齡）。此外，法國更有十七艘潛艇在建造中或已批准建造的。法國海軍具有全世界最大的潛水艇，那就是「雪科夫」號（Surcouf），它的排水量浮在水面時是一八八〇噸。它帶着一架小型水機，裝在一個不洩水的飛機庫裏，並且架設八吋徑砲二門和魚雷管十四條。

法國的海軍航空隊在大戰後好幾年還未發展。就是現在，一若她沿岸根據地的空軍，法國海軍航空隊仍有多少未盡如意之點——尤其是以一個具有海外領土和超乎地中海以外底遙遠商務航綫關係的國家，再不要說到大西洋的航綫。

直至一九二七年，法國的海軍才完成一艘航空母艦。那就是「卑恩」號 (Beauin)，重量在二萬二千噸以上可以裝載飛機四十架。除了興建「狄斯特司令」號（這是一艘半水機母艦半飛機運輸艦的怪異航空母艦）外，法國艦隊直至一九三八年止，再沒有完成別的航空母艦。一九三八年間，法國的建艦計劃中，批准建造兩艘一萬八千噸的航空母艦，稱爲「霞飛」號和「班樂衛」號，其中第一艘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着手建造。

法國海軍，目前並不是以主力艦稱雄，雖然最近已獲得兩艘戰鬥巡洋艦的補充；但法國刻正努力謀增強她的戰鬥艦隊。法國海軍最強的卻在巡洋艦方面，尤其是輕巡洋艦。她的輕巡洋艦真是自成一格，除蘇聯而外，各國海軍都沒有的。她的小型艦隊絕不見得高強，但已逐漸增加。法國潛水艇實力異常強大，但她的海軍航空隊現時卻是脆弱，大概這種情形還要繼續到一九四一年才可以有所更變。

關於海軍的問題，正如其他許多事情一樣，蘇聯是一個謎。有好多年，蘇聯一直任由關乎她底海軍的情報登在不列顛發表的各國艦隊實力的官方年報之上——雖然她供給作爲公布的備

報常常是極端使人懷疑的。然而到了一九三九年蘇聯更連這種情報也拒絕供給，並且一若日本，變成極端的祕密。不過，從別的來源，仍舊可以獲得充分的情報，足以估計蘇聯海軍的實力。

蘇聯的海軍並不是不重要。實在她的海軍是重要之極，因為她要對抗簽訂反共協定的三大強國，而最低限度她可以直接威脅其中兩國——德國在波羅的海和自海參崴直向日本。假如蘇聯的艦隊可以縱任出黑海直入地中海，則義屬多得卡尼斯羣島 (Italian Islands of Dodecanese) 即將受其威脅，因而義大利和她的東非屬土的交通也有切斷之虞。

根據傳統的和海洋的標準，今日蘇聯的海軍是一個獨一無不均衡的艦隊。雖然當今之世，各國艦隊裏面的各種軍艦之間都很顯著地缺乏均衡之勢，但蘇聯的不均衡特別顯明。甚至蘇聯現在也漸次覺悟，認定所有海軍軍備的效力，結果仍要倚靠主力艦隊來扶助其他小型艦隊。

因此蘇聯便進行重建她的主力艦隊。據悉有三艘三萬五千噸架設十六吋徑重砲的主力艦已經批准着手建造，同時還有許多謠言說是美國對蘇聯的建艦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大概是替她建造艦身或是供給材料。可是這些謠言始終未能證實，祇有一點最可靠的情報說是有一艘主力艦將在列寧格勒着手建造，但艦上的一切大砲，裝甲、和汽鍋都向外國購置。

蘇聯更有三艘舊戰艦。它們都是遠在一九〇九年開工至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間完成的。它們的排水量都是二萬三千噸，主要軍械是十二門十二吋徑的大砲。但它們的戰鬥能力卻

成爲公開的諷刺。『馬勒特』號 (Marek) 看來雖然近於陳舊，但當它訪問斯匹特林德城 (Pittsburg) 參觀爲慶祝喬治六世登極而舉行的海軍檢閱時還算得相當靈活，但它的姊妹艦「巴黎公社」號 (Pariskeya Kommuna) 可就不對了。一九三〇年它開赴黑海時，它的情形是極不滿意，聽說官方解釋，它之所以留在黑海，實因沒有回航的能力。這一點，所謂官方解釋，或許是難於置信；但這幾艘艦之不合衛生，空氣流通設備之不良和船艙之不適宜於居住，則確屬不容稍疑。我們估計蘇聯在海面上一般艦隻的實質時，自然會回憶到當日蘇聯曾作誇張的宣傳，說是要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設立一個環繞西班牙沿岸的不干涉巡邏艦隊，但後來曉得她的軍艦要在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監視海面時，又突然放棄了這種企圖的事實。

無論如何，業經記載的，蘇俄固有多少優良的海面軍艦，並且還有多少在建造中。在巡洋艦隊方面，有三艘是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間着手建造的，但一直到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才完成。這些艦的作戰價值是可疑的。其中一艘——「柏魯芬頓」號 (Profintern)——於一九三〇年開赴黑海。那次的海程是諸多間斷的，因爲它先後要在布勒斯特 (Brest) (法境) 和那不勒斯 (義境) (Naples) 兩地停下來修理。而兩處都有報告說這艘艦的狀態極劣，並且聽說兩地的法、義當局除了使它可以續航以外，都不願替它作進一步的修理。但這艘艦卒於一九三七年大規模的加以重修。

然而蘇聯現在已有兩艘新式巡洋艦，另有兩艘在建造中。這是「基羅夫」(Kirov) 級的嗎

艘新艦，排水量八千五百噸，架設七·一时徑砲六門。顯然的，德國之所以要把兩艘新巡洋艦裝配八吋徑砲而不要六吋徑砲亦完全受了蘇聯這種艦的影響。據說蘇聯海軍已經批准再多造三艘巡洋艦——八千噸設六吋徑砲九門。

蘇聯更有多少輕巡艦，她自己卻要列入驅逐艦之內。這種艦統計完成和尙在建造中的一共有十二艘，它們的排水量都是二千六百噸至二千九百噸不等，架設的大砲也是五門或六門五·一时徑的。各艦都裝有魚雷管——有些是六條，有些是九條——聽說都是極輕快而且很適宜於洋海活動的軍艦。

蘇聯的驅逐艦和魚雷艇隊中每一個單位都適於敷設水雷，而且其中有許多裝載水雷之多，就它們的體積而論，實屬異常驚人。例如「馬克斯」(Karl Marx)級的兩艦，據說每艘載水雷六十具，而它們的排水量祇不過是一三五四噸，還裝配了極大威力的砲火和魚雷。除了上面說過的那些列爲輕巡洋艦不計外，蘇聯艦隊中一共有十八艘驅逐艦。所有這些艦都是帝俄艦隊的遺跡，不過大部分實際加入帝俄艦隊服役的時間是很短。它們在着手建造之始都被擱置了好幾年，所以大多數直到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才告完成。

蘇聯也擁有一個魚雷艇隊包括現代化的魚雷艇十五艘，排水量都稍爲少過七百五十噸，另有舊魚雷艇五艘，所有現代化的魚雷艇全都裝載水雷和配備小砲及魚雷管。

說到蘇聯艦隊的佈雷能率，還要加上它那艘龐大的水雷敷設艦「瑪蒂」號(Marti)，它可

以裝載和敷設三百具水雷，還有兩艘新式的七百噸水雷敷設艦已在建造中；此外更有一批陳舊及輕小的艦隻亦已改爲水雷敷設艦。蘇聯之重視水雷已是舉世共知之事。蘇聯對於這種海軍戰術的精良亦已蜚聲海外。日、俄大戰之役，日本海軍在旅順港之所以遭受那麼重大的損失，亦皆由俄國的水雷所致。世界大戰之際，英國海軍所得的第一批銳利的水雷也是向俄國購買由海參崴運至普里穆斯 (Plymouth) 的。

蘇俄也是以「小型」艦見稱。據說蘇聯最低限度擁有一百三十艘「摩托艇」，不過其中究竟有多少是高速率的摩托魚雷艇，有多少是小汽船和巡邏艇則無從而知。

蘇聯艦隊的主要實力是在潛水艇。若干年來，關於蘇聯潛艇的數目，曾經發生過不少的爭論和矛盾的報告。特別關於引起日本極度不安的蘇聯遠東潛水艇隊，這點情形極爲確切。任恩 (Jane) 所著的「作戰的艦隻」(Fighting Ships)——最靈通的海軍參考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份一冊裏面認定蘇聯艦隊中現有一百三十四艘潛水艇，另外有三十艘在建造中。這本書裏面還有下面的一段註釋：

「上列的總數祇是一種約數，或者會比它的真確數目少些……一九三六年，在海參崴除了一大批二百噸的海岸潛艇之外……更發現『楚喀』(Chuka) 和『狄喀巴里斯特』(Dekabrist) 級的十七艘，號碼是一〇〇和一二七間。據日本的情報，該處的數目已經大爲增加。相信這些潛艇中多數是可以敷設水雷的。」

雖然蘇聯陸軍的飛機是顯然有極大的數量，但她的海軍航空隊卻是剛剛開始發展。有一艘改稱「史丹林」號的小型航空母艦，希望可以在一九三九年內完成。該艦是一九一四年着手建造的，當時的設計是九千噸的巡洋艦，前此曾先後改爲「赤色的比薩拉比亞」號（*Krasnaya Bessarabia*）和「科尼羅夫」號（*Kornilov*）。剛好開始建造即被擱置了十年，所以延至一九二九年才完成。在那一年裏更準備把它改爲航空母艦，因此單是改變也要化十年的時間，待到竣工時前後一共化了二十五年。聽說「史丹林」號將載二十二架飛機。另外一艘略爲大一點的航空母艦——一萬二千噸載機四十架——也在一九三九年着手建造，同級的第二艘亦已設計完竣。

照這樣看，便可以曉得蘇聯艦隊的主要實力完全在佈雷的能率和潛水艇的雄厚。潛艇的威力對各海軍強國的海軍政策實在具有不小的影響——尤其是對日本。最近數年蘇聯海軍地位之賴以鞏固，其最大的一個要素，是那銜接波羅的海和白海的航業運河之完成，及蘇聯測量家和航海家開闢由白海直通海參崴的東北航路工程。

第九章 英國的海軍戰略

海軍在戰艦和大砲上的實際威力當然可以作為世界海軍實力的一個比較，但是這不是正確的比較。除了日本人之外，沒有人保持着「軍備平等即是安全平等」的不健全信念。為求海軍國海軍實力的正確比較起見，其他的因素也要加以考慮的。其中主要的是地理的關係。同時更有海軍國的意向和她們怎樣互相磨擦等問題。

這些問題——屬於地理的和政策的——可在世界各海軍國的主要海軍戰略裏辨察出來。英帝國的海軍戰略，顯然是一種保證其各處領土和交織成這些領土底命脈之商業航線的必妥安全的戰略。換句話說，這戰略是保衛着她自己的賦有物和給它們以最高限度的安全保證。保護領土和保護航海貿易的兩大需要中，後者更為重要，因為它是最困難的工作，同時也是最易受其他海軍國威脅的。

英國海軍保護航海交通之責任的重要性，在英國政府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發表的關於國防的聲明內，曾加以強調的說明。那聲明的一段說：

「假如和平給粉碎了，我們的海軍要站在國防第一線，正如平日一般，要維持着我們必要的航海交通。我們國防的特殊問題是從下列兩點發生出來的。第一，這個國家的生存

須依賴海外的糧食和原料供給，第二英帝國的形勢是獨特的，她的領土散佈於世界各地，而各領土的繁榮，多多少少都要依賴航海交通來維持的。有些地方更完全靠着交通而生存的，最後英帝國的各部份須倚靠軍隊和接濟的海道運輸，才能夠抵抗侵略，以及保衛他們利益的安全和領土的完整。因而本國與各殖民地間之交通線的安全保證，實爲英帝國國防系統的基礎；假如沒有這樣的保證，其他的步驟也是沒有用處的。」

英帝國的領土實際上伸展到世界各角落，從克美迪克羣島 (Kermadec Islands) (西經線一七八度) 至非支羣島 (Fiji Islands) (東經線一八〇度)，從北極以至南極。幸而英帝國這許多海外部份雖然它們的防務必要的影響到英國的海軍戰略，但可以在主要交通線以外成爲前哨站。

英帝國的主要殖民地散佈於或頗接近於由加拿大向東南而至紐西蘭的一條長線上，英帝國航海交通中最重要之連繫也就在這些主要領土之間。

每隔若干時日，英國海軍部特選定一個日子，舉行一個英國商船航業的調查。三千噸以上的英國商船的位置都被調查清楚，精確地填在世界航海圖表上。

這有定期的英國商船所經營之航海貿易的調查，具有三種作用。它很明顯的表現那些從各地以及經由各商業航線運來的各種進口貨物的百分率，同時指示出在世界各商業航線上的英國貿易數量。從這些圖表更可決定每一條貿易航線中每一部份的重要性，以及保衛它以防任何威

所需要的防禦措施的程度。

略為翻視英國海軍部所擬製的最近英國航業圖表，就可以發見四條主要的商業航線了。這幾條航線并不是完全屬於「帝國商業航線」之類的，因為大不列顛和英帝國都有從英帝國以外地方輸入許多貨物的需要，同時要把製造品運銷這些地方以爲交換。

這四條商業航線之中，有三條是大西洋上的商業航線。

爲着一切實際的作用，北大西洋可被視作一條不可缺少的商業航線，因為英國商船不只通航加拿大，而且通航美國各口岸，以及西印度羣島和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最後的一條航線是經巴拿馬運河而至太平洋，然後再分爲二，一沿北美洲的西岸向北走，一向南行以至紐西蘭和澳洲。然而根據調查的統計，英國在巴拿馬運河以西的貿易數量很少而且散漫，似乎不需要什麼巨大的防衛步驟的。

在大西洋還有一條通航南美洲的重要商業航線，英國的肉食接濟，約有三份之一是從這條航線輸運的。其次則爲南非洲的商業航線，它的支線是伸入基尼灣（Gulf of Guinea），而總線則越過好望角。英國商船從好望角通航非洲東岸，有些橫渡南印度洋以至澳洲和紐西蘭。

第四條主要的商業航線是經過地中海以至印度，馬來亞和中國，它的支線是通至東印度，波斯灣，澳洲，紐西蘭和太平洋羣島的。香港，太平洋羣島，澳洲和紐西蘭或可說是組合成爲英帝國的東部前線。這東部前線的防務早經不斷的加以考慮與檢討的；一九三九年春間，在紐

西蘭舉行的英帝國太平洋防務會議，就是討論這個問題。這會議是特別召集的，因為澳洲聯邦政府代表與英國國防長官每年在新嘉坡會晤一次，交換對於國防問題的意見。

在目前情勢之下，這四條重要的商業航線中，只有一條是感受其他國家海軍實力的威脅。那就是經過地中海以至印度，馬來亞，中國，澳洲和紐西蘭的大東商業航線。大西洋的三條主要商業航線，目前只有向或沿歐洲領海而趨向大不列顛方面前進的一段是有受切斷的威脅。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家曾宣言謂英帝國和美國間的戰爭是「不能想像的」，這種宣言當然是一致被接納的。

英帝國的偉大海軍戰略就建築在上面所述的事實上。「軸心」的理論不是羅馬或柏林最先發明的，卻是在倫敦各官署思索得來的。

英帝國的主要海軍戰略是放置在一個「軸心」上面。這個「軸心」可以叫做「潛伏的威脅軸心」。一端擺在英國本部的領海，向東南走，經過地中海，紅海和印度洋，它東南的一端似乎分為兩支線，一止於澳洲和紐西蘭，一止於香港。但這兩條支線有着它的根幹和強固的據點——新嘉坡，新嘉坡是位處馬來半島的南端，鞏衛着遠東的進口，因此英國海軍戰略「軸心」的東南端可以說是在新嘉坡了。

我們不能不承認，自世界大戰以來，英國政府對於海軍的許多事情，每患近視病。但是眼光遠大的專家卻不是這樣，他們的責任是為英帝國的防禦戰略以及她的主要與易受攻擊的航海

交通完成最大可能的設備，政府方面的變動對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影響的。因此英日同盟在華盛頓宣佈停止後，不久即有在新嘉坡建設偉大的英國海軍根據地計劃之提出。那偉大工程會因為適應政治的便利而延緩進行，這不是戰略家的錯誤。他們的祖先已在這條冗長而易受攻擊的東方商業航線上選擇了適當地點來建立根據地，他們是繼着前人的遺志而進行工作的。

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禁止在太平洋上廣大區域內增設堡壘。美國宣布放棄在阿留西安羣島 (Aleutian Islands)，菲律賓濱，關島，沙摩亞 (Samoa)，半程島 (Midway Island)，和偉克島 (Wake Island) 增建防禦工事的權利。日本答允不在太平洋北部的千島羣島 (Kurilio Islands)，南部的台灣，琉球羣島，小笠原羣島 (Bonin Islands)，或日本現在代治而原屬德國的嘉羅連 (Caroline)，馬爾沙爾 (Marshall) 和拉德倫 (Ladrone) 各島上增設防務。大不列顛則答允不增強南海羣島的防務。

這協定的目的是在太平洋成立和延長一種現狀，使沒有一個海軍國家能自己認為已處於一個強大的地位足以打擊太平洋上其他海軍國家。但是實際上最大的安全卻只給予日本，而最小的則給予亞洲的東岸。後者且可被利用作向澳洲南進的門限石。日本是已開始考慮利用那幅員廣大而人口稀少的澳洲為一個理想的目的地來解決她的過剩以及繼續增加的人口，這並不是絕無證據的。

在華盛頓大不列顛不特在使日本失望的情況下失掉了一個與國，而且成立了一個海軍實力

相對的新比率；結果在英國通航東方的商業航線底東南端，養成了一個潛伏的而等於英國海軍實力五分之三的威脅。同時在英國通航東方的商業航線上，更有兩個海軍勢力，連合起來即可等於十分之七的英國海軍總實力。極東威脅的可能性是跟着英、日貿易競爭而增加的，那駐在距離這條商業航線不遠的三個海軍將從事於完成交通裏線。這交通裏線比較任何防守海軍所用的交通線是短得多。這當然把這些海軍的實力相對的提高至總噸位的簡單比率數字之上。

沒有人會聯想起大不列顛希望永遠的保持英日同盟，或者法蘭西和義大利的海軍將有可能聯合對付大不列顛。事實上情形適得其反。法蘭西和義大利間已發生了海軍競爭，而英日同盟因日、美關係的漸趨疏遠，已使英國大有進退兩難之感。

然而，防範一切事故卻是那些負責保衛英帝國和她重要的航海交通的人們之事。

從上面所述的事實看來，即可明瞭假使所有的潛伏威脅同時發展起來，英國在海軍限制制度下並沒有或者將來也不能有充分的優越海軍實力，使她能够派駐獨立艦隊於各地以抵禦一切的潛伏威脅。

就是爲着應付這個局勢才要採取「軸心」的戰略。英國皇家海軍的主要工作就是維持這條東方商業航線的開放，所以就在這條航線的各要點駐防。假使任何的威脅在某一個地方演變成一個事變的時候，它們就可以迅速地增援。

隨着政治的和管理上的理由，一個大艦隊以前和現在都駐防於本國領海內。因爲德國新海

軍的編與，英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本部艦隊，這是一件顯明的事實，但最顯明的還是在歐戰後皇家海軍分配之主要原則決定的時候。其他的一個強大艦隊將駐防地中海。以馬爾太(Malta)爲它的承平時主要根據地。「軸心」極東的一端，防禦力量則較弱，這種情形到現在還是這樣的。

英國駐華艦隊，皇家澳洲艦隊，和皇家艦隊駐紐西蘭支隊，共有重巡洋艦六艘，每艘裝配八吋徑大砲，及裝有六吋徑大砲的巡洋艦八艘，航空母艦一艘，驅逐艦六艘，佈雷巡洋艦一艘，保護艦九艘，和海洋潛艇一大聯隊，內有潛艇十五艘，其中兩艘係佈置水雷的。除此之外，還有揚子江和西江負責游弋的內河砲艦，以及若干艘留駐香港，新嘉坡，奧克蘭(Auckland)和雪梨(Sydney)以作準備的戰艦。這些留守艦最值得注意的是駐防新嘉坡的後備掃雷艦隊，共九艘。

假如日本決定傾全力南犯英帝國的領土，這些艦隊的實力雖不是渺小，但仍不能夠與整個日本海軍實力抗衡。不過英國海軍實力仍不可輕視的，只有一個很愚勇的指揮官纔敢在敵方勢力完整時向南推進的。英國的海軍必可給予日本海軍與本國冗長的交通線以極嚴重的威脅，這樣一來，日本海軍主力的任何南進將大受阻延了。這牽制或損失特別的是由以香港爲主要根據地的潛艇所造成的。

潛艇在英國海軍戰略上擔任一個最重要的部份，這是一個實例，雖然英國屢屢要求廢置潛

艇。此外亦由於這個阻止日本艦隊主力南進的戰略上的需要使英國海軍部調派那麼強大的潛艇隊駐防遠東。在目前英國沒有主力艦駐於遠東的。這樣的一個實力將否駐守新嘉坡，就要看國際事件的演變才能決定。但英國目前的偉大的造艦程序完成後，新嘉坡將設置一個強大的艦隊，這卻極有可能的。

假使一個強大的艦隊駐防於新嘉坡，「軸心」的戰略就告完成了。那時候就可以有三個強大的艦隊，它們獲得密切的連絡，有事的時候可以在最小的耽擱下互相增援。假如「軸心」的一端突然遭遇威脅，可以迅速地從中心點派隊赴援；假使中心點遭遇威脅，援軍也可以迅速地從兩端開到。

後者已經於一九三五年地中海東部危機發生時獲得證明。當時墨索里尼曾計劃乘英國艦隊駐於馬爾太港的時候突然加以襲擊，但英國地中海艦隊卻先行探悉這計劃而悄然駛至亞力山大。假如它要有效的阻止義大利侵犯埃及或英帝國的任何嘗試，它急切地需要某類船艦的補充。那時候援軍在高速度下從世界各地開到。一些戰艦是由駐防東印度，西印度和南美洲的英國海軍底附屬艦隊而來的。但最重要的援軍還是從「軸心」的兩端開到的——即由英國本部艦隊以及駐華艦隊，澳洲和紐西蘭艦隊等而來。同時「軸心」兩端的部隊則移近被威脅的中心點，準備於需要時隨時增援。爲着這個理由，以及保證沒有破綻起見，駐華艦隊的航空母艦和驅逐艦一隊則退守新嘉坡，戰鬪巡洋艦和巡洋艦則由英倫開到直布羅陀。

若果沒有一個強大的主力艦隊駐在新嘉坡，英國海軍的「軸心」戰略還不能夠說是澈底完備的。不過它是差不多完備了，若就它可以延阻敵方在遠東任何的行動看來，可以說在目前已經完備了。在任何情形下它現時已比較數月前更為強大了。不僅皇家澳洲海軍經已獲得實在的補充，建設費達二千萬鎊的新嘉坡軍港也已經完成，且於一九三八年二月舉行正式開幕禮了。

新嘉坡軍港的完成，對於增厚英國戰略上力量的程度，實在難於過份估計的。在新嘉坡軍港未完成之前，不管英帝國在遠東方面的安全是受着怎樣嚴重的威脅，英國海軍是無法在遠東屯置一個戰鬪艦隊，不論屯置時間久暫。此外在一個突急事變需要英國主力艦隊開到遠東的時候，那些主力艦不特要在高速度下航駛六千哩的長途，而且到達的時候，更不能延緩的準備施展它們全部力量。即在今日，那樣的部隊也要準備動作而絕對不能延緩的，但現在新嘉坡軍港已有倉庫，船塢，燃料補充和軍械接濟的設備，問題也就不如從前那麼嚴重了。

尤有進者，缺少一個設備週全而可容納巨型戰艦入塢修理的軍港，勢必影響到指揮艦隊作戰的司令官底活動。這種情形特別是會發現於遠東戰事中。一個指揮艦隊作戰的海軍司令，假如他要思索的是怎樣使他統率的艦隊不致遭受毀傷而不是怎樣決心去爭取勝利，那末他一定是失敗的。假如沒有新嘉坡軍港的話，那麼參加遠東戰爭而受傷的主力艦的命運就極危險了！它們要航駛六千哩的海程，回到最近的軍港——馬爾太，才能够入塢修理。同時傷勢或會使那些

主力艦吃水更深，以致不能夠通過蘇彝士運河。

日本發言人經已大事宣傳新嘉坡英國海軍根據地是直接對付日本的。這樣一個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從地理上看來，新嘉坡一定是一個防禦的根據地，鞏衛着英帝國的東部邊境。當然它也防禦着日本任何向澳洲的南進。只有這樣南進的野心才是誣指新嘉坡軍港係具有「侵略」性質的可能理由。日本向澳洲進犯是掀起日本和英帝國間戰爭的唯一可能原因。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當然沒有計算到德、義、日三角同盟的軍事價值。其實這還是一件可疑的事，因為日本經已受着自己特殊的問題的牽累了，對於歐洲戰爭是否願意給予無代價的援助，倒成問題的。當然她能夠趁英帝國忙於應戰的機會而收取漁人之利，不過就算她是這樣做，她也只能夠獲得發動一個南進的利益而已。

假如日本真的侵略澳洲，新嘉坡將在她的側面，這對於她那時的主要交通線是一個永久的威脅。那時候只有英國從新嘉坡出發的艦隊才能在短程的交通裏線內施展威力，而不是日本艦隊了。

縱使英、日戰爭是有可能性的，新嘉坡軍港的地位也只能夠說是屬於「防禦」性質的。如果一個主要戰爭要發生的話，地點總在距離新嘉坡數百哩以外的。任何一個海軍司令明知日本若不遣調艦隊南下進攻新嘉坡就不能實現她的南進計劃——這是掀起戰爭的唯一原因——再不會冒着大險，率領艦隊北駛三千哩的海程，在日本領海內搜索日本艦隊。倘若進行「保衛

自己，防禦侵略」的步驟就叫做「侵犯」的，那末新嘉坡軍港只有這樣才可說是一「侵犯」日本的了。

我們已經看見英帝國偉大海軍戰略的「軸心」是放置在那從英國本部領海以至新嘉坡及新嘉坡以外的殖民地之大東商業航線上。英國戰艦在這條航線上的自由駛行對於英帝國國防的重要，正如英國商船的自由通航對於英帝國貿易的重要一樣，或許更爲重要，因爲東方商業航線可繞道好望角，如歐戰時那樣。這樣的步驟當然是比較遲緩，可是在作爲最後的手段下遲緩還可接受的。不過戰艦能否因繞道而延阻時日，這卻是一個疑問。事實上如果英帝國海軍戰略的「軸心」被改變了，英國戰艦要繞道好望角，那麼英國海軍就很危險的過份消耗而有瀕於崩潰之虞。

這「軸心」除了主要據點駐有英國艦隊外，其他的小據點也駐有巡洋艦和保護艦。

東印度艦隊擁有巡洋艦三艘和保護艦七艘——後者擔負紅海和波斯灣的巡邏責任——成爲戰略的「軸心」的另一支線。駐防南非洲的是一個小艦隊——擁有巡洋艦兩艘和保護艦四艘。美洲和西印度羣島的海軍實力共有巡洋艦五艘和保護艦兩艘。最後的兩個海軍部隊是準備應付非常之用的。

假如戰爭突然爆發的話，敵國的戰艦當然會在海洋上活動，敵國的商船當然也會變成武裝的襲擊者，但是皇家海軍中的遠離艦隊是那樣安排妥當，可以給予主要商業航線中心點以最高

度的保障，以防禦那些侵略者，并給予最大的協助把它們搜滅。這些遠離的艦隊，它們的位置和它們的職責，可以說是英帝國的附屬海軍戰略。

第十章 美國的海軍戰略

英帝國的海軍戰略，固然是很顯明簡單，可是其他海軍國家的戰略卻很複雜。第二個強大的海軍國家——美利堅合衆國的海軍戰略底特徵，特別是不容易加以詮釋的。

很明顯的，美國海軍戰略的基本原則，正如英國的一樣，是維持現狀的。美國的海軍戰略是一個商業的戰略，而不是像英國那樣的帝國的戰略。英帝國擁有散佈全世界的殖民地，但美國卻擁有很少海外殖民地。在另一方面，現代實業化的美國，擁有幾散佈全世界的市場，沒有殖民地的市場對於美國的重要正如具有殖民地的市場對於英國的一般。兩者的差別是在乎市場可以利用商業的方法來保護，而殖民地則除商業及財政的防禦外，還要加上海軍及陸軍的保護。

這就是美國沒有一個極強大的海軍而能够享受這麼長久的繁榮之理由；而英國則長要維持一個強大的海軍以保衛她的繁榮。

然而，那個時期經已過去了。世界實業化的範圍擴大，商業的競爭更爲劇烈。由於國家主義者的力求自給，在若干方面，市場幾乎已減至零點。爲着保存其他市場，貿易的壁壘就不能不建立起來。

這些演變已把世界貿易削減至貿易競爭隨時有掀起世界大戰之可能的程度。一位世界偉人曾經說過，「戰爭只不過是政策延續的另一方式。」那是很正確的話，在商業上的劇烈競爭，一旦變成國家的政策時，該國家就需要軍備來應付因實行該政策以致會造成戰爭的可能，因而美國就開始需要一個強大的海軍了。

這是起端，但這種需要卻隨着貿易競爭的日趨尖銳化而按年遞長，以致引起外交上的衝突；同時一切可能對抗美國的海軍實力卻也無理智的增加。

日本當然是美國最顯著的競爭者。在商業上和外交上，這兩個國家都是處於敵對地位的，雖然兩國相互間的貿易是很大的——兩國間的貿易數年前已達到它的最高峯，但其後確因日本為應付在中國進行冒險行爲的費用所推行的經濟措施而致縮減。

這兩個國家分據着太平洋的兩岸。戰前的時候，太平洋實在是美、日兩國最好的緩衝地，然而，在最近的三十年來，機器的進步和軍械的發展，已向着消滅距離的階段猛進。在一九一〇年，誰敢預斷在二十五年內，飛機將會橫渡太平洋，或則戰艦和潛艇可有距離根據地五千哩以外的活動範圍？

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曾經企圖以禁止在太平洋一個廣大的區域內建立設防的根據地以維持太平洋的「緩衝地」性質。這種計劃是防止兩個國家將她們的前哨根據地向對方伸展，因而雙方就跳出戰爭範圍之外了。但是由於軍械的進展，這辦法也不能保證安全，特別是飛機，它已

成爲攻擊艦隊的一部份實力了。日本於一九三五年要求廢止一切航空母艦，并非無因的。她明瞭這種進步已使她底稠密的工業區更接近於英、美兩國的空襲，比較海參崴更爲近些。太平洋的「緩衝地」的地位經已消失了。

美國在北太平洋的海軍戰略，時時都是建立於使任何橫渡太平洋而來的威脅處於距她綿長海岸線一個安全距離以外的需要上面，在日本還未成爲一個海軍強國，同時又還沒擁有可從她們的根據地遠出活動的戰艦之前，設置一條稍離海岸線不遠的防線，不僅足以應付一切，而且似乎是冗長。但是因爲戰艦的力量和活動範圍都已增加和擴大，若要防止敵人對美國沿海的襲擊而不致實現，就不得不在較遠的距離外設立前進的防禦線了。

在這個階段上，「三角防禦線」就形成了，這「三角防禦線」已經成爲美國在北太平洋海軍戰略的基石。

沿岸或內圍防線仍然存在。最裏的一條防線是從靠近墨西哥邊境的聖第亞哥(San Diego)至隣近加拿大邊境的西雅圖(Seattle)。在這條防線之外，還有一條海岸防線。這條防線比較更長，掩護從巴拿馬至阿留西安羣島(Aleutian Islands)的整個北美洲西岸。在這條防線之外，就是那主要的「三角防禦線」，那防線是由巴拿馬伸至夏威夷羣島(Hawaii Islands)的偉大海軍根據地珍珠港(Pearl Harbour)，再折向西北以至阿留西安羣島的荷蘭港(Dutch Harbour)，這個三角防禦線西面尚有一條更前進的防線。這條防線是從珍珠港(Pearl Harbour)伸至半程島

(Midway Island)，再向北趨以至阿留西安羣島的極西端的阿杜(Attu)。

直至最近為止，這些在太平洋上的美國海軍防線和區域具有美國海軍戰略的整個基本原則。許多年來美國艦隊是集中於太平洋的，實際上駐在這些防線以外的唯一海軍部隊是那以馬尼刺為根據地的艦隊。這個艦隊的各類船艦，除潛艇外，數字上和本質上都是很弱的。潛艇比較其他種類船艦為多，但都是為戰時設計的S級小型潛艇。就防禦力量而論，這個艦隊實在沒有多大的用處，美國海軍長官也常常說它是一個「自殺的艦隊」(Suicide Squadron)。

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馬尼刺不是一個沒有穩固防禦工事的根據地。美國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所簽的條約，使美國不能在馬尼刺設防，然而縱使不是這樣，美國國務院願否在行將於短期內予以獨立的屬土上建設強大的海軍根據地，還是一個疑問。此外「自殺的艦隊」沒有撤回美洲的安全路線。美國的關島海軍港已遵守太平洋「不設防」條約而廢置，而偉克島(Wake Island)或半程島(Midway Island)也未設有海軍根據地，正如一位美國海軍作家說：「不設防的關島和菲律賓是日本手中的抵押品。」

然而那是日本策動其對華戰爭以前的事。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件」顯然是一種警告，表示日本在太平洋的志向，但直至日本實行對華全面侵略戰時，美國民意才受到充分的刺激，認定美國必要採取有力的步驟來保衛她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權益。這些步驟，引起美國在北太平洋海軍政策的極大擴展。限制在太平洋上設防的條約已因日本的行動而告廢棄了。

美國現在進行建設一條新的防線，準備在半程島 (Midway Island) 偉克島 (Wake Island) 和關島建設強大的海空軍根據地。美國國會反對這些計劃，理由是這些步驟使美國國防線離她孤立的海岸過於太遠。但是美國海軍部繼續力求這計劃的實現，而美國問題學者預斷美國海軍部當能够獲得成功。假如是這樣，一條伸展的美國海軍根據地連絡線將差不多橫跨太平洋，以至距菲律賓羣島一千五百哩以內。

菲律賓將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從美國獲得政治的獨立，但羅斯福總統經已採納特別委員會的建議，即在獨立後十五年內，菲律賓應接受對美的商業特惠關係。即使美國良心上能够容許放棄菲律賓。這即等於日本若不統治亦將獨霸菲島，那樣的一個貿易關係卻不能成問題的，除非美國能够於必要時處於保護那個關係的地位。美國對菲律賓羣島的貿易并不是不重要的，一九三五年的貿易數額約值一萬五千萬美元。

所擬建立橫跨太平洋新海軍根據地前進的陣線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作用。偉克島和關島是跨着那貫連日本和日本代治的馬沙爾羣島 (Marshall Islands) 的連絡線。

從馬沙爾羣島的遮律特 (Jaluit) 到沙摩亞 (Samoa) 和美國的海軍根據地巴哥巴哥 (Pago Pago) 僅是一千八九百哩的路程。若在日本人的手裏，沙摩亞可以變成進攻巴拿馬運河最優美的出發點。巴哥巴哥和巴拿馬的距離是六千五百哩，但一大半路程是密佈着島嶼如「社會島」 (Society Island) 圖阿摩圖 (Tuamotu Archipelago)，和瑪癸沙羣島 (Marquesas Islands)。

這些島嶼都很容易被侵略部隊佔據，同時可被利用作為進攻巴拿馬運河的中途根據地。

兩個美國作家——鄧靈哲 (Sutherland Denlinger) 和 迦萊少校 (Lieu-Comdr. Charles B. Gary)——曾經描寫過巴拿馬運河為「我們二重的海洋地位的鎖鑰，我們一個偉大的堡壘和脈道。在大西洋或太平洋的戰爭中，對於我們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此巴拿馬運河防務的時常受到負責美國國防戰略者的注意，實在是不足為奇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美國陸軍部長伍德靈 (Woodring) 發表美國陸軍年報，他這樣說：「巴拿馬運河必須使之成為牢不可破的運河。在這條重要的水道內水閘和水壩都要能够抵禦炸彈。通航這運河的船隻，它們船員的怠工可能性，是應加以防範的。」美國海軍部長史漢生 (Swanson) 也發表海軍年報，比陸軍年報早一年，該報告書建議美國海軍將來應在作戰基礎上加以維持，并應充分的配備一切。同時又指出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雖則史漢生建議美國艦隊應照常集中於太平洋，但他宣布在日前經已發出建造三艘戰艦的命令——這三艘戰艦將在大西洋海岸的大船塢興建。

日本之拒絕聲明她不建造比其他海軍強國同意的較大的主力艦——結果使未來的主力艦的體積增大——無疑的她的目的係使美國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域，若不接受太平洋上艦比艦的較遜地位，就要建造不能通過巴拿馬運河的巨型戰艦，因而喪失了海軍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迅捷調動力量。在這過程中，日本大概是受了英艦「納爾遜」號事件的鼓勵，「納爾遜」號艦僅是三

三九五〇噸，但當它通過巴拿馬運河開門的時候，幾乎通不過去，結果它本身和運河的建設都略受損傷。

然而美國的海軍設計專家肯定的公布他們能够設計可以通過巴拿馬運河的五萬噸以上的適用戰艦。日本能否建造五萬噸以上的戰艦，實在是極大的一個疑問，由此看來，日本這一着又告失敗了。縱使日本迫使美國建造更大的戰艦，美國將會迅速地把運河的開門擴大，斷不肯捨棄她固有的戰略上優勝點。

除計劃將海軍根據地連絡線伸展至差不多橫過太平洋之外，美國海軍戰略最近曾經有過其他的改變，像太平洋海軍根據地連絡線的伸展一般。這些改變，都是世界事件迫使美國實施的。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門羅總統倡導了著名的「門羅主義」，直至現在，這主義還是美國政策的方針。到現在經已一百五十多年了，這個主義，雖則警告列強別把他們的手伸到南北美洲來，但這僅是美國政策的單方面宣示，而爲拉丁美洲各國所不滿。

最近的事件已經把一切改變了。一九三六年羅斯福總統在阿根廷京城舉行的和平會議中曾這樣宣言說：「我們不能容忍侵略，不論它是從那方面來，」這時候他已有着拉丁美洲做他的後盾了。南美洲國家都堅決信賴國聯所允諾的集體安全原則的，但國聯會確已在崩潰中。似乎沒有理由爲什麼他們應該不繼阿比西尼亞之後而投進侵略國家底貪婪的咀裏，他們從國聯會的

其他會員國獲得援助的希望簡直成爲泡影了。

此外，宣傳的部隊是正在活動中。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已吹過大西洋，而現正在積極宣傳中，不僅在商業和政治的範圍內，而且深入到南美洲諸國家的武裝部隊裏去。日本在南美洲的商業的挺進也得到驚人的效果。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間，日本對拉丁美洲的貿易增加了百份之九百五十——由二千三百萬日元增至二萬四千萬日元。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的四年期內，德國對巴西和智利的輸出增至百份之六十八，打倒美國在上述各國出口的首席地位。這商業的挺進不僅是完全與南美洲國家有關。一九三八年墨西哥頒布新海關稅率；在新制之下，德國得享受最「特惠國家」的待遇，而美國則不然。

從北非洲橫渡南大西洋以至巴西的航空線之成立，經已造成法西斯和納粹宣傳侵入拉丁美洲的迅捷主要途徑，這條捷徑的利用，華盛頓方面當然不會忽略的。此外極權國家在西班牙，在利奧第奧洛(Rio Deloro)或在加那列羣島(Canary Islands)攫取立足地的可能性，也要應付的，因爲這些地方都可以使侵略國家的武裝部隊易於進擊拉丁美洲，而拉丁美洲則在門羅主義指定範圍之內。英國之開發西拉里安尼(Sierra Leone)的自由城(Freetown)爲海軍燃料根據地，法國之在聖路易(St. Louis)和達嘉爾(Dakar)設防，荷蘭調查團之視察庫拉柯島(Curacao)防務，皆非無因。歐洲的恐怖已向西南播展，美國對於這趨勢的反應也並不遲緩。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第八次汎美會議在祕魯的京城利馬開幕，出席者共一百二十五

人，代表着二十一個美洲國家。這個會議比較以前的會議，顯然有着偉大的和重要的差別。在以前的會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國家，大部份表現出不滿於美國以長者自居的態度，和她對門羅主義的堅持。但在第八次會議的時候，大多數國家都表示願意共同組織一個根據門羅主義的全美陣線了。

這些汎美事件，對於美國的海軍戰略，顯然的必有重要的影響——其實早就有了影響。首先南美洲國家和美國在防務上有着更爲密切的合作的趨勢。今日祕魯已有美國海軍顧問了。海第(Haiti)瓜泰馬拉(Guatemala)也有美國陸軍顧問。阿根廷和巴西有美國海陸軍代表團，哥倫比亞則有美國海軍和空軍的代表團。此外甚至有建議拉了美洲國家的海軍應具有與美國海軍同樣型式的戰艦，藉以便利切實的合作和共同的行動。

南美洲所感受的威脅，對於美國的海軍戰略，有另一個影響。許多年來，美國的戰略是着重於集中一個主力艦隊於太平洋的問題上。這個戰略的延續是海軍部長史漢生在他的一九三八年海軍報告中所建議的，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當羅斯福總統一次招待新聞界時，曾有以建設大西洋和太平洋主力艦隊的問題相詢者，他坦直的給予否定的回答。

然而許多美國海軍軍官卻認爲現在已是創造「兩個艦隊戰略」的時候了，在史漢生的報告書呈遞後僅數星期，跟着就宣布美國計劃除太平洋艦隊外還建造一個強大的大西洋艦隊。

這個計劃於一九三九年初提交國會討論，已獲得兩院許多議員的熱烈擁護，事實上這計劃

的獲得通過并不是可異的事，除非國際局勢能够有迅速的和顯著的改進。但是國際形勢并没有甚麼改變，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美國就舉行一個規模偉大的大西洋海軍演習，羅斯福總統親乘巡洋艦「赫斯頓」號(Houston)參加演習。這次演習是採取防禦巴拿馬運河和整個卡里賓海的形式，以防假想敵從東方二千英里的威德角羣島(Cape Verde Islands)、加那列羣島(Canary Islands)和阿速爾羣島(Azores)附近海面的進攻。

因此美國將來的海軍戰略似乎將建立於「兩個艦隊」上——一個是大西洋艦隊，一個是太平洋艦隊，這兩個艦隊當然可以經由巴拿馬運河取得相互間的迅速連絡和援助。

有人認為美國不需要一個強大的海軍，因為她的孤立政策防阻美國被牽入其他國家的糾紛圈裏。實際上相反的才是正確的。假如一個國家只需要保衛她的海岸線，同時假如這條海岸線是偏處一隅而非可能侵略者所能達到的，那末這個國家就只需要一個較小的海軍。其次假如一個國家的利益只在一條特別的貿易線上，而在這貿易線上有着適中的根據地，那末她的海軍需要當然不會過量的大。但是假如一個國家有着綿長的海岸線，和散布着世界各地的商業利益而在貿易線上卻沒有保護貿易的適中根據地，她就必要有一個強大的海軍。同時假如那個國家要保衛一個還有許多其他國家在內的大陸，以防止可能的侵略，她的海軍需要當然立即要增加。美國和她的商業勁敵，同時也是海軍勁敵，是僅由海洋加以隔離；這事實更使美國的海軍需要增加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有兩個因素決定美國的海軍實力和海軍戰略。

這兩個主要因素是門羅主義的應用和美國海外貿易的維持。從美國的立場而論，這些都是極重要的。美國全部憲法的維持依賴着前者的不被破壞，而後者則為美國繁榮和人民生活程度所依賴的。

從最近的事件看來，對前者的明顯威脅是未來歐洲方面各種思想的侵入；而後者的威脅則是跨渡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來的——但主要的還是從日本。因而美國海軍為應付兩個海洋的威脅之發展，實在是自然和必要的。

第十一章 日蘇的海軍戰略

日本海軍政策和海軍戰略的主要大綱似乎是建基於日本要單獨在不受干涉範圍以內對整個遠東爲所欲爲的願望之上。

假如再作更深一點的探討，則整個日本海軍政策和海軍戰略，在歐西眼光看來，是那樣的複雜，而且建基於那麼廣大的矛盾性之上，簡直變成完全不可了解的。

第一，日本似乎未能領會那在實質上加強其海軍地位的地理因素之存在，她忽略了其他一切而堅持着唯有海軍軍備平等才能够保證安全平等。在日本人的腦海中，這兩種平等是不可分離的，同時是二位一體的。

當日本政治家在倫敦討論繼續限制海軍競爭會議席上首次發表這個理論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謠言，說當時有一位英國代表在憤怒之下插進一句，說日本這種要求的適當結論，自然澳洲，紐西蘭和菲律賓濱亦應享受與日本平等的海軍。這個謠言始終未經證實，但假使當時果會提出這點，日本當然會立即提出反對。在這個場合之下，日本代表團無疑地會堅持着他們的安全只有置備一個比較這三個海軍的聯合力量更強的海軍才能够獲得保證。在日本人認爲合於邏輯的，除了日本人以外，任何人都認爲不合邏輯的。但不幸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與確。

無可避免地，日本的海軍政策和戰略因為她在最近數年來的行動愈覺深潤了不少——例如退出一切國際交誼上的活動；拒絕規定戰艦體積的海軍限制制度；和她的侵略中國便是。

數年前尚可以說日本的海軍戰略是依賴一個內圍和一個外圍的防禦線。內圍線是一條弧型線，北起樺太島，繞過日本的東部，向南直達台灣。除了這道內圍的防禦線外，還有一個極強的據點，適在高麗海峽之北，嚴防着海參崴的蘇聯艦隊侵擾橫越海峽的交通。

在這條內圍防線之東，另外還有一條防線。這條防線從堪察加半島的極南端起，向南偏西南方面伸展，沿着千島列島以至小笠原羣島，再折向東，繞一個大灣子，經拉德倫羣島和喀羅林羣島而至馬沙爾羣島中的遮律特（Jaluit）。後者是接近「國際日曆線」，約在太平洋的半途。

拉德倫羣島，喀羅林羣島和馬沙爾羣島都是，或者說以前是，在國聯會委任代治下由日本佔有的領土。因而日本負着不能在各島設防的兩重義務——對給她以管治委任令的國聯會和對華盛頓的太平洋「不設防」條約各簽約國的義務。日本是否在許多年前經已忙着在這些島嶼上設防，實在無從加以證實。

一九三四年，作者特別的向日本海軍大將山本（Admiral Yamamoto）提出關於日本在太平洋代治島設防的問題。他聳一聳肩膀，眼睛向上朝，直至眼的黑珠完全看不見。嗣後跟着來一次學理上的討論，作者從他的談話所獲得的結論就是：對於「設防問題」不能予以正確的解

釋。一個無線電台可以說是爲商業用途而設的，但它在戰時卻顯出極重要的價值。飛機場，海港和燃料的補給都可以引用這個解說。

但是日本外圍防線之東南臂，很顯然的，若果不在太平洋代治島設防的話，一定永遠不生效力。現在日本既已撕毀一切公約，對國聯會又沒有效忠的義務，這些島嶼當然要完全視作日本的領土，而日本之在它們的軍事要點建設海軍和空軍根據地，也是勢所必然。特別是潛艇根據地之建設更屬必然之舉。

不幸現時已經不能夠說日本的海軍戰略單純是以這些內圍和外圍的防線爲根據。那些防線之仍然存在，自屬毫無疑問，但它們卻是一面高牆，侵略主義正在它的背後毫無牽制地發展着。

中國整個綿長的海岸線經已慘遭日本武裝部隊的侵略。在日本的眼光中，這是一種神聖的戰爭。日本自視爲受命於天的東亞統治者，因而便鼓勵着要以日本的霸道加諸整個東亞而強調這樣可以拯救東亞於共產主義和危難之中。假如對侵略國家的行動加以思索，總會覺得奇怪，因爲在他們的眼光中認爲防止共禍的方法卻比共產主義本身來得兇殘。共產主義或其他主義，本來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最近的世界歷史似乎肯定它是侵略國家行兇的藉口，而不是因爲它本身是一種嚴重的危險物。

就算它這樣吧，日本已經忙於以武力迫使中國服從她的意旨，並且，照日本的奪理解釋，

這是根據日本建設東亞永久和平的志願而發動的。上面這句話是日本一國民新聞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刊載的。

這種由於不宣而戰產生出來的所謂「和平建設」，絕不是中、日間的地方事件。它直接的打擊着許多日本也要負一部份責任的國際義務。

我們欲求明白，最好把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英國政府致日本的照會引用一兩段來作參考。照會的第一段是「特別詳細」的引述近衛公爵（當時的日本首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及十二月二十二日兩次聲明，和引述日本政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另一個聲明。那照會的第二段是這樣寫着的：

「從這些宣言以及從在日本發表的其他官方公布上，英國政府認為日本政府的意向是要建立所謂日中『滿』協同體或三角集團，在那集團裏，最高權力集中日本，中國和滿洲僅居附庸的地位……閣下對新聞界發表的談話，指明這個三角『協同體』將組織一個經濟單位，而第三國的經濟活動須受該集團的國防需要和經濟安全的限制。」

英國就這樣的反對日本所聲明要把「門戶開放」重閉的動機。在這方面，英國公開的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上。美國的態度業經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致日本的照會中表示明白。

英國的照會更進而抗議日本的行動和意念，認為完全違背一切文明的原則。照會內說：「英國政府無從了解近衛之保證日本無領土慾望和尊重中國主權怎樣能夠和日本政府之以武力

迫使中國民衆接受那些涉及要捐棄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的生活而受日本的統制，與乎日本無期限的在華駐軍，和外蒙古脫離中國版圖等條件互相調和。」

換言之，西方國家完全未能了解日本在東亞的「開化使命」的理想，同時日本亦完全不能夠了解西方國家爲了一束被日本視爲效用已失而成爲陳舊并且可以片面修正的條件而採取的干涉行爲。天曉得，日本或者以爲利馬的「汎美會議」正是美國對南北美洲兩大陸企圖進行適如日本準備在遠東試幹的勾當？美國並未炸毀利馬以作會議先聲的一點事實，在日本人眼光看來，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日本對華侵略顯現着有演成南進的趨勢。最先是上海；繼而廣州，并且給予英國殖民地及海軍根據地的香港一個實際威脅；再而海南島；（位處香港之南三百英里，鄰近法屬印度支那，距離菲律賓羣島不過七百英里）迨後復佔了更南的一個島嶼。

由於她的破壞條約，由於她的關閉「開放的門戶」，由於她的侵略，由於她的南進，日本已經重重的踐踏了世界兩個海軍國家（英帝國和美國）的腳尖。

這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實在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日本在若干年前經已明瞭她是冒着會對英帝國和美國衝突——若非戰爭即爲理想衝突——的危險。

一九三五年日本海軍少校石丸在其著作中會有下面一段論述：

「我願請讀者們注意歐戰前德、英兩國的比較地位，日本和英國今日的地位剛剛一樣。假

如歷史會重演的話，——我就是相信歷史會重演的——結論祇有戰爭就是英、日僵局的唯一解決方法。」

其中還有一段揭露日本對於今日事件的態度，他說：

「我要指明一點，我們一向以爲我們的海軍是專爲對付美國而設的；至於對付英國的可能性卻尚在其次。但到了今日，我們和英國的關係已告緊張，這種態度自應改正。舉例來說，假如與美國交戰，我們總能够利用我們太平洋的島嶼，可是和英國交戰，我們恐怕沒有這種利便了。因此爲對付英國，我們勢必需要一個更大的噸位比率，同時我們的潛艇將要肩負一個更重要的責任。我們不特要在印度洋作戰，而且要盡量南進直達好望角。」

看了上面這種荒謬的議論，我們真想把它視作一個退伍軍人坐在搖椅上的紙上談兵，但是我們該明白，日本是絕不容許軍隊長官——不論是現役的抑或是退伍的——發表任何與最高當局相異的意見。

絕無疑義地日本自己在充分明白她現行政策的延續，勢必惹起對美國或英國，或甚至對英、美兩國的武裝衝突。日本的主要成見似乎要在鞏固地位，準備實行藉局部戰爭的掩護遂行南侵的時候，極力避免同時激發對這兩個海軍強國的衝突。

日本的行動不僅喪失了英、美的同情。日本之佔領海南島——跟着就在島上建設海空軍根據地——是對法屬印度支那的領土和貿易的一個直接威脅。因此法國對日本藉中、日戰爭的掩

護而繼續南侵的行動馬上發生關係。同時更靠南一點的婆羅洲和荷屬東印度也感覺不安。這兩處地方都是富於石油的。同時日本之必須取得石油接濟，否則祇有放棄一部份拓殖野心一點事實也是無可諱言的。

日本今日的海軍戰略好像是協助（一）陸空部隊的侵略；（二）用于干涉中立國家航業的方
法來推進「關閉門戶」的經濟政策；（三）向南推進。由於這一切行動，她無形中激起其他列強日益增強的反響。但日本這些步驟都是在內圍及外圍防衛線的掩護下進行的。

不過，日本雖然極盡侵略的態度，卻並不見得快樂。她憂慮着自身的主要防衛線一層至為明顯。最近日本的海軍政策具有兩大特點——日本要廢除一切足以妨害她的武器的願望，和要保持最適宜於驅逐別國海軍於亞洲領海之外的武器的願望。日本之所以建造巨艦，使美國非要先把巴拿馬運河水閘擴大則無從和日本作建艦的競爭一項企圖，亦不過是這種政策的延續。

究竟日本是否認真假想這種政策能够收效是另一個問題。凡屬於日本的問題，都是極難肯定何者是嚴重的政策，何者是為推進本國利益而設的。日本政治家能够有一個時間認真希望其他海軍國家會同意依照日本的計劃實行海軍的限制，固屬不易置信。至謂日本真個以為把新艦的體積擴大到超乎巴拿馬運河的限度（日本所假想的限度），便可以掃蕩美國的海軍實力，也是同樣的難以入信。

按照這種情形，會覺得日本的海軍政策是自然地建於浮誇的基礎之上。這當然是西方國家

的顯明觀點，可是在文字上如果過份的說日本政策是虛張的恫嚇，實在是極端危險的錯誤。在西方恫嚇和在東方恫嚇是完全不同的，在東方若果被人說是虛張恫嚇，她便寧願傾全國之力一戰而不甘這樣「丟臉」。

除了英帝國之外，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是在歐、亞兩洲設立海軍的連鎖。那就是蘇聯。

從海軍觀點看來，蘇聯久已是一個謎，直至現在，她仍舊彷彿是一個謎。我們知道她擁有一個相當猛烈而且逐漸擴大的艦隊，特別是潛艇和佈雷艦最爲強勁。我們知道蘇聯的艦隊是分作三部份的；一隊駐防於遠東的海參崴，一隊駐在黑海，一隊駐在波羅的海。我們知道，靠着由芬蘭灣通至白海的運河制度和循着那些經過北極洋和白令海的東北航道，蘇聯經已建立了她的波羅的海艦隊和遠東艦隊相互間的交通連絡。但對她的海軍政策和海軍戰略，我們簡直一無所知。然而蘇聯海軍最高當局因爲常常有「肅清」事件而致不時更換，實在看不出她怎樣能夠有一貫的海軍政策和戰略。

以遠東而論，許多年來，日本和蘇聯間經已有過不少的磨擦。雖則自從「江峯」（譯音）Kiyenghueng 事件以後便再沒有露骨的衝突，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日、蘇的磨擦仍然是繼續存在的。日本之參加反共協定和她對華的侵略行動簡直不能夠使蘇聯站在日本的友國之中。換句話說，就是敵對的理想究竟像它們的辯護者那麼懇切的要我們置信？若然，則蘇、日兩國實

在沒有成爲友國的可能。不過最近有一件事似乎使我們對於這點發生了嚴重的疑竇。這件事是怎樣的呢？就是李維諾夫痛斥法西斯主義，而墨索里尼也極力的攻擊共產主義。蘇聯輸運大批軍火到西班牙，以作殺戮義大利志願兵的武器。義大利也供給戰鬥機和高射砲來擊毀蘇聯的轟炸機；并且每次俘獲被擊毀的俄國坦克車時，舉國都爲之歡騰。可是西班牙內戰還沒有結束，我們卻已發覺蘇聯和義大利——代表兩個思想絕對相反的國家——締訂友好的商務協定，而蘇聯答應供給義大利的主要貨物卻是現代戰爭主要命脈的石油。

在蘇聯海軍的三個艦隊中，黑海艦隊比較是最不重要的，因爲假如一個普遍的大戰發生，它或者不許通過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而參加大洋的活動。這個艦隊因此在普通戰略觀點上看，或將僅屬一個岸防的艦隊而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

蘇聯的波羅的海艦隊也可以說具有同樣的情形，不過它的實力比較強大得多，而且戰爭一旦發生，它的出海航道亦不致被堵塞。蘇聯波羅的海艦隊的實力有過一個時期被德國借作增強其海軍實力的藉口。無論如何，這些藉口大多不值得重視，因爲蘇聯的海軍實力差不多完全屬於佈雷艦和潛水艇——這種艦的對手是掃雷艦和抵禦潛艇艦——而不是德國所欲藉口建造的巨型艦和潛艇的增加。從蘇聯波羅的海艦隊的組織看來，實在不見得它有什麼能力可以作有效的襲擊德國在波羅的海的海岸。照情形看，它是近於一種防衛艦隊，指定要扼守波羅的海的北部，尤其是芬蘭灣。

其實具有戰略上最大的重要性還是蘇聯遠東艦隊。一般估計，蘇聯駐在海參崴的艦隊最低限度有潛艇七十艘和摩托魚雷快艇五十艘以上。這個艦隊也可以說是岸防部隊，規定要負責使得日本任何聯合侵犯海參崴的行動會遭遇極大的危險而不值得嘗試。

這點情形在很大的程度之下是絕對真實的。再沒有別的事情能比較驅逐蘇聯於海參崴之外而把那在足以空襲日本中心工業區距離以內唯一具有敵對性質的陸上根據地消滅一舉使日本更為愉快的了。但無疑地蘇聯派駐海參崴潛艇部隊卻另有使命的。

海參崴距離高麗海峽僅八百餘哩，剛在日本對高麗以及她的傀儡「滿洲國」的海上交通線的腹背。那裏的潛艇活動會形成對日本的一個很嚴重的威脅。此外，那裏的潛艇只須南駛二三百哩就可以截斷日本與大連、上海和台灣的交通。

這種對日本主要海上交通的嚴重威脅，以及對其本國領土的空中威脅的存在，更加以蘇、日糾紛好像永遠不會超過邊境接觸以外的事實，似乎使人推想到兩國間或者會有一種安排的辦法存在——是一種協定的方式，規定如果蘇聯的潛艇不侵犯日本的商業航線，則日本亦不侵犯海參崴。假如日、蘇真有這種諒解的話，那一定是以監視式的武裝中立為基礎；但假如沒有的話，則委實難明日本為甚麼不切實地把自己承恐懼的威脅掃除。

作算這樣，蘇聯在遠東的海軍戰略好像明白要使對日的威脅永遠存在，并且準備日本若果增加她的防禦或報復行動，則這種威脅的效能也要隨着增加。

第十一章 義法的海軍戰略

過去數年間的事件顯現出義大利的海軍戰略是建基於一種恐嚇的政策之上。義大利的海軍是不容輕視的，特別因為它的根據地在地理上所佔的位置是那麼重要。義國海軍戰略的效力就是在乎她所佔有地理上的優勢。義大利本部（連同西西里）向南挺伸，把地中海修窄，成爲一個橫渡不滿百哩的海峽。更偏西一點，義大利的屬土撒地尼亞距離北非海岸僅一百二十英里。在東南方面有威魯埃及可能的更有義國一個廣博的殖民地利比亞。在愛琴海（Aegean Sea）東南進口之處，便是義國屬島羅德斯和多得卡尼島。

因爲佔有橫跨東向商業航線的戰略地位，義大利曾經辛辛苦苦的要建造一個具有足以截斷這條航線的威脅的海軍——包括輕快的巡洋艦和驅逐艦以及無數的潛艇，還要深造最現代化的戰艦來支持這些小型艦隊。此外因爲距離甚短，義大利艦隊更可以獲得以海岸作根據地的飛機協同作戰，義大利對這種空軍的實力已經有相當的造就。

義大利的主要海軍戰略是建基於它對地中海商業航線的威脅之上。過去的事件似乎顯示出墨索里尼不願冒着挑起歐洲全面戰爭的危險——最低限度還沒有到那個時候。不過當他說「有一株和平之花，從八百萬刺刀的密林中茁長出來，而這些刺刀都很銳利並且由一般勇敢的青年

揮動」的時候，則他以前常常宣傳愛好和平的話似乎有點靠不住了。一個站在維持現狀方面的民主國家或可以爲和平而整軍，但那「刺刀的叢林」，若果落在最近成了戰爭的侵略者之極權國家的手裏，便不能不使人懷疑了。但無論如何，他所謂長在刺刀尖頂的和平，照情形看來，委實是一種誇張之詞，要想自己 and 一般聽衆都相信因爲在地中海的狹窄海面裏佈下了潛艇魚雷管的叢林，一定沒有人再敢跟義大利衝突。

這種恫嚇的政策，加上義大利在地中海佔有的戰略上位置，造成墨索里尼所謂「四角火線」。這個「四角火線」的四椽是——由東北的多得卡尼斯島以至埃及（及）利比亞邊境；沿北非海岸以至的黎波里；從這裏再向西北通至撒地尼亞；然後東轉達多得卡尼斯島。

經過這個「四角火線」的不祇是直通蘇彝士運河和東方的商業航線，同時還有那直通羅馬尼亞油場和蘇聯農產區的商業航線，以及通至地中海尾端的海法商業航線。這個「四角火線」裏邊的每一吋海面，不特是義大利軍艦可以迅速的從根據地出擊，並且都在義大利飛機襲擊的範圍之內。

此外在這個外層「四角火線」之內，還有一個內層的「四角火線」，它的四角是撒地尼亞的喀利亞里（Cagliari），突尼斯，的黎波里，和西西里的敘拉古。這個內層的「四角火線」正橫跨地中海中部的狹道，而在它裏面和附近則散佈着義大利的海軍和空軍根據地如班第拉利亞（Pantellaria），喀利亞里，的黎波里，特拉巴尼（Trapani），奧加斯大（Augusta），和墨西

拿 (Messina)。

從它們的表面價值看來，義國所造成的這些「四角火線」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同時對地中海的主要交通線更造一種很大的威脅。然而事情果真是這樣嗎？這些「牢不可破」的「四角火線」真個沒有一些誇張的成份嗎——這原是歷史上專制暴君所最喜歡的慣技，參照國際政壇的最近事件和趨向似乎已證實其中確有誇張的成份。

一九三五年秋，當世界各國一致反對義大利而墨索里尼正恐懼着那可以粉碎他一切計劃的石油禁運會實現的時候，那「四角火線」即已呈露出一個徒具枯壳的象徵，——因為一個強大的英國艦隊卻把義大利監視到動彈不得。再次，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歐洲危機爆發的時候，墨索里尼爲什麼要勸止希特勒，舉行明興會議，讓歐洲得到一個呼吸的空間？其中有兩點理由，具有同一的基本原因。義王以遜位爲威脅，反對義大利捲入歐戰的漩渦，同時墨索里尼本人也感覺到不安。他們兩個都覺悟義大利是最易中傷的。他們所以覺悟義大利之易受打擊和處境危險，完全是由於接獲關於英國地中海艦隊的迅速和秘密行動的情報所致。

義大利的破綻並非單純在那綿長而無掩護的海岸線。義大利本身原是一個窮國，她缺乏各種主要的戰爭原料，幾乎全部都要依靠海外輸入。此外在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還要攻伐阿比西尼亞和建立東非帝國，這樣的勞師遠征簡直是向英國付以抵押品。

義大利在一九三九年基督受苦節之進侵阿爾巴尼亞，有許多人以為一定可以極度的增強義

大利在地中海的戰略地位，但事實上委實看不出怎能够有這麼一回事。不錯，這麼一來可使義國的軍隊和南斯拉夫及希臘的陸地邊壤接觸，但義大利之佔領俄特蘭吐海峽的兩岸絕對未能變更地中海的海軍局勢。在現代化的情形之下，倘若阿德里亞海任何一邊海岸落在敵手時，相信沒有一個海軍統帥會派遣海面艦隊駛進這個海面的。阿爾巴尼亞之佔領或可使義大利在承平時代易於控制阿德里亞海，不過要是在地中海發生戰爭的話，則阿國的佔領對於海軍局勢不會有多大的影響。

即使假定墨索里尼的「四角火線」能够把地中海的航線截斷幾個月，但這樣便要費盡義大利的全力了。同時英國對東方的主要貿易和波斯灣運來的石油都可以繞道好望角；現在已經常常利用這道航線，在上次大戰的某一個時期亦曾經實行過。這種貿易航線的更變和對義的封鎖當然用不到傾盡英國的全部力量。此外義大利的東非帝國會很快的就要「結束」了。

那些領土的接濟，只要一個小艦隊，就可把它完全截斷了。義大利的紅海艦隊，目前只有保護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六艘和潛艇六艘，當然不能夠實施封鎖。任何義大利的補充艦隊必須經過蘇彝士運河或直布羅陀海峽，就在那裏便可以毫不費力地把它擊敗。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英國可以絕無一些重大困難便可以隨便封鎖地中海。事實上我們可以斷定英國必定會採取更爲積極的行動。無論如何，我們即從最壞的觀點來看，對於封鎖義國一舉實在不會有什麼比較不方便或更爲嚴重的問題發生。

英國海軍大臣最近在上議院說過：「遇到規模戰爭的時候，義大利在戰略上的形勢是特別薄弱，因為她有三個龐大軍隊分駐西班牙，阿比西尼亞和利比亞。這是財產的五十萬個抵押品，並且除非來一個海軍的異績，否則這五十萬大軍可以立即予以截斷。」

蓋達 (Signor Gayda) 最近說過，西班牙內戰結束之後，不久便會發現「西班牙人自管西班牙」的事實了。這句話我們是會同意的。人們或會很正確的相信，要截斷義大利和利比亞的交通，以及驅逐義人於利比亞之外，會發生困難和要相當代價。但是還有一個東非，這裏可以用一些兒氣力便可把它切斷。而且東非正是三個地方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為在義大利人眼光看來，它是代表墨索里尼的偉大。爲了它，義大利人自甘捐棄舒適的生活和甚至犧牲他們的結婚約指。

很顯明的，甚至墨索里尼本人對他那一「四角火線」所產生的威脅效力也是覺得未盡如意。不然的話，他對於鞏固其戰略上的位置和增加它的威脅一事不會那麼關切的。

此項目標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班第拉利亞的設防。班第拉利亞島差不多是在西西里和突尼斯間的地中海海峽的中部，離馬爾太西北之西約一百四十哩。在地理上，班第拉利亞是控制着地中海的狹道，並且可以「障蔽」馬爾太而成爲這些海峽的監護者。假如能夠說任何海島在戰時無法維護的話，那末班第拉利亞便是一個例。

班第拉利亞島不過是一塊火山石。它的海港都是很惡劣的，並且缺乏用水的供給。法西斯

的天才和勞力或許能够把它造成一個可以溝通的堡壘，而且具有一個足供潛艇和其他小型艦隻爲非常時期根據的前哨軍港；但決不能夠改變其地理上的位置或地理上的結構。義大利或會認定在英、義戰爭中馬爾太是不能夠顧全的。我們絕不否認馬爾太島的生命可以因戰爭而成爲極不舒適，但對於「不能顧全」一語卻不能不懷疑。空軍不能攻佔土地，而它們之運用勢必把過量的國力耗於加插的表演。班第拉利亞島在地中海戰爭中之不能維護，是沒有人會爭辯的。反之，它縱有充任前哨根據地的便利，但因與馬爾太和法國著名的空軍根據地比塞大過於接近，也要迅速地消失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義大利再來一度嘗試，要增強「四角火線」的威脅和加緊她對地中海中部的控制。這時在義國國會中突然閃出反法的表現，並大聲疾呼的要求法國把尼斯，科西嘉和突尼斯讓給義國。不過這些要求最初是在一種興奮的表現之下形成的，所以我們不必過於重視。例如對尼斯和科西嘉的要求正如巴黎學生所提出的割讓威尼斯和維蘇威的反要求一樣的誇大和幽默。

不過對於突尼斯卻是有點不同。因爲一自法國擄奪突尼斯後，卽已引起義大利的嫉妒，同時突尼斯的義大利民族也佔有相當的數目。

根據義大利的統計，突尼斯的義人總共有十五萬。根據法國的統計，突尼斯的義國僑民僅佔十萬。不論那一個統計正確，總之突尼斯的確有很多義國僑民，那是不容否認的；而義大利

國會的要求或許是效希特勒以蘇台德區有三百萬德人爲藉口而宰割捷克的前例。事實上突尼斯義大利人的利益和待遇問題曾經由賴伐爾和墨索里尼於一九三五年一月簽訂協定加以解決。當時法國鑑於德國的重整軍備，認定義大利的睦誼極爲需要，故有突然簽訂協定的決心。

無論如何，義、法兩國因突尼斯問題而發生的敵對情緒不久又因西班牙內戰所撩動的外交磨擦而再度滋長。不過在義大利國會發動示威之前，卻絕未提出過什麼要求。

這一次的示威，依照以後的事件看來，似乎是未經政府授意而係尙未成熟的爆發，使到義大利當局感覺相當的難爲情。義大利政府的迅速反應就是再度申明其所需者僅爲少數民族的公平待遇。馬第里（George Martelli）曾經這樣的寫過：「緊隨着義大利國會那一次示威運動，把義大利在地中海的目的揭露之後，更有一位義大利官員向我保證義大利對突尼斯沒有領土的野心。」然而對突尼斯的領土要求終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義大利人民報」揭露出來。跟着不到幾天的功夫，整個義大利對於割讓突尼斯的要求都是那麼一致，弄到雖無政府的明文公布，卻很像是官方的主意。

從外交觀點看來，整個事件是一個錯誤的發動，因爲它徒然增加了法國政府的地位，而使達拉第完成了法國北非洲殖民地的勝利之行。但無論如何，事件的動機和趨向是很明顯的。墨索里尼容或有想念及突尼斯義大利民族的利益，但領土要求之絕非爲理想的人類生活條件着想，而是以戰略爲根據的，實屬毫無疑義。試想一想突尼斯對義大利的戰略力量是會那麼大大

的增強！擁有突尼斯之後，她便可以把握着地中海中部那寬僅一百哩的海峽底兩岸，以及正中設有防禦工事的一個島嶼。並且這麼一來，更可迫使法國退出比塞大，（這是法國在突尼斯的一個海空軍根據地，不單祇阻礙義大利獨佔地中海的狹道，而且威脅着西西里，撒地尼亞和義大利的本部。）

義大利國會示威運動時提出對法國的要求，當時認為一種未成熟的爆發和並非官方授意的一種觀察，更因舉世雖已逐漸傾信義國對法國的要求快要正式公布，但經過了好幾個月還沒有絲毫影響的一點事實而愈覺有力。

無論如何，法國絕不會割讓突尼斯的，由是可以再度申明義大利要造成地中海中部威脅的戰略已告失敗。關於討論西班牙內戰結束後義國對西班牙領土的立心究竟如何的一項問題，已經費盡不少的筆墨。義大利的志願兵和軍需品對於佛朗哥將軍的成功，確曾予以很大的助力。因此我們可以作合理的假定，墨索里尼是準備獲得一些比較單純誇耀他自己的理想勝利的空洞慰安更切實際的酬答。

在另一方面，佛朗哥將軍曾屢次聲明他決不向外國割讓一寸的土地；墨索里尼亦否認有攫取西班牙領土或海外殖民地的企圖；而被譽為墨索里尼喉舌的蓋達當加泰隆納淪陷後也聲明義大利願見西班牙人自管西班牙。可是佛朗哥將軍卻加入防共協定。這或許僅是一種作態，不過法蘭西——最有關係的國家——之予以重視是不容否認的。

「一切都是很困難的」，倫敦「早報」國際版編輯每次遇到世界充滿矛盾性的時候總是這樣說的。他認為正確消息的判別倒不如閉上眼睛隨便的點用。

即使墨索里尼的確是像他自己或他的朋友所誇耀的那麼正大，但他希望於那在理想上同情他和感激他的西班牙政府正未有艾一層是絕無疑義的。義大利志願兵或許會退出西班牙。她的軍隊或許會離開巴利阿利島，不過就算是這樣，墨索里尼仍顯然期望着優惠的待遇，庶使他能夠利用巴利阿利島以作威脅法國和北非洲交通的根據地，同時更以用作爭取突尼斯的憑藉。因而我們便得目覩威脅戰略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它的發展中，一如其主要目的的一樣，最初是海軍對海上交通的威脅。

一九三九年二月，爲了近年來一點最機敏的外交活動（英國海軍也負了一部份責任），義大利對巴利阿利島的願望竟遭打擊。當時巴塞隆納業已淪陷，米約加亦快要輸誠。在米約加隔鄰的島上駐有許多義大利軍隊，一般人當時以爲這些軍隊或將佔領米諾爾加（Minorca）藉以增厚義大利攫取巴利阿利島的把握。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英國巡艦「得文郡」號突奉英國政府的命令，載了佛朗哥將軍的全權代表聖路易伯爵到米諾爾加正式接受該島的投誠。官方的聲明當然只說「得文郡」號艦的任務僅屬普通儀節的舉動，除送聖路易伯爵到米諾爾加外，還載了四百五十名難民離開米諾爾加。無論如何，這一次急斷的行動已經保證米諾爾加是落在西班牙國民軍而非義大利軍隊的手裏。

在一年多以前，作者爲討論西班牙內戰的牽涉問題時曾經說過，墨索里尼之佔據巴利阿利島可以安排破壞馬奇諾防線基礎的炸藥。馬奇諾防線是一串連鎖的堡壘，藉以保衛法國東部邊境免被德國侵犯。法國是一個陸軍國家，她的陸軍地位比較海軍和空軍重要，但她的陸軍作戰人力須靠北非洲殖民地的兵源來補充。在戰時這些補充兵就是保衛法國的主要份子。

他們是從海外的阿爾及利亞 (Algeria) 和摩洛哥來的。大部份是從阿爾及利亞各口岸開到馬賽，因而必須在巴利阿利島數哩之內經過。

法國幾乎永遠都戒懼着東來的侵略，因此法國海軍戰略最重要部份之所以注意於商業航線的安全以便補充兵源的運送，實在絕不足異。

從阿爾及利亞和奧蘭通至馬賽一段商業航線的安全問題就是法國海軍首先考慮的問題。它是一條很短的商業航線——長約四百五十海里——但它是一條易受襲擊的航線，而處於可能敵國的襲擊距離之內——東面是撒地尼亞和義大利，西面則爲西班牙。還有巴利阿利島直接在這條航線以內。怪不得法國，絕非爲了理想的原因，但極不願西班牙成爲第二個法西的國家。北非洲商業航線的維護，法國海軍最低限度要控制整個地中海的西部。爲達到此項目的，突尼斯的比塞大海軍根據地最近經已擴大和改善，並已添設了許多現代化的防禦工事。比塞大是法國海軍戰略上東面防線的強點。

保衛着北非洲商業航線和地中海西部港灣的東面防線是從比塞大向西北伸展，繞過撒地尼

亞的西面以達科西嘉，再向西北通至尼斯。北非洲商業航線的西面卻沒有海軍防線，一向信賴西班牙在戰時會守中立的，所以這方面實在沒有設防之必要。到現在，情形或許有點不同。但無論如何，假如東面防線能够堅守，整個地中海西部能够由法國艦隊控制，則西班牙對義大利的連絡會被截斷，而不致聯合義大利來對抗法國了。

在每次限制海軍會議席上，法國都會指明她需要一個比較義大利強大的海軍，因為她除了地中海的海岸之外，還有一個大西洋和英倫海峽的海岸須要保衛的。此外更有西非洲和遠東的殖民地利益要顧全。這實在不是會議席上的一種純粹的討價還價。同時，英法同盟最近的增強，更減輕了法國對英倫海峽的重擔。法國當然仍舊會協助英海軍巡邏及其他各種工作，但英倫海峽兩岸的防務卻差不多要完全由英國負責。

法國的大西洋沿岸防務差不多也可以這樣說。假如這海岸遭遇重大的威脅，則英國經由比斯開灣的海上貿易自然要感受更大的打擊。由是英國會比較法國更受牽涉，但仍然要法國艦隊協助，並須借用法國西岸的軍港。

不過這種威脅究竟會來自何方？當然不會從美洲橫渡大西洋而來的。從西班牙北岸來嗎？似乎絕對不會。所以唯一的結論就是，這一方面的海軍威脅只能夠由德國或義大利發出，而後者更爲了兩點不可能的情形減輕了發動威脅的可能性。假如真個來自義大利的話，它一定要經過直布羅陀海峽，而英國海軍的責任就是要在它尙未駛進大西洋活動之前把它擊敗。同樣地在

與德國交戰時，一切封鎖德國，把德國艦隊禁制於德國軍港裏面——或最低限度要困於她自己的水雷陣線之內——並準備待德國艦隊冒險出來的時候把它擊敗等責任也都是英國海軍負擔的。一個英國艦隊要是放任德國艦隊衝出北海，進至可以進犯法國大西洋海岸的地位，那末，那個英國艦隊縱非確實打敗仗，亦屬戰略上的一個嚴重的失敗了。

法國西非洲殖民地的防務當然也是大同小異，因為英國對南美洲的「肉食運輸路線」和對好望角的商業航線都要在極接近法國西非洲殖民地的海道經過，而這些航線對於英國實較西非洲殖民地的安全對於法國的影響更為重要。

只有一個場合之下，大西洋會成爲法國生死存亡的關鍵。假如地中海西部給敵人控制了，馬賽與阿爾及利亞的商業航線給切斷了，則這種場合便會發生。到了那個場合，法國北非洲的補充兵要從摩洛哥的大西洋口岸運到比斯開灣的口岸。不過到了那時候，地中海的商業航線必定也被切斷了，而法、英兩國的東方貿易都要繞道好望角——其中一部份將變成法國補充兵源的航線。

在那經由地中海以至法屬索馬利蘭(French Somaliland)和法屬印度支那的大東商業航線上，法國佔有很大的利益。從戰略上說，這條商業航線之保持，對於法國是最爲重要。然而除擔任警察工作和於必要時派隊應援外，法國仍須依賴英帝國的實力以維持這條商業航線的通航。這並不是說法國故意把責任推在英國身上。事實上純粹因爲兩國的利益具有很密切的關

係，所以他們須要切實合作，以保證相互的安全。英國的位置在戰略上是便於保障大東商業航線的安全，而法國的位置則又在戰略上宜於保衛地中海西部的一段。這一段的防務對於法國和英帝國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過對於法國北非洲補充兵的運輸線底安全更為重要罷了。

保衛那經由地中海以達遠東的商業航線當然是英、法兩國所應共同負擔，以最經濟的軍力獲得最大的安全。這種辦法曾於上次大戰時實施過，法國海軍保衛地中海西部而英國則保衛地中海東部。蘇彝士運河以外的區域則由英國負責保衛，大西洋和英倫海峽的防務則由英國海軍負責而由法國海軍協助。

總括言之，法國海軍戰略是側重於控制地中海以西自比塞大至科西嘉再達尼斯的連絡線，並且附帶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援助比斯開灣附近和英倫海峽或甚至於遠東方面的英國艦隊。

第十三章 德國的海軍戰略

甚麼是納粹德國的海軍政策和戰略呢？這是整個文明世界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可能就在這問題的答案上。

過去曾經有過許多次盛傳希特勒要詳細地公布德國的海軍政策。當英國海軍部代表團於一九三八年底由英飛往柏林，俾在德國未實行建造噸位與英國同等的潛艇之前，與德國海軍當局進行「友好的談判」，英國的代表曾提出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據一般人的推測，或許能夠引起納粹海軍政策的公布。然而除了含混的概論外，卻沒有得到甚麼。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當希特勒在德國第一艘三萬五千噸戰艦「俾斯麥」(Bismarck)號下水典禮中致詞的時候，據說他將會宣布德國的海軍政策。但是希特勒的演詞只是對德國新海軍的讚頌，和對「鐵血宰相」俾斯麥的表揚，只此而已。

然而事實上有許多事徵表示出德國確定的海軍政策和海軍戰略，這些因為係事實的原故，所以比較那些經過縝密考慮而草擬的演詞較為有價值。

為估計這些事徵的價值起見，我們就要回到一九三〇年初期，——那時候國家社會主義正開始復興與德意志。

我們曾經說過德國的「袖珍艦」。第一艘袖珍艦「德意志」號 (Deutschland) 係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完成的。跟着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完成的是「薛爾上將」號 (Admiral Scheer)，第三艘「格拉夫斯比上將」號 (Graf Spee)。是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完成的。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軍協定締結之前，德國三艘「袖珍艦」中已有兩艘在活動中。

這些袖珍艦是能够戰勝任何的巡洋艦，但不敵現有的任何戰鬪艦。這些袖珍艦的出現，已引起海軍界的立即和深切的激動，不特因為它們能够填補主力艦和巡洋艦間所明白劃分和審慎保留的「空位」，而且因為它們也是航海貿易的新而有力的威脅。假如驅逐艦和巡洋艦有被較優的勢力，如「袖珍艦」襲擊的可能，那末以驅逐艦和巡洋艦保護商船，或以巡洋艦警衛航海貿易線有什麼用處呢？

然而在這時候，這危險是屬於理論的而非實際的，在凡爾賽和約限制之下，德國海軍設計專家竟能有這樣偉大的創作，實在是可以讚揚的。

在第二艘袖珍艦完成後不久就有德國開始建造小型潛艇的謠傳，這種傳說是繼續不斷的傳播，所以不能漠視的，據說德國設計家和工程師已在海外從事建造潛艇。例如曾經有一艘潛艇在芬蘭一家電影機公司依照德國的設計建造的。英國政府因此從事調查此事，結果雙方進行外交談判，而訂立一九三五年的英、德海軍協定。

當時德國會正式承認她確曾建造潛艇——是凡爾賽條約所禁止德國建造的——並且準備增

建。德國更說明她厭惡凡爾賽和約中其他關於海軍部份的條款，準備置諸不理，而建設一個新海軍。不管是對抑或是不對大不列顛對於德國這個志向是表示同情的，而在這個原則上建立關係，並乘機與德國締訂海軍協定。

這個協定決定了德國的海軍實力，無論何時都是等於英帝國全部海軍實力百份之三十五。此外並規定德國新海軍的每類戰艦的噸數比率是百份之三十五。換句話說，德國可有英國巡洋艦噸數百份之三十五，以及英國主力艦噸數百份之三十五，不過不得集中全部噸位以建造一種戰艦。但這以種類為單位的百份之三十五限制中有一個例外，這就是在潛艇內德國潛艇噸位規定等於英帝國的百份之四十五，并且「在某種局面產生而使他們的意見——德國政府的意見——認為有需要時，和經過『友好的討論』後，有權得以增加這個比率至平等的噸位。」

僅僅袖珍艦就給了海軍軍略家和戰術家一些棘手的問題。德國表示希望建設一個強大的潛艇一層更使他們感覺棘手，簡單的是因為潛艇增加了威脅。當德國於一九一七年無限制採行潛艇戰爭時，曾發見最善的防禦潛艇襲擊商船辦法是將商船集合起來而派遣防禦潛艇艦隊加以保護。但是護航制度對於應付洋面襲擊者，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除非護航隊的力量較任何襲擊航海貿易的敵人力量為高。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七日斯干的那維亞 (Scandinavian) 護航隊的命運，就是一個好的例證。當時有九艘商船以及兩艘護航的驅逐艦「瑪利玫瑰」號 (Marry Rose) 和「強弓」號 (Strong Bow)，都被德國襲擊巡洋艦「勃魯姆瑪」號 (Brunner) 和「勃廉斯」

(Breme)號擊沉了。將來必須有一個強力的護航隊足以驅逐具有如「袖珍艦」那樣戰鬥力的襲擊者，除去一兩個很特殊的意外事件，這是不成問題的。

若果沒有足以應付勢必遭遇的強大洋面襲擊者的護航隊，那末在強有力的洋面襲擊者活動之下護航隊簡直對於商船是死亡的陷阱。一艘襲擊艦向一個沒有充分保護力量的商船隊進攻，是很容易獲得成功的。在一小時內，它能够擊沉要在一星期內才能够尋出來的那麼多船隻，假如商船不是集中一起的話。商船聯合一起行駛是應付潛艇襲擊航海貿易的辦法，但應付那強有力的洋面襲擊部隊，就要把商船分散於衆所認識的貿易航線之外，俾襲擊部隊消耗大部份時間和燃料於偵察工作中，而不是於擊沉商輪上。

這是保護航海貿易兩個相反的辦法，每個辦法都適應於一種特別的威脅。而每種威脅又需要極大不同的應付辦法，因此假如這兩種威脅連在一起戰時，航海貿易的保護簡直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

這種局勢就是由於德國堅持建造強勁潛艇部隊以及「袖珍艦」和巡洋艦所造成的。無怪乎英、德海軍協定備受嚴厲的批評。

路易特勛爵 (Lord Lloyd of Dolobran) 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上議院批評這協定時不是根據這從洋面和海底而來的對航海貿易的雙重威脅，而是根據創立另一個不涉及海外約束的海軍比率而發論的，他這樣說：

「我們不特爲北海而造艦，還要顧慮到遠東，印度和地中海。在我們每次要爲遠東，東印度或地中海建造十艘驅逐艦時，我們就自動的在北海增加一個潛伏和不均衡的海軍數對實力。這就是新比率是那麼危險的地方……」

今日所發生的剛好就是這種情形。大不列顛是正在建造戰艦中，俾能够在遠東維持一個強勁的艦隊，因爲日本加緊她的拓展活動，這樣的艦隊是必要的，不過爲遠離海洋而建造這樣的艦隊必自動的使德國增加她的海軍實力。

回顧最近的事件，英、德兩國政府，在英國對德恢復徵兵法提出強硬照會後三個月，竟會成立海軍協定，這似乎是驚人的事。那個照會對於德國的行動，指爲「片面行動的另一個例，而這種行動，除去原理的問題不談外，是嚴重的增加歐洲的不安。」但是三個月後，英國政府竟爲英、德海軍協定而歡呼，並且相信——不是虔誠的希望——這個協定「將使世界各海軍國家對於海軍限制問題能够成立一個共同的協定。」這是重召海軍軍縮會議前在倫敦所舉行的談話破裂後六個月的事。英國海軍大臣於英、德海軍協定簽訂後所發表的廣播演講中，曾表示意見，這協定可以使軍備的競爭停止。這個預言的價值可於後來的事件評判出來，加以這個預言是在英帝國能够整理她國內海軍事務之前十八個月發表的。

或許有人認爲對於德國建造兩種特殊戰艦一點過於重視，以及認爲新德國海軍的創立是不可避免的；因爲一個偉大國家的自然願望已建立一個發展神速的航海貿易，雖然該國家沒有海

外殖民地。對於德國建造一個超過凡爾賽條約限制之海軍的願望，是不能反對的；但對於她所採取的辦法，就不能不反對了。在那准許德國建造潛艇的海軍協定談判舉行之前，德國已有潛艇了，那談判是由於「既成事實」而舉行的，——這種舉行談判的方法是現在世界所慣見的。

德國海軍政策和戰略在這些事件裏所表現出來的預示是我們所關切的。在英、德海軍協定訂立不久之後，德國「袖珍艦」 德意志號 (Deutschland) 曾訪問蘇格蘭福爾斯海口 (Firth of Forth)，當時作者獲得機會參觀那艘「袖珍艦」，并與艦上德國海軍長官交談。英、德兩國海軍長官素來是知己知彼的，對於使政治家和外交家驚惶失措的問題，都可以坦白的互相討論。

有一件很顯著的事是：除了年輕的低級官佐外，那艘「袖珍艦」的大部份長官，胸前都掛着一個以桂花圈作邊飾而中間鑲着一艘潛艇的橢圓形青銅徽章，——這是曾經在潛艇服務過的軍官所佩的徽章。在這種環境之下，談話的中心問題自然轉到潛艇和潛艇戰爭上去。

德國軍官對於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上次大戰德國潛艇戰爭的失敗原因是由於發動過遲，那時候防禦潛艇的武器已經開始發展了。但是我們不能夠完全同意這個見解，因為我們腦海中還保留一點，即如無限制的潛艇戰爭更早的發動，勢必使美國更早的被捲入戰爭漩渦去，不僅可以使大不列顛不致遭受潛艇戰爭的全部影響，而且可以使協約國早日獲得勝利。

德國軍官同時也深信，假如德國和大不列顛再度發生戰事，德國的海上戰略勢必以全力攻擊英國的航海貿易，企圖在英帝國海外貿易能夠有機會適應戰時情形，或者獲得海軍保護之

前，切斷英帝國的主要海外交通線。

最高政策的決定不是海軍官佐的責任，但戰略和戰術的擬定，乃是他們的責任。一個聰明的政府在決定政策之前，是先行考慮這些問題的。因為這個理由，在「德意志」號艦上一間綠色和銘製的士官室內，以及坐在一幅特別飾以燈光的德國元首肖像下舉行談話，是最使人領悟的舉動。此外在這次談話中所表露出來的海軍戰略已於後來的事件表現至一個驚人的程度。

當德國最初要求建設一個超過凡爾賽和約限額的海軍時，她是根據要求在北海，特別是波羅的海由於岸防而得更大的安全的一點上。在波羅的海，蘇聯海軍似乎是給德國以莫大的憂慮。就是爲了這表面的理由，德國最初建造的二十四艘潛艇都屬於小型的二五〇噸級。許多人認爲這一類的潛艇，因爲它的體積關係，一定是純粹的保衛沿岸和波羅的海的戰艦，而不能夠在海外活動的。他們忘記了在上次大戰中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峽大肆破壞的德國潛艇就是這麼大的潛艇。

然而不久就明白德國的建造這許多小型潛艇，是另有一個目的的，德國是在從事建立一個強大的潛艇隊——一個需要極熟練人材的部隊。德國有許多官兵是曾經在上次大戰時在潛艇服務過的。這些形成了教官中的寶貴核心，但最需要的還是迅速的訓練大量的青年軍官和士兵。德國所建造的小型潛艇，雖然是她作戰艦隊的寶貴部份，但它們的初步作用還是用來訓練服務於新潛艇的人員。

德國一旦獲得訓練駕駛戰後德國海軍新武器的設備後，她就從事建造更大的潛艇而這些潛艇不是屬於純粹的岸防船艦的。第一艘二百五十噸潛艇(U-1)號係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下水的——即在那授權德國建造這種船艦的英、德海軍協定簽訂之前兩日。兩星期後，跟着(U-2)號之後，再有一艘潛艇下水，而在以後的三個月內，德國造成了十二艘小型潛艇。同時德國已開始建造兩種更大的潛艇。第一種是屬於「出海」類的，其中包括排水量約五百噸的潛艇，其餘的一種是屬於「海洋」類的，潛艇的排水量約七百五十噸。第一艘「海洋」類潛艇是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下水的，而第一艘「出海」類潛艇則於同年四月八日下水。這樣一來，德國在建造可以長途駛行的潛艇方面的進展是并不遲緩的。

對於德國式那樣大小的潛艇的巡弋範圍和繼續航行的本質，有許多誤解的。上面曾經指出那些二百五十噸小型潛艇的噸位是與戰時的(U-9)潛艇相等，此外這些潛艇曾經到過葡萄牙，西班牙，和地中海的西部；其他的德國潛艇也曾單獨的由德國口岸駛至加那列羣島(Canary Islands)附近而在那些領海內舉行過演習。

或以為對於德國潛艇和潛艇與袖珍艦聯合實力的重要，過於重視。然而事實上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歐洲危機爆發而戰爭似乎不可避免的時候，曾經有過兩件事使英國當局感覺極大的憂慮。一艘德國「袖珍艦」經已離開西班牙的口岸維哥(Vigo)，又有五艘德國潛艇經已悄悄地駛離坦支爾(Tangier)。

新德國海軍的形勢，很迅速的變成屬於海洋方面的而不是屬於岸防方面的了，這不僅在潛艇和袖珍艦是這樣。增建的兩艘裝甲艦(Panzerschiffe)的龍骨是於一九三四年安置的。當時曾經有過很大的謠言，謂這兩艦於浮出水面時成爲比「袖珍艦」更強大的戰艦，雖然那時候德國建設一萬噸以上的戰艦是條約所禁止的。但那些謠言是有根據的。一隻船在建造期中所得更改的限度頗爲狹窄的，這兩艘軍艦都是在一九三六年最後兩個月下水的，都是二萬六千噸的戰艦巡洋艦——兩倍半於袖珍艦的體積。

一九三五年德國開始建造兩艘裝配八吋徑大砲的一萬噸巡洋艦，這種重巡洋艦是其他國家根據協定而廢置的，翌年又增建同等式樣的巡洋艦三艘。一九三六年，德國則從事建造航空母艦和三萬五千噸的戰艦。

其中的一些船艦或可說是爲擔任海岸防衛工作的，但三萬五千噸的戰艦，一萬噸的巡洋艦，以及約二萬噸的航空母艦，對於一個只限於岸防的海軍戰略，無疑的是一個尖銳的阻礙。

僅僅新德國海軍的組織就證明德國在一個較寬大的基礎上來檢討她的海軍戰略，而不是根據她本國海岸附近情形而定的。此外關於德國的海軍戰略的趨向，還有許多其他的象徵。一位著名的德國海軍上將最近宣稱德國的新航空母艦是根據遠出大西洋作戰的原則而設計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德國海軍上將格拉狄斯(Gladisch)在德國海軍部官報內曾討論過航空實力的運用，他反對那可以說是空軍的「驚人戰術」的主張，而側重於飛機襲擊貿易和海港的價值——

海港是航海貿易分發的中心點。他似乎是看重飛機為毀壞海洋上和商港裏的航海貿易的工具，因而根據他的意見，作這樣的解說：「這樣的戰爭是可以發動而不致觸犯國際法律的，因為一旦敵人被迫採取護航制度後，商船就是合法而可以襲擊的目標了。」

關於新德國海軍的組織，格拉狄斯上將 (Gladisch) 還提出另一點。以前曾指出護航隊是對潛艇襲擊的答覆，但遇到比護航艦較強的洋面襲擊者時，它就會受該襲擊者的支配了。在空襲商船方面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的。除非商船能夠有可以驅除猛烈空襲的護航隊以為保護，那麼集合同商船於保護下的舉動將會由於空襲而招致更大的損失——暫且不說給予敵人以逃避國際法限制的路。

因而我們可以看見德國以前已經而現在仍在製造一種對付航海貿易的三重利器。德國的海軍戰略，像義大利那樣，是根據於恫嚇的原則上的，這或許是對的，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她可能的敵國底航海貿易陷於停頓，這是絕無疑問的。此外過去的事件已經表現出德國的政策是準備造成一個威脅至陷全世界於混亂的程度，而不是虛張聲勢的鬧一陣。

目前德國海軍地位的弱點，以及海軍戰略的牽制條件，是海外根據地的缺乏。德國的援助佛朗哥將軍，除去思想方面之外，無疑的是有兩個目的。其中的一個是德國極端需要巴斯克州 (Basque) 的鐵苗。這個特別的目的之重要似乎在德國協助西班牙的人力和物力的活動於西班牙西北部的抗戰崩潰後就不甚聽得到的事實看得出來。德國干預西班牙內戰的另一個目的無疑地

是海外海軍根據地的攫取，在西班牙本部，或西屬摩洛哥，或加那列羣島，或里奧奧爾洛（Rio de Oro）。一九三九年四月德國艦隊的調往西班牙領海，顯然是誘使佛朗哥將軍投進德國方面去。

即使從來未曾有過任何割讓領土的問題——割讓領土的舉動若不引起反抗因而發動戰爭是不能實現的——但會有一種類似外交同盟性質的希望，這種同盟將會准許德國艦隊借用若干海港的。在戰爭的時候，這當然是顯明的破壞了中立，但有時抗議不能過份的壓迫對方，因為恐怕會把戰略上的一個重要中立國家趕到敵人那方面去，這種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任何情況下，海外根據地是德國海軍最顯著的需要，但除去里奧奧爾洛和加那列羣島外很難尋覓一個更爲適宜於德國政策和德國海軍戰略的地點來設立有力的根據地。這些不特是進行收復西非德國以前殖民地的最好出發點，而且可以輔助德國進攻航海貿易的海軍戰略以至極大的程度，因為它們接近於南美洲和南非洲的龐大貿易航線，並且在直布羅陀西面那大焦點的作戰距離之內的。

在過去幾年來的事件中，已經顯示出德國武裝部隊的威力和戰略是與她的政治野心很密切的聯合一起的。德國要殖民地。但德國在中歐所採取的方式已使世界上的殖民地國家對於她的要求沒有表示同情的。這點德國是注意到的，因此德國的領袖們都明瞭，假如要收復舊有殖民地的話，就要經過戰爭才能够成功，或則最低限度造成一個威脅至那麼大的程度，使殖民地國

家讓步而不冒戰爭的危險。德國所能够造成的威脅，那個能够比切斷她的可能敵人和她所欲擷取的殖民地的航海交通來得更好呢？

一九三九年一月希特勒在德國國會開幕致詞的時候，明白的聲言殖民地問題并不是引起戰爭的一個口實，同時在那演詞中，他並且很有信心的期待着「一個長期間的和平。」然而這些聲言的價值如何卻是疑問。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明與協定簽訂之後，希特勒會肯定的說：「這是我對歐洲最後一次的領土要求。」并說：「我經已向張伯倫先生保證，現在我更特別強調的說明，這個問題（蘇台德區問題）解決之後，德國在歐洲方面更沒有領土的問題了……我對於捷克，將不再加以注意，這點我肯保證的。我們不再要捷克了。」然而還不上六個月的時間，摩拉維亞（Moravia），波希米亞和斯洛伐克卻被德國進攻而併吞了。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曾經發表過一個聲明，從海軍的觀點看來是具有非常的興味的。這就是在努連堡（Nuremberg）所發表的關於德國不能再被封鎖的宣言。當這宣言發表的時候，顯然它是狂妄的誇張。雖然德國具有礦產富源，雖然德國具有天才能夠製造可以代替差不多一切的代替物，但是德國是很容易受封鎖的打擊的，尤其是因為經濟困難經已迫使製造代替物以代天然物品的地位。這種情形更使德國易受封鎖的打擊。曾經有過一個敘述一個德籍猶太人的故事，他決定寧可自戕而不願被殘殺。他於是買了一條繩來上吊，但那條繩突然斷了，因為它是一種代替物。他於是買了一桿來福槍，企圖槍殺自己，但它卻失火，原來子彈是代替物。他再買一

把刀來自刎，但鋼刀卻弄彎了，因為製刀的鋼也是代替物。最後他放棄了自殺的念頭，跑到一間餐室，吃一條香腸。結果他是痛苦而死了，因為香腸也是代替物。

但是若果因為德國的軍械是以代替物造成而就幻想到它們是不關重要的，那是極大的錯誤。感受代替品的痛苦的是德國人民。德國一切最好的原料是用來製造軍火。可是在德國併吞奧國以後，有一個長期間德國的坦克車和裝甲車棄置於維也納，機器是燒壞了，因為所用的燃料是代替物。燃料油大概是德國的最大問題，從木材提煉的代替物不能供給她的需要。就是爲了這個問題，德國的東進政策引起了海軍國家的不安。德國向東南的伸展經已增加了她的礦產富源。假如德國能够把東南歐的麥田，以及最重要的羅馬尼亞油田併歸版圖內，那時候，其實只有那時候，希特勒在努連堡所發表的關於德國不能夠被封鎖的誇大宣言才會含有正確的成份。

德國對於殖民地的要求是根據於一個強大國家應有原料富源的理由而提出的。這樣的要求或許可以由於簽訂一種給予列強以同等的原料的國際協定才得解決的；但還有另一個因素，而這個因素使殖民地問題化爲戰略問題并把它變成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

世界上的強大航海貿易國家都明瞭任何德國海外殖民地都會變成有力的海軍根據地，以及極大的擴充新德國海軍襲擊航海貿易而結果使之停頓的力量。目前保持着這些殖民地的就是那強大的航海貿易國家，叫她們把海外根據地送給一個顯然懷有無限制的野心之國家，以及一個

曾經差不多公開聲明企圖藉威脅海洋商業航線而左右世界事件的海軍，未免是太過份的。

因此在那與德國要求殖民地事件有關的海軍和戰略問題，加以德國企圖建設一個可以打擊敵國的主要海道交通而使之停頓的海軍戰略，就是西歐和平主要危機的所在。

第十四章 戰略衝突之處

世界各主要海軍國家的海軍戰略在若干區域內是互相衝突的，這個事實的研究各海軍國家的海軍戰略時已充分的表現出來。這些是危點，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危點都是差不多由於互相爭奪貿易區域或貿易航線而起的，當世界文明在尋求繁榮所公開宣佈的目的是在擴充國際貿易，這在它本身上對於文明的延續反造成主要的威脅，這樣說法並不是言過其實的。

在歐洲，今日有三個主要的危點，而每一個危點都是與控制一條主要的商業航線有關的。歐洲各危險區域中最重要的還是地中海。

在地中海，許多海軍戰略在一個比世界任何地方為小的區域內發生衝突。

我們經已看到義大利的海軍戰略是一個發展威脅的戰略。最重要的是對於經過橫跨地中海中部狹窄海面的「四角火線」之大東商業航線的威脅。這是一個幾乎對各國商業的威脅，但特別的是一個對英帝國的商業和戰略上交通的威脅。義大利在地中海所造成的次要威脅是對法國北非洲商業和戰略上航線的威脅。法蘭西和英帝國的主要海軍戰略既然是與保衛這些航海權益有關，那末在地中海就發生海軍戰略的直接衝突了。法蘭西和英帝國站在同一戰線上以對付義大利的海軍戰略，並不是一件協定或同盟的事；不過是純粹因為兩國在地理上的利益完全相同

的原故。

不論西班牙內戰的結果怎樣，它總不會改變英、法和義大利在地中海的海軍戰略衝突之點。然而西班牙內戰所造成的局勢或許增加義大利海軍戰略的威脅力量，這樣一來就極大的增加了戰略上的衝突而有演成武裝衝突的危險。

假如德國的東進政策能够使德國在地中海海岸獲得一個立足地，整個地中海問題實質上就會改變了。可是另一個海軍戰略就會開始在那個經已塞滿敵對的海軍政策的狹小區域內活動起來。在這些情形之下，德國的地中海海軍戰略必定第一會與義大利的戰略站在一條線上。不過這種情形能否保持長久，倒是一個疑問。義大利對地中海中部狹窄海面的威脅會在德國在地中海任何根據地與那通至德國本部領海的大西洋航線之間；而運用那樣的一個威脅的能力，即使是軸心裏一個夥計，德國也不會輕易忍受的。

第二個歐洲危險區域是在北海和它的附近區域。德國渴望恢復她的強大殖民地國家的地位。她是很迅速地建造一個強大的海洋海軍。德國既不能衝破其他國家勢力以至地中海海岸和控制地中海，她整個航海貿易以及她對她夢寐以求的殖民地之唯一航線，都是要經過北海的。那些航線的安全須依賴於北海的控制。

英國像一個巨大的防波堤一般橫過北海的西面，而是通航德國的海線所必須經過的。除非大不列顛的勢力被削減，以及北海在事實上和名義上都是完全變成德國的海洋，德國對外的海

道交通才能够維持。在另一方面，英國的防衛需要北海在英國海軍而不是德國海軍控制之下的。北海海軍戰略的衝突不是新近的事。自從大不列顛成爲一個大海軍國家以來，這個衝突就存在了，雖然德國在北海的地位曾經在一個很長的期間被荷蘭佔領的。

第三個歐洲危點實際上包括歐洲的整個大西洋沿岸。它是與直布羅陀以西及以北的那一段大東商業航線，同時與世界航海貿易最大的焦點有關的。從南北大西洋而來的商業航線都是在這焦點向着歐洲終點會合的。這個危險區域是附屬於其他兩個歐洲危險區域的，因爲雖然英、法和德國的海軍政策是明確的衝突——德國的海軍戰略是威脅敵人的海洋貿易的戰略，而英、法兩國爲繼續生存起見，必須保衛她們的海洋貿易——在這個區域內，除非是來自北海或地中海的，威脅是不能夠發展起來。由東方橫渡大西洋而來的威脅是不能夠有什麼問題的；在目前沒有威脅能夠從南大西洋而來。然而，假如德國恢復她的西非洲殖民地，或者德國或義國在西班牙領土內取得根據地，這區域的局勢和危險程度或許會突然改變了。

雖然大西洋的危點在目前還是屬於理論方面多於實際方面，但它的防衛問題在近年來已成爲英國海軍戰略和戰術演習所探討的主題，這是值得注意的。每年春季，英國本部艦隊和地中海艦隊在直布羅陀會合，而聯合舉行大規模的演習，地點多在直布羅陀與亞速爾島（Azores）之間。這些演習的詳細情形，以及所研究的問題，通常都是保守祕密的。但可以說其中不止一次是與對於這個廣大會合區域內航海貿易的威脅之發展有關的。在這些演習中，這個威脅是常常

經過一個艦隊戰而告失敗的。數年前，軍事演習是與保護這區域的貿易密切的聯合起來，因此經過這區域的英國商船也在演習中予以合作的。

在歐洲之外，世界上只有一個區域是海軍戰略發生衝突的地方。這就是在遠東。它現在已變成世界上第二個大危險區域了。在這裏競爭的主要因素也是屬於商業的，雖然日本的向南推進以及該國家的拓殖政策最近已經引起一個極嚴重的領土問題。

在北太平洋，海軍國家的競爭純粹是一個商業的問題，而領土的奪取和野心只是在它們影響到市場的爭取才會發現的。

我們經已看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政策是維持在偉大的中國市場獲得平等貿易權利的「門戶開放」原則。許多年來日本所進行的一切動作都是企圖促進日本的統治全東亞以及關閉「開放的門戶」。遠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務省的一位發言人曾發表一個公開的談話，那談話簡直是唐突的警告其他國家不要干預中國的事情。它很明顯的表示日本把中國當作她的特殊保留地。那談話激動了世界各國的憤激，而列強所提出的抗議是那麼快和強硬，卒使日本感覺需要提出一些概括的保證，藉以減輕那談話的程度。

然而那位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的談話——後來被稱爲「亞洲門羅主義」的說明——實在是一個準確的指針。它解釋了過去許多年間的日本行爲以及以後的舉動。滿洲的侵略，對華的侵略戰爭，外國輪船的阻擾，經濟的戰爭等，一切都是循着那位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所指的途徑演進

的。華盛頓海軍公約的撕毀，太平洋海軍競爭的發起，太平洋羣島的設防，日本海軍實力的擴充，這一切的目的都是在造成一個有效的掩護以防止外來實力干涉她有系統的和殘酷的繼續實施她的計劃。

美國在北太平洋的海軍戰略很明顯的是保證美國西岸和附近區域的安全的。然而我們不能忽視海軍是政策的工具，而美國若要盡量保衛她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的海軍戰略就要從純粹的防衛階段迅速的擴伸，藉以促進政府的政策。當我們考慮到美、日磨擦的遞增，以及兩國關係的日趨緊張，這樣的情形就不是離奇的了。

日本和美國的海軍戰略還在另一點上發生衝突的。美國對於菲律賓的安全仍然是負責的，將來在一九四四年菲律賓獲得獨立之後，美國在道義上亦將繼續負責這些島嶼的福利的。菲律賓羣島是位處日本活動範圍內約一千五百哩，並且站在日本任何南進的直接路線上。

更重要的還是美國太平洋海軍戰略上的防衛區之向西伸展。數年前這區域的西面界線是一條貫連夏威夷羣島的珠港和阿留西安羣島的荷蘭港的直線。其後這區域卻伸展至從珠港到半程島的線上，然後向北去以至阿留西安羣島西端的阿杜。一九三五年美國總統羅斯福通令禁止民船通航荷蘭港和阿杜間各島，藉以保障「公共安全」。阿杜距堪察加半島的彼特洛巴夫洛夫斯基(Petropavlovsky)僅七百哩，而距離橫濱則僅一千二百哩。

一九三九年美國更進一步的採取增加在太平洋的海軍勢力範圍和太平洋海軍根據地連鎖線

的步驟。美國政府曾提出海軍根據地法案，建議在半程島、偉克島和關島設防。偉克島離日本防衛陣線東南端的馬沙爾羣島的遮律特之北僅一千哩許。更重要的是關島位在日本外圍防線之西，約在偉克島和菲律賓羣島的中間。因而貫連偉克島和關島之線就把形成日本外圍防線的東南方各島切斷。此外關島距離東京不到一千五百哩。

關島係在頗為奇異的環境下落在美國手裏的。在西班牙和美利堅合衆國的戰爭時，一艘美國巡洋艦駛到這島來，開砲向亞普拉 (Apra) 轟擊。當地的西班牙總督，駕着一隻划子，駛到這巡洋艦來，向艦長道歉，請恕他們不能鳴砲還禮！他根本不知道他本國已經與美國開戰了。甚至現在關島的事情也是奇特的。關島是美國海軍一個寶貴的根據地，但它設防的進行於簽訂限制在太平洋一個廣大區域設防的條約之後就停止了。一九三九年春季羅斯福總統宣布在關島進行設防，並使之成爲一個重要海軍根據地。這是根據「海軍根據地法案」而進行的，但國會的孤立派份子卻不喜歡這一套。他們反對關島在「海軍根據地法案」規定下設防。然而美國海軍部繼續的催促在關島建設海軍根據地，國務院也作海軍部的後盾。於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羅斯福總統宣布將進行改善關島的計劃，這些工程是列入「河港發展法案」，而不是「海軍根據地法案」內。

美國和日本的政策和思想根本就不同。兩國間的關係繼續的日趨惡化。她們的海軍戰略是相互衝突的。美國在太平洋根據地連鎖線的伸展似乎是以鐵鉗的形式對付日本的，東北的阿杜

和南面的關島都是近至可以進擊日本帝國的繁盛工業都市和主要的海道交通的。在太平洋的西北角，還有神祕的蘇聯以及她駐在海參崴的無數潛艇。

在太平洋正如在大西洋一般，許多海軍戰略可以從那些在太平洋上舉行的海軍演習窺見一斑。一九三三年美國在太平洋舉行的海軍演習是與測驗從譜熱海峽 (Pugot Strait) 至聖第亞哥的美國內圍防線抵禦來自東方攻擊的效力有關。進攻部隊是從夏威夷羣島之北的一個據點出發和在日本與美國海岸間的一條直線上，演習的最終階段是在三藩市之西約一千英里的海面發生遭遇戰。

同年內日本也舉行海軍演習，像美國的一般，這些演習也是測驗內圍防線的實力。進攻艦隊是從馬沙爾羣島前進，好像是從沙摩亞的巴哥巴哥附近出發的，這進攻艦隊是在離長崎東南約一千哩的小笠原羣島附近與防守艦隊發生遭遇戰。

兩年後即一九三五年，美國和日本的海軍演習都是在遠離她們本國海岸的地方舉行的。每次演習所注意的問題是如何防禦在北方的阿留西安羣島與千島列島間發展而向南推進的襲擊。在美國的海軍演習中，進攻部隊是從阿留西安羣島向南推進，而防守部隊則在珠港之東約一千哩的海面開始活動。防軍的一個附屬部隊是從譜熱海峽向荷蘭港進攻，企圖擾亂進攻部隊的後方。在這次演習中主要防守部隊能够在珠港集中，然後駛向西北，并能够在半程島之北約數百哩的海面堵截進攻部隊。

在一九三五年日本海軍演習中，進攻部隊是從阿留西安羣島西面前哨根據地的阿杜附近開始活動，並沿千島列島向西南進攻日本。防守部隊則趕赴東北去堵截進攻部隊。結果兩個部隊就在千島列島附近發生遭遇戰，離堪察加半島的南端較近於北海道。

在這些太平洋上的海軍演習中，有三件事是值得注意的。美、日兩國同時研究一樣的問題。雙方的海軍都舉行演習，而在演習中，進攻部隊是代表對方的海軍部隊。日本方面似乎為增加這些演習的實際性起見，給予防守部隊以較高的作戰速率，美國則把較高的作戰速率給予進攻部隊——因而很準確的顯示出美、日海軍在特徵中的差異。

這些演習的徵兆——即日、美兩國都互相認為是將來的可能敵人——是十分顯著的。這些演習是超乎從學理上研究那不致發生的戰略問題的。假如美政府不能使國會相信演習是使美國國防臻於完備所必需的，那末美國國會對於演習的龐大銷費，當然會有話說了。在一九三五年美國海軍演習，參加的共有一百六十艘戰艦以及約五百架飛機，它們的活動範圍達五百萬方哩以上。

自然的英國也注意於日本封鎖對華貿易和獨霸市場的企圖。假如在華的商業利益會引起美、日戰爭，英國當然很堅決的站在美國方面。然而日本和英國對於中國市場的競爭會不會引起英帝國和日本的戰爭，這卻是一個疑問。這不是因為英國在華的利益是比較的不甚重要，或則英國不能或不願意保衛她們商人的利益。英國砲艦的駐防揚子江和西江，以及一九三九年

三月英艦「伯明罕」號在青島拯救一艘給日軍不法的扣留的商船，都可以證明情形是適得其反的。然而那些對於任何其他國家沒有影響的普遍問題，英帝國卻要加以考慮。其中的三個是太平洋上的軍備競爭，英帝國軍備的進步，以及日本的南進。這三個或許很可以合而為一，致使日本於過份進行之後，將會停止在商場上肆其殘兇。

數年前一位日本海軍軍官曾寫過一本書，企圖證明日本將要與英帝國開戰。他顯然的受英日同盟廢止的苦悶影響，因為他這樣的寫道：

「結果華盛頓對英日同盟的破壞是成功了……這短短的程序結束了二十年來的歷史以及那具有維持遠東和平的光榮紀錄的英日同盟。」

在那時候作者是顯然的本着誠意來寫這本書的。他的諷刺是在結論中達到最高峯。關於美國、英國和日本，他是這樣寫的：

「讓這三個國家每個都在自己統治領域內握着最高權力，即美國在東太平洋，日本在西太平洋，英國在南太平洋。又讓每一個保持着它分得來的區域，在這裏它指導和監視着其他的國家……那時候軍備的限制當然不致發生困難，相互信心當會增加，而太平洋也會名符其實了。」

這日本理想的表現是與她的對華侵略和南進行動不相符合。

我們已經看到日本的南面防線是切斷了那條跨渡太平洋以至關島和菲律賓羣島的美國交通

和戰略路線。日本的南進是直接威脅美國的利益，而它已使美國擴大和增強在太平洋西部的地位。

然而日本的向南推進，是一個對英國還有更大關係的問題。假借使她對華侵略戰爭更爲有效的藉口，日本已經佔據中國沿岸許多口岸了；她已包圍英國殖民地前哨的香港；她已佔領了在香港和法屬印度支那間的海南島。

這些行動已造成對英帝國的一個嚴重威脅。貿易和商業航線的安全又被牽涉了。香港不但是英國對華南貿易的門戶，實際上一切從上海和整個中國沿岸而來的英國貿易都是經由香港或鄰近的地方轉口的。除去那些由新嘉坡保衛的以外，香港事實上是保衛了太平洋上最大的貿易集中點。

此外海南島是在香港之西南，離香港約二百哩強。因此海南島是在從香港至新嘉坡的極重要的海道交通線之側面。

英帝國不是感受日本侵佔海南島影響的唯一國家。這島貼近法屬印度支那，遮蔽着法屬印度支那的主要口岸和主要都市——海防和河內。此外海南島的被日本侵佔，使日本的南進不特更貼近於法屬印度支那，菲律賓羣島和婆羅洲，而且移近馬來半島，新嘉坡和荷屬東印度。日本對於荷屬東印度的油產之虎視眈眈，荷蘭是完全明白的；因而這問題也牽涉及荷蘭。

日本的包圍香港和侵略海南島同時也有一個深切的戰略上意義。這些行動是直接的向那被

稱爲英帝國的「東面商線」的主要防衛戰略進擊的。目前英帝國在遠東方面的海軍戰略是利用從香港出發的海軍洋面船艦和潛水艇來延阻敵方南進的行動。它的目的是堵截日本任何向新嘉坡、婆羅洲或澳洲的推進。同時一個能够擊敗這樣的推進的主力戰鬥艦隊則從地中海或英國本部領海趕向東駛赴援。日本在靠近香港和香港西南的地方建設海軍和空軍根據地，並不能使這主要的戰略失效的，不過有很大的影響，即是可以減少延阻日本主力艦隊南進的程度。

英帝國是完全明瞭日本最近的行動已實質上改變太平洋西南方面的海軍局勢，這事實可於增強澳洲和新嘉坡兩地的海軍和空軍實力，以及在紐西蘭召集帝國國防首腦會議等行動明顯的表現出來。

我們已知道在世界若干區域內列強的海軍戰略是那樣的直接相反，以致有掀起戰爭的危險的。這些危害和平的區域雖互相隔離開很遠，但它們是密切的連繫，結果不能認爲它們是只能產生孤立的危險。整個世界是被一個海軍戰略的大網籠罩着的。假如一個衝突在某一個地方發生，縱使不會實際的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區域內掀起另一個衝突，也會有這樣的影響的。大部份是因爲許多國家的利益是那樣的吻合，幾乎是完全相同的，而其他國家在一個危險區域的利益正如在另一個區域的那樣重大。

法蘭西就是這些國家中的一個，但最大的還是英帝國，英帝國在世界各危險區域內都具有最大的利益。英帝國主要海軍戰略和利益是從在東方的太平洋伸到西方的大西洋甚至西印度羣

島。法國的海軍戰略可以適合於這個區域內。其餘所謂海軍戰略的「外圍」是由美國的海軍戰略完成的。許多年來我們已習慣的將美國的海軍戰略看成幾乎是一個完全屬於太平洋的問題。最近的事件如美利堅大西洋艦隊的成立；美國海軍的一九三九年演習（它的範圍是橫跨大西洋半程以上），已證明那個觀念是不確了。美國現在是控制着世界上唯一與英帝國海軍戰略無關的部份。

在這海軍戰略的「外圍」裏面，就是海軍戰略的一個「內圈」的大部份，即從太平洋日本勢力的界限伸展到大西洋德國野心的界限。美國的力量以及美國現在之仍能在門羅主義保障下談孤立，就是因為美洲大陸佔領了海軍戰略內圈的「罅隙」。

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是由於海軍戰略的「外圍」和「內圈」間存有一個明確的和嚴重的緊張狀態而來的。「外圍」很顯明的是屬於希望能夠保持所有以及維持現狀的國家。「內圈」則很明顯的是屬於有野心的而企圖打倒外圍勢力的「無」國。

「內圈」的海軍國家就是參加羅馬、柏林、東京三角同盟的國家。但是她們的連繫並不是一個以防共協定作基礎的意識上的連繫。這些國家是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信念連結起來的。她們的共同利益是空間的需要，藉以擴張和爭取鉅大的海外原料資源；而她們的共同信念是她們的利益只能以武力或武力的恫嚇來保存的。這樣我們就看見世界各大海軍國家普通的和似乎不可避免的排列於進攻和防守的陣線上了。

在這兩個主要的海軍戰略「圈」內還有較小的國家。這些國家之中，許多是有海軍的，但她們的重要性不是在於她們的武裝力量而是在她們的戰略上位置以及這些位置在一個世界戰爭中所給予一方的鉅大利益上。

在美國方面，有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國家。油田糾紛的解決似乎已使墨西哥再度投入美國的陣線裏去，而利馬會議則已鞏固了整個美洲的地位。這些國家之中，沒有一個是已經擁有或將來會有一個能够威脅美國的海軍，但假如「內圈」的一個海軍國家能够在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國內獲得立足點，整個美國海軍戰略就要破壞了。

在歐洲方面，有些較小的海軍國家是具有極大的戰略上重要性的。在北方有斯干的那維亞半島諸國家，從這些國家所得來的鐵苗和其他貨物已使德國在上次大戰中能够應付封鎖至很長的時間。在大西洋海岸是葡萄牙——她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差不多不能够誇大的。葡萄牙是英國最老的與國，而兩國的友誼最近更進一步的密切起來。此外葡萄牙和佛朗哥將軍的密切合作，對於西班牙似乎一定有鉅大的影響。佛朗哥將軍在獲得英、法兩國承認之後的第一個外交動作就是與葡萄牙簽訂友好的和互不侵犯的條約，那條約是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在里斯本簽訂的。

更東方面有希臘和巴爾幹國家，土耳其和埃及。這些國家對於海軍戰略「外圈」的國家都具有極大重要性的，而最近因為德國向東南推進的關係，她們的重要性更爲增加。英國的外交

曾經盡極大的努力和這些國家樹立和維持最友誼的關係。希臘的海軍已建造完成了，大部份是根據於英國海軍代表團的建議而建造的。在一九三八年農作物收穫之後，英國以現款購買羅馬尼亞的全部剩餘穀物，而不留給德國以物換物和長期信用條件取得之，這樣羅馬尼亞就獲助不少了。此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捷克共和國被肢解之後不久，英國的商業經濟代表團就到羅馬尼亞去，但是英國鞏固她對羅馬尼亞的地位之努力卻給德國預阻了。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德國和羅馬尼亞簽訂一個商約，這商約的條款使德國實際的統制羅馬尼亞的經濟。不過德國還要經過一個相當長時間才能够收穫這商約的利益，因為從羅馬尼亞經喀爾巴阡山脈至中歐的交通要先行重新整頓。但是以後羅馬尼亞的加入英國陣線，以及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嘉芬古 (M. Gafencu) 的訪問倫敦，已使德、羅商約相形減色。土耳其已獲得英國政府的一千六百萬鎊信用借款。埃及在英國代表團建議之下，現在正進行海陸空軍備的重整。

在遠東方面最重要的獨立國家是泰國。泰國是具有極大的戰略上重要性，因為她控制着那向南伸展至馬來亞聯邦和新嘉坡的狹窄區域。同時泰國的南部邊境離新嘉坡不及五百哩。泰國的受日本所誘，是不足為奇的。在過去的數年間，時時傳說泰國準備藉日本財力和技術的援助以建築一條通過馬來半島那狹窄區域的運河，這樣的一條運河將來當然是一條不用繞過新嘉坡的捷徑了。但是這似乎不致實現的。

第十五章 強弱的據點

顯明的在世界列強戰略上互相衝突的各點中，主要的問題是航海貿易。實際上商業的競爭，原料的需要，和製造品的市場都是國家政策中每一個衝突的原因。這些原因使德國發出海外殖民地的要求。是德國軍隊向東南及波羅的海沿岸推進的策動力量。

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在進行軍備競爭的當中，已把經濟組織弄得非常紊亂，而三國都極缺乏原料和購買原料所必需的金錢。這種情形，在德國還比其他兩個「軸心」國家迫切，就是因為這個原故，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是來自德國的。

差不多當德國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侵佔波希米亞（Bohemia）摩拉維亞（Moravia），和斯洛伐克（Slovakia）的時候，德國經濟部一位要員，前任德國國家銀行副總裁布林克曼（Brinkman）曾在科倫發表演說，其中一段說：

「在德國我們所給付的一尊砲的價值，竟達普通十尊砲的價值，而那尊砲卻屬於劣質的。我們的原料資源是那麼貧乏，和那樣吸收許多的工人，結果國家經濟受到威脅了。我們的貨幣快要枯涸了。我們本年度進口數額幾倍於出口，雖則我們的元首曾經命令我們用於進口方面的一個馬克不得超過我們出口所掙來的數額。」

最初看來，這似乎是納粹德國的一個奇異演說，因為德國不是一個著名的言論自由國家。然而當我們注意到布林肯曼是德國國家銀行的副總裁，以及想起不過兩月前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博士(Doctor Schacht)和許多重要職員被革除的事實，那末就覺得不大奇異了。希特勒和德國財政當局是被迫鋌而走險，踏上相反的途徑上去，這似乎是明顯的。

除去東南歐麥田和羅馬尼亞油礦的出產外，德國不能希望藉拓展土地以攫取多量的必需原料。其他兩個三角同盟國家，也沒有可能獲得原料的來源，而不致限制由海上的輸入。此外其他海洋的大國——海外原料資源都是在她們手中的——都要靠維持她們海洋交通來保障她們的繼續生存和繁榮。

航海交通的維持是海洋國家的主要任務之一——假如不是最主要的話，我們曾經指出海洋國家的生存須依賴商船，海外根據地和艦隊。在今日的世界，商船和海外根據地不僅是海洋國家利器的主要部份，而且它們就是那些企圖打擊英帝國、法國以及美國（美國受襲擊的程度較小）的侵略國家所威脅的。

商船航運在今日國家生命中所處的地位之重要，美國駐英大使坎納第曾經加以伸述，他說：「在大部份國家中，航業已不是一種生意，而已變成國防的一部份。」坎納第並指出美國的耗費一百萬萬金元於海軍建設，實屬愚拙，除非同時實施偉大的商船建設計劃。坎納第的演詞是對美國講的，而美國是於戰時不大需要海外原料接濟的國家。

自上次大戰以來，英帝國商船航運已遭受一個經濟的消耗戰爭，直至最近，英國政府尚沒有重視帝國國防中這一因素的嚴重減損。這個消耗戰爭的武器不是槍砲，水雷和魚雷，而是對外商業競爭者受其政府的補助。但是英國商船在這經濟戰爭中的損失已是鉅大的——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八年商船的損失在二百五十萬噸以上。這損失的一部份可以說是由於普通貿易的減縮，但大部份則由於國際不公允的競爭。這種競爭是等於經濟的戰爭。

這問題的最嚴重部份不只是英帝國商船航運的實際損失，而是這損失再加上其他國家商船航運的激增。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八年，這種增加的數額幾達一千六百萬噸，現在還繼續增加。英國現有的商船，比較一九一四年，減少二千艘，約三百萬噸，而其他國家的商船在同期內卻增加約二千萬噸。這即是說，英國航海力量的一部已因世界航海貿易線上的經濟戰爭而被奪去。

此外英國所喪失的海權已被「三角」同盟國家攫取了，而英國也被迫以那些國家為未來戰爭的可能敵人。一九一四年，日本商船總額僅達一，七〇八，三八六噸，一九三八年，卻已達到五，〇〇六，七一二噸，現在還在政府鼓勵和督率下擴張着。一九一四年義大利商船總額為一，四三〇，四七五噸，而一九三八年數字則已增至三，二五八，九九二噸。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僅有五，一三四，七二〇噸的商船，這商船隊在實行凡爾賽和平條約內所規定的條款時，已告消失，但至一九三八年德國已建造了四，二三四，六五七噸商船。

英國商船相對的和實際的縮減對於造船事業，已發生不可避免的影響，而這些又影響到「商業海軍」的力量；於是造成一個有害的連索。除非英國商船噸位繼續縮減，甚至加速的縮減，否則在最近的數年間就要有平均每年建造一百二十五萬噸商船的的必要。這個數字比過去十年間商船進水的平均數字多出一倍，但現在這個數目還未能達到。一九三八年首九個月，英國造船廠興工建造的商船統計不過四一七，〇〇〇噸。

英國商船自一九一四年以來的減少二千艘和英國航海貿易的威脅之激增，不能使人有一個愉快的回憶。誠然現代英國商業海軍的船舶，大部份都比上次大戰前的更大和更快。因此在平時它們在一定的航程中輸運貨物的速率是大大的增加。但是其他的情形不能不加以顧及的。第一在戰時所實施的護航制度下——英國海軍部發言人曾在下議院作過這樣的諾言——護航隊的速率是最慢船隻的速度：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護航隊的速度將來或可因集合高速度船艦而增加，但在當前狀態下，我們被迫承認數艘高速度船艦，擔任護航以外的任務，比較參加護航隊還有更大的效力。

一艘速度較高的船，不參加在保護下的集團，顯然的能够於較短的時間通過危險地帶，而且敵艦較難發見。在另一方面，現代船隻比較以前的大，並有較大的載貨容量，因此一艘商船的損失，就使英國商船不特損失了較多的貨物，還損失一個較大的輸運力量。

最後現代船舶的較大容量和速率已因現代經濟情形所形成的較長海程而有所減損，這是無

可證藉的事實。對歐洲大陸的貿易經已減少，而對較遠的地方，特別是自治殖民地則告增加。這種情形使每一噸貨物都要多運較長的海程。爲說明海程長度的改變起見，可以將二十年前商輪載運白糖和糖漿到英國的平均海程長度和今日的加以比較，二十年前平均海程約二千哩，今日則增至六千哩。又因需要關係這項貨品的輸入大爲增加了。

在估計商船爲海上實力一個要素時，又發現另一個要素，那就是油運的設備。石油是戰爭的主要原動力，沒有石油，飛機就要停在地上，機械化部隊就要留在營裏，海軍就不能夠動員，工業也要停頓。沒有石油的接濟，現代國家就會動彈不得和沒有生氣。

石油的需要使各國的商船增加一重新責任——石油的輸運。運油船幾與戰艦同等寶貴。各國商船的新增責任沒有比英國商船的那麼重大。此外這責任是兩重的，因爲在世界任何地域作戰的武裝部隊都要石油供給，而運油船因不適宜載運普通貨物，所以變爲「單調的商船」，不能參加普通接濟運輸工作。

這些事實早已爲其他國家所洞悉，而最近英國更爲注意。例如日本近來已經建造快捷的巨型運油船，可以載運巨量軍用品，並能追隨日本艦隊作高速度的挺進和接濟日本艦隊的需要。在最近幾年，英國海軍部經與油船公司合作，進行運油船建造的計劃。運油船是那樣的建造使在承平時擔任商業的運輸，而在戰時由海軍部徵用。所以它們除以商業上運輸所得而維持外，並保持着它們的效力。

關於商船的實力，還有另一重要點是要加以考慮的。這是純粹的經濟問題。英首相張伯倫曾經指出經濟的穩定和力量是國防計劃的一個大因素。這是毫無疑義的，而商船航運是經濟上的偉大資產，這也是很明顯的。一九二〇年經營對外貿易的英國商船底總收入，除去在國外商埠的支銷外，達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即一九三七年的數字也達到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從商業航運在經濟上的價值看來——暫置其在國防上的地位勿論——英國歷屆政府都不能給予英國商船以適當的鼓勵，這實在是可異之事。其實在一九三八年前十年間，英國政府用於獎勵航業的款項不過四，〇〇〇，〇〇〇鎊，而用於屋宇及農業發展的，卻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當我們將上項支出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比較一下，這數字是驚人的。

然而英帝國經過習慣的放任期與平常的「辯論」和「考慮」時期後，現在已採取各項步驟以糾正過去的錯誤了。第一個表現是在商務部大臣論及一般貿易問題的時候，他說：「我們在商業範圍內還不能像在戰場上那樣可以採取和平主義。」這一句話是够廣泛的，英國覺悟的航運事業對之只能保持保留的態度。但是一九三九年三月，曾有一個關於政府計劃快要完成的可靠預測。據謂政府補助船主，其數目等於建造新船費用百分之二十，其條件為船主不能將廢置的舊船拆售而須擱置候徵，這樣一來政府已在最後採取步驟，不特增加英國商船的數量，而且準備許多後備船舶以備非常時期的徵用了。這就是很久以前須要來防止英國海上實力中商船部

份崩潰的最重要步驟

國防調整大臣察非爾德爵 (Lord Chatham) 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在上議院首次發言時說：

「我們帝國戰略的整個系統須建立於獲得爲我們武裝部隊和特別是我們海軍活動的鞏固根據地之上……任何長期的阻撓這些島嶼的生產活動或它們所依靠生存的糧食和原料的運輸，當于帝國的心臟（英國本部）以嚴重打擊，假使心脈停止了，整個帝國就要崩潰。」他的話對於任何具有海外貿易和依賴海外接濟的國家，都是正確的；對於英國特別是正確，因爲英國比較其他國家擁更多的海外貿易，同時亦比較其他國家，更須依賴她的海洋交通。

正如察非爾德爵所指出，英帝國整個防衛戰略是建立在海軍根據地之上。這不僅是英帝國是如此。任何真正海洋國家的主要海外防務也必須時常以海軍根據地爲基礎的。法國的主要海軍戰略是要塞比塞大成爲海軍根據地的效能。日本的是依賴台灣和太平洋的各島嶼。美國的海軍防守戰略則建立於設有海軍根據地的一個太平洋區域上。在英國方面這種情形更爲正確。一個國家的海洋交通線愈長和愈重要，她的海外海軍根據地需要就愈大，這不僅是爲着正確的運用海軍戰略以保護殖民地的權益，而且是爲着保障海洋貿易。因爲這些原因，英國對於察非爾德爵所說的「獲得我們武裝部隊和特別是我們海軍活動的堅固根據地」一點是比其他國家

更有迫切的需要。

因而在每個包括保護海外權益的海軍戰略中，一定有它的強大據點。同時因為海軍強國的戰略既在若干區域內發生衝突，當然也有它相對的軟弱據點。海外的海軍根據地底相對力量 and 弱點很大的決定一個海軍國家的防務受敵國尊重的程度，因此也可以判斷敵國考慮戰事行動是否有利的可能性。

翻開世界地圖一看，就發見英帝國較為故舊和較為傳統的根據地是差不多完全沿着東方貿易航線而布置的，如直布羅陀，馬爾太，亞丁，印度和錫蘭的根據地，新嘉坡，澳洲和紐西蘭的根據地，最後則為香港。這些根據地，大部份都是因為在這條貿易航線上而最有被威脅可能然後建立的，它們是保衛那使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等國家的商業底強大據點。

在檢閱今日這些根據地的位置時，我們不能不讚嘆選擇這些強大據點的英帝國創建者的銳利和遠大眼光，這似乎都是不可思議的事。這些地方的成為強大據點純粹由於它們地理上的位置，或易於設防的特點，但是我們當記着這些根據地都是在帆船時代建立的。蒸汽時代來臨之後，這些故舊根據地卻因散布於英帝國最寶貴的東方貿易線上而得以供應商船和戰艦補充燃料的需要，這是一個奇蹟。

關於英國根據地連鎖線中一部故舊強大據點是否適宜問題，最近曾經引起疑問。一部份人士且考慮廢置最低限度其中一個根據地，因為浪費過大不能在戰時維持。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問

題，須加以嚴密的調查，因為假如英帝國根據地的組織瓦解，英國海軍戰略也跟着覆滅了！

直布羅陀是引起最多討論和批評的問題。由於西班牙內戰的結果，這問題達到它的最高峯。許多認為直布羅陀已不適用，而主張代以修達（Ceuta），他們當然認為已貢獻了一個新提案，這是毫無疑義的。其實以修達代替直布羅陀的建議並不是一個新的建議，而「直布羅陀不適用」一說也是舊事重提。例如一九一六年間曾經有過這樣的建議：「我們要乘戰後一切安定的機會，與西班牙政府進行友好的談判，把直布羅陀換取對岸的修達。」

二十年後「砲指直布羅陀」的詞句卻成爲西班牙內戰新聞的一種副題。關於直布羅陀問題，曾經有過許多辯論，大部份是根據道聽途說的消息，即政府發言人也曾在上議院承認專家們對於直布羅陀在戰爭上的防禦力量確有許多差歧的意見。英政府的意見似乎是這樣：即若果環境使直布羅陀變成不切實用，那末所建議的代替地點也是同樣的不適用。這是很危險的近於失敗主義者的論調。讓我們研究事實罷。

佛朗哥將軍的部隊在直布羅陀附近架設大砲，當然可以造成「砲指直布羅陀」的威脅，但對於直布羅陀實際沒有甚麼關係。當西班牙內戰爆發的時候，佛朗哥將軍很迅速地佔領了直布羅陀的附近區域，雖然他的主要根據地係在海外，即在西屬摩洛哥，但他並沒有控制了海上交通。對於任何統帥這是一個嚴重的情形。這局面的形成是由於佛朗哥將軍和西班牙海軍將官估計的錯誤。當戰事爆發的時候，佛朗哥將軍預料西班牙海軍——最低限度也有一大部份——會

響應他的。將官們當然要這樣做，可是士兵們卻先行發動。他們叛變了，把將官們殺掉——普通是把他們縛起來，活拋下海裏去。這樣一來，戰艦仍然落在馬德里政府手裏，對於佛朗哥將軍的海道交通和沿海根據地是一個大的威脅——這個威脅是不能夠在海上應付的，除非駐在菲洛爾 (Ferrol) 的那部海軍（是屬於佛朗哥的）能夠配足人手準備出海活動。在這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架設大砲，藉以威脅在海峽裏和附近區域的敵對艦隊的活動。當皮林麥洛 (Jaime Primo) 號艦慢慢地駛過阿及西勒 (Algeiras)，在距離海岸的一英里的海面，以所有右舷的砲向城裏轟擊，而在回程的時候，又以左舷的砲轟擊，那時候事情即已成熟了。

這次轟擊的總損失，只是打死兩匹騾，那麼這樣的事實與結局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隨時這種轟擊都可以重演而造成更嚴重的結果的，因為阿及西勒是摩洛哥軍隊出發的主要海口。

經過這個事件後，佛朗哥將軍才在直布羅陀附近區域架設大砲。當時這些大砲的數量和口徑是盡量誇大的。事實上，在阿及西勒附近的卡魯蘇 (Carruso) 設立一個配置大砲六挺的砲台。其他砲台則分設於直布羅陀海峽兩岸的各據點上。直至後來才架設巨砲。阿及西勒與塔里法 (Tarifa) 間的柏拉沃 (Palayo) 附近的砲台架有十二吋徑山砲四門。這個砲台在一九三八年秋季才撤廢的，當時佛朗哥將軍的部隊已經控制海面，而這些巨砲是再沒有用了。這四門十二吋徑的巨砲，其中兩門搬到厄波羅 (Ebora) 前線去，其餘兩門則用以防衛加的斯 (Cadiz)。一九三九年四月間，曾謠傳佛朗哥將軍在直布羅陀附近區域增架巨砲，但沒有證實。

哈靈登爵士 (Sir Charles Harrington)，乃當時的直布羅陀總督，他曾這樣說：「本人從沒有一個時候相信過佛朗哥將軍所架設的大砲或鋼砲是含有敵對直布羅陀的意義的。」關於直布羅陀的情形，顯著的是許多防禦工事已在一九三五年地中海危機發生前幾年毀壞了。當危機發生時，整個直布羅陀只有四尊高射砲；大部份的重砲都是太陳舊而沒有多大用途；而一部份輕砲則要撤去和趕快的搬到海法去增厚當地的防禦力量。但是從那時候起，英國當局就開始積極的重整直布羅陀的軍備了。新防禦工事是趕緊興築，新式大砲架設於適當的位置，使敵人無法加以擊毀。

由於它的形勢和特別的氣候關係，直布羅陀是英國殖民地中最不容易被敵軍空襲的。

在直布羅陀遭受實在的威脅時，——事實上這威脅不會發展到進攻的地步，除非這攻擊係由敵對的西班牙根據地出發的——值得注意的是附近的區域，而不是直布羅陀本身。直布羅陀沒有飛機場，這是一個缺點，但這不是極端嚴重的問題。放送飛機的設備，已有很大的進步，而航空母艦很可以接濟一個空軍實力去襲擊進攻直布羅陀的敵人。

結果英帝國敵人對於直布羅陀的焦慮，比對英帝國本身還來得大。

英帝國在東面的第二個根據地是馬爾太。馬爾太距離西里西亞甚近，因而很容易遭遇義大利空軍的襲擊。但是這島的防空工事經已有很大的改善。「消極防務」也已經予以很大的注意——差不多五萬鎊已經撥作建築海軍船塢小部工程的費用。

由於過去三年來建設的結果，無疑的馬爾太目前的地位最低限度能够應付一切。此外空軍部隊，不論空襲力量怎樣偉大，還是不能征佔土地的。大規模的空襲有其他的害處，它會引起報復，而實際上整個義大利都極易被從法國，比塞大，科西嘉，馬爾太，和航空母艦出發的飛機轟炸的。大規模的空襲也是違反節省實力的原則。根據過往歷史，能够保存實力的每能獲得勝利，在今日這一點更爲重要，因爲現代戰爭是大大的依賴接濟問題的解決。對設防的根據地施行不斷的大規模空襲，徒足以消耗寶貴的人力和物力，而結果是得不償失的。

關於地中海東部的防務，曾經有過許多建議，主張在塞浦路斯島 (Cyprus) 建設強大的海空軍根據地。從戰略上看來，塞浦路斯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爲由於它可以威脅任何進襲敵軍的兩翼和後方，它不特可以掩護在海法的油管末端，還可以保衛蘇彝士運河的北部進口，但是至目前爲止，該島設防的進行還沒有什麼成績。海港是濶深的了，——表面上是爲着商業的用途——航空站也經建立了，——因爲塞浦路斯是在英帝國航空公司向東民航線上的。除了這些步驟外，塞浦路斯目前所進行的唯一軍事工程是建設一個休息營和軍隊療養站。

在英、埃協定下，英國是有權使用亞力山大里亞港。這個權利的期限僅是八年。不過事實上很難想像得到埃及會不與英帝國維持密切的關係。亞力山大里亞港的防務已經加強了。

在紅海的南端，控制着巴布·厄爾·曼得海峽 (Bab-el-Mandel) 的亞丁 (Aden) 是英帝國另一個強勁據點。亞丁距離義屬厄立特利亞 (Britisha) 不過一百五十英里，握着通紅海、蘇彝

士運河和地中海的東南方面的門戶，因此它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像其他英帝國海外根據地一樣，亞丁是在增強防衛力量的進行中。據估計亞丁的新設海港防禦工事，建設費將不會少過七十五萬鎊。

錫蘭海軍根據地特靈科馬利(Trincomalee)也在增厚防務中。大部份工程是倉庫的擴充，俾英帝國海軍將來在印度洋作戰的時候，得獲源源不絕的接濟。

新嘉坡已成爲世界強大海軍根據地之一。建設費達一千萬鎊的軍港幾已全部完成，實際上該軍港已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正式開幕了。除海軍根據地之外，還有極強大的空軍和陸軍根據地。所以整個新嘉坡根據地的建設費逾二千萬鎊，該根據地所需的地皮是無須付款購買的。新嘉坡根據地各項防軍的密切合作和發展是一個連續研究和試驗的論題。許多次的海陸空軍聯合演習曾經舉行，藉以測驗新嘉坡防務在每個階段的效力。所獲得的結論就是這個英帝國東方前線已由世界最堅固的堡壘加以保衛了。

香港——英國遠東的前進根據地——情形是怎樣呢？關於易受攻擊的問題，香港在若干方面是與直布羅陀類似的。這兩個屬土的設防問題，是必須受它的隣近地方是在與國或敵國手裏的影響。在香港方面，這種情形比在直布羅陀更爲真切。直布羅陀僅有一條幾百碼的前線，只要一小隊士兵和幾挺機關槍就可守衛了。香港則不然，它有一條二十英里以上的大陸前線，這就是新界的邊境。新界是於一八九八年租借得來的，大部份因爲當局感覺只要隣近的區域是

在他國管治下，香港的防務、行政、和經濟都會陷於不可能的地位。

日本在對華侵略戰爭中的包圍香港，實爲英帝國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以前曾經指出在東方面的英國海軍戰略是利用屯駐香港的部隊以延阻敵國海軍的推進。從這方面看來，在遠東發生主要的戰爭時，香港可能的失守是可以想像出來的，雖然它能够完成了延阻日軍南進的任務然後失陷。這是最不幸的結果，但在從新嘉坡出發的主力艦隊協助下，香港或許簡直不致於淪陷。不過這是在日本包圍香港之前，今日香港的問題似乎已經改變了。問題不是香港在遠東主要的戰爭中能否保守，而是香港能否堅守至一個較長時間使它能夠盡了它在英帝國戰略上的重要任務。

上面所討論的各強勁據點的位置都是在東方貿易線上的。然而英帝國還有其他的利益。在澳洲和紐西蘭方面，現在正進行增強海軍根據地的工作，在南非洲伊里布斯山（Erbus）砲台的十五吋徑大砲是擔負着警衛的責任，同時在卡浦丹（Capetown）和西門斯丹（Simons town）也建立和增強固定的防禦工事。英國海軍部在塞拉、勒窩內（Sierra Leone）建設了一個重要設防的燃料站。加拿大東部和百慕大（Bermuda）是唯一未有加緊強化防禦設備的英帝國戰略上據點，因爲不會有橫渡北大西洋而來的威脅。

沒有一個國家是像英帝國那樣的保有如許的海外海軍根據地的，同時也沒有一個國家需要那樣的根據地。除了比塞大，多得卡尼斯，和馬薩瓦外，日本在千島列島和太平洋各島的根據

地，以及美國在夏威夷羣島和阿留西安羣島 (Aleutian Islands) 的根據地是唯一非英屬的重要海外海軍根據地。

關於日本的千島列島，小笠原羣島和太平洋日本代治島根據地的情形，實際上不得其詳。然而據悉這些根據地與日本本部連絡起來，就形成一個強大的根據地連鎖線，以及從極北的堪察加 (Kamchatka) 以至赤道的強勁據點，這條連鎖線位在東亞和太平洋之間，而可以掩護向西伯利亞、高麗、「滿洲國」、中國、法屬印度支那、菲律賓羣島、甚至婆羅洲、馬來亞和荷屬印度的任何進攻。

夏威夷羣島的珠港無疑地是美國的最偉大的海外根據地，珠港聖第亞哥 (San Diego) 西南偏西約二千五百哩，是整個美國太平洋戰略的關鍵，因而它的防禦工事建得很堅固，它的力量主要的是屬於戰略的，無論物質上的力量如何增加，這個事實是不能改變的。

在珠港的南北兩方面都有美國根據地。阿留西安羣島的荷蘭港 (Dutch Harbour) 約在珠港之北二千五百哩。距珠港之南約同等路程的是薩摩亞島 (Samoa Islands) 的巴哥巴哥。這兩個根據地之中，較為強大的是荷蘭港；它已很迅速地變成一個強勁據點。此外，荷蘭港在戰略上是較強的。它約在西雅圖 (Seattle) 西北偏西二千哩，而巴哥巴哥則在巴拿馬西南偏西約六千五百哩。

更西方面還有其他的美國海軍根據地，從珠港起，半程島，偉克島，和關島，成爲向亞洲

前進的踏石。這些根據地的防禦工事和軍港建設現在都已在進行中。

在更北的方面，還有一個向西伸進的美國根據地連絡線。這些根據地沿着阿留西安羣島，伸展至荷蘭港以西約一千哩。阿特加 (Atka)，阿達克 (Adak)，基斯加 (Kiska)和最後阿杜 (Attu)——離堪察加僅六百五十哩——都是優美的海港，而現在都變成強勁的海軍根據地了。

第三部 戰爭

第十六章 地中海的戰爭(一)

假如戰爭是要爆發的話，將在世界的三個主要危險區域中那一個區域發生呢？這實在難說。國際局勢很迅速地演變着，戰爭的火候將在那個地方激發起來，或者人類的努力將否能够阻止火勢燎原，以免波及整個世界，實在無法預測的。

在狹小而重要的地中海，國際的利益和海軍戰略在一個較為狹小的地方發生衝突比較在世界任何地方，更來得多，這點是前經指出過的。

假如戰爭在地中海爆發的話。最可能的原因或許在於義大利對法國提出關於突尼斯要求的壓迫。當這些要求最初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在義大利國會的紊亂狀態下草擬的時候，還附有對科西嘉(Corsica)和尼斯(Nice)的要求的。義大利當然喜歡把科西嘉併入她的版圖去，因為那時候科西嘉和撒地尼亞(Sardinia)兩島就可以成爲義大利半島無掩護的西岸底堅固國防屏障了。然而對尼斯的要求或許因不可行而撤銷的；義大利究竟會不會堅持對科西嘉的要求以至掀起戰爭的程度，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但是突尼斯的情形卻不同。突尼斯早就是造成義大利和法蘭西相互間的永久嫉妒的因素。而對於義、法兩國都具有同樣的戰略上重要性。此外還涉及少數民族的權益問題，這問題或許就是國際間正義的救藥，沒有這種正義，大多數民族是都會遲疑的

去掀起戰爭的。

在義大利向法國首次非正式的提出要求後，戰爭的火燄即在一個長期間內存在着。好幾次有人預測墨索里尼會向法國正式提出這些要求，但這些預測結果都證明是錯誤了，只有提及關於義大利的「自然願望」外沒有什麼確實的提出來。直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在慶祝法西斯黨成立二十週年紀念大會發表演說的時候，義大利對法國的要求才正式的和公開的提出來。卽在這時候，雖然這些要求被認爲是「極神聖的權益」，但是措詞上仍極含糊。這些要求顯明的是關於突尼斯，直布第，和蘇彝士運河，但是實際的範圍卻沒有說明。墨索里尼暗示這些要求經已詳細明白的刊載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義大利致法蘭西的照會內，但這照會載有實際的要求這一層，卻給法國政府否認了。

墨索里尼說第二步動作須從法蘭西而來，這似乎是想把確定義大利可能獲得的領土之責任交付法國，庶使他那時候能够作更多的索取。然而法國的答覆，則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都不能够容許義大利攫取領土的。

墨索里尼又說義大利可以等候的，不過斷不會願意無期限的等候。突尼斯是太重要的一個問題，不能夠輕輕的擱在一邊的。義大利更似乎希望重演一九三五年的事件，當時法國因爲怯於德國軍國主義的輻輳，而發覺義大利友誼的可貴，不惜犧牲以求得之，結果就在墨索里尼賴伐爾協定下對義大利讓步。

自一九三五年以來，德國勢力的輻興無疑地使法國的尋求義大利友誼成爲重要，假如能够在合理條件下進行。但自一九三六年以來，西班牙內戰所造成的競爭，使這個問題消沉下去。倘若蓋達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的預言能够實現，這些競爭或可忘記的。然而法國不準備以領土換取義大利的友誼——最低限度不肯放棄那伸至達角（Cape Bon）的北非洲海角。

那末突尼斯就是地中海可能戰爭的最危險因素。法國認爲是這樣的。不久以前，法國的陸軍部長曾經推測下次大戰將在北非洲的沿岸區域進行。

假定墨索里尼認爲事件已達到他認爲可以冒着戰爭的危險以迫使法國答應他對突尼斯要求之階段，那末將會有甚麼事件發生呢？

第一，義大利的要求將以強硬和不妥協的語氣列舉於另一個照會內，而從外交途徑遞交法國。這樣無疑地會引起法國再來一個不妥協的「否」。 法國當然立即採取預防的步驟，如徵集後備軍和實施初步的動員等。

習慣上第二步動作就是外交關係的斷絕，邦交惡化狀態的宣布，哀的美敦書的互換，以及最後的正式宣戰。但是最近的經驗似乎證明正式宣戰所經過的一切習慣上的手續在極權國家方面看來，已是陳舊的而不需要的了。近年來世界上已經有過四個戰爭以及許多征服的勝利。同時也有許多哀的美敦書，大部份都是屬於侵略的，而且都是晴天霹靂的突如其來；沒有一次是曾經正式宣戰的。

墨索里尼把義大利永久的安置在戰爭的基礎上。這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一個方法。義大利既已站在戰爭的基礎上，在開始的時候，當然比較法國有利，這種利益墨索里尼當然不肯因遵守傳統習慣而放棄的。因此義大利致法國的照會大約會附帶哀的美敦書，而法國的拒絕接受就是義大利部隊發動的信號。

這當然是假定義大利是準備不惜一戰以求實現她的要求。這樣的一個舉動好像一個賭徒的孤注一擲，特別是因為義大利已經有大部軍隊駐於海外。然而義大利或許由於下述兩個原因被迫走進這個階段。第一是經濟和拓展的需要。第二則在於希特勒於法西斯黨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的前夕致墨索里尼的電報之威信和解釋。希特勒在他的電報中說：「日耳曼民族與能征慣戰的義大利民衆駢肩而立，以掃除一切由於妒忌及缺乏諒解而產生的限制我兩民族合理的主要願望之企圖。」對德國援助的依賴或許鼓勵墨索里尼爲他的「合理的主要願望」而冒險戰爭之險，而那樣的行動也許是由於嫉妒所激動的。截至現在，義大利似乎已經成爲羅馬、柏林、東京軸心的三角同盟的寫意的夥伴 (Sleeping Partner)。德國已把她的土地從十七萬七千方里擴至二十五萬方里。日本已蹂躪了東亞一大部份土地。但義大利在「軸心」下只攫取了阿爾巴尼亞，因爲阿比西尼亞的吞併并不是由其他國家的鼓勵和援助以及屬於「軸心」的事件。

墨索里尼的能够作大賭博，已於一九三五年看見了。那年義大利因對在英國策動下的蘇彝士運河的封鎖和石油的禁運而起的恐慌使墨索里尼計劃最大的賭博，這無非是對英帝國的進

攻。義大利軍用機是要轟炸馬爾太，在該處港內停泊有英國地中海的艦隊。義大利的潛艇也準備在港外伺擊從轟炸中逃脫出來的戰艦。更多的義大利潛艇則準備封鎖直布羅陀海峽和巴布厄爾曼得 (Bab-el-Mandeb) 海峽，藉以防止英國海軍的增援。集中厄立特利亞 (Eritrea) 的大軍準備猛犯那守軍微薄的蘇丹邊境。其他軍隊準備從里比亞 (Lybia) 進犯埃及。載滿軍隊的運兵船準備直撲蘇彝士運河。稍後在同年間，義大利打算在亞歷山大里亞港口炸沉那艘正在發生火警的義大利郵船「奧蘇尼亞」號 (Ausonia) 藉以堵塞那裏的英國艦隊。

假如墨索里尼要為爭取突尼斯而與法國來一個賭賽，他會先行發動并且發動迅速。最初的戰事無疑地是義大利飛機的狂炸土倫 (Toulon)，馬賽，科西嘉根據地，以及比塞大 (Bizerta)，阿爾及耳 (Algiers) 也不能夠避免空襲的。

無疑的這些空襲是可以招致毀損的。但最近的經驗似乎指出它們距離決勝的階段還遠。此外法國領土的被侵犯以及人煙稠密區域如馬賽等的不可避免的遭受損失，會立刻堅強法國的抵抗。法國斷不會遲遲報復的。吐林 (Turin) 米蘭 (Milan) 熱那亞 (Genoa) 以及斯拍西亞 (Spezia) 和勒格渾 (Leghorn) 的海軍港當然會被那些從法國本部或科西嘉出發的飛機轟炸的。羅馬本身或許也會遭遇空襲。撒地尼亞 (Sardinia) 的航空站是不能夠避免的。班第拉里亞 (Pantellaria) 或西西里西部的根據地也是一樣不能夠避免空襲的。

然而義大利首先發動的空軍行動當然比較法國的報復行動更為有效，這是毫無疑問的。不

特義大利的行動是有較大的準備，而且法國空軍的實力現在還不如義大利空軍強大和有效力。這種情形勢必延續至法國向美國定購的大部份飛機加入活動時為止。

在這樣的一個戰爭的初期，義大利的艦隊當然不會按着不動。事實上即使義大利空軍還未進行第一次空襲之前，義大利的潛艇隊大約早就巡弋於阿爾及利亞（Algeria）海岸的獅子灣（Gulf of Lions），特別是在撒地尼亞（Sardinia）和突尼斯沿岸之間。這些潛艇顯然是法國艦隊各單位的一個大威脅。同時這些潛艇將不由義大利海軍的較大船艦掩護。大部份義大利較大的艦隻將避開危險的地帶而集中於他蘭透灣（Gulf of Taranto），準備參加進攻突尼斯海岸的聯合行動。

在戰爭的初期，法國海軍會因義大利潛艇和飛機的出擊而受到損失，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同時義大利潛艇的損失大約也不少。法國海軍抵禦潛艇部隊的力量與效力是很雄厚的。此外地中海大部份是很深而且很清的，即使潛艇沉得很深，也可以看得出來的。義大利潛艇縱或能够借用西班牙的海港，但爲着在獅子灣或阿爾及利亞沿海活動，就主要的要從撒地尼亞根據地出發，或者在出巡時和回航時經過較爲狹隘的利瓜里亞海（Ligurian Sea）或撒地尼亞和比塞大間的海道。撒地尼亞西岸的根據地將來是危險的，科西嘉和法國沿岸，以及撒地尼亞和比塞大間的海道將由很多的防禦潛艇嚴密的巡弋。

法國海軍的其他部隊也不會按着不動的。法國海軍的第一個念頭無疑地就是阿爾及利亞至

馬賽的主要商業航線的安全問題。雖然法國明知義大利的主要目標是在突尼斯，但事實將是這樣的。法國需要從北非洲取得人力以保衛她東南前線以防禦義大利；同時也要趕快的把後備隊調至馬奇諾防線以及整個東部和東北前線，因為她不知道德國援助義大利到什麼一個程度。此外當後備部隊北運至法國的時候，軍用品也要從法國南運至北非洲。

阿爾及利亞和馬賽間海道交通的安全關鍵是在於巴利阿利羣島。假如這些島嶼完全屬於西班牙而又能够嚴守中立的話，法國就用不着擔憂，但是假如義大利部隊駐在瑪約喀 (Majorca) 像現在的一樣，法國無疑地將對這些島嶼採取強硬的行動。她並且明白義大利的主要目標在非洲以及義大利艦隊是集中於東南方面的。她會立即在愛奧那海 (Ionian Sea) 和比塞大，科西嘉和尼斯的一線上配備潛艇巡弋隊，以圍困這個艦隊。其他的法國潛艇將在突尼斯東岸巡邏。因此義大利海軍部隊的主要實力會被包圍，假使它們能够衝出他蘭透灣，法國也可從她的巡邏潛艇獲得警訊。在這些前進的法國潛艇隊之後，比塞大，科西嘉和尼斯一線將由強大的抵禦潛艇部隊和洋面巡邏隊負責保衛，這些部隊是與一部前哨的潛艇互相呼應的。這樣我們就看見法國地中海的主要戰略在實行了。

有了這些前進的掩護，法國不用懼怕在未能及時接到襲擊的警訊前義大利部隊襲擊她的非洲商業航線。假如瑪約喀 (Majorca) 駐有義大利部隊，或者假如瑪約喀被用作義大利空軍或潛艇的根據地，法國會攻佔整個巴利阿利羣島或它的一部份。這是法國所能做到而又沒有甚麼困難

難的，因為在動作的時候，不怕義大利主力艦隊的突如其來的侵犯。

同時北非洲的主要陸軍動作將告發展。從里比亞和黎波里 (Tripoli) 出發的義大利軍隊將突然襲擊突尼斯東南邊境。數月前對於怎樣應付這樣一個的突襲一點，或許還有些疑問。但在義大利對突尼斯的要求首次在義大利國會提出不久之後，達拉第赴突尼斯視察的成功，以及他在突尼斯所受到的熱烈歡迎，都已證明突尼斯軍隊必將猛烈的抵抗侵略部隊。此外馬里斯防線 (Mareth Line)——北非洲與馬奇諾陣線相等的防線——也很堅固的。交通的困難以及前線補充部隊和軍火的接濟，最近經已解決了。從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經阿爾及利亞至突尼斯東部防線的戰略上鐵路現在已經完成了。補充部隊和在阿爾及耳或奧蘭 (Oran) 起卸的軍火都可以從這條鐵路運到前線。

這條鐵路在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間的一段當然是從撒地尼亞出發的義大利空軍的主要目標之一。然而這些空軍部隊，除了造成交通上微小的暫時破壞之外，還能夠有甚麼效力，倒是一個疑問。法國在阿爾卑斯山脈 (Alps) 也會作同樣的空軍活動的，法國空軍部隊將不斷的轟炸布倫納山隘 (Brenner Pass)，藉以破壞義大利和德國的直接交通。

戰爭第一階段的最重要的動作無疑地是地中海西部控制權的爭奪，而特別是爭取法國北非商業航線的安全保障。在作戰進行中，法國或許從義大利潛艇隊受到相當重大的損失，但她還能夠保持着在交通裏線內運用整個部隊的最大利益，而義大利的主要部隊，假如是要進襲這區

域的話，將有三種不利。第一，它們要進行一個距離它們主要根據地約一千英里的長征。第二，爲實行那樣的一個遠征，它們要經過法國潛艇巡邏的區域，更重要的，就在回航的時候。第三，爲進行那樣的一個遠征，義大利艦隊要離開主要戰場，致使義大利，里比亞和的黎波里的交通沒有保護的部隊。

這樣一個戰爭的最初階段可簡括如下。因爲義大利是一個早已備戰而且又是發動戰爭的國家，她當可獲得初期的優勢，這優勢當然會因義大利可能調動的空軍力量和義大利潛艇的數量而增加。

然而當整個法國海軍發動的時候，優勢就在法國方面了，因爲她的主要海軍目標是地中海西部的控制和北非洲商業航線的保障——這些目標都是擺在她的門前的，而可以在保衛比塞大，科西嘉，尼斯線之法國海軍戰略的主要防禦幕後達到的。此外，法國擁有超過在義大利半島西部作戰所需要的潛艇來保持法國的防線和控制地中海西部，這樣就會自動的封鎖義大利整個的西岸。法國潛艇會在義大利南部和西南活動。這些或許不能夠實施一個完全的封鎖，但可以嚴重的阻撓義大利向東南方面的海上交通。更重要的它們可以嚴重的威脅義大利和她的北非洲領土的海道交通——這是義大利軍隊對突尼斯作戰的生命線。

法國對義大利的封鎖將不完全的，但可以使之有效而足以在義大利國內造成嚴重的局面，這是沒有什麼疑義的。

義大利是一個貧乏國家，一切戰爭主要物品都是不充足的，最重要的是石油的缺乏。義大利依靠外來石油的急切，可於一九三五年的事件見之，那時候墨索里尼寧可冒着對英作戰的危險也不願遭受石油的封鎖。義大利雖已儲備軍事原料和石油，然而這些準備在義大利的最初發動期內就要消耗淨盡的。假如義大利希望在對法戰爭爆發後的幾個鐘頭內便取得絕大的優勢，她要把幾乎全部的資源用於初步作戰中。義大利戰爭機械的兇暴，正好像人們住在靠近赤道的溫室空氣內突然一躍就成熟一樣。這種比擬是可以再推進一步的。義大利既然已經是一個缺乏強大貯備力量的國家，她這樣的努力迅速的就會消耗去了，而使國家陷於生機遭受嚴重減弱的地步。

這是義大利實施任何「全面戰爭」政策的合理結果，墨索里尼正如局外觀察家一樣對於這種情形是明白的。因為這個理由，一般人就傾向於相信義大利在未來戰爭的初步出擊時所用的力量將因保存若干實力以應付其他事變的需要而告減輕。

直至現在，我們認為地中海的戰爭僅是完全與法、義兩國有關的事。英帝國和法國的關係比較羅馬柏林軸心更為現實。此外地中海任何戰爭的發展對於一個以該海為她的戰略和商業的主要軸線所必經之道的帝國，當然是有很深切的關係。假如義大利竟因突尼斯問題而實行發動對法戰爭，則義、法兩國的潛艇和艦隊的作戰地點——一旦法國獲得阿爾及耳馬賽線的安全保障——將在西西里和突尼斯間的地中海中部狹窄海面。一般稱譽這區域是被墨索里尼所說的

「四角的火線」所控制。墨索里尼當然會充分運用他的「四角的火線」的。這不特會威脅馬爾太，而且勢必騷擾或損害經過地中海中部狹窄海面的英國商船航運。因而完全撇開任何條約上的義務，英帝國是會被捲入戰爭漩渦的。

整個英帝國或許不致在開始就對義大利宣戰。但是當第一架義大利出擊飛機出發的時候——或許更在那時候之前，大不列顛就採取強硬的預防步驟，這是毫無疑義的。

過去數年間的事件經已明顯的表現英國在地中海發生糾紛或有掀起糾紛的威脅時所採取的兩個初步海軍預防步驟是：（一）把地中海艦隊主力移駐地中海東部，以亞歷山大里亞為主要根據地而不是馬爾太；（二）增厚駐防直布羅陀的英國海軍實力。這些步驟是立即進行的。英國艦隊將不會等待宣戰的傳統步驟的，那些步驟無疑地英國政府將會履行的，雖然其他國家早已置諸不理了。

墨索里尼當然很明瞭英、法兩國的連繫，以及他不能希望使他素所自詡的「四角的火線」充分的實施而不致引起對英戰爭的事實。因此義大利的初步動作，最低限度也會有一部份是對抗英國的，希望能夠乘英國的不備而以迅捷的手段摧毀英國的航海貿易和海軍戰略。在這樣的情形下，馬爾太的空襲，以及吐倫，馬賽，科西嘉及比塞大等地的進攻，當會同時進行的。同時義大利潛艇的一部將直接的破壞英國的利益。義大利潛艇將會在馬爾太附近和地中海的狹窄海面巡邏。其餘的義大利潛艇則向直布羅陀海峽和它的東面進口活動。但是義大利大部潛艇隊

不會在奧特蘭吐海峽 (Otranto) 至里比亞 東部邊境的連絡線以東海面活動的。義大利 雖然擁有一個強大的潛艇隊，但她須牢記着宜集中潛艇在一個對於主要目標最有影響的區域內——這即是地中海的西部和中部的狹窄海面。

強大的英國海軍 部隊的駐屯直布羅陀 當然可以協助法國 取得那仍然是初步作戰的主要目標——即比塞大，科西嘉 和尼斯 線以西的整個地中海的控制權。世界最有力的英國防禦潛艇 部隊將可置那些進犯這危險而又狹窄區域的義大利潛艇 於死地。然而英、法兩國 當然不能沒有損失，因為地中海西部英、法兩國海軍 有效的合作須經過相當時間才能夠實現。在戰爭的初期，或會有些紛亂以及機會的錯過。當英、法兩國海軍，在承平時代之後未舉行過聯合演習，一旦戰事爆發時，不管有多少條約協商或參謀的談判也不能保證語言不同與採用不同方法和電碼的兩個艦隊馬上有有效的合作起來。

在西班牙 內戰期內，英、法兩國海軍 在彌昂 (Miyon) 巡邏計劃下，各自負責本國附近海面的巡弋時，才有過一個承平時代的合作。因此義大利 的干預西班牙 內戰，以及與那戰爭有關的「海盜」潛艇的活動，可以說是使將來的歐洲戰爭 中勢必一致參加地中海西部對義戰事 的英、法兩國海軍 部隊更為有效的合作。

第十七章 地中海的戰爭(二)

因為法國和英帝國的海軍在地中海聯合對付義大利，她的地位就會很迅速的陷於危殆。即使義大利潛艇能够盡情的活動，實際上整個義大利半島，她的海港，機場，和主要交通線都是無所保障而任由那些從英、法領土和英國航空母艦出發的飛機襲擊的。英國的航空母艦將由那些配備有最新式的偵察潛艇儀器的防禦潛艇艦隊嚴密保護的。

此外義大利艦隊的主力在他蘭透灣 (Gulf of Taranto) 或布林西 (Brindisi) 將無法動彈的。在敵對的法國艦隊在地中海西部進攻，敵對的英國艦隊又在地中海東部活動之下，假如不從義大利和里比亞的主要交通移動了必要的護衛，它實在是兩頭都走不通，倘若義大利艦隊向西移動，進犯巴利阿利羣島和法國的北非洲交通線，它不特在不利條件下冒着極大的危險——因為若干義大利部隊要被留在後面的；而且要把整個義大利與駐在里比亞的義大利軍隊的交通連絡任從那由亞力山大里亞根據地向西出發的英國艦隊襲擊。假如義大利艦隊向東南推進，它勢必被迫與優勝的英國艦隊發生遭遇戰。

義大利同時會被迫分散她的實力，因而不能够以全力進攻任何一個特別的目標。她的空軍部隊不特要騷擾法國的海陸交通和協助義大利軍隊從東南方面進攻突尼斯；而且還要被迫不斷

的空襲馬爾太，藉以減少從那島進犯義大利和義大利軍隊的空襲力量和次數，以及制止英國利用馬爾太以爲襲擊義大利與的黎波里底直接交通線的海軍根據地。馬爾太對這條交通線的威脅，比較巴利阿利羣島在敵人手裏時對阿爾及耳與馬賽間交通的威脅爲大。地中海東部既有一個敵對的艦隊，義大利空軍也須駐防多得卡尼斯羣島 (Dodecanese Islands) 和羅德斯島 (Rhodes) 藉以偵察敵對部隊的行動，並準備實力以進襲英國艦隊，海軍根據地及海法 (Haifa) 燃料站。

北非洲的義大利軍隊也要分散的。義大利的「自然願望」之一爲蘇彝士運河。東非洲義大利帝國的成立使蘇彝士運河成爲義大利主要海道交通的易受侵犯的連索。假使義大利在地中海西部和中部只對法國作戰，義大利與埃及的關係有可能在這樣的場合加以維持，即義大利不致憂慮英國船隻被禁止通航蘇彝士運河。然而因爲英國在地中海擁有寶貴的利益，而那些利益又與法國的完全相同，那末義大利就不能夠只對法國作戰了。從英國地中海艦隊離開馬爾太向東駛行時起，蘇彝士運河當即禁止義大利船艦通過，同時義大利也被迫採取能力所及的一切步驟來打開她與東非洲殖民地的交通。這個目的，只有義大利部隊能夠驅逐英國艦隊和進佔埃及，才能夠達到。

驅逐英國艦隊的唯一可能就是義大利在亞力山大里亞重演對馬爾太進攻的計劃——即是先派強大潛艇巡邏隊襲擊駛離根據地的英艦，然後狂炸英國艦隊和它的根據地。義大利這樣對亞力山大里亞的進攻，在一九三五年東地中海危機的時候，曾經有人對之表示憂慮，同時也有人

說過英國艦隊將受困於義大利轟炸機。但是此說的不確已在一九三五年的事件獲得證明。現在這更不確了。

一九三五年的時候，亞力山大里亞除了於一八八二年被英國擊毀而未修復的殘廢礮壘外，沒有其他防禦工事。現在亞力山大里亞已有近代化的防空設備。在一九三五年，英國艦隊的高射砲大砲和軍火都不完備，現在則軍火已不缺乏了。據英國海軍部次長沙士比亞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在下議院宣布，英國海軍的高射砲已增加百份之七十五。這個增加是超過一九三五年危機時所促成的緊急增加高射砲的數量。地中海艦隊也較前更充分的配備了防禦潛艇艦。此外義大利為實現這樣一個困難計劃起見，必將被迫減少她在其他作戰上的效力，俾得配備需要的潛艇和飛機於地中海的東部。

在任何情形下，埃及必將被捲入戰爭漩渦而站在對抗義大利的方面，這是很明顯的。義大利在北非洲的軍隊就要馬上分開；一部份在距離義大利大陸的主要前線之東八百哩進攻突尼斯，一部份則擔任進攻埃及。

里比亞和埃及的邊境是很長的，但是只有從這邊境北部較為短小的一段義大利軍隊才獲得可以進攻埃及的路線。其餘的邊境各部份都有不可行軍的遼闊沙漠作為屏障。事實上只有兩個地方是義大利在進攻前能夠集中軍隊的，而這兩個地方都可以被那些從埃及或在地中海活動的英國航空母艦出發的飛機轟炸的。這兩個地方是巴爾的亞港(Port Bardia)和約拉布沃壤(Jara-

pub Oasis)附近的區域。這兩個地方是義大利陸軍從比亞進攻埃及的兩條路線之尾端——一條是經過馬特勒 (Matruh)的沿岸路線，一條是經過那貫連約拉布 (Jarahub)，西華 (Siwa)及巴哈利雅 (Bahariya)等沃壤，而至尼羅河流域的沙漠路途。

這條經過馬特勒的沿岸路線時是會被那些在地中海東部自由行動的英國戰艦攻擊的。這些沿岸路線和經過沙漠沃壤的路線都是險隘而利於防守的。一九三五年秋間，尼羅河以西的大部份沙漠，以及在那兩條從比亞進犯埃及的路線附近區域都已變成武裝的營幕。大部份防禦工事現在仍然存在。此外以整個的埃及防守力量來說，在最近幾年間經已大大的增厚了。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埃及的防務無疑地將獲得英國軍隊的增援，正如一九三九年三月埃及軍事演習時的情形一般。

義大利從比亞進攻埃及，除了消耗她進攻突尼斯的馬里斯陣線所亟需要的巨量人力和物力外，結果終歸失敗的。情形既然是這樣，義大利或許會實施她四年前所擬定的另一作戰計劃。義大利在厄立特里亞和阿比西尼亞屯置了許多軍隊。這些軍隊大約會進攻蘇丹的，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蘇亞金 (Suakin)和蘇丹港 (Port Sudan)，蘇丹港是唯一的紅海海港，它有一條經過蘇丹以至埃及的鐵道。

自義、阿戰爭以來，世人都曉得墨索里尼的一個最大野心是將厄立特里亞和阿比西尼亞與比亞接連起來，這就是說，蘇丹要變成義大利領土，而義大利就佔有從地中海起向東南趨以

至印度洋的一大片非洲土地。這樣的一個大野心不僅涉及殖民地的連絡問題，而且涉及尼羅河一切水源的統制，亦即埃及的控制問題。因為阿比西尼亞的被佔，墨索里尼經已獲得塔納湖（Lake Tana）和青尼羅河（Blue Nile）水源的控制權。在埃及對義作戰的時候，對於埃及這當然是極嚴重的一個問題；但幸而尼羅河是在喀土穆（Khartoum）分流的，其他的一支流（白尼羅河）的全部是經過英領土的。

蘇丹邊境的防衛平常是不很嚴密的。但是從厄立特尼亞或阿比西尼亞進攻蘇丹的部隊能够深入到怎樣程度，還是一個疑問。該處交通路線是綿長艱阻而不適合於現代行軍條件的。義大利軍隊不慣於「鄉村居處」的，而現代軍隊需要巨量的接濟。進攻阿的斯阿貝巴（Addis Ababa）的義大利工程部隊當然做了許多奇功偉績，但我們當不要忘記那時候義大利機械化部隊的交通從未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英國也被捲入漩渦的一個地中海戰爭中，情形當又不同了。英國地中海艦隊會馬上控制地中海東部，并控制蘇彝士運河的北部進口。這種動作將切斷義大利和厄立特尼亞間的交通。但英帝國的不會只進行這種動作就表示滿足的。

目前有一義大利艦隊，包括一隊潛艇，駐防於紅海的南端。英國當然會馬上採取消滅這些艦隊的步驟。這種步驟的進行是沒有甚麼困難，也不需要怎樣多的部隊的。兩艘巡洋艦和一隊配備最新式防禦潛艇設備的驅逐艦，就可以應付裕如了，雖則或許還需要一些掃雷艦。所需要

的巡洋艦是近在咫尺的，它是駐在東印度的海軍站或南非洲的海港，驅逐艦也可以在很少的航線下從駐華艦隊提調回來的。

實際上在地中海局勢一開始表現緊張時，英國駐華艦隊最低限度將有一部是需要撤至新嘉坡的，俾當受威脅區域需要增援時可以較為接近該區域。這樣的調度軍艦使馳援受威脅區域得以迅速進行是英國海軍戰略的基點。在地中海受威脅時英國駐華艦隊一部戰艦的撤回新嘉坡不過是重演四年前當同樣的威脅發生時所採取的警備步驟。

英國之集中力量以掃除紅海的義大利海軍部隊，實在具有雙重的作用。她既可實現她在戰時不容許任何敵國海軍有力可以襲擊她散佈在遼遠區域的貿易的傳統政策，復可肅清她本國艦隊在紅海活動的地盤。這些作用復具有三個主要目標。第一，保證對義大利東非洲殖民地的封鎖達到完密的程度，俾任何接濟都不能夠達到從那區域出發活動的義大利軍隊；第二，保護蘇亞金和蘇丹港，使義大利無法進攻；第三，掩護那些能夠應付義大利軍隊從東南威脅蘇丹的英國軍隊在這兩個地方登陸。

因為義大利潛艇有在紅海活動的可能，有人就以爲這三個目標將因此而不易達到。然而地理上的探討指出肅清及毀滅紅海的敵國潛艇是比較簡易的一件事。紅海是一個狹長的海，平均闊度僅約一百五十英里，且多險礁。事實上它是以新式防禦潛艇的方法獵捕潛艇的最後一個地方。一兩艘潛艇或可在紅海南端的島嶼間作「捉迷藏」之戲，但它們不久就會被逐出這些島嶼

向北去而遭遇不可避免的滅亡。

一二艘潛艇或可在戰事發展前衝出紅海而潛進印度洋，在這裏它們會破壞航海貿易，不過爲時是短促的。它們將與馬薩瓦 (Massawa) 根據地隔離，即使英國海軍允許義屬索馬利蘭 (Somaliland) 的各口岸接濟義大利的潛艇，但該項接濟能否繼續就算是一個短期間還是疑問。紅海南部的海軍動作僅屬於附帶性質的，其目的僅爲掃除一個威脅，這種威脅除了轉移對方注意外不會有其他作用的。這樣情形是頗饒興味而可以證明的。主要的戰場還是在地中海。

在地中海義大利將會遭遇另一個敵人。自歐洲大戰和凱末爾復與土耳其以後，土耳其對於義大利領有距離她海岸不遠的多得卡尼斯羣島 (Dodecanese Islands)，已是不滿了。在義大利發動地中海戰爭的時候，土耳其將會乘機參加對義大利戰爭，希望將來可以獲得羅德斯島和多得卡尼斯羣島。無論如何，義大利都不能夠希望獲得愛琴海 (Aegean Sea) 或地中海東北國家的同情的，因而義大利就被迫保衛那區域的領土，以及利用那些領土作進攻埃及和蘇彝士運河的根據地。

在戰事爆發後的一個很短期間，對義大利的封鎖就差不多可以完全無缺了。在西面義大利的交通不能超出第勒尼安海 (Tyrrhenian Sea) 之外，在東南方面則不能超越馬他般角 (Cape Matapan) 和埃及西北角的連絡線。在所餘的中部區域內義大利和里比亞的主要交通線或許不

致完全被截斷，但總會不斷的被騷擾的；同時即使以一小部份必需的接濟輸送給里比亞義軍也必遭遇損失的，而這種損失之大將消耗義大利的資源至不可忍受的程度。

然而英、法兩國也不能够事事如意的。她們亦因義大利潛艇和飛機的襲擊而遭受損失，這是不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地中海中部的狹窄海面，在這裏義大利的「四角的火線」將發生部份的效力。這些損失，特別是商船方面，或許可以抵受的。

但是假若英、法兩國海外貿易的損失變成嚴重，英、法兩國可以把她們大部份的東方商業移經好望角。這辦法在歐戰的某一個時期內曾經實行過。這樣的改道不是英、法兩國所能輕易地接納的，在英、法方面最壞的結果是蒙受不便；可是在義大利方面，因為她的東非帝國由於與母國的交通被截斷而失掉了，就幾乎完全陷於被封鎖的境地。義大利對外的唯一交通是對德的陸路交通和那經過亞德里亞海的對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海道交通。

這些國家都不能够供給義大利以她所最需要的物品。德國本身對於獲得她自己所需的石油已感困難。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油產都是很少的。德國維持本國人民所需的糧食亦有如許困難，以致在承平時也要實施糧食的管制。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也都不是糧食產量豐富的國家。

在封鎖緊握下的孤立無援的義大利將會很迅速地就疲弱下去了。因為糧食接濟不繼，那「四角的火線」就失掉大部份的效用，義大利將被迫放棄里比亞的軍隊以及對突尼斯的進攻。

她只有兩條路可走。她可要求立即停戰，但這一着是不會實行的，因為這就是等於在紛亂中建立的現代義大利的法西斯政權之末日。第二個而最有可能的辦法是鞏固她的地位並猛烈的襲擊敵國的航海貿易，藉以迫使敵國和她談判比較有利的和平。

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義大利將集中她整個潛艇力量於布林的西附近，俾它們得以在佛特蘭陀海峽後面休息和補充。從這個及其他掩護週密的義大利東岸的根據地出發，義大利潛艇將掠奪那些經過地中海中部狹窄海面的商船。義大利空軍或許擔任偵察工作以協助潛艇襲擊海洋航運，但自己不會參加實際的襲擊工作，因爲消耗過大，得不償失。

潛艇在地中海中部襲擊航海貿易的發展，英國對之是不能淡然處之的，即使她東方貿易的大部份已移經好望角。那樣的改道即是要多走路程，結果貨物的輸運當被延阻。英國沒有預備巨量的商船，所以不能任令全部東方貿易繞道南非洲，若需要的話，亦不過是一個短期間。因爲這個原故，英、法海軍勢必馬上採取報復步驟。

這報復是加緊封鎖網，以及實行封鎖佛特蘭陀海峽以禁止義大利潛艇出口。這樣一來在那方面的行動將會演變成像上次大戰的「俄特蘭陀堵截線」(Oranto Passage)的一般。不過它不會像一九一六年的那麼簡單，因爲這次的敵國是義大利，這「堵截線」就要在更南的地方建立。同時因爲海闊與水深的關係，它也不會是像字面所表現的那樣一條「堵截線」。在另一方面，防禦潛艇設備已發展到那樣的程度，使在遼闊的海面成立強大的防禦潛艇巡邏線，比較上

次大戰的水雷及網的封鎖陣線更爲有效。此外義大利潛艇的活動將因接濟的逐漸減少而受到限制。

義大利的潛艇作戰計劃，現因敵國防禦潛艇所採的步驟和由於封鎖所造成的接濟短少而有失敗的恐慌，義大利或許決定運用她的主力艦隊以作最後孤注一擲的衝破封鎖線。

在這樣的場合下，只有一條路徑是義大利艦隊所能採取的。假如它企圖攻破東南封鎖線——在義大利的觀點看來，這是最重要的——它必定與集中於地中海東部的英國艦隊遭遇，並不可避免的敗於實力優勝的艦隊之手上。假如它向南推進，它能够在數小時內蹂躪那繼續維持的經過地中海中部的商業交通；它可以衝破愛奧尼亞海的防禦潛艇巡邏線；或可暫時恢復義大利與里比亞與的黎波里的交通。然而假如它採取這途徑，它只能夠使對方暫時轉移目光。它的活動僅是暫時的。它將要退守安全的根據地，或迎戰從地中海東部掃蕩而來的英國艦隊。它對於掃除封鎖實在沒有甚麼效果。

第三個辦法是向西推動，而在對它極有利的形勢下，引誘法國艦隊作戰。這是義大利艦隊將必採取的途徑。它或不致敗於實力優勝的艦隊之手，反而或許可以集中艦隊，最低限度主力艦，因而在與法國艦隊發生遭遇戰時在實力限程度上較法國艦隊爲優越。此外假如義大利艦隊能夠擊敗法國艦隊，控制了地中海西部，那末它就可以轉敗爲勝了。義大利的封鎖線雖未能完全掃除，但封鎖線會被迫向外移至直布羅陀海峽——在更西的八百五十英里外。此外義大利的控

制地中海西部，會截斷法國最主要的商業航線，以及那橫渡地中海的北非沿岸交通線。那時候義大利艦隊就反過來封鎖法國的南岸而整個非洲北岸實際上會在義大利控制之下了。此外又當地中海西部受義大利控制的時候，英國艦隊不會留駐地中海東部的，因此義大利對東方的貿易，最低限度也可暫時恢復。

決定向西推進之後，義大利海軍總司令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潛離他蘭透灣根據地而極端秘密的向西去。秘密是最重要的一點，因為整個計劃的成功是要靠能否使駐地中海東部的英國艦隊相信義大利艦隊仍留港內而定。

義大利海軍總司令能够秘密離開他蘭透灣的唯一途徑就是沿着海岸並把他的船艦躲藏在陸地的掩護下，駛至義大利半島的「趾尖」，然後再向北駛，經墨西拿海峽（Strait of Messina），循着西西里北岸，向西推進。從西西里西北角出發，義大利艦隊要衝過一百九十哩的遼闊海面，以至撒地尼亞的東南角。假如義大利艦隊衝過這遼闊海面的消息被探悉的話，那末它在地中海西部的成功機會當告銳減了。

因此義軍總司令對於這一點就要作一個很重要而又很難的決定。西西里西北角至撒地尼亞東南角的直接航線會使他的艦隊接近那從比塞大出發的封鎖巡邏隊。義大利艦隊或可繞道北駛以避免這種結果，但他又發覺時間要素的重要。它的離開根據地，隨時可以被發覺的。爲着這個理由，他差不多一定會率領他的艦隊，循着最迅速和最接近的途徑出發。

義大利艦隊能够渡海以至撒地尼亞而不被發覺的機會會因全部海程不能夠儘於夜間航駛的事實而更告減少。即使義大利艦隊能够保持每小時二十五海里的速率，也要七小時以上才能夠駛完全程。此外在這個階段上，義軍總司令會極力避免運用高速率的，因為高速率即是燃料的高度消耗。但在撒地尼亞以西，他要用高速率了，他且必不能為輕小船艦的補充燃料而多耗時間。就算假定環境和天氣都適宜，結果義大利艦隊能够駛到撒地尼亞的南岸而不被發覺，同時英、法兩國的艦隊仍然以為它還留在他蘭透灣。但義大利艦隊仍一定不能夠駛到撒地尼亞以西數哩以外而不被發見或探悉的，因為那時候它要經過主要的法國封鎖線和防禦線。義大利艦隊不特會在這個階段被發覺，且會因它的掩護隊和法國的巡邏隊連續發生接觸而被延阻。此外義大利艦隊現在還要經過法國潛艇的主要巡邏區域。

我們可以這樣合理的假定義大利艦隊會在這些動作中和在法國潛艇的手裏受到損失的。在這種情形下義大利總司令所能最大希望的就是僅僅損失一些驅逐艦，不過倘若那些較為重要的軍艦能够避免損失，連速度消失在內，他就極端微幸了。一旦駛至地中海西部後，速度的運用對於義大利艦隊是最重要的，因此它不能任令任何受傷戰艦隨行，所以任何因受傷而減少速度的艦隻必將調回撒地尼亞，結果就削弱了義大利艦隊的實力。

法國海軍得到義大利艦隊來犯的第一個消息後，當會馬上集中起來。這個集中差不多一定是在米諾卡 (Minorca) 之西南的。同時義大利艦隊必會向撒地尼亞之西約二百四十哩的米諾卡

進攻。它不會向西北駛進獅子灣的，因為那裏沿岸會有一個強勁的潛艇巡邏隊，鞏衛着士倫馬賽和它們的進口，但是它或許向西南進攻阿爾及耳。法國艦隊的在米諾卡以南集中，具有兩個作用，除了接近那英國艦隊可以趕快赴援的直布羅陀外，還可以處於最好的地位來保衛義大利艦隊的兩條可能的進攻路線。

假如義大利艦隊能够保持每小時二十五海里的速度，從撒地尼亞海岸直接駛到米諾卡的附近，全程約需九小時。不過義大利艦隊斷不會採取那條隨時都會遇到法國潛艇的直接航線。它是要迂迴前進的，因為這個原故，我們可以說義大利艦隊於離開撒地尼亞海岸而被首次發覺之後，最低限度在十二小時內不能駛抵米諾卡附近。義大利艦隊在西進全程中，會被法國海軍窺伺的。而關於它的行蹤是會有繼續的和正確的情報。因此它的進行情形會被法國海軍總司令和那從直布羅陀向東開足馬力駛行的英國艦隊知道的。

假定從直布羅陀前進的英國艦隊只能夠保持每小時二十五海里的速度，其實這是個過低的估計，因為駐防直布羅陀的英國海軍重量級戰艦大約是戰鬪巡洋艦，能够保持每小時三十海里的速度。這些部隊將要二十四小時才能抵達米諾卡附近。因而義大利艦隊可以在英國援軍抵達前十二小時與法國艦隊發生接觸。

在不可避免的艦隊戰發生之前的局勢將由米諾卡附近的義大利、法國海軍的相對實力判斷出來。假如法國艦隊的集中能够完全的，而義大利艦隊在西進途中受到相當重大的損失，那末法

國海軍實力當佔優勢。在這樣的局勢下，法國海軍總司令或會不等候從直布羅陀趕來的英國援軍，就馬上發動戰爭了。

然而英、法兩國海軍總司令大概會決定等到兩國艦隊獲得切實連絡然後始行有所動作的。同時比塞大和科西嘉的強大法國潛艇隊會在義大利艦隊後方活動，以阻義大利艦隊逃脫。

倘若所決定的爲延緩動作，那末隨後的十二小時捉迷藏戲的利益就落在法國方面。法國總司令將會確切的知道敵方的位置和行動，而義大利總司令則完全不曉得法國艦隊的位置和英國艦隊的前進，此外法國戰艦將滿貯燃料而能够毫無顧慮的開足馬力，但是義大利總司令將時常顧慮及於艦隻燃料的減少。

英、法兩國既然能够選擇她們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進行聯合行動的時間；又知道義大利艦隊的意向，因而使聯合艦隊得以展開而在動作的開始時就置義大利總司令於一個困難的地位；同時保持實力上的一個較大的限度，聯合艦隊的勝利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了。在義大利方面除去無條件的投降外，將沒有其他辦法。

第十八章 北海的戰爭

在前數章所討論的戰爭，是僅限於地中海與紅海，在這兩方面義大利係單獨對抗法蘭西與大不列顛帝國。這樣的局勢能否產生，主要的是要看德、義軸心能否團結。無疑的德國必予義大利以精神上的援助，並設法盡自己的能力供給軍火。即使德國不立刻對義大利拔劍相助，但也有可能利用英、法的忙於戰事時，趁火打劫的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德、義軸心不是一個軍事同盟，這個事實業已證明了。義首相墨索里尼本人曾經這樣說過：「軸心不僅是兩國家間的一種關係，而且是兩個革命運動的會合，這兩個革命運動是與一切關於時代變遷的思想相對立的。」這好像是說，在義大利方面的意見，「軸心」是建立在相同的意識形態與兩個別國家的軍事力量上面，而不是在將兩國軍事力量合併起來的觀念上面。另一方面墨索里尼在法西斯蒂軍隊建立的廿週年紀念大會中發表演說時曾這樣說過：「倘若反全能國家制度的集團一旦成立，我國必將放棄防禦而在各方面開始我們的反攻了。」在這方面顯然的還有一個矛盾的意見，以為「軸心」現時雖不是一個軍事同盟，但在某種情況之下，亦有可能變成軍事同盟的。

墨索里尼並不高興德國侵略多瑙河流域的國家，這是明顯的。不管怎樣宣傳德、義軸心如

何團結，德國已經嚴重的侵佔了義國的利益，這個事實是不能抹殺的。義大利在多瑙河流域的利益已經在墨索里尼與拉凡爾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所簽訂的協定中，明白的指出來。這些義大利的利益業已被德國蹂躪了。

同時義大利對德國在南斯拉夫的活動所表示的不安，是與日俱增的；因為義國把南斯拉夫當作是她自己特別的保留地。關於這一點墨索里尼下面的一段話是有重要意義的；

「在地理，歷史，政治與軍事上，地中海對於義大利是一個重要的地方，當吾人說及地中海時，當然把阿德里亞海包括在內，在這方面義國的利益是優越的，但不是把斯拉夫民族的利益除外的。」

上面的一段話是差不多與慶祝南義友好條約簽訂兩週年紀念同時發表。外間對於這段話的解釋謂係義國對德國任何衝進阿德里亞海岸的企圖都是不滿的。同時義大利也不能不注意義國特倫丁諾 (Trentino) 境內的德國少數民族的人數是不在小數。且特倫丁諾與德意志本部是接近的，僅越布倫納山隘 (Brenner Pass) 便可到達了。

墨索里尼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向法國提出要求時，瑞士方面曾盛傳布倫納山隘已被封鎖，一切平時的交通均告中斷，俾德國軍隊與大量軍火得輸運入義。據傳這些德國軍隊與軍火是運至里比亞 (Libya) 的，並且編入義國軍隊內以增強義國軍隊的實力。羅馬與柏林兩方面對此傳說均堅決加以否認，但瑞士並不是一個庸人自擾的國家，瑞士東部的防軍是一定增加

了的。

戰爭中最致命的錯誤是估量敵人實力過低。因此不管是否爲忠於「軸心」抑或爲求滿足自己的目的，德國是站在義國那方面，這樣的假定是合理的。

德國之參加戰爭，將使戰爭範圍大爲擴大，波羅的海與北海，而且在某種程度內大西洋的北部也將包括在內。但這不致改變地中海戰爭本身的主要問題，雖然這些問題的應付方法會受到影響。

德國的海軍雖然強大，而且很迅速的發展，但仍然是一個主要的陸軍與空軍國家。

德國空軍將來在炸英、法城鎮至怎樣的程度，一部份要看德國參謀部將採納戈林上將的抑或格拉狄斯(Gladisch)海軍上將的主張。他們倆的主張是適相反的。另一部份則要看實力如何。德國雖有大量的飛機，但沒有儲藏巨量燃料以備應用。此外大不列顛帝國所建立的空防現已達到能給予敵機很重大損失的程度了。

漢基(Hanky)助爵的言論是值得嚴格的考慮的，因爲他任英國內閣與帝國國防委員會秘書多年，對於研究空襲問題具有他人所無的絕好機會。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英國上院舉行關於國防問題的辯論時，漢基助爵這樣說：

「轟炸純然爲恐嚇平民，是無效的，我對於這一點抱同樣的感覺。我的作如是想是因爲恐嚇是不能完成它的任務的。雖然可以不斷的轟炸一部份平民，但這僅佔一極少的部

份。即使有全世界的飛機，但也不能以一部份的時間來轟炸所有的平民。所以轟炸給予意志堅定而預知空襲的人民底壓力是過於間斷而沒有決定的效果。這種轟炸方法是得不到勝利，反而引起更好且更堅強的抵抗，以及增加許多的敵人……因此我以為轟炸將集中於破壞那些可以影響戰事結果的目標，而平民的死傷只不過是有目標的轟炸底副產物而已。」

雖然在戰事初期中德國空軍轟炸不設防城市的駭人聽聞的戰略，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不久即轉向於轟炸較為重要的軍略中心點了。其中以替爾堡 (Tilbury) 倫敦港，以及軍事中心如阿爾德塞特 (Aldershot) 海軍軍港與船塢查坦姆 (Chatham) 與樸次茅斯為最有受空襲的可能。在最後兩個地方當全國動員的時候運輸是很頻繁的。這兩個海港是英國海軍最大的軍港。在動員的時候每個海港將有一萬五千人經過。英國海軍是很迅速的可以動員起來，而且是在實際宣戰以前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德國目前的政府也不會放棄機會的。因為這個原故，德國空軍在正式宣戰以前也許要轟炸英國某部份，這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不過當空襲時，海港內是沒有很多艦隻停泊的，在發出第一次警報時（英國特務工作人員可以負責供給敵機來襲的最快情報）英國本部艦隊將立即集中於奧克尼羣島 (Orkney Islands) 內的斯加柏佛洛港 (Scapa Flow)，雖然外間對英國特務工作的組織頗有謠言，但它仍然是世界一個最驚人而最有效力的組織。今年三月間在希特勒尙未突然侵佔波希美亞 (Bohemia) 前十日，英國特務工作人員業已將希特勒的陰謀報告當局了。這可以證明他們活動的效率了。

至於英吉利海峽方面，將由二等與較小的艦隊加以保護，將來這艦隊的最初根據地大約爲波特蘭（Portland）。在組織上這海峽艦隊的主要力量將在防禦潛艇戰艦上，俾可搜滅德國在海峽內活動或企圖衝入大西洋的潛艇。

在技術方面英國海軍在戰時的第一任務是搜滅敵人。但在近代的情況下敵人是避免與較優的力量抗衡的，所以海軍任務的完成須視這種情形而定。因爲這個關係英國海軍的任務變爲保護英國的航業，同時掃除敵人在海上的航運。爲完成這個任務起見，倘若敵方艦隊迴避被人消滅，那麼必須制止它使之不能活動，同時尋覓海洋上的敵艦而加以毀滅。

德國在海外的商船在戰爭時必將立即武裝起來變爲商業上的襲擊者。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麼英國皇家海軍中散佈於各地的巡洋艦必須毀滅這些武裝商船。這種武裝商船的生命是短促的，毀滅它們是較一九一四時爲容易，因爲德國現時沒有一個海外的根據地。

在戰事初發時或許德國有一二艘「袖珍艦」留在北海以外。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間的危機時候，情形就是這樣的。當時「德意志」號由西班牙西北部一個海港開出。當然她的目的地英國海軍當局是曉得的，英艦「胡特」號（Hood）即由直布羅陀港開足馬力向北駛去。「胡特」號艦是可以追過和戰勝德國「袖珍」艦的。英國戰艦中能勝任這項任務的尚有幾艘。當時「胡特」號在芬尼斯蒂爾角（Cape Finissterre）外看見「德意志」號艦在那裏添加燃料。從那時起直至戰爭危機過去時止，「德意志」號艦常在她的更強大敵人監視之下了。

毀滅「袖珍」艦級的戰艦當然是比搜滅武裝商船較為困難。但是「袖珍」艦倘若擔任武裝商輪的工作，它的境遇必定很危險的，因為德國缺乏海外的海軍根據地，同時駛入德國或義大利海港來添加糧食與燃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此外近代設備的發展已使毀滅海洋上敵艦的整個問題大大的簡單化了。目前差不多每隻戰艦都裝置了無線電。同時每艘擔任保護商業的巡洋艦也配備了飛機。這樣一來搜滅敵艦的範圍也因而擴大了。海軍問題幾乎可以演變成一個簡單的公式，即尋覓敵艦，圍困敵艦，與攻擊敵艦三種程序。尋覓敵艦與圍困敵艦在現代情況下是比較簡單，尤其是因為敵艦必將在芬尼斯蒂爾角與加那列羣島（Canary Islands）間海面活動，以誘英國艦隊駛離直布羅陀，藉此鬆弛對義的壓迫。一旦敵艦被尋覓和圍困了，攻擊敵艦的問題，即使敵艦中包括有「袖珍」艦，也比較容易；因為英國的巡洋戰艦隊將以直布羅陀為根據地，同時如有必要時，法國的巡洋戰艦如「董克格」（Dunkerque）與「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號也可以增援的。

大不列顛帝國與德意志的主要戰場是在北海。英國海軍的主要問題是圍困敵方潛艇而加以搜滅，不管德國現時的潛艇是較上次歐洲大戰時增多，但近代防禦潛艇工具的發展已使這種工作較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時為易。防禦潛艇工具的發展情形，可以由下面的事實窺見一斑。一九一四年英國防禦潛艇巡弋隊內包括配備有鐵匠所用的鐵錘與帆布袋的艦艇，鐵錘是用來擊碎敵方潛艇的潛望鏡而帆布袋則用來蒙蔽潛望鏡的。但現在英國的防禦潛艇可以在廣大的地域

內搜滅任何敵方潛水艇，即使潛艇的潛望鏡不露出水面，抑或用其他方法來加以掩蔽，搜滅也是容易的。

但是防禦潛艇戰艦的數量，應比敵方潛艇爲多，這依然是必要的。毫無疑問的供給充分數量的防禦潛艇艦隊與砲臺以應付地中海與北海的需要對英國財政負擔是很重大的。尤其是因爲德國必將傾其全力來攻擊其敵人的海外商業。

在前次歐洲大戰時德國建造潛水艇以補充損失的速度是比較其潛艇被協約國擊毀來得快。許多報告謂德國已經準備大量的潛艇零件，一旦戰事爆發時就立刻可以配合成爲許多潛艇。不管這些報告是否確實，但過低估量德國造潛艇的力量是極危險的。

但有一事是確實的，即是當德國盡量建造潛艇時，熟練的潛艇人員的供給是不能與潛艇的出量並駕齊驅。在上次大戰時缺乏精練而有能力的潛艇下級幹部是德國潛艇威脅失敗的一個重要要素。在近年來德國雖然已經訓練了很多軍官與士兵來擔任潛艇的工作；但即使是這樣，德國依然沒有精銳的後備隊，足以應付按照她所計劃進行的潛艇戰爭之發展，特別是當感覺到現代的情況下德國潛艇官兵的死亡是很大的。

但是英、法兩國的航海貿易也要蒙受巨大的損失，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假若德國空軍採用格拉狄斯海軍上將的主張向商業方面進攻，上述的損失當更增加了。同時英國海軍部所已採納來保護航海貿易的辦法一定可以收效的。據政府在衆院所正式宣佈的，英國海軍部現已準備

在任何區域內如護送制度認為有必要時採用以軍艦護送商船的辦法來保護海外貿易。這是比較第一次大戰時的情形大有進步了。當時因為缺乏護送艦隻，缺乏組織與防禦潛艇的工具，所以護送制度要延至絕對需要時期以後方得採用。此外新式的護送艦據海軍部所想像的是要配備不僅防禦潛艇的攻擊，而且還要防禦飛機襲擊的設備；因為在任何地帶對護送艦的空襲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英國海軍部雖然在一個區域內有此能力來進行護送制度，可是英國海軍是否有充分的護送艦可以在同一期間在幾個區域內同時實行護送制度，在目前這是個疑問。在英、法聯合對德、義的戰爭中，為盡量保護航海貿易不受潛艇與飛機的襲擊起見，護送制度必須在下列各航線內實行：

- (一) 地中海的大部份，
- (二) 大不列顛帝國東部海岸的全線，
- (三) 由蘇格蘭各海港至斯干的那維亞，
- (四) 英吉利海峽，
- (五) 西部進口的全部區域包括英吉利海峽與愛爾蘭海的進口，
- (六) 大西洋的貿易航線，南起自威德角 (Cape Verde) 西達子午線西經四十度，
- (七) 在亞丁灣與紅海，由戰事初期至義大利在紅海的海軍力量被消滅時止。

在上述各航線實行護送制度，乃是極周密的辦法；但若這個制度不能採用時，損失是可以預期的了。護送好像是一柄雙邊鋒利的劍，一方面保護商輪以免潛艇與飛機的襲擊，另一方面卻又延滯輸運最需要的貨物。究竟在那一點上護送制度纔開始妨礙必需品的運輸呢？這是一個問題，大約只有在試驗及錯誤中纔能發現出來。

歐洲大戰時，這保護海洋貿易的重要問題，英國是依賴美國的協助來完成的。謝里柯勳爵本人曾表示，保衛商業的護送制度假若沒有美國的援助與合作是不能成立的。美國很多驅逐艦在保衛英倫三島的西部進口中曾經有過很多的活動。

在將來對德任何戰爭中英國海軍能否無外援的堅守優越的地位？在將來戰爭中德國一定更堅決的襲擊航海貿易的。最近防禦潛艇與防空工具的發展，兼之交通的較前更便利與良好，使工作更爲容易。在另一方面，因爲「軸心」國家有數量較多的潛艇與力量較強的空軍，卻又使這項工作更爲困難。除非這問題置諸實驗中，不能得到完全的答案的。同時也不能把所有關於防禦方面的證據宣佈出來；因爲這樣就會違反國家祕密法，而供給強大敵人以極寶貴的材料了。職是之故我們可以有充分理由這樣說，最新式的防禦潛艇與防空方法和工具，加上英國海軍與商輪較前有充分的準備，使將來更嚴重的威脅可以比一九一四至一八年更易於應付與克復。

除保護所有受威脅各區域內的商業外，主要的問題似乎是英國本部艦隊能否有力來圍困德國艦隊，而使英國地中海的艦隊得以保衛地中海的東部，另一戰鬪巡洋艦隊增防直布羅陀，俾

可一方面保護直布羅陀以西的商業，另一方面又可在必要時協助法國在地中海西部的艦隊。

上述三種實力的準備將分散主要的海軍力量。在戰爭時這主要力量是絕不能減弱的。但英國的實力是異常雄厚，所以能够分散的。目前德國主力艦隊包括三艘「袖珍」艦與兩艘戰鬥巡洋艦「桑霍斯」號（Scharnhorst）與「格里斯諾」號（Grisenau）。這些戰艦都配備了十一吋口徑的大砲。德國海軍也建造十五吋口徑的戰艦；但英國海軍建造這樣的戰艦為數較多，而且英國造艦的速度也高，這是英國的便宜，所以英國主力艦實力超過德國主力艦實力的比率不致有減少的危機，反而會增加的。

以斯加柏佛洛港或蘇格蘭沿岸任何一海口為根據地的英國艦隊底主要問題是德國戰艦速度的限度超過現有的英國戰艦的問題。

多佛海峽（Straits of Dover）的北部進口將來差不多要完全以水雷及鐵網加以封鎖的。黑里哥蘭灣（Heligoland Bight）與北海南部的大部份亦將佈滿水雷。這些就是英、德海軍的水雷防禦區域。在黑里哥蘭灣及其進口處英國海軍的巨大與新式的放置水雷潛艇也將佈置一個進攻的水雷地帶；但在北部大約不致有大的水雷地帶了。當然在奧克尼羣島與挪威海岸間似不再進行設置北部水雷防禦線的偉大工程。

因此德國主力艦隊或任何其他艦隊僅能在奧克尼羣島與挪威海岸間由北海潛逃出來。這是它唯一的航線。為要沿着這條航線從北海逃出來，德國艦隊倘若從黑里哥蘭灣水雷防禦線後

的主要根據地起航，將要最低限度比較英國由斯加柏佛洛駛出的塔擊艦隊駛行兩倍的路程。這樣一來兩國艦隊在戰略上的對駛時速度的差別是不關宏旨了。即使德國艦隊決定經過基爾運河 (Kiel Canal)入波羅的海，再越過斯卡遮拉克 (Skagerrak)而出北海，但在衝破英國北部巡弋艦隊前也要行駛同樣長的路程。一俟德國艦隊駛過丹麥與瑞典的中立領海的消息傳出來後，它的意向就明白了。

倘若德國艦隊係由捷特 (Tate)的平時停泊地點起航，那麼英國艦隊在它們未衝入北海以前即加以截擊的機會就要完全依靠英國總司令所接到關於德艦由停泊處起航的報告是否敏捷了。同時德國艦隊的進行情形也得要不斷的向英國總司令報告，這是同樣重要的。

在這個報告與監視敵艦行蹤的問題上英國總司令是佔着有利的地位。即使英國特務工作人員不能報告德國艦隊由捷特根據地起航的消息，又即使英國海軍部好像在以前遮特蘭 (Thetland)一役那樣由於德國改變無線電的呼號而受騙，德國艦隊的由黑里哥蘭灣水雷防禦線出現一定可以由英國偵察飛機或潛艇予以報告的。這樣一來英國航空母艦上的飛機就負起偵察德國艦隊行蹤的責任了。

在另一方面德國總司令只有可能由潛艇得獲關於英國艦隊已駛離根據地的報告，除此而外德國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偵察英國艦隊的活動；因為德國現時沒有航空母艦，而由戰鬪巡洋艦或巡洋艦飛出的飛機，對於在這樣遠的距離來發現或者能夠有效的監視英國艦隊的機會是很渺茫

的。

德國艦隊在速度上所佔的便宜當兩國艦隊接近時的最後階段與作戰時是極其重要的。表面上德國艦隊速度的限度足以使它的總司令命令他的戰艦離開英國艦隊重砲射程之外，而在英國艦隊附近活動，因此就可以逃入大西洋的北部了。在這階段上德國總司令有兩種目標，一方面設法儘可能給予英國主力艦以外的艦隊以極大的損害，使戰爭獲得勝利的結局，和使英國艦隊實際上失去戰鬥能力；另一方面使德國艦隊逃入大西洋，以便能夠協助潛水艇來攻擊英倫西部與南部的主要商業，這樣一來就可以由直布羅陀誘出英國的戰艦，俾義大利艦隊能夠進攻法國在地中海西部的艦隊而且有獲勝的機會。爲達到第一個目標，德國艦隊本身也必遭受極大的損失——這種損失是無法補償的，除非回到自己國內的根據地和完全不能移動。至於爲求完成第二個目標起見，他必須極力節省燃料，所以德國艦隊就於可能範圍內避免開足馬力。

此外英國航空母艦的活動大可以抵銷德國因艦隊速度較優而得到的便利。當兩國艦隊接近或戰事進行時，德國艦隊必受魚雷轟炸機的強烈與不斷的轟炸。在這種空襲當中，最低限度有一個魚雷可以命中德國的巨型戰艦而減低它的速度。艦隊的速度乃是艦隊中駛行最慢的一單位之速度。德國總司令一定不能將他的實力分散的，不能命令受傷的戰艦巡洋艦駛回本國，而自己則繼續向北駛去。因此除非所受的損傷係很嚴重的，他大約要不分散他的艦隊而迫得將整個艦隊在作戰時的速度減低。

英國總司令則大約要等到雙方接戰時才命令他的空軍去轟炸敵艦；因為他很清楚記着他的主要目標是在消滅敵人而不是迫其退回水雷防禦線內的。

既然沒有有效的和繼續不斷的空中偵察，同時速度也減低了，德國艦隊就不能希望躲開英國艦隊猛烈砲火的轟擊的。在遮特蘭一役時英國艦隊的重砲，其效力卻不如德國海洋艦隊的輕砲。這是因為戰艦設計和砲彈均不適合的原故。經過不斷的試驗，英國的戰艦和新式的大砲是全世界最有效力的。

這樣一來，顯然的德國艦隊不致會衝出北海了。即使能夠的話，德國海軍也不能夠協助義大利，僅在襲擊英、法航海貿易一點上才有可能。又即使德國艦隊能夠衝出北海，但它須要有充分實力的艦隊來吸引英國艦隊離開直布羅陀，而且又要能夠駛至使它們完成上述任務的地帶，不過成功的可能性實在太微少了。英國在地中海東部和蘇彝士運河的艦隊，以及法國在地中海西部的艦隊，對義大利的壓迫是不因德國海軍任何的活動而鬆弛的。

德國潛艇也許會分批的運至阿得里亞海，在那裏集合起來增強義大利潛艇的實力，以擾亂地中海的航線。這不過是重演上次歐洲大戰時所會有的現象，與增加一種威脅而已；但據我們所已看到的這種威脅在目前是比較一九一四至一八年時容易解除。

在上面已經說過，德國海軍主要的努力將集中於擾亂敵人的航海貿易。不過同時德國在各海洋（波羅的海除外）的商業也要消失的。德國本身是必受封鎖，她唯一希望獲得需要物品

(即使係一部份)是要集中她軍事上的努力來向東南方面推進。西部前線的情形在戰事的初期是會變成僵持的，除非德國再度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在德、法的邊境上，馬奇諾陣線和齊格菲(Siegfried)防禦線是遙遙相對的。正面攻擊這些防禦線是代價太大的。此外這兩條防禦線是當作前方防禦工事來設計的，而不是當作軍事前進的起點。

波羅的海內的比較自由形勢與德軍的向東南推進，究竟能够打破英國海上封鎖至什麼程度呢？這一個問題，打算留待下章再來討論。德國在任何方面不能給予窮乏的義大利多大的援助。即使德國軍隊到達了黑海，義大利石油的需要仍不能獲得解決，運輸上的困難也將不可克服的。義大利工業也許能够靠煤來維持而德國也許能够以煤供給義大利；但是一切小部份煤的運輸需要很多的車輛，其數量是等於運輸至少五個軍團所需要的那麼多車輛。

第十九章 波羅的海的戰爭

除去義大利對法國提出關於地中海的要求外，歐戰最可能爆發的原因就是德國的向東北發展。一九三九年三月間德國軍隊佔領米美爾區域，將立陶宛人民驅逐出去。是否這個舉動為德國一次的冒險行爲，抑或是德國向東北推進的開始，是很難正確的預測的。但一切事實都指明是德國向東北擴展的初步，這是不可否認的。

自從德國受國社黨統治以來。「波蘭走廊」已經成爲戰爭發生的有力原因了。這個「走廊」將德國本部與東普魯士隔離。自然德國希望將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貫連起來，同時波蘭對德國這種願望也自然的表示恐懼；因爲「走廊」乃是波蘭出海的唯一出路。

「走廊」因爲係介乎德國納粹兩部領土之中，所以易受攻擊。此外德、波發生戰爭時波蘭是不能集中全部實力來保護「走廊」的，波蘭毗連德國的邊境是比任何國長而且最難防守的。米美爾區是在東普魯士之東北。德國在佔領米美爾之後，則由報紙猛烈攻擊波蘭，並披露虐待居住於「波蘭走廊」德僑的紀載。世界各國已承認這是納粹德意志的技術，表示陰謀進行另一個新的侵略。

在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之間，波羅的海海岸的大半領土是屬於但澤自由市的。德國早已想

將這塊土地併入東普魯士內；但是德國吞併但澤自由市的任何企圖一定要遇到波蘭的反抗的；因為但澤的被兼併即可使德國向「波蘭走廊」的夾攻更爲加緊，結果「走廊」必陷於幾乎不能防守的地位了。此外但澤港和紐化華索（Neufahrwasser）將控制蓋特尼亞（Gardnia）——「波蘭走廊」的海港，波蘭在一個英國公司協助之下已將這海港關爲一個海軍根據地。波蘭在波羅的海成立一個海軍根據地是德國深惡痛絕的。

德國企圖控制波羅的海是顯明的。米美爾的佔領是這程序的一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德國向立陶宛發出一個最後通牒，要求於五日內割讓米美爾，不然德國軍隊即侵略立陶宛，結果立陶宛屈服了。翌日德國軍隊即佔據米美爾區域。希特勒於三月二十二日前往米美爾。他是乘「德意志」號袖珍艦由斯宏門特（Swinemunde）啓程前往的，隨行保護的尙有其他兩艘「袖珍艦」格拉夫斯比海軍上將號（Admiral Graf Spee）與薛爾海軍上將號（Admiral Sheer）；巡洋艦農堡（Nürnberg）與柯翁號（Kohn）；兩隊驅逐艦；三隊魚雷艇；以及護衛艦一隊。希特勒從海道前往，是爲避免通過波境；但以這麼大的艦隊隨護前往是表明米美爾區域的佔領雖然是陸軍的行動，但其主要目的是在表明波羅的海的控制。

幾天後但澤納粹機關報「但澤窩爾波士頓」（Danziger Vorposten）發表德國海軍大佐弗萊塞（Captain Fleischer）在米美爾德僑首領紐曼博士（Dr. Neumann）的歡迎德國海軍官兵席上所發表的演說。弗萊塞大佐說：希特勒已經決定將米美爾關爲德國一個大的海軍根據地和一個

堡壘而以弗氏爲第一任司令。當時停泊於米美爾港內有德國驅逐艦 123 與維地津 (Wedigen) 潛艇艦隊。

米美爾港握住庫里舍湖 (Kurisches Haaf) 的咽喉，該湖與波羅的海相隔僅一條約長六十英里的地峽。現時米美爾港是淺窪的，最高深度爲十八至二十尺。當希特勒乘「德意志」號艦到達港外時，須改換小輪始能駛入港內。因此米美爾港和它的進口必須加深的疏濬。將來米美爾成海軍根據地後必在波羅的海佔重要的地位，這是毫無疑問的。它在軍略上的地位是極爲重要的，它差不多處於波羅的海東部海岸線的中心，控制着列寧格勒，克朗斯塔特 (Kronstadt)，赫星法斯 (Helsingfors)，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里加 (Riga)，利堡 (Libau) 和發爾 (Reval) 的進出口，在承平時這些都是重要海港，但在戰時它們的重要性更爲增加了。

波羅的海可以看作是北海危險區域的延長。北海是個危險區，因爲它控制德國的海外貿易。波羅的海也是一樣，不過程度較小罷了。德國的稱霸於波羅的海與德國軍隊的任何向東北推進，不僅與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有關，而且使大不列顛帝國感覺憂慮的。大不列顛帝國必須抵抗德國向東北的推進，好像她必須抵禦德國向東南擴展一樣。這並不是因爲英國必須保證各弱小國家的獨立，而是因爲德國向這兩方面的發展會使德國不受英國海上實力的攻擊。因爲這個原故，德國的侵入波羅的海沿岸各國與侵略羅馬尼亞必將掀起戰爭的。

英國的海軍阻礙了德國稱霸全球的迷夢。在戰爭中德國不能打败英國海軍，這是顯明的。

英國海上實力的利器是封鎖的利器。德國的目的是要使自己處於不受英國這個利器的打擊底地位。倘若能夠成功的話，德國就可以不必經過戰爭而打敗英國的海軍了。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間歐洲危機的前夕希特勒在紐倫堡曾經誇張過說德國不能夠被封鎖的。這是無價值的誇大。德國人民的食糧是受限制的，工業方面因為需要製造許多必要原料的代用品，所以遭受極大的消耗幾乎至崩潰的程度。雖然德國保有鉅大的海外貿易，她在最近二十年來已經建造四百餘萬噸的商船，但是上述的情形依然會發生的。

在最近三年德國已經大量的擴充版圖。除了土地的增加外，德國還增加了食糧，木材與礦產的富源，這是較領土的拓展更為重要。德國每一次的行動都是遵照增加國內富源目的而行的，這種努力是在使自己不受封鎖的打擊，什麼「自決」，「少數民族的權利」，「對納粹政權安全的威脅」等等都不過是遁詞。希特勒很有理由還記得上次大戰時英國所施行的致命的封鎖，卒至使德國於一九一八年崩潰了。德國所恐懼的，以封鎖為最甚。第三帝國統治者主要的考慮是如何防禦封鎖的問題。

德國吞併奧國後，她獲得了鐵，菱苦土礦(Magnesite)，鹽，鉛，鋅，銅，煤和石墨(Crinite)，此外尚有奧國的農產品與鉅大的森林富源。德國並得管理大量的牲口，牲口不僅是供作食糧，而且是戰爭最重要原料之一，德國所需要的不是牲口，而是牲口的脂肪，因為任何一種炸藥的製成是不能缺乏脂肪的。

豚脂大約可以煉出等於其本身十分之一重量的甘油。照此計算，一千噸豚脂可以煉出一百噸的甘油，更由一份的甘油煉成兩份的硝酸甘油。既然德國用來放射重砲的拋射藥含有三分之一的硝酸甘油，那麼一千噸豚脂就可以製成六百噸的火藥了。

捷克是比較與國富裕得多，尤其是在礦產方面。德國侵佔捷克後，獲得煤，鐵，金，銀，鐵，石墨和鉛。此外尚有偉大的農業與寶貴的森林，森林對於德國是寶貴的，不僅是由於木材的直接用處，而是德國可以由於木材製成戰爭最大原料——液體燃料的代替品。

但德國的缺乏礦油是不能以代替品來補償的。德國即使以現時所有的較大富源也不能希望在戰時能夠維持國民的生活。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德國利誘和威脅羅馬尼亞締結商約，使德國實際上統制羅馬尼亞的油田和廣袤麥田的出產。不過在戰爭發生時一紙商約是不值一文的，因此德國侵略羅馬尼亞是可慮的；因為只有佔領該國之後，德國纔能在任何情況之下隨意的支配羅馬尼亞的出產，纔能夠繼續前進以致到達不受封鎖打擊的目標。

但是即使德國能夠攫取羅馬尼亞油田全部的出產，亦只能供給承平時的要求。在一九三八年德國礦油的需要是大約七百萬噸，其中四百二十五萬噸是由國外輸入的。在一九三八年羅馬尼亞煤油的輸出總額是四百五十萬噸。此外羅馬尼亞主要的油田已着實的枯竭下去了。這種現象可由於需求雖然增加但輸出卻減低的事實予以證明的。在一九三六年羅馬尼亞輸出六，八八四，〇〇〇噸石油，但在一九三八年僅爲四，五〇〇，〇〇〇噸，這證明有價值的新油田尚未

在羅馬尼亞發現，該國的採礦法律也限制事業的發展。

在東北方面也是一樣的，德國的拓展領土與統制波羅的海的行動，其目的都在增加原料的供給並且要使這供給在一切情況之下穩固可靠。

丹麥是個重要的農業國家，肥大牲口的數量也很多，所以丹麥也應該畏懼德國的侵略的。除去丹麥的農業，德國是設法採用非侵略與佔領土地的方法來獲得她的所需。

在一九一四年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大部份國家都是熱烈的親德的，瑞典商人與船主們都很樂意和德國通商，這樣一來他們對德的同情便收到效果而他們腰包都很富裕了。今日德國新政府所採行的辦法已經使幾乎全世界對她失去同情，因此在將來因德國的侵略而起的大戰時，德國不能再依賴斯干的那維亞各國親德的情感來保證她從這些國家獲得所需的主要原料了。亦因為這個原故，德國遂企圖控制波羅的海。當波羅的海確無疑的在她海軍的掌握之下時，德國在戰爭中必可立在指揮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地位，可以向她們聲明若不與德國通商便不能與任何一國通商了。

瑞典南部大部份是農業區域，叢山峻嶺上有繁茂的森林，其北部則富於礦產。瑞典的礦產富源含有優美的磁鐵苗。瑞典鐵苗對於德國的重要性已由魯頓多夫將軍(Lindendotter)申述過，他說倘若德國在大戰時不能輸入瑞典的鐵，她的潛水艇活動就不能達到對英國那麼危險的程度了。製造潛艇與大砲所需用的優良的鋼大部份是由瑞典輸入的。世界上尚有一國有那樣優良的

鐵苗的，那是西班牙的北部。但一旦戰事發生時這方面的來源必被切斷的。在上次大戰時德國由瑞典所輸入的鐵，其數量之大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估量出來的，即英國潛艇 H19 號於八小時多一點的時間曾擊沉波羅的海上滿載鐵苗的德國商輪至六隻之多。這樣一來就阻止了二萬噸瑞典最優良的鐵運至德國的兵工廠了。

在上次大戰前德國由瑞典輸入的鐵，爲數甚鉅。當時德國兵工廠是盡量的製造軍火。在戰事爆發後，這些輸入更大量的增加。在一九一四年德國輸入三，六七七，六七一噸瑞典鐵，一九一五年增至五，一二四，二三五噸。

此外上次大戰的經驗表示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對德國的重要性是不僅在該半島各國的實際出產品。當封鎖時大不列顛帝國仍允許中立國的航海貿易繼續進行，差不多不加以阻礙，甚至還允許許多中立國家增加輸入。康薛特 (Consett) 海軍少將乃當時駐斯干的那維亞的海軍參贊，他曾指出這些增加了的輸入，大部份是轉輸德國的。例如錫是英國的出產，在一九一三年從瑞典輸往德國的錫僅兩噸，但在一九一五年德國經由瑞典輸入不下三千一百八十噸。德國由瑞典所得的鑛產總額在一九一五年較一九一三年差不多多出一百五十萬噸。不僅是鑛產，其他物品也是一樣的，在一九一三年斯干的那維亞各國輸往德國的糧食爲二十五萬噸，至一九一五年中則增至六十三萬噸。無怪乎德國要統制波羅的海而攫取這些主要原料的富源了。

德國不是完全依賴以海軍可能的控制波羅的海來從斯干的那維亞攫取所需的原料。巴本

(Papen) 在歐戰時是紐約的德國間諜組織中一員重要份子，在德未兼併奧大利時他的任務是以陰謀手段顛覆奧國的獨立，現已被派往瑞典了。他在那裏舉行一個德國宣傳家的旅行演講。曾有人預測巴本將被任為德國駐斯德哥爾摩公使。

德國對瑞典也進行經濟上的「榨取」。德國曾經施用經濟上與外交上的壓力，威逼瑞典政府答應德國獨占所有瑞典的鐵礦，或者瑞典應以良好條件將北部的鐵礦租給德國，兩者必須擇其一。

為要保存有時譽的封鎖利器起見，大不列顛帝國必須抵禦德國在東南歐或者沿波羅的海沿岸的侵略。

倘若德國侵略羅馬尼亞，能否在該國長久的獲得石油或食糧，是極大的疑問。在上次大戰時德國蹂躪了羅馬尼亞；但從該國所得的利益極少，結果反因英國的封鎖而崩潰了。

羅馬尼亞的麥田將因受侵略而荒蕪的，油田亦一定被炸燬的，好像在一九一四年時那樣。一九一四年時羅馬尼亞油田破壞得尙好，戰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就修復了。羅馬尼亞方面尙有交通的問題，沒有一條公路是值得它的名稱的，唯一的鐵路是舊式單軌而極端須要修理的。此外所有前往德國的交通還要越喀爾巴阡山脈。

德國的鐵路因為近年來的消耗也很壞。前幾年德國開始減低鐵路交通意外事件的數字；因為意外事件有驚人的增加，這是由於材料的不良和損壞。最近德國被迫採行一個四年計劃來改

善她的鐵路制度。德國鐵路的近況可以由下列的事實估量出來，按照那四年計劃，六千個火車頭和差不多十四萬車輛必須建造。即使羅馬尼亞的交通是滿意的，但德國的鐵路是否能經得起從羅馬尼亞橫過歐洲運來材料時所受的消耗，是極大的疑問的。

因為這些原故，波羅的海諸國家是德國除去煤油以外的一切原料的最寶貴的來源。

倘若德國的侵略引起德、英間的戰爭，大不列顛帝國將立刻對德實行封鎖。根據過去的經驗，英國必將禁止非平常需要的原料運往斯干的那維亞或任何與德國毗鄰的中立國去，以保證封鎖的效果。大約英國並將採用財政與外交的手段來防止所有中立國家與敵國進行關於已宣佈爲犯禁品的交易。但是這些步驟對於在德國海軍控制下的波羅的海和沿岸諸國家，是絕對不能完全有效的。職是之故，英國必將採取其他方法，俾增加封鎖的壓力，其中之一將爲派遣潛水艇駛入波羅的海活動，好像在上次歐戰時那樣。

不過這種方法也許不必要。蘇俄前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李維諾夫曾經明顯的指出在德國任何再度的侵略行爲中——這是掀起英、德間戰爭的唯一可能行動——蘇聯必將站在反德方面。蘇聯的海軍以潛水艇爲特別強，同時也很充分配備水雷敷設艦艇。

大約蘇聯的潛艇和水雷敷設艦必在波羅的海佔重要地位。若果適當的加以運用，波羅的海上德國的非法交通必陷於停頓。同時也可以打破德國海軍在波羅的海的控制；因爲德國僅派較小的艦隊駐於波羅的海是過份的危險的。

德國銷除這個危險的唯一方法是以極大的軍事行動去佔領蘇聯海軍的一切根據地。這個動作必須延展至波羅的海的東岸，並且不僅要征服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如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而且要打敗波蘭，不然，波蘭將威脅德國軍隊的左翼與後方。

猶憶一九一五年夏季時德國曾經採用過大約相同的行動而被英國兩艘潛艇——E1與E6兩號的活動所打破。一九一五年的行動是海陸軍聯合的性質。當時德國最大而最強的艦隊是參加的。在里加(Riga)灣口外德國戰艦巡洋艦「慕爾基」(Moltke)號被潛艇E1號的魚雷所擊中，一當「慕爾基」號被擊中後，德國全部艦隊立即駛回但澤。當時德國的官報是這樣說：

「當他(史密斯上將)(Admiral Schmidt)接到證實敵方潛艇存在的報告後，他就獲得結論，認為艦隊的前進是不能遵行德皇所頒發的切勿冒任何損害的危險之詔書，因此全部行動立即停止了，兩日後德皇即諭令海洋上的艦隊駛離波羅的海。」

E1號潛艇的魚雷這樣就使協助德國陸軍的海軍撤退了。沒有海軍的協助，德國陸軍就不能衝破俄軍的右翼，進攻里加的軍事行動於是取銷了，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間然後再度舉行。E1號潛艇艦長當他行抵勒佛爾(Royal)時，沙皇立即召見，當面感謝他說：「汝已挽救我們的里加城了。」

關於今日蘇聯陸軍的戰鬪力問題，一般意見甚為紛歧。即使對蘇俄的軍力予以最低的估計，依然很難想像德國陸軍在不得海軍在左翼的協助下如何能夠佔領波羅的海東岸的一切根據

地，包括芬蘭灣的在內。假使一九一五年英國以兩艘的潛艇而居然打破德國的企圖，目前蘇俄既已有大量的潛艇，對於消滅德國這樣在東波羅的海的陸海軍並進的重演，是很有可能的。

不過德國還似乎尙有其他可擇之途。假使在戰事初發時德國即奪取奧蘭羣島 (Åland Islands) 或者大柯島 (Dago) 而在這些島嶼上設立前進的根據地，她就可以設法在芬蘭灣的進口處佈置水雷及鐵網的防禦線。在芬蘭灣的終點處就是蘇俄海軍根據地。

根據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國際會議的規定，奧蘭羣島是一個中立與非武裝地帶。雖然該島居民是差不多全數是屬於瑞典民族，但該島是受芬蘭管轄的。芬蘭與瑞典兩國早已認爲奧蘭羣島的設防是該兩國共同安全的必要步驟。因爲斯干的那維亞當局已經在許多年前預測德、俄兩國軍隊會趕緊佔領這些在戰略上極其重要的島嶼的。當一九三八年歐洲危機發生時芬蘭在瑞典協助之下動員和集中四千兵力保衛奧蘭羣島以防德國的侵略。

奧蘭羣島控制着波羅的海北部的全部，因而也控制着瑞典的鐵苗貿易，大部份係經由魯里亞海港 (Luleå) 運出的。大柯島係屬於愛沙尼亞。

假使德國在任何一個島上佔領一個根據地，她就不可避免的和立刻增加她的敵人。橫過芬蘭灣口任何防禦線的兩端都要落在敵方領土上。因爲這個原故防禦線絕不能很有效力。除非防禦線兩端的愛沙尼亞與芬蘭係在她軍事力量佔領和保持之下。在芬蘭方面，軍事的佔領僅能經由海上予以實現。但一切運輸須經過芬蘭灣口，而大量蘇聯潛艇必將在這裏活動的。

此外德國任何這樣的行動，都是瑞典所反對的。不僅是瑞典由斯德哥爾摩至赫星法斯，列寧格勒及其他芬蘭灣的口岸底商業會悉被德國此種行動所切斷，同時瑞典並會有一個作戰國家而不是中立國家在她僅有的兩個陸上邊境的一方面。因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即德國任何強烈的挑釁行動必將擊破她自己的目的。

在戰事發生時德國必將從波羅的海各國獲得寶貴的供給，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過這些供給的範圍和數量必將較一九一四至一八年時大為減少。一半由於英國將採行較前有力的方法以防止中立國的輸入品再度運往德國，一半由於德國今日已喪失別國對她的同情，因此中立國家的商人不比以前那麼樂意來援助德國了，再其次由於波羅的海上海軍力量均衡的差別。

在一九一四年德國海軍實力在各種艦艇方面都較波羅的海一切反對國所能集合的實力為高，而且高出的程度是無限的，但今日德國的海軍是比較的軟弱。一九一四至一八年帝俄的海軍簡直是無用；因為帝俄的最高統帥堅持艦隊應留在軍港內。近代的蘇聯海軍必將較前有力，而其所配備的艦艇是特別適合於防阻德國海軍在波羅的海的活動。波蘭的海軍也不是沒有力量的，有在英、法兩國所建造的新式驅逐艦以及在法、荷兩國所建造的新式潛艇。

一九一四年的德國在經濟與外交上都較今日為強，此外在一九一四年時德國曾儲藏了巨量的糧食與原料；但今日就沒有。上次大戰中德國既經因英國的封鎖而崩潰了，在將來因德國侵略行為而起的英、德戰爭中，德國亦必將重蹈以前的覆轍；因為這回的封鎖將較前嚴密而且普

遍。

現時德國在南與東南方面的地位也不如上次歐戰時那樣有力。雖然經過德國實業與經濟專家在土耳其的努力，近代的土耳其也不致站在那公言企圖向東南擴展勢力的侵略者方面去的。當然德、義「軸心」是存在的，但義大利是否讓自己被拖着德國尾巴跑，似乎是極大的疑問的。義首相墨索里尼在每次的演說中均矢言「軸心」的團結；但是義皇與皇族方面是極端反對任何使義國在德國命令下被迫牽入戰爭漩渦中的冒險行爲。倘若「軸心」的信徒企圖強迫造成事件時，義大利必致由頭到尾四分五裂而世界上將少了一個獨裁國家了。

即使義大利援助德國，但也不能給予德國以任何有利的協助，反而會喪失在法西斯政權下所獲得的一切。義大利的參加戰爭將一定使英、法兩國的海軍留在地中海內，不然兩國的海軍將集中來對付德國了。不過英國海軍實力超過德國的限度是很大的。即使須要在地中海東部留駐一個艦隊，但在本國領海上的戰艦艦隊依然可以壓倒德國。

將來在封鎖較上次歐戰時更爲有效的壓力下，德國尚有一途可行，即向英國航海貿易猛烈的攻擊，企圖予封鎖者以封鎖，俾經過相當長時間逼令英國求和。但在近代情況下僅是潛水艇是不足以完成這個使命的。被封鎖而又極端缺乏燃料的德國底空軍也是不能夠的。唯一的機會——這將爲破產的賭徒最後的孤注一擲——是以德國海軍最快與最強的戰艦來衝至大西洋的航線內，希望在她所能運用的短期內對英國的航海交通給以不可修復的損害。

在前一章已經指出德國主要艦隊從黑里哥蘭灣的任何可能的出擊與衝出大西洋的企圖必將被英國由北部根據地出動的艦隊與強大的航空母艦所擊敗的。

在主要戰爭上德國艦隊的失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一二個別的戰艦也有可能衝出大西洋。尤其是倘若一部德國戰艦在挪威領海掩護下沿挪威海岸潛進，這種情形是很有可能的，說到這一層我們值得回憶幾年前德國領袖曾半祕密的前往挪威西北海岸對面的羅佛敦羣島 (Lofoten Islands) 的事實。

假使德國艦隊果然衝入大西洋，但在黑里哥蘭灣水雷地帶掩護下已不能再為有效力的艦隊了。那時候英國主要艦隊的任務將要根本的改變了。它們不必再注意於圍困敵人的主要艦隊。屆時英國艦隊的全部實力將貢獻於保護商業，以免被德國戰艦攻擊。在這種情況之下德國的襲擊者雖然有力量和迅速的速度，但結果是很快的即被消滅了。在這短促的生命中它們是沒有機會對英國重要的航海交通給以致命的打擊。

第二十章 美國站在那方面

在將來歐戰爆發時，美國將站在那方面呢？美國政情與世界其他各國政情相互關連的整個問題，對於東西半球是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的。雖然美國對這個問題常是這樣看法，但卻不是美國的內政問題，也不是歐洲各強請求美國援助來達到她們萬惡的目的底問題。

自從新大陸第一次被邀去平衡舊世界的均勢後，東西半球間的關係已日益密切了。當美國參加歐戰幫助協約國對抗德國之時，這已經不是重演新大陸「被邀」的程序了。美國當時是被迫加入協約國那方面的，因為美國感覺世界的均勢已經動搖了，而北美洲整個制度是建立在這個均勢之上的。

文化已經進步到這樣的程度，即人與人以及國與國間交際的需要已經使他們互相依賴來求生存與延續整個偉大的經濟機構，文化就是建築在這機構之上的。在近世中能够實行完全孤立主義的民族只有那些與文化無關的民族如南洋羣島上的島民和非洲中部的土番等。

英國是不能離開歐洲而獨立的，對歐洲事件也不能完全無關的，這種事實已屢次證實了。前美國國務卿斯汀生曾經發表關於一九三一年財政危機的文章，他這樣說：

「歐洲財政危機的衝力已經動搖了我們自己在美洲的銀行機構的穩定了。從美國每個

地方投入中歐的資金已達二十億美元左右。但經過兩年地方上的恐慌和不景氣，這些投資是受了威脅了。同時我們銀行所蒙受的影響也很不良的。全國銀行倒閉的程度是迅速的增加而不久即達到將要威脅國家整個信用制度的程度了。」

或許有人這樣辯護謂倘若美國實行真正的孤立主義，美國必不致在一九三一年經濟恐慌暴風雨中遭受損失，同時二十億美元也不會向中歐投資的。不過美國資本家無疑的並不是因為好玩或利他主義而向別國投資的。美國金錢投往中歐爲的是要獲取中歐似已應允的利益。這種利益對於近代文化的經濟制度底延續是很重要的。

美國對歐洲事件所能給與的影響是極其重大，差不多至無底止的程度。只有注意當羅斯福總統在國防委員會祕密會議中報告謂美國的前線是在萊因河的消息傳出後，西歐各民主國立即表示安慰，以及後來聽見美國方面的堅決否認反沒有表示驚異的那種情形，便可明白美國對歐洲的影響之大了。靈敏的觀察家推測將來美國政策與世界事件趨勢的合理結局，是好像上面所說的那樣，不過或者沒有那樣肯定罷了。數日後據傳當時羅斯福曾實際上說過：「倘若在戰爭中法國是戰敗了，那麼所造成的局勢對於美國是很危險的。」這是衆所公認的真理；因爲它的邏輯是不可爭辯的。

其後的事情更證明這個聲明是正確的。當德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代辦向美國政府提出照會，聲明目前波希美亞，摩拉維亞與斯洛伐克應視作爲在德國實際管轄下之時，美國政府不僅痛斥

與拒絕承認德國的估價捷克，並且立即採取報復手段，對德國進口貨徵收磨德式的關稅，這簡直等於禁止一切德國商品運入美國。

僅有一個國家能夠打敗法國。那是德意志，若果這樣的情形發生，不僅美國對法國的寶貴貿易將要中斷，一九三五年總額共達一萬五千五百萬美元，而且歐洲將受德國的統治，而德國對於美國在她佔捷克後所採行的反德關稅步驟是一定不能稱為寬恕的。

孤立主義在美國是很有力量的，但不與任何國家締結錯綜的同盟以致美國在未來必須牽入某特殊行動上的主張更為有力。不過許多美國輿論界的領袖已漸感覺除去在地理書籍外世界已不能再清清楚楚的劃分為兩個半球了。這種覺悟已日漸增加。自華盛頓時代迄今孤立主義派所希望不願預聞的「歐洲制度」(European System)現已變為世界制度了，在這世界制度中美國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份子，同時德國不斷的侵略行動與殘忍的大屠殺已經震撼了美國的輿論，結果一般人民反對極權國家的情感更為惡化，另方面對歐洲民主國的普遍同情有着堅決不移的滋長。

這些趨向難免的使孤立派份子重振和增加他們的努力。參議員波拉的活動更為顯著。在德國強佔捷克後，波拉曾廣播演說指摘各歐洲民主國家謂其與極權國家同樣的好戰和帝國主義。在同一演說中他又痛斥各民主國家未能保衛捷克。他並沒有設法調和這兩個互相衝突的意見。美國西部之中部是孤立派的堡壘。但是在美國草原區域上歐洲事件與各獨裁者的行動也受

居民注意的。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杪英國首相在下議院明白聲明英、法對於德國侵略波蘭的任何行動必將聯合加以反抗時，西部之中部的報紙對英國這個決定是以顯著地位予以刊載的，堪薩斯市明星報（Kansas City Star）的評論足以代表該地的意見，該社評這樣寫道：「希特勒的繼續不斷的侵略行爲必將迫使各被威脅國家聯合起來，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德國元首所促成的聯合似乎在德國威脅波蘭的過程中實現出來。」在幾年前該地的報紙是很難有對歐洲事件作廣泛而同情的評論的。

美國輿論對歐洲各民主國家的增加同情，在過去數月中有好幾次表現出來。美國很大部份人民是極端痛惡一九三八年九月簽訂來避免歐洲戰爭的明奧協定。他們認爲係歐洲各民主國家在武力威脅下的一種可恥的退却。不過在安全距離以外來指摘一個或數個國家彌縫和平破裂的努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和平的破裂足以引起均勢的調整而對於站在裁判地位者的繁榮是很重要的時候。

但是這種態度在美國已經而且仍在衰落中。當提出以飛機供給英、法兩國的問題時，美國國內自然的發生一些反對。但是大部份的反對不是根據道德上的考慮或牽入歐洲事件的糾葛中的恐懼，而是根據外間所傳關於美國國防的祕密已經售給歐洲列強的謠言。美國同情歐洲民主與反對極權國的輿論在德國軍隊開入波希美亞、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的時候，受到強烈的刺激。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倫敦每日電訊報與早報這樣報告：

「希特勒的恣意侵略捷克的直接和立即影響是加強反對納粹政權的公衆輿情。捷克因爲係由於開國元勳馬薩里克博士於歐戰時在美國所孕成，故常被看作爲道德上的保護國。在六個月前採取較以前更爲強有力和激烈的政策是有可能，或者甚至認爲可以想像出來的。」

強有力和激烈的政策有它的立即和實際的效力。華盛頓曾向柏林提出措詞強硬的照會，抗議德國佔領捷克。並同時通知德國謂輸運美國的前捷克貨物均將視爲德國的貨物，而註明「德國製」字樣。這樣一來這些貨物就喪失了如捷克貨物那樣在「最惠國」制度下所享受的特惠稅底待遇，而必須在進入美國境內時繳納最高的稅率，同時對於由德國所統治區域輸入的貨品一律引用那不曾採用的赫里斯慕特（Harley Smoot）關稅法的第三〇三款。這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對於由任何補助出口的國家輸來的貨物得徵收賠償的關稅。在這條款下德國貨物輸入美國時將要附帶着等於貨單上所註明價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的保證金。這是超過現時「大德意志」貨物所應繳納的一般稅率。德、美貿易局總幹事特任納博士（Degenes）聲稱這些新稅的徵收將完全禁止德國貨物的輸入。這樣一來德國就會喪失了一個輸出市場，這個市場在去年的交易是一千三百萬金鎊。

從國際觀點上看來，到現時爲止美國對於歐洲最近的發展所考慮的最重要步驟是美國中立法的修改。根據中立法案的規定，在戰事發生時由美輸往任何交戰國的軍火均被禁止的。

在德軍開入捷克後數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特門即聲明於三月二十日提出中立法修正案，在所謂「現購自運」的條件下允許軍火及其他軍用品售與一切交戰國。

這樣的修正案由一位與白宮很接近的參議員提出來，不一定是美國政府希望解除中立法一部份的約束，而在歐戰發生時將軍火售與德國。美國當局深知中立法如依照修正案修改了，實際上只有英、法及其他能夠控制海洋和有現款的國家纔能夠向美國購運軍火。英、法是有錢可以購運美貨的，但獨裁國家就不可能了。中立法修正案的唯一缺點是在這樣的辦法可以幫助日本進行對華的戰爭。不過美國方面認為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為道德上的壓力可以防止美國軍火商人接受日本的定單。

參議員畢特門的居然提出中立法修正案以援助英、法是頗饒興味的；因為他認明與協定為懦弱的表現。在最近的廣播演說中他這樣說：

「調解的政策不僅是無效，其結果反而有害，而且是不道德的。顯然一個人只能死一回，因為生命是有限的，不過與其在怯懦和墮落之中多活幾時，不如為基督主義，公理與自由早死一日。」

參議員畢特門這樣的聲明已使人認為他是強烈反對極權國家的。實際上不久以前他曾發表一篇短聲明謂美國人民不喜歡獨裁者或他們的手段。

美國中立法修正案並附帶某種提議使美國沒有可能參加戰爭，這是自然的趨向。其中一個

提議是美國不能對別國宣戰，除非得到全國人民表決贊成。另一個提議是假使美國被牽入戰爭漩渦中，美國當以徵收禁止稅率為威脅。但這些提議並不像已經獲得如對修正中立法提案的那種擁護。而似乎表示美國的輿論是與極端孤立主義日漸疏遠了。

紐約泰晤士報贊同畢特門的修正中立法提案，他說：

「在極權的德意志與民主的英、法發生戰爭時，我們的利益將落在那一邊，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維持美國利益最好方法是允許歐洲的民主國家在我們市場上購買他們在一旦被攻擊時所需要的自衛武器。美國軍火工業的巨大出產在今日的世界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紐約每日新聞，乃美國各日報中銷路最廣的報紙，也是反對極端孤立主義者，一年前他曾這樣說過：

「在近世中石油就是力量，極端依賴外間來獲取石油的國家是英國——倘若我們在世界中有一個朋友的話，她就是我們的朋友——為在現世中求安全起見，美國必須建造與英國海軍同樣強大的海軍，又為求互相安全計，英、美的海軍應有共同的行動。」

當美國輿論逐漸的傾向于贊成對歐洲各民主國家採取某種合作步驟時——只要這種合作不需要簽訂糾葛的同盟，並附帶適當的保證使英國不致牽入戰爭漩渦中——美國政府當局是更強烈的反對各獨裁國家所採取的侵略政策的。

政府當局這種態度是多受現實主義的影響，道德上的考慮還是其次。美國是遵守門羅主義爲憲法的基石，這種主義對於南北美洲都是適用的。華盛頓當局已漸漸覺悟德、義在拉丁、美洲的活動是正使美國直接陷入歐洲局勢的圈子裏去。

當一九三九年二月間美國海軍在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東部海面舉行大規模的演習時，其目的是研究最良的方法來抵禦由歐洲橫跨大西洋而至中美洲與南美洲東北部的威脅。羅斯福總統本人乘坐巡洋艦赫斯頓（Houston）號參加這次演習。當這次演習開始時，一般人士均認爲唯一的目的是在試驗巴拿馬運河東部進口的防禦。當時羅斯福會竭力糾正這個印象。曾由赫斯頓巡洋艦發出一個消息謂「這次演習並不是在加勒比海舉行，同時亦與巴拿馬運河的防禦問題無關；該運河係在演習地點以西一千五百哩以外。」

任何海軍國家的海軍演習時常是該國政策趨向的最可靠的指示，該國政府所認爲對其政策可能發生的威脅亦在演習中指示出來。一九三九年二月間的美國海軍演習是毫無疑問的暗示極權國家向拉丁美洲的一個進攻。

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商業國家，三分之二的商業是海外貿易，一九三四至三五年美國海外貿易約達三百萬萬美元。美國一方面建立極強大的海軍，另一方面又同時改建商輪。海軍部長史漢生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發表的年報中主張建造近代式的，迅速的和管理良好的商輪，並指此爲「對國家安全一個重要的步驟」。

根據中立法的條款美國是放棄了「海上自由」的原則。美國因為遵守這個原則在大戰的最初階段曾與英國政府發生許多摩擦。這原則的放棄是用以減輕戰時美國對航運的責任，並且從美國政治上除去一個議論紛紛的問題，這問題也是可以迫令美國參加戰爭的。在另一方面所有海軍國參加的任何戰爭對於任何海軍國的海上貿易是有損害的影響的。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好意一個海軍國運用她的海軍力量來進行戰事時是不能逃避這樣的影響。不過美國中立法的修正將允許商人以軍火售予交戰國。

對於美國猶如對於世界上一切強大和繁榮的海國一樣，在全球各地維持和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同樣的，倘若戰事爆發了維護美國利益的最好辦法是代表國際貿易而不是自足的國家底迅速勝利，以及和平的恢復。

有一事實是確定不變的，即美國絕不能永遠堅持中立和孤立的政策。不然的話，她就讓歐洲民主國家戰敗而令德國實現統治歐洲的陰謀了。倘若這樣的情形威脅美國時她為自己利益計必被迫協助歐洲民主國家。假使因中立法的修正美國在歐洲各民主國被德或義的侵略行為而牽入戰爭時以她工業的偉大富源援助各民主國，這樣的危機就可以大為減少了。美國的修改或取消中立法實際上反可以增加她中立地位的鞏固和大大的減少被迫加入歐戰的機會。這是一個奇特的情形。

美國對於和平是有極大的影響，這是事實。對於美洲是重要的；因為她的利益是在和平時

期才能充分的保護，同時貿易的信用只能在無戰爭恐慌的世界中產生出來。歐洲各民主國是曉得在他們因獨裁國家的侵略而被牽入戰爭時他們可以利用北美洲的鉅大富源的，反之侵略國家是曉得沒有這樣的可能，這樣的覺悟可以成爲防止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倘若戰事果眞爆發了，美洲的富源可以促成各民主國家的勝利而回復和平，在這樣情況下美洲海外貿易是一定很繁榮的。

細察勢將爆發的純粹歐洲衝突的可能原因，就無錯誤的得到這樣的結論，即只要英、法保持目前海上實力的優勢，美國就沒有干預這些衝突的必要。我們應該注意，所謂「必要」云云是不僅指歐洲民主國家的需要而且美國的需要而言的。美國與歐洲民主國家的連繫是經濟的，這種連繫只能在文明的經濟制度底總崩潰下才會被打斷的，在世界經濟制度中美國是柱石之一。因此歐洲各民主國家實力限度的繼續維持，對於美國是顯著的有利。因爲這是美國防止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

第二十一章 美國對日本(一)

只要歐洲各民主國家沒有戰敗的危險，美國是有可能不參與一個純粹的歐洲戰爭的。倘若民主國家能够保持他們駕乎有力侵略者之上的實力限度，戰敗是一個不致實現的偶然事件。但是假使一個主要的戰爭在遠東方面爆發，美國的地位就大大的不同了。遠東是世界大危險區域中的第三欄，對美國的政策與防禦問題有很密切的影響。

遠東方面似乎可能爆發兩個方式完全不同的戰爭。第一個——最少可能的一個——是美國對日本。這樣的戰爭是由於兩國關於在東亞通商權益的政策發生衝突，以及兩國現存的緊張局勢突然惡化而起的。倘若美國全國人民採取與西部太平洋沿岸居民所抱持同樣的主張，這種戰爭是有可能的。不過這又要日本直接侵略美國的領土方能挑得起來。

日本這樣的侵略行為不能說是沒有可能的。日本對於美國海空軍根據地連鎖線的發展與逐漸接近日本與亞洲是感覺不安，這種不安是與日俱增的。

美國這些根據地分爲南北兩線，他們好像鐵鉗似的伸入日本海內，但仍然尚未到達它們的目的地。

這些根據地的目標並不在攻擊和消滅日本。在美國的觀點上它們對於美國本國的防禦是重

要的，同時也可以在對日的外交上作爲「討價還價的注碼」(Bargaining Counters)。日本是知道這種情形的，但她很怕美國在太平洋的根據地連鎖線的發展。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美國與日本的外交接洽是完全關於美國要求在東亞享受同等貿易便利的「門戶開放」政策與日本關閉門戶和獨占東亞市場的行動。所以曾經有過許多抗議，反抗與辯護——這許多動作均使兩國關係更爲惡化。

日本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國家。她是根據西歐的教訓和經驗來形成她的力量，但她缺乏西方的道德與責任。日本政府是大部份受軍閥的意見和需要的影響。日本軍人曾經研究過大戰略家馬漢(Mahan)，克羅斯維治(Clauswitz)及其他的戰略，比西方各國多數軍官來得詳盡。他們就根據「戰爭只不過是政策延續的另一種方法」的真理來創立他們的政策。

倘若美國與日本的利益是已經在一個「尙未劍拔弩張的衝突」內碰頭的話，這些利益與政策的繼續維持和執行將來是否難免的招致武裝的衝突？日本軍人階級中的現實主義者因受過以前海陸軍中偉大領袖們思想的薰陶是相信這一定會引起武裝衝突的。

恐懼是產生戰爭的原因。日本也許承認美國在太平洋的前哨根據地對於她的利益是太危險而不能允許其繼續發展。外交上的接洽也許可以減輕日本這樣的恐懼。假使是這樣的話，那麼美國根據地的討價還價性質就名符其實了。

但是美國與日本間的一切糾紛是沒有可能可以和平調解的。當兩國間的關係是極端緊張，

彼此的利益是互相衝突，以及雙方又不願接受爲應付將來所公言的意向或行動的時候，外交上的調整和協調是難於實現的。今日美、日兩國的情形就是這樣的。美國西部是受日本直接侵略恐懼的影響，但對抗日本侵略並不是西部一方面的事情，美國東西兩部都同受影響的，東部或許更甚於西部，因爲這方面的侵略主要的是屬於經濟性質的。沒有一個美國人不管他是居在遙遠的西部中的城市內會幻想美國在軍備上支付的鉅大增加與四萬五千噸巨型戰艦的建造是與歐洲有關的；雖然他看到歐洲的威脅是已經發生了。他是充分的感覺本國採取這些防禦上的步驟是由於日本而起的，日本對於美國負擔的增加是要負主要的責任的。

美國伸展至亞洲的南北根據地兩連鎖線之中以北線含有對日本本部最大而最接近的威脅。美國鐵鉗的這一臂是日本最駭怕的。美國北線的根據地是沿着阿留西安羣島 (Aleutian Islands) 而建築的，最西的根據地是阿杜 (Adtu)。阿杜距日本在千島羣島的擇捉島 (Yokohu) 根據地爲一千二百五十哩；但距蘇聯在堪察加的比特洛巴夫洛甫斯克 (Petropavlovsk) 根據地僅六百五十哩，而比特洛巴夫洛甫斯克距擇捉島又僅八百哩，距橫濱不到一千六百五十哩。

上述各距離表示美國所保持的阿杜僅爲太平洋上大美國防禦系統的一部。飛機雖然可由阿杜飛往擇捉島投彈，但飛往轟炸日本內地與工業區是頗不容易的。工業區的被轟炸是日本所最顧慮。日本曉得工業區是最易遭受損害的，所以在最後一次裁軍會議中日本堅持簽訂協定以廢除航空母艦。

不過日本不把阿杜看作爲美國的根據地或美國根據地連鎖線的西端。日本駭怕美國逐漸侵近本國的海岸來。她也駭怕蘇聯，因爲蘇聯在思想上是與日本對立的，同時蘇聯飛機可以由她唯一的陸上根據地飛往空襲日本人煙稠密的工業區，此外蘇聯又有強大的潛水艇特別可以威脅日本的海上交通。近年來蘇、美外交上的接近也是日本不能忘懷的。

因爲日、美關係的繼續惡化，日本可以隨時決定美國阿留西安羣島根據地連鎖線之西端的接近日本是給予日本一種不能忍受的威脅。那時候日本就要發動戰爭了。

在這樣情況下，一九三五年那樣的日本海軍演習就要重演一下了。日本的行動是受了恐懼美國海軍沿千島羣島南下直撲日本帝國本部的指使的，

顯然的日本海軍的努力是要集中於防止美國艦隊由阿杜跨渡八百海哩的重洋駛至堪察加與千島羣島的北端。這是由東北方向進攻日本的敵對艦隊的最後航程。誠然倘若美國艦隊沿千島羣島前進，日本海軍可以採用避重就輕的戰略在這羣島內外予前進的敵人以打擊。但是日本海軍司令所得教訓認爲主要艦隊的動作纔是決定的。對馬島一役可爲例證。

倘若千島羣島之後有一片汪洋可以在進攻的艦隊未駛抵日本本國領海內而迫成一個艦隊的戰爭，日本差不多一定要在千島羣島間採用游擊戰術，俾在主要艦隊相遇之前減少美國艦隊的實力。不過這樣的地形並不存在，同時將來戰爭並不是由於美國艦隊向日本侵略而起，反而由於日本企圖消滅美國西北部前哨站的進犯行動而爆發的。

在戰爭的開始時，日本海軍大約進行秘密的動作，至少一部份是美國所不知道的。既然日本的第一目標是毀滅阿杜，日本的主要艦隊則將集中於擇捉島。同時日本的潛艇將被派往阿杜，在該島以東及以南佈置巡弋線。另一隊潛艇將大約派至拉德倫羣島 (Ladrone Island) 以南以防備美國由關島與東南方面任何的突然反攻。

除非在日、美關係緊張之時美國得到阿杜與阿留西安羣島乃日本目標的確實表示，美國艦隊的主力不致集中於此線的根據地。在太平洋發生威脅時，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主力則將集中於夏威夷羣島的珠港 (Pearl Harbour)——美國在太平洋防禦戰略上的樞紐。同時美國將有海空軍隊的前哨部隊駐紮於阿留西安羣島的根據地連鎖線上，半程島 (Midway Island)，偉克島 (Wake Island) 與關島。

一俟獲悉日本主力已向北駛至擇捉島，以及前鋒已抵達阿杜的附近，美國艦的隊主力就立即駛至受威脅的區域，首先駛往半程島——這向西北之西航程是一千三百哩——然後起程向北約行二千哩至阿杜。

日本艦隊是要在半程島與阿杜間設法予美國艦隊以損害的，俾先將兩國艦隊相對的實力平衡一下，然後纔進行主力戰。日本總司令將依靠他的潛水艇與日本大多數戰艦速度優於美艦的便利來進行這些動作。在這方面美國艦隊將減少速度節省燃料以供其輕量戰艦之用，這樣的情報對日本海軍是有助的。他們將設法迅速的動作攻擊美國艦隊俾儘可能的毀滅美國艦隊的各單

位或予以重創。

在這階段上美國總司令的地位不是受人羨慕的。雖然距離日本在擇捉島的根據地是千餘里之遙，美國艦隊是終可以駛過該島的。當然在需要退卻時，他的後路是沒有被切斷的危險，他可以改航駛往阿留西安羣島南端的阿達克(Adak)，再沿這些羣島退至荷蘭港(Dutch Harbour)轉往普熱海峽(Puget Sound)。不過任何受嚴重損壞的艦隻在航行上是危險，尤其是在這時候敵方潛艇必定在阿留西安羣島根據地附近巡弋的。

但是美國艦隊在向北駛行時不是完全站在防禦地位。一俟得悉日本在擇捉島的主要艦隊在美國艦隊主力未駛抵阿留西安羣島前不能向北遠駛，美國總司令的計劃就可以簡單化了。這樣一來倘若美國艦隊改變航線而向日本進攻，日本本國整個東部海岸必遭受損害。

美國艦隊從南部各根據地出發所進行的動作，其威脅是在約束日本艦隊的行動。美國總司令是很熟悉這種事實的，他必定利用它來發展他的戰略。從半程島或半程島以北數百哩的主力艦隊他將派出最低限度兩艘航空母艦。並由強有力的重巡洋艦以及防禦潛艇的驅逐艦隨行保護。這兩艘航空母艦將開足馬力向東及東北方駛去，它們起碇的時間與速度將加以調度，俾在黎明前即可到達離它們目的地二百哩以外的地點。

這時候航空母艦上的轟炸機一隊即飛出轟炸橫濱與東京，這樣一來就擊中日本的心臟而破壞她主要口岸的船塢和貨倉。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另一隊飛機即由其他一艘航空母艦飛出，進攻停泊於擇捉島的日本主力艦隊。空襲擇捉島的開始是由轟炸機擔任的，而不是全部轟炸機出動。不過轟炸機將由驅逐機掩護，以便抵禦敵方驅逐機的襲擊。這初次的轟炸將在極高度的上空進行；因為不打算使駕駛員和飛機蒙受鉅大的損害。

當艦隊被敵機轟炸時，指揮官的第一任務是命令各艦駛出海外。

美國總司令在空襲橫濱與東京時即曉得這種情形了；不過他必須確實探悉日本艦隊駛出海外的消息。此外還要準確的知道日本艦隊離開擇捉島根據地後即將向西南方面駛去。從所接獲的無線電報即可知悉這種動作了。因為橫濱將向艦隊發出求援的電報請其立即駛往保護。至於東京方面則更有可能，因為天皇必將發出詔書，諭令日本主力艦立即返國保護帝國的心臟。

一經偵察機探悉日本艦隊已經駛出海外（偵察機係隨首批轟炸機出動的），在該地以南二百哩的航空母艦當即派出魚雷轟炸機一隊協助作戰。

當一個艦隊倉促間須要駛離海港時，艦隊的各單位必須經過極長時間纔能依照所預定的位置前進。在這個過程中情形是混亂的，艦隊是沒有準備抵抗或採取有效方法來對抗飛機的空襲的。且艦隊中各艦的砲火將被其他戰艦的砲火籠罩着，各單位將不能立刻改變航線以避魚雷的襲擊，而不致互撞或者最低限度陷全隊於混亂之中。就是這時候魚雷轟炸機開始動作了，一定可以給予日本艦隊以極大的損失或嚴重的毀壞。

這並不算完了的，那轟炸機捉鳥日艦的轟炸機於完成任務後即飛回航空母艦去添油和配備魚雷與炸彈，然後出發再向日本艦隊轟炸。

由於這兩艘航空母艦，美國必將予日本艦隊以嚴重的損失。並且可以約束它的行動；因為日本艦隊必須保護本國的神經總樞紐以防敵方的空襲，同時美國方面更可以向日本首都嚴重警告，這警告是不能輕輕的置之不理的。此外美國尚可使敵人無法到達阿杜與在阿留西安羣島的其他根據地。

屆時美國總司令必將命令主力艦隊向西南之西方面前進，設法迫使已受損害的日本艦隊在未能達到橫濱或瀨戶內海前進行一個主力戰。不過這樣的步驟必將使美國艦隊駛入日本領海內，在這裏敵方的潛艇必定很活動的。爲它地位的穩固設想，是否值得去冒這樣的危險是個疑問。在另一方面美國也不致讓日本艦隊完整的駛回本國領海內去。

爲防阻日本艦隊向西南之南方面退卻起見，美國總司令必將再度利用他的飛機去跟隨日本艦隊而予以數次的攻擊。當美國總司令探悉敵方主力艦已向西方遠駛，同時又常在監視之下時，他就感覺安全而令各驅逐艦在海上添加燃料了。

但是不能這樣想像以爲日本不會設法對抗美國的空襲。美國魚雷轟炸機的第一次進攻是會有很大成功的；因爲係在日本艦隊集成隊時進攻的。隨後的攻擊是沒有那樣成功了。損失是會鉅大的。甚至一艘航空母艦和最低限度數隻隨行保護的艦艇是要受損壞或被擊沈的，這並不

是不可能的事。不過這些損失美國是可以負擔得起的；因為駕駛員的後備隊和飛機的數量是很大的，同時航空母艦的實力限度也較敵國超出很多。

美國在航空母艦方面所享受的利益於開始襲擊提島的日本艦隊時即將增加。日本方面或將在小笠原羣島(Bonin Is.)或拉德倫羣島(Ladone Islands)留駐一艘航空母艦以防禦由南方而來的空襲。這艘航空母艦將由馬沙爾羣島(Marshall Islands)的遮律特(Jaluit)港出發活動，企圖阻撓由珠港與巴哥巴哥(Pago Pago)至關島與菲律賓的交通。但是在無主力艦協助之下，這日本航空母艦是不能長久活動或收獲極大的成功的。

日本的醉心於英雄主義的勇敢行動也得加以考慮的。一艘日本航空母艦向東拼命行駛七千五百哩，使其後退的航線距珠港和巴哥巴哥僅一千哩，簡直是自殺的動作。但是只有進行這樣的動作，日本艦隊纔能襲擊巴拿馬運河，該運河在日本與美洲合衆國發生戰爭時最理想的目标。不過一艘無助的航空母艦是否能夠駛近而攻擊巴拿馬運河是很大的疑問的。

當日軍總司令命令他的艦隊駛回橫濱，並派遣已受損壞的戰艦駛往瀨戶內海船塢修理的時候，美國總司令即可派戰艦一隊前往毀滅日本在擇捉島的根據地，使之再不能為日本艦隊所用。在這樣的動作中，美國一部戰艦是要受日本潛艇的襲擊的。不過這種危險是美國所不懼的，尤其是因為一個較日本艦隊更為優越的實力得以成立了，同時擇捉島的被毀滅就可以除去再度威脅阿杜的一切機會。這種威脅是會招致戰爭的。

擺在美國總司令之前是有兩途可循，他可以使主力艦繼續駛往阿杜，或者回航半程島。阿杜所受的威脅因日本在擇捉島的根據地被消滅而解除，那麼留駐強有力艦隊於阿杜也無此必要了。但從阿杜美國戰艦可以沿千島羣島前進至日本。若果是這樣，日本艦隊必將被迫由橫濱北上與美艦作戰，在這一戰中日本艦隊是一定失敗的。

假使美國是採取這樣的戰略，美國艦隊所處的地位將與一九三五年日本海軍演習時假想進攻艦隊的地位一樣。屆時美國所給予日本的問題乃是日本已經縝密考慮的問題。美國將有受日本潛艇及以沿岸為根據地的飛機底襲擊之危險，並將任命日本總司令選擇確實的時間與地點來進行主力戰。當美國艦隊的主力是在阿杜時，日本艦隊會向南進襲關島。倘若美國艦隊的主力果然是在阿杜，它將無力以對付日本這種動作，結果日本艦隊是會攻破在南部的封鎖——這方面是日本商業最重要的航道。

根據上述的考慮美國總司令必將命令艦隊回航半程島。但仍將留駐部份實力於北部洋面；一方面以鞏固對日的封鎖線，另一方面於以後戰略上必要時對付在北部進襲的敵軍。這種舉動將分散美國的實力；但在「擇捉島一役」後美國艦隊已保持極端優勢的實力限度。因是之故實力分散對於美國是無關宏旨的。

美國艦隊大概會由半程島駛至偉克島。從這裏到橫濱只不過是二千哩，距離關島的路程比日本艦隊近五百哩。事實上美國艦隊將處於理想的地位來包圍日本艦隊的主力，並協助加緊對

日的封鎖。同時又處於一個良好的地位來更密切的援助進攻日本的委任代治島嶼，這代治島嶼與日本本部的聯絡必將被美國艦隊切斷。

日本因受美國的封鎖，終有一天至絕望的境域。美國的封鎖線可以從華南海岸展至菲律賓，關島，俾克島，半程島，阿杜與堪察加，把日本的東南兩部海岸全都封鎖着，甚至日本與亞洲大陸的海上短程交通也時常被擾亂的，在這些航線上日本將遭受極大的損失。中國在經過日本的蹂躪後也不能以食糧供給日本，戰爭所需材料與工業各項原料更不消說不能供給了。

在封鎖期間美、日兩國艦隊不是全無動作的。美國艦隊將掃蕩東北與東部地帶，另一艦隊則把日本島嶼逐一佔領。

日本艦隊一方面避免被誘與美艦作戰，另一方面自己又進行掃蕩工作。這工作範圍是將在西南方面。目的在掃除美國的巡弋和進襲的戰艦；因為它們對於日本與中國沿海各海港的交通是予以很大的損害的。但日本艦隊這種掃蕩工作絕不越過台灣。美國進行封鎖工作的艦隊也會蒙受損失的，這是無疑問的。同時日本海空兩軍的攻擊行動將因燃料缺乏而受嚴重的限制。

日本是產煤的，中國萬里長城東端的開灤亦產煤。但雙方的煤均質軟煙多，在發熱作用上價值甚低，輪船使用此種煙煤，必由煙囪發出濃煙，雖遠在天邊線外也可以看得見的。日本無石油，遼寧附近的滿洲殼油製造廠的總產額不足以應付日本承平時所需之一部。

從日本精神方面觀察，日本不致因被包圍就屈服的。日軍的效忠天皇將使他們戰至寧死而

不屈；結果日本艦隊必會突圍而擊的。

若果這樣的情形發生時日本艦隊於突然出擊時將取那一個方向呢？一定不會向北或東；因為那是完全自殺的。雖然是慘烈和無成功希望，然而日本艦隊的目的仍在設法解除封鎖，使不可避免的先敗轉變為驚人的勝利。美國將有大量偵察機與無限制的燃料供其所用。為希望能夠成功而不致死亡起見，日海軍司令將採用突擊戰略以對付較強而且充分配備飛機及其他偵察實力的敵方艦隊。在這樣考慮之下他必將取銷向東南之東直趨俾克島美國艦隊的行駛；因為這樣的行動結果只是使失敗更為可靠。

其他擺在日海軍總司令面前的途徑是向西南之南進襲菲律賓或東南之南攻擊關島。若果採取第二途徑，日本艦隊在前進的途中之一段是可以利用小笠原羣島為「掩蔽」的。同時也可以由於拉德倫羣島的掩護出其不意的襲擊關島。在採用第一途徑時它可以利用台灣。

使日本進攻菲律賓的誘力是很大的。這種行動一定可以分散敵方的實力而得以解除封鎖至數日之久，不過不能立即成功。但無論如何這是日軍總司令的目標。他所指揮的艦隊是缺乏燃料與其他供給，並且由於一羣狂暴份子所駕駛的。因為這個原故，我們就可以想像日本艦隊必將進攻關島，并儘量的利用小笠原羣島與拉德倫羣島來掩護他們的前進。現在讓我們考慮上述的兩個途徑吧！

假使日本主力艦隊進攻菲律賓，大約可以在該處獲得立腳點，但不能取得他們任何所需的

材料。日本艦隊抵菲律賓的消息，美國總司令是立即可以知道的。同時也曉得英國將防止日本艦隊爲尋覓它們所需的供給而更向南的侵略，更又知道在這時候他與日本之間將沒有極大的實力存在。日本的艦隊將暫時停泊於菲律賓，這樣的情形在戰爭這樣階段上是不適合日本軍官的脾胃的。

既然前途沒有阻力，美國海軍司令必立即在小笠原羣島佔據一些據點而將封鎖推展至小笠原羣島，琉球羣島與上海之線——在日本艦隊與國內根據地之間。這樣一來日本艦隊就留在封鎖線之外，不過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爲日本艦隊缺乏燃料，而且又在美國艦隊控制之下。在這時候美國艦隊將由偉克島駛至關島，並向關島西北方前進，直至日本艦隊被迫離開菲律賓而在美國條件之下與美艦發生戰事爲止。一旦日軍總司令感覺爲因解除封鎖反而使封鎖線更爲接近本國與短縮的時候，他就被迫出而應戰了。這個「呂宋戰役」(Battle of Luzon)只有一個結果。所謂「呂宋戰役」是一個在這樣情況下對抗實力極爲優越的艦隊之戰爭。

倘若日軍總司令採取較有可能的路線即攻擊關島，同時又假使碰運氣在離開拉德倫羣島極南端前日本艦隊不被美國空軍發覺，它就可以出其不意的襲擊關島，並以優越的實力佔領那個重要的海軍根據地。那時候也就可以在美國主要的封鎖線上佔據強有力的地位，而在東西兩方面與敵對根據地的距離將爲五百餘哩。不過同時在物質上就更爲軟弱，因爲在關島的燃料必於失陷時焚燬殆盡的。

即使美國總司令須等到日本艦隊確實向關島轟擊時纔接到敵人進攻的報告——這種情形絕不致發生，因為美國保有大量的空軍——他仍然有充份時間可以在日本艦隊衝回本國去之前到達小笠原羣島的南端附近海面。同時美國空軍也很活躍。即使空軍不能予日本艦隊以損害，但它們是可以正確的和差不多不斷的報告日艦的行動。日本艦隊將由關島直航返國或向西駛赴菲律賓，或轉向東北之東往俾克島，在直航返國中日本艦隊不能作出什麼有價值的舉動。向西駛往菲島似乎最有可能，因為這樣可以解除在航海貿易上較為重要的區域底封鎖。

但是不管日本艦隊採取那一條路線，美國艦隊由於它在小笠原羣島的地位和熟悉日本艦隊的動作，必可以堵擊日本艦隊，使它不能到達第二目標。兩國艦隊的主力戰將在菲律賓以東海面或在俾克羣島以西海面發生。但在兩方面美國艦隊都是佔優勢的，日本艦隊的毀滅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十二章 美國對日本(二)

倘若日本對於美國，鐵鉗伸出來的兩臂所懷的恐懼已經到了決心冒一切危險來從事，戰爭把這鐵鉗驅逐回去的程度，日本第二條路可走的是向關島進襲。

其次我們亦可合理的假設日、美的關係將日趨惡劣，結果美國在日本未發動以前即採取警備的步驟。這樣一來美國總司令在日本艦隊準備由本國根據地起航時，就已集中主力艦隊於夏威夷羣島的珠港了。

但是日本有可能獲得初步的勝利，擊毀關島，甚至可以佔領該島。日本艦隊離開本國根據地的情報早已爲駐紮於珠港的美國總司令探悉。日本總司令率領艦隊沿小笠原羣島南下至拉德倫羣島。無疑的並將在該羣島的東部設立潛艇的巡弋線以保護他的退路。從拉德倫羣島的極南端日本艦隊將直向關島進襲。

日本艦隊若果取道台灣向西南之南方面進攻菲島，所收效果或將更佳。雖然可以這樣想像，但從戰略與國際政治觀點上觀之這樣行動是不健全的。對於日本向南發展的問題英國是與美國表深切的同情，這是日本所感覺的。日本艦隊的向西南方面前進攻擊菲律賓羣島，使日本對於英屬北婆羅洲油田的侵襲更爲接近。全世界人士已經知道日本很想奪取該地的油田。因此

之故日本的向菲律賓推進將會掀起對英及對美的戰爭，在目前所考慮的情況下日本所深思熟慮的是完全在如何對付美國，她的主要目標是對於美國橫跨太平洋而幾乎達到亞洲沿岸的根據地連鎖線加以阻撓和打擊，因此日本將盡力設法避免使英國捲入戰爭漩渦來協助美國。

由於進襲關島的關係，日本的主力艦隊與澳洲的距離將縮短一千五百哩；但關島距日本在太平洋勢力範圍的南部界線以北有數百哩之遙。馬沙爾羣島與喀羅林羣島的湖礁都在日本代治島嶼的區域內。它們都比關島離澳洲近。

在日本進襲關島時，毫無疑問的英國必將採取警備步驟，但我們無理由認為日本進襲關島是對澳洲或任何英國屬地的一種威脅。

站立戰略方面贊成日本進襲關島的論據是較進攻菲島為有力。摧毀美國在關島的海軍根據地，或者佔領該島後，日本即已實現兩個很重要的目標。她可以在俾克島與菲島之間截斷美國的根據地連鎖線。假使關島落在日本手中，同時美國艦隊也不能擊退日本的主力艦隊，那麼美國就不能橫過日本向南的商業航線而佈置一條封鎖線，那航線是日本藉以運輸最重要資料的。此外日本佔據關島後，日本艦隊就可以完整無缺，菲律賓就不能被美國利用為一個海軍根據地了；因為日本艦隊可以在東部切斷它的交通，這樣一來美國在太平洋南部的一切根據地，就要被迫撤回。俾克島，日本在戰爭的第一目標，就得以實現了。

不但是如此，日本佔領關島後，她即可以調整她的大弧形底外圍防禦線，這條防禦線是由

日本海岸起向南經過小笠原和拉德倫羣島然後轉向東方直至日本在馬沙爾羣島的遮律特根據地爲止。這外圍的防禦線是日本戰略的樞紐，它是掩護日本進行拓展政策而不受美國干涉的輻幕。

倘若美國總司令在珠港沒有預先接到關於日本意向的情報，美國就不能援救關島了。這是可能的。那時他就必須迅速的行動以抵消日本在開始時所獲得的利益。由珠港至關島是三千八百哩，在直向該島前進中美國艦隊是易受在馬沙爾羣島與拉德倫羣島活動的日本潛艇的襲擊。因爲這個原故他必會放棄正面的攻擊來奪回關島。他曉得日本的利益是完全依賴日本艦隊保持三千哩的外圍防禦線以抵抗敵方較優艦隊的能力。他也曉得在這方面日本的戰略是要避免整個艦隊的戰爭，但如有可能卻利用自己艦隊的優越速度對美國一部戰艦予以無數的迅速打擊，使美國戰艦遭受損失或毀壞，而其最終目的是在掃除兩國艦隊實力的懸殊。

雖然美國艦隊所保有的空中偵察力量是很偉大，但日本戰艦仍有可能在小笠原羣島與代治島嶼之間作捉迷藏之戲，爲時且很長久的，並且利用這許多島嶼對美國艦隊進行消耗戰。

但是美國總司令不會在日本島嶼附近活動企圖使日本艦隊在該區域內有所動作，因而墮入日方詭計之中。他的第一與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迫使日方集中艦隊和採取某種行動，結果非至參加戰爭不可。

美國艦隊的第一步動作是由珠港駛至半程島。半程島的位置是好像一個等邊三角形的頂

點，其兩邊是以橫濱與關島爲終點的。這樣一來駐泊半程島的美國艦隊是站在威脅日本的心臟與停泊關島的日本艦隊之地位。這兩處距半程島是二千五百海里。同時美國總司令必將派遣戰艦一隊前往偉克島，該艦隊將包括航空母艦一艘，重巡洋艦兩艘，並有其他輕量艦艇數艘負擔消滅潛艇的工作。這個艦隊不獨可以保衛偉克島，使之不致遭受日本艦隊的突然襲擊，並且可以威脅日本在關島的艦隊，因偉克島離關島更近了千餘哩。此外對日本在馬沙爾羣島中遮律特的前哨根據地上給以有力的威脅，因該處在偉克島以南不滿五百哩。

在這期間日本總司令將不致無事可做的。他大約將率領艦隊的主力留守關島，以鞏固他的地位，並使退回本國的后路安全，倘若美國艦隊正面向日本攻擊，它的兩旁與後部必留有日本速度較高的戰艦。同時日本方面又將增強駐泊遮律特根據地的輕量艦艇。在偉克島四週與半程島的附近並將配備潛艇巡弋隊。在偉克島四週的潛艇其主要任務是以魚雷攻擊美國戰艦，在半程島附近的潛艇則在偵察船隻的往來，保證美國艦隊離開半程島的消息立即可以報告駐在關島的日本總司令。此外日本航空母艦一艘將被派往遮律特，負責轟炸偉克島，半程島的英國艦隊，或甚至珠港本身。假使該航空母艦進襲駐泊半程島的美國艦隊主力，它必將被美國在該處的巡弋隊所襲擊。又假使它轟炸珠港，在它回航時必被由半程島出發的戰艦所堵擊而致於毀滅。

但是在這階段的戰爭中，不是完全日本受損失的。美國巡弋艦的一部，尤其是在偉克島附

近活動的，必遭較優越的日本戰艦所擊沉。在戰爭爆發時留駐菲島的任何美國戰艦，倘若離開菲島而企圖返回主力艦隊去，必將被日本的優越戰艦擊毀的。此外倘若美國派往俾克島的航空母艦進行轟炸停泊於關島的日本主力艦隊，亦有可能被日本在代治島嶼間活動的潛艇或其他戰艦所擊毀。

在這階段上一個僵持局面即將來臨。兩國艦隊均得留守在相隔二千五百哩之島嶼上的根據地內，互相監視，並靜待對方的第二步動作。

但是美國總司令必將考慮一個軍略上的計劃，使日本自動的出而作戰，結果把她打敗而結束戰事。這計劃的細則將謹慎的擬定。當美國艦隊停泊於半程島時，美國即實行初步的動作。美艦的停泊於半程島對於日本本身是一個永久的威脅。實際上在這階段中這些威脅是不致成爲事實的。美國計劃的初步是要在極遠的東部予以實行。

美國將由聖第亞哥 (San Diego) 派出兩路遠征隊。其中有滿載美國海軍精銳部隊的運輸艦，並有護送艦護衛前進，不過護衛隊中僅包括數艘小型戰艦而已。美國深知日本方面不能在太平洋東部留駐襲擊敵艦的戰艦，因而減弱自己的主力，故美國對於輸運水兵一點將嚴守極端的祕密，護送艦將不許用無線電通報，俾日本艦隊不能在這階段中探悉太平洋東部任何意外的活動。

由聖第亞哥出發的遠征隊中之一隊將直向夏威夷羣島的珠港駛去，其他一隊將駛往薩摩亞

羣島(Sansan Islands)的巴哥巴哥，這一隊的航程是比較前一隊的較為遙遠。日方既無襲擊艦或偵察艦留於太平洋東部海面，同時美國遠征隊又不許用無線電，這兩個遠征隊必可達到目的地，而駐紮於關島的日本總司令竟不知遠征隊的存在。

當遠征隊到達珠港和巴哥巴哥後，必將稍作停留，俾運輸艦加添燃料，以及較強大的護送隊組織起來；因為在這時候遠征隊已準備駛入作戰區域了。

經過短時間的停留，美國方面的計劃就至成熟的程度，戰事亦進入緊急的階段了。這兩個遠征隊由有力的護送艦護衛即將離開巴哥巴哥與珠港，而共同向着日本的前哨根據地遮律特會合。由珠港至遮律特的路程遠過由巴哥巴哥至遮律特的約五百哩，兩遠征隊的啓旋時間將加以調整，結果兩隊均可以在同一期間到達遮律特。一經兩遠征隊啓旋後，禁用無線電的嚴令將予以解除，兩路的護送隊將故意誤傳無線電報，使關島的日本總司令認為兩路的共同動作是向着馬沙爾羣島與遮律特發展的。

在這時候日本方面有三條路可循，第一是放棄關島而取道拉德倫羣島和小笠原羣島駛返本國，但這一途徑不僅表現失敗主義的態度，並且將日本所得的初步勝利完全拋棄，更令美國成立一個完整的，由日本向南展開而橫跨其主要商業航路的封鎖線。第二是留駐於關島，更進一步的鞏固自己的地位，任令遮律特被敵人佔領，而依賴在馬沙爾羣島活動的潛艇對美國的遠征隊予以重創。不過日本將感覺雖然他的前進部隊可以對美國遠征隊給以嚴重的損失，但仍不致

保全遮律特。此外對遠征隊給予損失並不能影響戰爭的主要趨向，因為美國戰艦隊將集中鉅大力量於半程島。第三是設法防衛遮律特，使之不為美國佔據。

日本總司令將感覺美國的佔據她的前哨根據地遮律特祇不過是要使她不能堅守關島的第一步動作而已。實際上美國的行動可以有迫使日本撤回向東南伸至太平洋中部的根據地的效力。目前所考慮的戰爭，其爆發係由於日方決心將美國橫渡太平洋而前進的根據地連鎖線加以阻止和驅逐。假使日方任令美國艦隊佔據遮律特，情形將完全變更了。那時候不是美國的根據地連鎖線而是日本的被美國破壞了。美國並且可以進一步的增強和展開在太平洋的根據地連鎖線，那麼日本在戰爭中的主要目標就喪失了。

此外倘若美國艦隊佔領了遮律特，偉克島的地位就更為安全，而馬沙爾羣島附近的日本潛艇和輕量戰艦的掃除亦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屆時美國艦隊即可將它的根據地由半程島移至偉克島。這樣一來距關島和日本本部將更為接近。同時美國的輕量戰艦將再向西進展。喀羅林羣島將無日本巡弋艦和潛艇的蹤跡了。在這前進艦隊掩護之下美國艦隊的主力就能夠佔據特魯克（Truk）——日本在喀羅林羣島的根據地，位在遮律特和關島之間。在這時候日本外圍防禦線的東南部一千哩以上將落在美國手中。

美國艦隊的主力佔領特魯克以後——離開島不及八百哩——日本若不與優越艦隊作戰，即須放棄關島而迅速的向北撤回本國去。假若採取第一辦法，結果日本一定是戰敗的。至若實行

第二辦法，美國艦隊將毫無疑問的佔據日本所有的根據地並收復自己原有的根據地，並且站在能夠對日佈置一個致命的封鎖線的地位。

在較量上述兩種考慮後我們明白日本總司令一經探悉美國遠征隊的向遮律特前進，立即會率領全部艦隊去保護該根據地的。遮律特距離日本艦隊差不多有千五百哩之遙。

這是美國總司令所期待的一個動作。他將由偉克島派出空中巡弋隊，以便及早探悉日本艦隊離開關島的消息和駛行的方向。

當美國由偵察機探知日本艦隊的主力已經離開關島而駛往保衛遮律特時，第二步計劃即可實行了。美國艦隊將伴攻日本本部，俾誘令日本艦隊儘可能的採取最短的航線向北行駛。屆時美國艦隊將加以堵擊，而在太平洋海面上以及遠離小笠原羣島與拉德倫羣島的掩護和潛艇根據地發生主力戰。

美國計劃的這一階段必須極端謹慎的加以安排，使距離與時間均須與虛張聲勢的伴攻動作相吻合。此外美國艦隊亦必須設法保證某項情報得以傳至日方。

美國向日本本部的伴攻將由游擊艦隊執行，該艦隊是在探悉日本艦隊已駛往保衛遮律特時即脫離主力艦隊而出動的。該游擊艦隊將包括航空母艦兩艘，並由重巡洋艦四艘與驅逐艦數艘隨行保護。它的第一任務將為避開半程島附近海面的日本偵察艦。但假使不能一定避得開的話，該游擊艦隊必須設法使日本認為它是向珠港前進的，或者是協助進攻遮律特——差不多除

了日本本國外任何地方都可以。在避開或者朦朧日本偵察艦以後，該游擊艦隊距離日本東部海岸則約有二千五百哩。它們將以最佳速度完成這個航程，當然預先要考慮儲備必要燃料的問題。

該游擊艦隊的動作是經過縝密的安排的，它行抵離橫濱二百哩海面之時，亦即日本總司令率領其艦隊到達遮律特之時。同時美國兩路遠征隊的行動即可停止；因為它們既然迫令日本艦隊駛往遮律特，任務就已經完成了，無須促成戰事，以招致重大損失而對於戰爭的趨勢再無戰略上的利益。

這樣一來當美國游擊艦隊中的轟炸機飛往轟炸橫濱及東京時，日本艦隊的主力正在遮律特的附近。轟炸橫濱的飛機其目標在毀滅橫濱的船塢和貨倉。而襲擊東京的飛機其主要目的在於東京政府和天皇給予深刻的印象。為達到這目的起見美國空軍將炸毀政府機關，以及首都通往其他各地的交通線。

當轟炸機進行轟炸時，該游擊艦隊中的四艘重巡洋艦將以高速度向日本海岸前進，並以八吋徑的大砲轟擊橫濱的防禦以及該港的進口。更遠一點在天邊線以外該游擊艦隊中的驅逐艦將在廣大的地帶上散佈煙幕，並在戰事展開，以及無須再守秘密時，以無線電報很清楚的互通電報。

美國游擊艦隊這種動作的整個效力是在使橫濱和東京相信日本是受美國主力艦隊攻擊了。

美國戰關機並須保證這次虛張聲勢的動作不被日本偵察機侵入。

在敵方猛烈和不斷的向內地攻擊，同時又有可能使工業區的民衆驚惶失措之時，日本政府對於負責保境而遠離在二千五百哩外的艦隊主力將表示不滿了。

日本總司令在接獲美國艦隊攻擊日本內地的報告後，當立即決定向北趕往援救，這個決定將因天皇的直接御詔而更爲迅速的執行。

即使日本總司令感覺天皇和政府已被朦騙，他本人已因美國一部艦隊的佯攻日本而被誘向北駛，但他決不依照這種的假定做去的。根據半程島偵察艦的報告，他可以知道美國艦隊的主力已到橫濱。

在半程島以西游弋的日本偵察艦之能將上述的報告轉達日本總司令是由美國當局安排妥當的。美國海軍司令必曉得游擊艦隊若開足馬力行駛，於七十二小時多一點就可到達目的地；但因爲速度較遲的關係，美國艦隊的主力將需要大約一百小時纔到達同一目的地。因此在游擊艦隊出動以前三十小時，美國總司令就率領主力艦隊由半程島啓旋。在不招致日本潛艇襲擊的原則下，他必須有把握的使日方巡弋艦偵察出他的行蹤。在被日艦偵察出來後，在整個航程中，日艦必將窺伺它的行動。美國艦隊即於此時向着東北之東方方面行駛。一俟艦隊不爲日本偵察艦窺伺時，整個艦隊即可轉向西南方面前進而減低速度。至於日本方面，在探悉美國艦隊的主力已經離開半程島而向日本方面前進後，日本總司令會立即放棄保衛遮律特的計劃而向西北方駛

回本國以保衛國土，這是可能的。在這樣情形之下，從停泊偉克島或其附近的航空母艦出發的美國空中偵察隊必須將日方改變行動的消息立即報告當局。在這時候美國艦隊已經由半程島向西駛行很遠了，只須增加速度，稍向北行駛，以便堵擊日本艦隊。

假使日本總司令不在接獲在半程島以西偵察的巡弋艦底報告後立即有所行動，而繼續保衛遮律特島，直至接到美國轟炸機空襲橫濱和東京後始行出動，那麼美國艦隊已在這時候在偉克島之西北靜候日本艦隊趕回本國時而加以截擊了。

在任何場合下，日本總司令一定不會虛擲時間，俾可循着他的較為安全而是「」形的退卻線向西撤至關島，然後經由拉德倫羣島和小笠原羣島轉向北行駛，並將取近道由遮律特直駛往橫濱。這樣一來他就落入美國方面縝密佈置的陷阱中了。對遮律特的威脅與向東京和橫濱的伴攻完全是一種計劃，迫使日方總司令採取捷徑而在海洋上受一個實力較優的艦隊所堵擊。

美國艦隊無疑的必能在日本艦隊駛過這三角形的海洋時加以截擊的。日本艦隊的最高速度雖較美國的為快，但日本艦隊須遠離它的主要根據地而活動，同時亦須經過長時間始得接濟。美國艦隊則不然，它可停泊於其主要的根據地內，各項接濟亦甚充裕。此外日本艦隊又須作由遮律特至日本的二千五百哩航行。這個航行使日本的輕量戰艦節省燃料。美國總司令所注意的是堵擊日本艦隊和進行主力戰。

即使美國兩艘航空母艦已經離開主力艦隊前往空襲日本，但美國艦隊所保持的優越空軍實

力使堵擊日本艦隊和在最良好情況下迫使日本艦隊出而參加主力戰的工作大為簡單化。由偉克島及在該島西南方面活動的航空母艦出動的空軍很可以不斷的窺伺日本艦隊，將其一舉一動隨時報告總司令部，但日本方面最好不過獲得一二關於美國艦隊的地位和動作的零碎情報而已。

美國艦隊既然享有一切的便利，同時兩國艦隊的實力又那麼懸殊，一旦主力戰發生時結果只有一個，即是日本艦隊將被擊敗而求和，美國在太平洋的所有根據地將較前更為強鞏了。

第二十三章 英帝國對日本

在上面兩章所考慮的日、美可能戰爭中，日本是盡力避免侵犯英國的權益和激動英國使之協助美國來對抗自己。在日、美的戰爭中美國是可以不必得到任何一國的援助而擊敗日本的。但是日本與英帝國的戰爭是較日、美戰爭更有可能。倘若日本繼續向南發展，這樣的戰爭必致爆發的。日本已經在上海以及中國沿海各商埠摧殘了英國的商業。她發動華南的侵略後，英國屬地香港已受包圍，該地的商業亦已一落千丈了。此外日本的向南發展已越過香港，不僅威脅香港至新嘉坡的主要商業航線，而且英帝國在東方防線的戰略上地位也要威脅。日本已佔領海南島——中國最大的島嶼，在法屬印度支那海岸的對面，香港的西南——且在該島建立海軍與空軍的根據地。

日本的佔領海南島或可說是在更有效的進行對華作戰上是必需的，倘若日本的向南發展表示止於海南島，那麼上述的解釋是可令人相信；不過不幸的情形完全不是這樣。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外務省竟宣佈日本尙佔領和併吞另一個島嶼。

這是斯巴得利島 (Spartley)——又名暴風島 (Storm Island)，該島在海南島以南約七百哩，在南海之中，法屬印度支那與英屬北婆羅洲之間。日本這最後的行動使她的向南發展離英

國在新嘉坡的海軍根據地僅八百哩。

斯巴得利島不是屬於中國的，並且在任何意義上不是一個無人跡的荒島而須要由一個強國加以佔據。不過關於該島究屬何國的問題是似乎有些疑問，不僅該島有兩個不同的名稱；而且在某一個地圖上註明是屬於英國，但在另一個地圖上則屬於法國。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日本是無權併吞該島的。日本外務省似乎承認法國是該島的合法所有者；因為日本外務省在未發表併吞該島聲明之前，先將併吞之舉通知法國駐日大使亨利。

日本的併吞斯巴得利島與對華戰事不能發生任何關係的。公平的說，日本並未認爲此舉與對華戰爭有關。她聲明該島是無所屬，並指出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日本已投下鉅大資本開發該島的鳥糞石富藏，並曾經時常派軍艦到該島去。日本又聲明該島缺乏統治的政府，引起很大的不便，因此她決定將該島併入自己管轄下了。

斯巴得利島僅是一個小小的礁脈，四圍尚有同樣但較小的暗礁。它的重要性不在面積的大小，也許亦不在於鳥糞石上面，而是由於它在戰略上的地位。它距法屬印度支那的東南海岸約三百哩，離英屬北婆羅洲則稍爲遠一點。它又在由新嘉坡至香港主要商業航線一百哩內，大約在這兩個地方之間。日本垂涎英屬北婆羅洲與荷屬東印度羣島的油田，早就是衆所共知的事實。日本的佔據斯巴得利島後就使她有了一個立足地，不管是面積細小和地位危險，這個立足點雖英屬北婆羅洲僅三百哩而已。

自然英、法兩國對於日本佔領斯巴得利島所持的觀點是嚴重的。據傳英國海軍部很久以前已曾通知法國海軍當局謂據他的觀察該羣島中的島嶼在戰略上是極其重要的。經此之後法國殖民部部長堅持要佔據該島而實行一種確定的管理，或者最低限度在一個期間派軍艦一艘駐泊於該島。但是當時沒有決定，亦沒有行動。

日本若繼續向南發展，英、法、荷三國的權益必受威脅而終至起來以戰爭來護自己的利益。

在由於日本向南侵略而起的遠東戰爭中，英帝國當然是日本需要應付的主要敵人。

假使這樣的戰爭爆發了，它必定是由於日本發動的，那麼日本將在戰事爆發後數小時內集中於摧毀英國的利益。英國海軍在遠東的主要戰略是由香港出動的海軍來阻延日本任何向南進擊的發動，直至新嘉坡的戰艦隊駛到而能夠有成功希望的對抗日本主力艦隊時為止。因為這個原故日本的主要考慮是要如何避免這種阻延的行動，或者以其最初打擊的力量使這種行動不發生效力。

一位日本海軍軍官曾經設法估計英、日戰爭時可能發生的情形，他這樣說：

「倘若日本在開始時就擊沉英國駐華艦隊中三四艘巡洋艦，並以魚雷擊毀半打戰艦，那麼日本就可以在平等地位與英國艦隊抗衡，而且可以在決戰時有操勝券的把握了。倘若日本由於外交上的無能使自己不能不在英國的優越艦隊集結於新嘉坡後始行作戰，她

擊毀英國那六艘戰鬪艦和三四艘巡洋艦的機會就很微薄，而整個局面也就改變了。」

這位勇敢軍官所假想的在主力戰未舉行前而消滅英國艦隊差不多一半的方法，實屬驚人。但他所說的頗饒興味，因為以下兩個理由：所謂「外交上的無能」云云無疑的是指足以防阻日本在英國艦隊未準備前則給以第一擊的任何情況而言，所以他力言這第一擊對於日本的重要。他也承認日本的勝利乃英國艦隊的消耗，即把她的戰鬪實力減少約百分之五十，然後才與日本主力艦隊相遇。

這位軍官怎樣假想在英國戰鬪艦隊到達新嘉坡前有六艘戰艦須被日方擊毀，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日方必須在英國艦隊於駛往遠東途中而未到達亞丁灣與哥倫布前在該兩地配置潛水艇。

英帝國方面一俟接獲遠東將會發生事故的第一報告時，即令地中海艦隊由馬耳太駛往亞歷山大里亞，俾戰爭一旦爆發時更為接近新嘉坡。日本「I」級潛艇在水面駛行的最高速度是十七海哩強，但在長途航行中補充電力的需要也要計算在內的，那麼日本潛艇的速度平均就不致超過十五海哩了。為使一艘潛艇在英國艦隊未經過亞丁灣駛往遠東之前到達亞丁灣附近起見，該潛艇必須在英國艦隊未經過蘇彝士運河前十六日離開日本領海。這只有採取經過新嘉坡海峽與馬六甲的最短航線才能實現的，但一定會被英艦偵察出來，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日本潛艇向新嘉坡西部駛行的任何企圖是會被對方懷疑而立即採取警戒和對抗的步驟。同樣的一艘日本潛

艦如欲在英國艦隊主力起程駛往遠東之前到達哥倫布，必須在十二日以前即離開日本領海。

該日本軍官並假設英國總司令將率領艦隊經過蘇門答臘與爪哇間的巽他海峽 (Sunda Straits)，而據他的意見英國艦隊將在這時候被日艦隊堵擊的。我們對他這個意見是不能贊同的。英國總司令的計劃是在最少耽擱之原則下使艦隊主力駛抵新嘉坡，因此將取最短的途徑。有人辯論謂五百英里長的馬六甲海峽將用爲日本潛艇的陷阱，但無論如何日本潛艇爲採取最短而最可能的航線到達馬六甲起見，它是須要經過新嘉坡。在這裏日本潛艇必被發現而被搜滅的。它們且在這時候已離開長崎三千哩以外活動了。

在新嘉坡方面英國已經駐有防禦潛艇的戰艦，以及實力雄厚的空軍。在英國艦隊駛過馬六甲海峽時，它們將充分作防禦潛艇的準備。這樣一來英國主力艦是否會有六艘被擊毀的問題暫且不談，日潛艇的魚雷能够擊中目標的機會實在太少了。

顯然的日本將來的第一擊是對着香港與駐泊於該港的戰艦而發的。日本以進行對華作戰的理由而對香港的局部包圍明顯的使日本對香港的第一擊更爲容易。此外日本在海南島與台灣南端的海軍根據地高雄 (Takao) 的潛水艇也有可能駛往香港之南與東南方。

香港所處的地位並不是可以令人羨慕的，但也不是絕望的。在戰爭最初階段時香港一定遭受嚴重的空襲。不過在這些空襲與在新界一帶進行的陸上動作中日本須要盡很大的力量。

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將不致在香港忍耐的靜候日本飛機的轟炸。即使日本決定在戰爭實際未

宣佈以前即對香港給予第一擊，英國方面必由於日本戰艦在台灣區一帶的非常活動與日方無線電的頻頻通報便感覺非常事件已在醞釀中，而立即採取充分的警戒辦法。

英國駐華艦隊主要的係由於下列各艦組織而成：配備八吋徑大砲的巡洋艦四艘，六吋徑大砲十二尊的掃桑浦敦級新式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隊，航空母艦一艘，大型海洋潛艇十五艘，其中兩艘為水雷敷設艦。在探悉如有非常事件發生時該潛艇的一部即離香港向北駛去而在日本西南海面擔任偵察的任務，其他潛艇除去水雷敷設艦即將在香港東北方面中國海岸某地點與菲律賓賓羣島呂宋以北某處之間成立巡弋線。驅逐艦將大約派至英屬北婆羅洲，而巡洋艦隊則離香港經由台灣與菲島之間駛往太平洋。

英國海軍司令此時所遇到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儘量利用那兩艘巨型水雷敷設潛水艦。當然一俟戰爭是不可避免之時，香港的進口海面必將佈置水雷以資防禦。他也可以在戰事爆發後立即派遣該兩艦之一或全數駛往北方，在通入瀨戶內海的豐豫海峽 (Bungo Channel) 和紀伊水道 (Kii Channel) 放置水雷。不過他會曉得日本艦隊的主力大約在戰爭未宣佈以前離開瀨戶內海。因為這個原故他大約將命令這水雷敷設潛水艇更向南駛去，目的在澎湖列島 (Pescadore Islands) 與台灣之間的澎湖海峽與高雄的進口敷設水雷。

在決定他的一切行動時英國駐華艦隊司令是受着他的主要目標所左右的，他的主要目標是在阻撓日本艦隊向南的任何動作，尤其是防止日本戰艦在南方奪取一個前哨的根據地，直至英

國戰艦隊抵達新嘉坡時爲止。英國地中海艦隊大約在亞歷山大里亞準備在命令一下即駛赴遠東。由亞歷山大里亞至新嘉坡的全程是五千哩強。英國艦隊無疑的將以最高速度及以最少的耽擱駛行全程的。若將隨行的輕量戰艦在航行時加增燃料所需時間估計在內，英國地中海艦隊至少要十日半才能到達新嘉坡。在某種氣候之下這也許是估計過低的，但在任何情況之下各艦在到達新嘉坡時必須充分加添燃料，然後才能舉行任何進攻的動作。因此英國駐華艦隊必須延阻日本向南的進攻至十二日之久。

英國駐華艦隊司令的任務由於幾個因素而變爲簡單。例如他會知道日本的第一目標無疑的是英屬北婆羅洲，因爲英屬北婆羅洲能够以燃料供給日本艦隊，同時又可以作爲日本的前哨根據地，它離新嘉坡僅約八百哩。日本艦隊由台灣往英屬北婆羅洲顯然的將取道菲律賓羣島，而且要在該羣島中設立中間的根據地；但英國司令也知道日本必盡力避免侵害菲律賓的中立地位，因爲如果侵犯菲島的中立，美國必被牽入對日戰爭的漩渦中的。

倘若菲律賓羣島被認爲是絕對的中立區域，日本艦隊可有兩條路線到達英屬北婆羅洲與中國南海 (South China Sea)。一是菲律賓與法屬印度支那間的普通商業航線；一是繞道菲律賓之東而由西里伯斯海 (Celebes Sea) 直趨英屬北婆羅洲。

只要香港和英國駐華艦隊保持其有效的實力，日本總司令決不能安靜的考慮由上述任何一線向南推進的。假若他選擇經過菲律賓南下的路線，他就有一個敵對的根據地留在他的後方，

直接威脅他的冗長而又易受破壞的交通線。此外在他的航行中必被英國潛艇的襲擊而遭受損失。所以日本總司令既統率實力較低的艦隊，就不能在實現他的第一個目標時蒙受損失了。

假使日本總司令繞道菲律賓之東南下，他就不僅增加主力艦隊與根據地間的重要航海交通線的路程，並且使這交通線在太平洋之東部受英國強大的巡洋艦攻擊。英國這有力的巡洋艦隊大約將由澳洲與紐西蘭艦隊中的戰艦予以增援的。這些增援戰艦大約是配備八吋徑大砲的巡洋艦兩艘與六吋徑大砲的巡洋艦四艘。這樣一來英國在太平洋的巡洋艦實力大約等於日本全海軍中巡洋艦實力之一半。

在考慮日本在這樣一個戰爭的最初階段所應進行的動作時，日本海軍司令石丸 (Ishimaru)曾理想由巡洋艦與航空母艦襲擊澳洲的海港，認為澳洲與紐西蘭艦隊必將留駐本國領海內以防禦日本這樣的襲擊。

太平洋上英國各戰艦在對日戰爭時究如何充分利用的整個問題在最近舉行的英帝國太平洋防務會議中已加以擬定了，其詳細計劃是沒有公佈的。不過戰略上的問題是易於明瞭的。一二艘散漫的巡洋艦是不能保衛澳洲之東部與北部的全部海岸線，以抵禦孤立的襲擊。一個強有力而集中的巡洋艦隊遠在北方活動對防禦這種襲擊才是最好的保證。祇有一個極端鹵莽的日本軍官才會忽視他的主要目標，而派遣可貴的戰艦去進行孤立而幾乎一定無效的襲擊，尤其是在前往襲擊或歸來時很有可能被較優越的海軍堵擊。

英國駐華艦隊必將保持防禦的地位至相當時候，這是英國艦隊的非常現象。但我們不能因此認為英國艦隊對於保持完整的地位就表示滿足，而不設法破壞日本的地位。英國強有力的巡洋艦隊更是這樣。該巡洋艦必將不斷的襲擊日本的主要交通線。尤其是日本至台灣的航線。這些襲擊不僅對於日本的海上商業予以鉅大的損害，特別的對於日本艦隊燃料及其他材料的供給，而且一定可以堵截日本軍隊的運輸前往攻擊香港。它們將使日本當局時常處於驚惶失措的地位，迫令日本海軍司令派出戰艦去保護交通線，因此日本燃料的儲備就被消耗了，並且由於日本派往保護交通線的戰艦之被擊毀，日本艦隊的有效力量就減少了。

指揮英帝國在太平洋巡洋艦隊的司令官就處於有力的地位，他就可以自由的在一個廣大的區域中活動了，在台灣與小笠原羣島之間有差不多一千五百哩的一片汪洋。在迅速襲擊日本的海上交通線或破壞日本在波羅的諾島 (Barotho Island)的無線電台後，英國巡洋艦隊即可撤至太平洋，他們曉得日本海軍必須傾全力始能搜滅他們，這是他們所感覺安全的。此外倘若日方派出充分強大的艦隊去跟蹤搜索他們，日本艦隊的實力就因此受損，而向南推進的目的就要等到這些派出的艦隻歸隊後始能實現。但英國艦隊則早已到達新嘉坡而準備行動了。

英帝國巡洋艦隊司令對於燃料的供給是不感覺焦慮的。他的行動將要延緩至十二日之久。英國巡洋艦隊若保持十五海哩的速度，就能够在海上行駛二十八日而不須添加燃料。雖然不能時常採用經濟的速度，但亦不必盡量開足馬力，不過倘若繼續維持三十海哩的速度，英國巡洋

艦隊仍可以在海上駛行七日而不須添加燃料。此外它們還有鉅量的燃料儲存於英屬北婆羅洲。於必要時可以暫時撤至菲律賓之東，個別的離隊駛往英屬北婆羅洲去添加燃料。但在這地帶中英屬燃料運送艦是時時往來的，這樣一來巡洋艦則可以在海上添加燃料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英國戰艦隊未抵達新嘉坡以前，英國駐遠東艦隊行動的延緩沒有遭遇意外的困難，即使在日本包圍香港的當前也沒有困難的。

戰爭的第一階段歷時十二日，在這階段完結時日本艦隊必將仍被困於菲律賓的北部。在日本艦隊與它的目標英屬北婆羅洲和馬來亞半島之間英國有力的潛艇將積極的活動，同時英國巡洋艦隊依然威脅日本主要的交通線。此外英國地中海艦隊亦已到達新嘉坡了。

戰爭第二階段的動作須視在最初十二日中所蒙受的損失程度而定。雙方是不可避免的要受損失的。日本交通與供給船隻將受鉅大損失，派往保護它們的日本巡洋艦與輕量戰艦也同樣的遭受損壞的。雖然英國艦隊不致受嚴重的損失，但損失是有可能的。假設巡洋艦一艘被擊沉，另一艘受損壞甚大，而必須拖回新嘉坡加以修理。又雖然日本防禦潛水艇的設備不如英海軍，但英國潛艇亦將遭受損失的，即使在最初十二日英國潛艇有三至四艘被擊毀了，但仍然尚有一或十二艘在日本艦隊之南與西南方面活動的。倘若日本的重量戰艦離開高雄直向西南方面海南島前進——看來是可能的——那麼英國潛艇最低限度有一艘是必須向日本的主力艦進攻。

英國駐新嘉坡的戰艦隊將包括最低限度三艘改建過的依利薩伯皇后級戰艦與兩艘戰艦巡

洋艦。各艦共有十五吋徑的大砲三十八尊。停泊在新嘉坡的戰艦尚有最低限度一艘巨型的航空母艦，另一隊配備八吋徑大砲的重巡洋艦，一隊六吋徑大砲的巡洋艦，以及新式驅逐艦四小隊。

在理論上日本戰艦隊的砲力總額是十六吋徑大砲十六尊，十四吋徑大砲七十二尊。這表示日本海軍中每艘主力艦是隨在艦隊內的。在目前有些戰艦是在改建中，即使在戰事爆發以前這些戰艦是改建完竣，但仍有可能最低限度有一艘日本主力艦是在船塢中修理的。誠然日本是能夠選擇她向南發動的時間。在另一方面倘若日本要等候她的主力艦修理完竣，那麼英國依利薩伯皇后級的其他戰艦與戰艦巡洋艦榮譽號(H. M. S. Renown)也可以完工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在新嘉坡的戰艦隊將包括戰艦五艘，戰艦巡洋艦三艘，總砲力為十五吋徑大砲六十尊。

假使一般情形或英國潛艇的行動已經保證兩國戰艦隊的實力沒有大的懸殊與對日不是有利時，英國總司令將準備不再延緩的接受一個主力戰。但假使日本戰艦隊仍然比較新嘉坡的英國艦隊為強大的話，英國總司令則採取拖延手段了。在這時期他深知他的駐紮於新嘉坡將防止日本向澳洲的任何進攻，而他的巡洋艦與其他戰艦亦能夠阻止日本襲擊英屬地婆羅洲的任何行動。

但是英國總司令不須要多等的。倘若新嘉坡方面須要主力艦的增援，納爾遜(Nelson)和

羅特尼 (Rodney) 號等主力艦一定是被派前往的。不僅它們的主要武器十六吋徑大砲十八尊可以抵銷日本主力艦陸奧與長門兩艘的十六尊十六吋徑大砲，而且它們的優越速度可以使它們比任何其他現有的英國戰艦較為迅速的到達新嘉坡。這兩艘主力艦是否須要派至新嘉坡，在戰爭爆發時即可決定；因為日本戰艦隊組織已經探悉了。又即使是在戰爭爆發時納爾遜與羅特尼兩主力艦尚在英國海峽的海港中，它們依然能够比由地中海向遠東進發的最慢主力艦僅後四日抵達新嘉坡。

英國總司令一俟集合他的艦隊準備行動時，他即開始撤退負擔阻撓日本艦隊南侵的外圍戰艦了。這個舉動或許有可能稍為提前執行。他並將集中大部份潛艇在呂宋與海南島以南的法屬印度支那海岸之間。隨英國總司令由地中海開至新嘉坡的最高速度的「艦隊」潛艇將派至山打根 (Sandakan)，屆時它們就可以堵擊日本的艦隊，不管是經由中國南海南下，抑或繞道菲律賓之東而來的。巡洋艦數艘與最低限度驅逐艦兩小隊亦將被派往山打根，俾他們的倉庫滿儲燃料，且與將來主力戰的地點更為接近。負擔襲擊日本交通線的巡洋艦隊將撤至菲律賓以東，然後駛往英屬北婆羅洲；因為在這階段中無須再擾亂日方的交通線，此時的英國目的係在迫使敵方接受一個主力戰爭。

這個戰爭與以前所考慮過的戰爭是不同的，這回敵方是須要尋求一個主力的戰爭。日本是決心向南與西南方面衝破英帝國的斥候線而奪取不僅英屬北婆羅洲，荷屬東印度以及馬來亞半

島的石油與橡皮，而且佔領澳大利亞洲以滿足她擴展版圖的計劃，她這舉動一定要掀起戰爭的。只要新嘉坡仍在英國之手中，以及一個英國艦隊駐在新嘉坡或其附近，上述任何一個目標都不能達到的。

因為日本總司令認清主力戰的需要，他就不會使他的艦隊繞過菲律賓之東部。假若他是這樣做的話，他也知道當他的艦隊繞過菲島之南端然後轉向西方駛往英屬北婆羅洲時，很有可能在蘇綠羣島間（Sulu Archipelago）落入一個危險的潛艇陷阱中。英國方面將不失去任何的機會。她將在台灣之南留駐一二潛艇，偵察和報告日本艦隊離開高雄後所採取的路線，如有可能且跟縱加以窺伺。

倘若在戰爭這階段中兩國戰鬥實力無大懸殊或日方佔優勢，那麼活動於由呂宋跨過中國海而達法屬印度支那的主要潛艇警備線的戰艦將為偵察而非進攻的實力了。

英國駐新嘉坡的總司令一俟接獲日本艦隊已離開高雄的報告，他就立刻率領他的主力艦隊駛往英屬北婆羅洲西部某地。這個地位將不僅使英國艦隊控制菲島與法屬印度支那間的中國南海，而且可以使它迅速的駛過蘇綠海，並於途經山打根時令泊於該港的輕量戰艦隨行，俾於有機會時堵擊日本艦隊，然後繞道至菲律賓之東。

當英國艦隊主力到達英屬北婆羅洲的西岸海面時，英國總司令差不多一定可以由在中國南海警戒的主要潛艇接獲關於敵艦行動的報告。一經這些報告證實日本總司令是經中國南海

下，英國艦隊即將向東北方前進而經過巴拉汪（Palawan）與各小島和暗礁間的海峽轉向西方行駛。

英國總司令是要在敵艦未到達呂宋的南端前加以堵擊的，倘若突然遭遇優越的艦隊，日本艦隊必可衝過明多羅海峽（Mindoro Strait）而入蘇綠海。巴拉汪與各小島嶼間的三百哩海峽當然是一個危險而易受日本潛艇襲擊的區域。不過在兩星期以前英國驅逐艦將不斷的而時常在這區域內搜索。在初這搜索是由英國駐華艦隊中的驅逐艦擔任，至最後數日這搜索工作將大為擴大；因為擔任這種工作的驅逐艦最低限度將由新嘉坡調來兩小隊驅逐艦予以增援的。此外英國艦隊將在此時嚴密的加以隱蔽着的。

日本總司令也許不感覺他離開高雄或他的行動已經被敵方探知了。反之英國防禦潛艇的巡弋隊底強大效率已保證日本總司令得不到關於英國艦隊主力動作的情報。

日本總司令所倚賴的是迅速和出其不意的行動。因此他將會採取最短的途徑而幾乎駛抵中國海的中部。倘若他離開這最短的路線，他一定會偏出於東而非於西，因為假使他偏向西，他會駛近敵對的法屬印度支那海岸。

駛出巴拉汪西岸的海峽後，英國總司令根據偵察潛艇與飛機的報告將開始向西北挺進，俾塔擊敵方艦隊。在英國艦隊之前的偵察線將有極快的「艦隊」潛艇駐守。日本沒有速度够快捷的潛艇能負擔這項工作的。

若果兩個總司令都有意進行一個主力戰，同時雙方艦隊亦以最高速度行駛，那麼兩國艦隊的遭遇是快了。兩國實力既然幾乎相等，在艦隊展開時所獲得的初步利益是很關重要的。英國的「艦隊」潛艇在這階段中也許是決定的因素。一旦遭遇時它們立即潛入海中。在艦隊展開時該潛艇中之一或二艘必能有效的攻擊日本的重量戰艦而使對方動作陷於暫時的混亂。但即使它們的攻擊未獲成功，它們的出現已妨害日方艦隊的展開了。這樣一來也許迫使日方在避免潛艇的襲擊而犯了嚴重的戰術上的錯誤。

無疑的日本海軍官佐將以使人難以相信的勇敢作戰，有時或甚至鹵莽的自殺。但英國艦隊較強大的火力將奏膚功。這是難免的；同時「麥加拉斯菲爾特海岸的戰役」(Battle of Macca-Jesfield Bank)——它是一個大的淺灘。戰爭是在它的附近進行的——結果是英國勝利，而日本海軍實力崩潰了。

第二十四章 世界戰爭（二）

各國政策的衝突與因政策的不同所掀起的戰爭已在上面各章加以討論。應付由這些衝突而起的各項問題是似乎很容易的。不過不能保證地中海戰事發生後不會在北海大西洋甚至遠東也跟着有戰事爆發。不幸的在近世中把一個衝突僅限於一個地方的機會實在是稀少了。尤其是衝突是由兩個大國發動的。誠然備受批評的不干涉政策確能把西班牙內戰限於該國一國之內，各列強雖然祇在意識上被牽入該國的戰爭，但是由於他國供給該國以人力與軍器西班牙戰爭實際上是一個派別的戰爭而不是國家的戰爭了。

許多大國不只在世界上一個危險地點有它的權益。反之一個機會主義的強國可以在世界上與戰爭主要戰場完全不同的地方設法實現自己的目的，而平常盡力抵抗這些目的的國家又在別一個地方很忙於應付他種事情。倘若任何一個大國被捲入任何區域內的戰事，上述的兩個要素使世界戰爭更有可能，因而戰略就趨複雜，國防亦成需要了。

假使德、波間因為德國向歐洲東北部侵略而發生戰事，英、法必將立即捲入漩渦對抗德國。一九三九年四月初英、波協定已很明白的規定的。在這樣情形之下「軸心」其他國家的人民一定不會願意遵從德國的命令來加入大戰的，不過義大利或將利用英、法兩國的忙於戰事來

鞏固她在地中海的地位，這種誘力是很強大的。

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義大利雖然是德國的盟國，但結果竟幫助了給她最高代價的國家。義大利也許再來拍賣她的協助，但這回似乎可能性少得多。假使她果然再來一試，她要求的代價必定較二十年前高得很多。一半因為義大利在新政權下是更為貪婪，一半因為義大利尚記得以前在倫敦祕密協定和聖詹得茅里恩條約 (Pact of St. Jean de Maurienne) 所允許給予她的賄賂大部份是沒有兌現的。

這些考慮的結論會使義大利利用主要戰爭來滿足她在地中海擴充實力的慾望。這種決定將使義國對抗英、法而逡巡的協助德國。

因此在波羅的海爆發的戰爭一定會包括地中海在內的。北海與北大西洋東部一部份也會在這樣戰爭發生時變為戰場之一。這是自然的道理。

同樣的地中海的戰爭也不致僅限於該海中，任何限制該戰於地中海的可能情形都難於想像出來的。只要研究「軸心」國兩獨裁者的演說便知道希特勒期望於義國的行動較墨索里尼期待德國行動為大。

因為這樣的感覺使負責輿論方面認為一九三九年四月間義大利的侵略阿爾巴尼亞不是一「軸心」伙計的單獨行為，而是一種煙幕，藉以吸引世界的視線，使之不注意於德國正在考慮發動更為重要的動作。不管這樣的觀察是對與不對，但各方均持這種論調，不僅表示各民主國家對

軸心國家的行動不表信任，而且證明兩獨裁者的行動是相當的重要。

義大利是否會跟德國加入德國所製造出來的一個大戰爭，這是有相當懷疑的。但是對於德國在義大利所發動的地中海戰爭中的行動卻不能有疑問了。除去這個戰爭是由德國所擺佈外，負責觀察家斷言德國不會錯過任何機會來利用於平時對她目的表示反對的國家底忙碌。因此我們可以說德國在任何一個歐戰中將站在義大利方面，這種歐戰是由於義大利在地中海或其沿岸的行動而爆發的。

在任何方面英、法兩國武裝力量尤其是海軍方面的優越力量將使地中海和北歐的兩個獨立戰爭看作爲一個聯合的戰事，其最後的結果是民主國家的勝利。

在一個或其他戰場中，獨裁國家陸軍的佔優勢給予她們以暫時的利益，而有可能延長衝突。但最後是要依賴海軍力量與其不斷增加的壓力來使敵人瓦解與飢餓。目前海上的力量是在民主國家的手中。在現時重整軍備的速度中這種力量將依然屬於民主國家的。

假若西歐的民主國家能够應付地中海，波羅的海與北海的戰爭威脅，但在這種衝突蔓延於世界而至太平洋之時，他們將怎樣應付呢？

日本目前已在中國受重大的束縛，在中國這方面歐洲民主國家現時是有許多勢力的。日本當前是雙手忙個不了，巨量軍隊已調往中國作戰，她的經濟機構也因對華戰爭消耗到了極點。這樣一來日本最低限度從較大範圍的國際政治觀點上是一個半身不遂的日本了。

倘若英、法兩國被迫差不多以全力來進行一個歐洲戰爭，又假若日本無其他牽累以爲她的行動不致激動美國的武裝干涉，那麼日本無疑的會決定行動，且進行得順利。最低限度她某種野心是會實現的。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必將向南推進，但極端小心的撇開菲律賓羣島，以及避免觸犯美國。日本也許會玩弄政治手段，對美國在亞洲商業範圍內作鉅大而暫時的讓步，俾安慰美國，使之感覺安全，然後實行她向南推進的目的。顯然的美國這樣的安全感覺是完全虛偽的；但是美國是一個大國，潛力甚大，並極端不願採行任何足以捲入戰爭漩渦的行動。

無論日本將採取何種步驟以保證美國的中立，日本軍隊必將利用歐戰的機會來向南推進，這是無疑的。

即使英、法忙於他項事件，無暇他顧，但日本本身在中國已受極大的束縛，是否能夠採取這樣的行動，是一個見解上的問題。日本在對華戰爭過程中會有許多行動顯然是與她南進行動，而不是對華戰事有關的。因此有人認爲日本不僅能夠而且將要進行上述的行動的。我們又應記着當日本傾其較大的努力於較重要的計劃時，她可以設法停止在華的戰爭，這並不是很困難的。假若她先利用一切的機會來擴展和鞏固在南方的地位，中國依然存在可以留待日後來征服。同時統治東亞的「神聖任務」也得更爲容易的完成。

即使日本受對華軍事的牽累，她仍然很有可能利用英、法兩國的忙於歐洲戰事以推展和加

速向南的發展。倘若日本不再牽入其他的戰事，上述的可能性一定變為現實性了。這樣一來歐洲各強的戰爭可以蔓延至遠東。

反過來遠東戰爭也可展至歐洲。倘若英帝國與法國（法國程度較少）被牽入遠東一個大的戰爭，而須要消耗鉅大的資源，歐洲的極權國家必不致無所動作及不運用敵方的困境使之對他們有利的。這種情形是與反共協定的精神完全無涉的。大約德國比較義國更會這樣辦理。

所以歐洲或遠東大國在任何區域發生戰事，結果是很有可能波及全球的，這是可怕的想法。同時也是反對造成這樣劇變的制度底公訴。但無論如何情形是這樣的。

在考慮戰爭可能爆發的每個區域與研究這樣一個戰爭在可能遵行的路線時，有一個事實是顯然的表白出來，即多數戰爭主要的都是與英帝國有關，比較其他大國都厲害，這是不能避免的；因為英帝國在全球各地均有重要的利益，且她對現狀是堅主維持的。這樣的英帝國在世界每個大危險區域內一定成爲野心國家的敵人。

有人或以爲研究某特別區域的戰爭，與指出大國間任何戰爭都很快的擴大成爲全世界的戰爭，是含有須的矛盾。實際上並不盡然。只要察看紀述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的大戰時——歷史上唯一的世界戰爭——歷史家所用的追溯既往的例子，我們便感覺不盡然了。他們在某一階段敘述「地中海的戰爭」。在另一階段則敘述「太平洋的戰爭」。把每一個戰爭看作爲單獨的戰爭。假若對海軍戰略與政策表示相連的重視，這樣的方法是不能避免的。如果沒有把個別部

份加以詳細的研討，世界大戰是一個太大的謎，難於解答的了。

所以倘若把地中海戰爭，大西洋東北部戰爭與太平洋西部戰爭聯成一氣，那麼世界戰爭的機構就會險惡的了。但是若果把每一特殊區域內所發生的問題加以研究，世界戰爭較大的問題就有一個較真切的估計了。

職是之故，在一個世界大戰中在北海和波羅的海所應考慮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圍困德國主要艦隊和封鎖德國；在地中海是封鎖義大利和保障地中海兩大商業航線——一由法國南部至北非洲。一是橫渡地中海而至東部；在遠東方面英帝國的主要問題是延緩日本作決定的行動。直至能夠迫使日本放棄她的目的之軍隊到達新嘉坡後為止。

但是在把各海洋當作個別戰場來進行有限制的戰爭，與簡單的在大戰時把它合併而加以討論之時，兩者之間是有一個重要的異點存在着。這異點是完全由於實力的程度而來的。

上面已曾經指明以目前英、法對德、義海軍力量所保持的優越界限，民主國家的海軍實力是足以控制歐洲的戰爭而保證勝利的。在目前情況之下，當民主國家極力擴充軍備，最低限度擴軍的速度是與極權國家的相等，英、法實力的界限是會增加而不致減少的。因此之故歐洲戰爭的結局只不過是獨裁國家的失敗。誠然獨裁國家已經改善他們的戰略地位，但事實已證明兩個獨裁國家尙未能防止封鎖，所以海權既落在他們敵人手上，他們由於虛張聲勢以及無理侵略而得來的戰略上利益就被打銷了。

但是倘若日本參加一個歐洲戰爭，因此把戰爭發展至幾千里外，局勢又將怎樣呢？

假設德奧英、法在歐洲發生戰事，義大利必將被牽入漩渦去，因此地中海將好像北海一樣變爲戰場了。雖然程度上有點不同。英、法的戰略和實力足以應付這兩方面的戰事，但實際上這些戰爭都須要兩國整個的實力的。

日本是充分曉得這種事實的，所以她也會有所行動。就在這個時候日本會尋找她的機會來實現她的目的而不招致英國方面不愉快的干涉——英國是與她的實現目的行爲有主要的關係。日本也會有愉快的反省，因爲她間接的幫助她的「三角」同伴，並可以希望因而得利。

在這裏我們發覺英帝國在目前的一個大弱點。這弱點已在本書前數章指出來了。它是在許多裁軍過程中慢慢形成了的。英帝國的弱點是在她的海軍目前不够強大可以在遠東方面本國領海與地中海同時配置艦隊。英國將海軍減少至一個軟弱的「一強」標準的全部錯誤。就在這裏表現出來，同時日本所倡軍備平等即安全平等的理論。也在此被完全推翻了。

英帝國在遠東的戰略地位確因新嘉坡海軍根據地的完成而大大的改善。但戰略的地位若無戰略的工具來輔助，也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海軍根據地若沒有戰艦來駐守；只不過是一種累贅而已。根據地是須要加以保衛以防禦一個強有力的敵人的。假使英帝國被捲入遠東的戰爭中——只是在遠東——新嘉坡軍港很快的就成爲一個大的戰鬪艦隊所利用；但若當遠東戰爭爆發時，北海與地中海也已經發生戰事，那麼新嘉坡就不會有英國戰鬪艦隊駐守了。又假使遠東戰爭發

生後，跟着就發生地中海與英國本國領海的戰事，同樣的結果也會發生；因為英國海軍的主要任務是要保護帝國的心臟與頭部，而不是她的四肢。

當大不列顛帝國接受海軍實力「一強」標準時，又同時進行完成新嘉坡軍港的計劃，這兩個舉動並不是矛盾的。當時與義大利關係尙稱融洽，德國又無海軍，兩方面都不致使人感覺不安。日本主力艦的實力且受嚴格的限制，同時又沒有一個海軍國家除英國外計劃建造新的主力艦。

但迄今情形已變更了。雖然英國對於履行其條約的任務開始得稍遲，但現已向着改善她的地位大步邁進。至一九四一年中英國將建有五艘速度高而實力強大的新式戰艦。這些新戰艦將編入新嘉坡戰艦隊內。雖然不及日本整個主力艦實力雄厚，但由於戰略上的利益它們足夠強大使日本三思後才敢發動向南推進。此外這戰艦隊即使歐洲發生戰事也能留駐遠東。而歐洲海洋上尙有充足的主力艦實力來應付德、義艦隊。

英國戰艦隊非至一九四一年夏季不能完成，這事實已早就提出來了。在這過渡期中英帝國是處於危險地位的，而這危險更爲明顯；因為日本及其他敵視英帝國的國家已經認清楚這個事實。

掩飾弱點是沒有用的。它是擺在那裏爲各人所能看得見的；不過它的存在乃係一個極嚴重的事實。日本的對華戰爭究竟可能維持多久？對華戰爭是否將繼續牽累日本，直至英國實現其

整軍計劃，給予中國南海以抵禦另一個黃族進一步侵略的保障？又即使英帝國有可能撥出一個戰艦隊駐於遠東，這個艦隊能否在一切情形之下或者甚至英帝國被捲入他處戰爭之中時制止日本？

上述三個問題對於文明世界的延續是極其重要的。但是在歐洲或美洲這三個問題是很少被人注意的。歐洲是過分的受着其不斷發生的恐慌和糾紛的煩擾，而美國報紙均注重於歐洲事件，所以美國每易於傾向將遠東的威嚇置於腦後的。歐洲與美洲實際上都注意於小處而忽略大的地方。

假使日本認為英帝國係極忙於應付他處事件而不能對她的行動表示憂慮，她就無疑的是要向南進的。她的第一目標是英屬北婆羅洲，企圖奪取該島石油的供給，因為石油對於她是很重要的，她的第二目標是馬來亞羣島，俾奪取一個據點以防禦由西方而來的可能干預而使她的行動得有保障，這正好像她依靠在太平洋島嶼的地位來防禦由東而來的干涉一樣。她的第三或是最後目標將為澳大利亞洲，俾可容納其膨脹人口的發展。

在向這些目標前進時日本必須十分謹慎的避免侵犯菲律賓羣島的中立，以免冒使美國加入戰爭與日對抗的危險。

倘若在目前與一九四一年夏間歐洲戰事爆發，大不列顛被捲入北海與地中海的戰事中，同時日本也決定發動，那麼英帝國的東部前線就幾乎無防禦可言了。英帝國且沒有多餘軍隊可以

由歐洲戰場調至遠東而能希望制止日本。因此英帝國在遠東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英帝國以現時的實力不能在同一時間在三個很廣大而不同的戰場內進行一個海軍戰爭。

此外尚有另一個要素必須加以考慮的。那是美國的態度。雖然日本將十分謹慎的避免激動美國的敵視，且在尊重菲律賓的中立外口頭保證美國在華的利益，但是美國對於英帝國在遠東的戰敗是不能持鎮定的態度的。

讓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美國的地位罷！

那時候日本帝國的勢力必將由堪察加展至紐西蘭，且完全控制太平洋的西部與沿岸各地。倘若美國是反對在亞洲東北樹立日本的統治，那麼美國應更如何的反對日本的征服與完全統治不僅亞洲東部的全部而且澳大利西亞（Australia）與太平洋全部島嶼。從經濟與國防兩個觀點上看來美國是處於一個嚴重的地位。

在日本統治西太平洋全部區域後，「門戶開放」俾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就被摒棄於九霄雲外了。第一步美國將損失她目前與英帝國在遠東屬地的一切商業。在一九三五年美國與澳大利西亞與亞洲的商業幾達一百萬萬美元。

不僅如此。日本鉅量的增加資源後，她的工業就可以迅速的發展，而且由於工資之廉與生活程度之低不久即可將美國在世界所有其他市場的商人驅逐出去。目前美國是恐懼歐洲的「軸心」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侵入拉丁美洲，將來她更有理由恐懼日本向南美洲各國的侵略了。

美利堅合衆國的整個國防制度是建立在門羅主義在南北美洲的共同應用上。這不是純粹利他主義，而是需要的問題。倘若另一個強大的海軍國家在南美洲佔據一個立足地，美國的地位就完全不可防禦的了；因為這一個立足地將可以迅速的向北伸展，直至中美洲與大動脈的巴拿馬運河在一個有力的敵國控制之下爲止。因為這個原故美國必須抵抗任何一個大國向南美洲的任何行動。

美國與那時較大的日本帝國間必定發生商業上的競爭，而且不久必擴大其範圍的。在這種競爭中美國是爲她的經濟生命而奮鬥。由這階段至實際戰爭的過程是很短的，而且是很容易被採取的。但是屆時美國實際上不能進行戰爭或保衛自己以對抗一個較強大的日本帝國，此時的日本帝國的勢力已由千島羣島至紐西蘭，並幾乎完全統治太平洋的一切島嶼，而美國卻沒有極優越的實力與各島嶼的海軍根據地來保護由北緯線七十度至南緯線五十五度的海岸線，以防禦敵人的進攻；因爲敵人可以隨意由目前屬於英帝國的太平洋島嶼底掩護進攻美國海岸線任何一點。加拿大也包括在這海岸線之內，因爲美國必須保衛這方面的海岸，不然日本在加拿大奪得一個立足點後美國就不能避免的戰敗了。

美國必須防備自己陷入於這樣的一個地位。這就是說美國必須防止英帝國在遠東遭受任何失敗。所以在日本企圖向南推進，以及英帝國又完全忙於應付一個歐洲戰爭之時，美國必將加入戰爭以助英帝國制止日本的。美國的挽救英帝國並不是被動或被請而行動的，而是爲保衛自

自己的利益和自衛而發動的，簡直好像是自己直接受到日本的攻擊一樣。

以美國可能調動的武力，以及英國和自己的各根據地又可以充分的加以利用，美國的防止日本向南的任何行動和驅逐日本回復原有的地位是沒有多大的困難。

第二十五章 世界戰爭(二)

世界戰爭不管是起因於歐洲的衝突抑或遠東的衝突將不可避免的牽涉許多小國和強大的海軍國家。在歐洲牽入戰爭的小國主要的是參加陸軍的戰鬪，她們須要抵禦德國軍隊——有可能義國軍隊——侵略她們領土和奪取她們出產品的企圖。

德、義兩國的軍事進攻目標有二：第一是擊破敵人的抵抗，第二是獲得供給使封鎖無效而結果終至破壞封鎖。因為這個原故在戰爭過程中歐洲各小國是處於極危險的地位。倘若德國征服了丹麥，她就可以從丹麥攫取寶貴的資料以及強有力的戰略地位。又巴爾幹半島的被德、義征服將供給她們以極重要的原料，此外假若義大利於併吞阿爾巴尼亞後而進一步控制希臘，她本國領土就可以與在羅德斯 (Rhodes) 和多得卡尼斯羣島 (Dodecanese Islands) 的新的孤立根據地連貫起來，結果她在地中海東部的地位也得以大大的增強了。

但是德、義的方法已經使許多這些小國與法國和英帝國聯合起來。相互的利益使她們合作，進一步對德、義的侵略行動將給予極大可能的抵禦。

歐洲小國與強大民主國間日漸密切的合作對於在戰爭過程中的海軍形勢也有重要的影響。這些小國的實在海軍實力幾乎是等於零的，但她們差不多個個都有海軍根據地。假若這些根據

地任由英、法艦隊來利用，英、法艦隊戰略上的地位就大為加強了。例如在大不列顛與義大利發生戰爭時希臘的海港若被英國利用，對義的封鎖將可以加緊，並將義大利從羅德斯和多得卡尼斯羣島分離出來，結果這些羣島必被英國佔領，而義大利則喪失在地中海東部的一個前哨站。

國際關係最近因獨裁國家的無故侵略而促成的發展已增強各民主國家的地位，雖然她們已經聯合各國，使任何衝突比前更有可能的蔓延全世界。

從戰爭只限於歐洲及其附近各海中的觀點上各民主國家是沒有什麼可以恐懼的，可是使小國的抵抗侵略變為堅強是良好的政策。這種抵抗或可達到某種程度使獨裁國家認識戰爭是自殺的。即使抵抗沒有到達這樣的程度，但在戰爭的過程中德、義兩國軍隊是要大為分散，結果在物質上的實力必遭受損失。

歐洲戰爭是不會使站在維持現狀方面的實力表示憂慮的，只有在一個歐洲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聯合起來時，她們才感覺顧慮的。

上面已經說過一旦世界戰爭爆發了，美國必定因為自己的利益而被迫參加戰爭，以制止日本在太平洋進一步的擴展其勢力。這樣一來英國海軍就可以有大部份實力留存來進行歐洲的戰爭與在紅海南端的附屬戰事了。

英帝國與法國海軍實力是比較德、義的為優越，其程度之大使英、法兩國可以自由行動，

而德、義則不能，在戰爭爆發後數小時德、義的戰艦或商輪將沒有一隻留在大海洋中，在日本控制下的海洋中也許還有一二艘；但是對德或義都沒有多大用處了。

德、義兩國將同受嚴密的封鎖。爲實行對德封鎖，英國艦隊必將控制北海，但是此次的控制比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爲困難，因爲德國現有強很大的空軍。不過北海全年中只有幾天是沒有被雲霧籠罩着的，因此空軍的不斷活動若非實際上的不可能就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此外顯明的任何以空軍的力量來控制汪洋大海的企圖，其結果是燃料的巨量消耗。這是在封鎖下掙扎圖存的國家所不能考慮的舉動。

在另一方面德國空軍的轟炸英國東海岸的一部份海軍根據地使英國有暫時擴大封鎖線的必要，即使該封鎖線須要由挪威海岸繞過英倫三島的西部而展至阿善特（Ushant）也得要擴大的；不過這種情況是不致發生的。封鎖是不會鬆弛的，它將漸漸使德國感受供給的缺乏，這些供給是不能以武力在歐洲實行侵略所能獲得的，而最後結果必致好像一九一八年時那樣整個的崩潰。

無疑的德國必將進行無限制的潛艇戰事，以及其他能力所能及的襲擊航海商業的方法以資報復。但是現代防禦潛艇與防禦飛機武器的發明將使德國這樣的報復行爲完全無效。同時英國海軍目前已建有大量的保護商業的艦隻，已經訓練多數官兵在戰爭時保護商輪，英國海軍部又已宣佈採用派艦隨行保護商輪的制度——這個制度在一九一七年德國宣佈進行無限制的潛艇戰

爭許多月以後始能實行的，當時英國商輪的損失在一個月內已達五十萬噸以上。上述的事實在我們的考慮中也應加以注意的。

在北海一隅而論德國是不能打破封鎖線的，結果德國將不能再爲忍受而由艦隊突圍而出，這是一種自殺而沒有希望的舉動。

因此北海的情形不久即陷於形同僵局的狀態。但波羅的海的情形在開始時卻有點不同。德國必將傾其全力在斯干的那維亞諸國家中奪取她所需要的原料。這種行動又必將使蘇聯加入戰爭與她對抗。波羅的海中蘇聯潛艇的活動——有可能的由英國潛艇加以援助——將使德國與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交易陷於停頓。雖然這個程序需要時日，但一旦蘇聯潛艇與佈置水雷艦能夠打擊德國在波羅的海的商業而使之停頓，波羅的海也會變爲封鎖的區域，且會陷入僵局狀態中。

當德國在北海與波羅的海的一切海上交通線被截斷時，義大利在地中海也會遭受類似的打擊。前幾章已經說過在英、義兩國在地中海發生戰爭時第一步行動就是把義大利與她在東非洲各屬地的交通完全截斷。

屆時法國艦隊將負擔控制地中海西部與保證一切由西方運來的供給不能到達義大利的任務，這個工作有可能的由英國在直布羅陀出發的艦隊協助下進行的。同時英國的地中海艦隊將控制地中海的東部而保證對義的東部封鎖是緊密無缺。英國艦隊的能夠利用希臘的海軍根據地將使

上述的工作簡單化，而義大利在羅德斯與多得卡尼斯羣島的地位將迅速的變為危險；因為土耳其必定會加入戰爭來對抗德、義的。

這樣一來義大利只剩下兩條海上交通線了，一條是橫渡阿德里亞海，但在它所到達的區域內義大利是得不到她所需要的重要供給。我們會聽說阿爾巴尼亞有油井，但當該國國王索古出亡時所攜帶該國全部的金準備僅及四千四百鎊之數。這個事實不像表示阿爾巴尼亞有豐富的石油的。其他一條是要駛過地中海中部的狹隘海道而至非洲的里比亞，這條航線是常被破壞的。從里比亞義大利只能夠獲得一些棗椰子，其他對繼續戰爭所必要的重要供給是沒有的。

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拉伐爾協定簽字後墨索里尼曾激烈的聲明過他不是沙漠的收買者，不過搜羅不毛之地而不能出產一個打算發動近代戰爭的國家所需要的重要原料似乎係義大利的習慣，這習慣的結果已經使義大利處於很易受攻擊的地位。

職是之故義大利的封鎖不久即可達到它的目標，而對義大利的緊握逐漸的加緊，迫使義大利冒險破壞她的艦隊的危險。義大利艦隊突擊時所採取的可能途徑，以及這行動的結果已經加以闡述了。

在世界戰爭的兩個主要戰場中，聯軍的地位是在維持和加緊封鎖的壓力，並隨時準備應付敵人背城一戰的行動，這種動作是封鎖的緊握所迫成的。

在遠東情形則完全兩樣了。第一戰事的發動幾乎一定是由日本而起的。

即使是對抗日本美國是不會草率的宣戰的。美國似乎很有可能拖延等待，直至日本的行動無疑的要直接威脅美國的安全。同時當美國政府考慮日本在遠東對抗英帝國的行動是否對美國利益有鉅大影響以致美國不能參加對日戰爭的時候，美國艦隊是採取警備步驟的。這樣的假設是合理的。

在歐洲戰爭時美國一定在大西洋留駐實力相當強大的海軍。不過一旦日本加入戰爭而表示她要南進以收漁人之利時，美國必派一個比日本艦隊強大的太平洋艦隊集中於夏威夷羣島之珠港。這樣的戒備步驟是由於美國考慮保障自己權益所促成的。

歐洲發生戰爭時英國不致將平常駐於香港，新嘉坡，澳洲與紐西蘭海港的一切戰艦從太平洋撤回的。此外英國自治領地根據韋斯敏斯德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是自由邦，澳洲和紐西蘭當然接受援助以防日本的威脅而保護本國的領土，同時又協助大不列顛進行歐洲的戰爭。

因此可以想像英國在太平洋必將留有一個強大的巡洋艦隊與一個大的潛艇隊。這潛艇隊大約可由荷蘭東印度艦隊的潛艇加以增援的；因為日本南進的威脅必將使荷蘭加入反日戰爭去的。

荷蘭的態度是很難決定的；因為假若她放棄了中立的地位，她本國就有被德軍蹂躪之虞。不過這種憂懼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的，例如在因義大利侵略阿爾巴尼亞而起的歐洲一般危

機時。荷蘭是曾經動員邊防軍隊，並且已經準備在受侵略的威脅時淹沒接連德國邊境的一大片土地。

在世界戰爭中英國在太平洋的艦隊究如何充分利用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我們已經指出僅在太平洋發生戰事時，平常留駐於太平洋的英帝國艦隊將負起延阻日本向南的任何推進的任務，至足以對付日本艦隊的英國戰艦隊集合於新嘉坡時為止。

在世界戰爭中英國這些艦隊的行動在相當程度中是看美國的態度而定的。倘若美國會一定對日宣戰而派她的太平洋艦隊去防阻日本向南推進，那麼英國在太平洋的艦隊就可以有效的採取同樣的方法去延阻日本向南的推進以至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到達。除非美國的態度是很明顯，英國海軍就不會無目的地防阻日本的前進而冒損失寶貴艦隻的危險。英帝國留於太平洋的海軍實力是不能希望對付日本艦隊的，同時也不能在太平洋中維持得很長久，因為優越的日本艦隊有可能駐守於英國艦隊與其根據地之間。

除非美國打算立刻要發動——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英帝國海軍最好的行動是撤回新嘉坡而在中國南海中配置強大的潛艇實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的陷於日本手中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但是在日本艦隊襲擊香港以及向南推進時英國海軍必以潛艇和水雷予日本艦隊以最大可能的損害。英國遠東海軍司令是曉得日本的第一目標乃在英屬北婆羅洲的石油。因為這個原故美國的潛艇將在蘇祿海與婆羅洲西

北海岸活動。

英國的主要目標是保衛新嘉坡，新嘉坡是整個遠東的戰略上樞紐。假使日本向南的推進越過赤道而新嘉坡仍在英國手中，那麼日本前進的每一哩都使日本艦隊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這時候新嘉坡是在日本主力艦隊的後方，以及在與日本主要交通線的旁邊。

即使新嘉坡沒有戰艦能夠對日本交通線給以有效的襲擊，上面的情形仍可發生的。日本向南的推進並不是襲擊的形式，而是一種征服的擴展版圖行動，她必須要於征服一地後對該地加以鞏固的。日本感覺倘若她向南推進而其過程中不能吞併馬來亞半島與新嘉坡，她所希望從赤道以南各地攫取的一切大的和新的利益一定時常是處於危險的地位。

所以英國海軍司令所最顧慮的是如何保守新嘉坡，他將在新嘉坡集中兵力，並利用潛艇和佈雷艦來使新嘉坡的進口對日本艦隊是一個很危險的孔道。

只要新嘉坡是在英國手中，日本的向南推進是可以被阻止的。英帝國在奧德、義兩國作戰時依然能夠在遠東打敗日本，這是無問題的。即使新嘉坡被日本猛烈的攻擊，它仍然可以支持一個長久的時間的。新嘉坡一定不會在美國感覺爲自己安全計也須要反對日本以前陷落的。

在美國對日宣戰時，日本軍艦正當猛烈攻擊新嘉坡。那時美國駐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司令將有兩途可循。他可以率領主力艦隊駛往阿留西安羣島，或者向南駛往新嘉坡。

倘若美國艦隊駛往阿留西安羣島，對日本北部就給予一個威脅，因此也可以防止日本的南

進，而鬆弛日本對新嘉坡的壓迫。這樣一來美國艦隊的初步目標就完成了。

假若美國對日宣戰，她的主要目標必是打敗日本而不是暫時阻止日本的行動，這個目標是時常擺在司令官之前的。爲要從阿留西安羣島前進直下千島羣島俾迫令日本艦隊加入主力戰，美國艦隊必須駛過滿佈敵方潛艇的洋面，而且必須在日本領海內與依照日本的計劃來作戰。

美國總司令的第二途徑是由珠港向西南進擊，這是最可能被採取的途徑。他可以有半程島，偉克島，關島與菲律賓羣島等海軍根據地爲她的海軍所利用。她可以指揮他的艦隊進襲正在攻擊新嘉坡的日本艦隊之後，在這動作中他可以利用馬尼刺當作與主要戰場接近的前哨根據地。此外在他由珠港前往菲律賓羣島的航行中他可以配置一個封鎖的艦隊切斷日本的主要商業航線與戰略上的防線。

美國艦隊的駛抵馬尼刺將立刻使指揮進攻新嘉坡的日本總司令陷於困境。這時候美國艦隊是處在日本艦隊與本國之間。美國艦隊不僅控制着日方爲繼續進行戰事所需的重要材料的供給，而且控制着他的退路。結果日本總司令只有放棄攻擊新嘉坡的行動而設法撤回本國去，捨此而外別無他法可行。

在撤回本國去的時候，日本艦隊可以採取兩個路線：一是經由中國海直接返國，一是突圍向東退去經過菲島之南然後轉向北面駛返本國。直航返國的路線是較爲短些，日本總司令也知道有一個友誼的根據地可以利用，這是台灣的高雄港，該港差不多在新嘉坡與日本的中間。在

另一方面日本艦隊經由菲律賓與法屬印度支那間的狹隘海面逃出，而不遇到實力較優與充分配備偵察機的美國艦隊底可能性將極為稀薄了。

因為這個原故日本總司令或將採取較長的路線，繞過菲律賓之東而返國。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艦隊實際上也一定會遇到優越的美國艦隊，而在對自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作戰的。

在菲律賓羣島與關島之間有一千五百哩的海洋。日本總司令必須率領艦隊經過這個海面而返國。

日本艦隊所採取的兩個途徑駐於馬尼刺的美國總司令是知道很清楚的，因此他將謹慎的防禦日本艦隊從那兩個途徑漏網而逃。他必將派遣偵察艦駛至菲島之南巡弋，以資警備，同時他所有的巨量飛機必可以密切注視關島與菲律賓羣島間的海面。

倘若日本總司令採取向東去的途徑，他就要少用高速度；因為他需要行駛四千里以上的航程然後返抵本國。但無論如何在兩個途徑中他都感受很大的麻煩，因為隨行的尚有運輸艦與其他艦艇，這是他用來進攻新嘉坡的，同時美國總司令由於敵人的放棄攻擊新嘉坡即已確實知道敵艦離開新嘉坡的時間了。

那麼假使美國艦隊在日本艦隊未向北逃去以前到達馬尼刺，日本艦隊的潰敗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就算當美國艦隊仍在由珠港南駛的途中日本艦隊業已放棄包圍新嘉坡而逃走了，美國

總司令依然已經實現了他的第一目的，因為他已迫使日本艦隊放棄對新嘉坡的攻擊。此外他也可以切斷日本向南與東的整個海上交通，而對日實行封鎖，結果必使日本崩潰，或者日本艦隊背城一戰的突圍出擊，企圖解除封鎖。一經接獲美國太平洋艦隊已由珍珠港東駛的消息後，日本人的特性是否會讓令放棄攻擊新嘉坡是一個疑問。

在世界戰爭中尚有一個要素使日本失敗的，那是蘇聯飛機與潛艇從海參崴根據地出發的活動。

德國在波羅的海的行動必將使蘇聯加入對德的戰爭。倘若日本爲自己利益而加入戰爭，她必自動的加入德國那方面去的，這樣一來德、義、日三國就與全球其他各國對抗，而蘇聯在遠東方面的敵人必爲日本了。

第二十六章 戰爭必會爆發嗎

海上實力現在依然好像德類克 (Drake) 和 納爾遜 (Nelson) 時代一樣係戰爭的最後仲裁者，這個事實對於站在客觀方面和詳細的研究國際情形的人，是一定明顯的。此外世界的未來不是依靠刺刀的多寡——在刺刀上面也許有或沒有和平——而是有賴於以維持和平為主要任務的國家底能力來使和平的破壞是幾乎等於自殺。從這裏今日的民主國家就發明了他們顯明的矛盾真理——即必須重整軍備才能維持和平。

世人早已承認軍備競爭時常是一條到達戰爭的直路。不過過去的軍備競爭與目前的是不同，目前維持和平的國家是被迫竭盡力量來在整軍上戰勝獨裁國家。

民主國家是佔着時間上的便宜，因為她們的政府制度是繼續不斷的存在而超過一個別的生命時間的。經濟要素也得加以考慮。沒有一個歐洲的極權國家能够希望無止境的維持她們重整軍備的速度，而不破壞本國的組織以致於解體的。日本也是沒有這樣的能力。

民主國家現時所進行的重整軍備運動不僅僅是在軍備的力量與恐怖方面戰勝獨裁國家。在名詞的真正意義上這不是軍備競爭，因為軍備競爭是一國的軍備在競爭上打倒別一國家之謂，但民主國家的軍備競爭是時間的競爭。

在這時間的競爭中民主國家是感受一個自然的不利。民主國家很難發動公共輿論與工業無限制的製造軍火，這種困難比任何獨裁國家爲大，因爲獨裁國家只須獨裁者說一個「可」字便可以實行了。在另一方面獨裁國家愈迅速的努力，她們的力量消耗得越快；因爲無限制的製造軍火必須有巨量的安心作事的工人，原料無限制的供給，以及一個制度可以永久使民衆認爲他們的努力是對於他們的幸福是必要的。

極權國家都是缺乏上述的條件的，勞力是可以強迫出來，但是當他們的工資是以價格漸漸低跌的貨幣支給時，他們是不能繼續感覺滿足，工作效率也不會好的。若要提出證據的話，下面的事實就可證明了。大不列顛幾個大的飛機製造廠中有許多由德國逃出來的熟練工人，幫助英國進行整軍計劃，並所得的工資是以與國際匯兌有關的貨幣來支付的。

極權國家的行動與明顯而且無底止的慾望已經引起目前的軍備競爭了，但是她們沒有用之不盡的原料。因爲這個事實德國須要僱用大部工人來製造原料的代替品。當德國集中她整個工業生產於軍火上，並公然企圖以戰爭的恐嚇或甚至發動戰爭來攫取她軍火工業所必需原料的來源時，實際上她是開倒車了。因此德國的軍火工業就好像一個尖體物危險的放在一個尖頂上。德國的情形是這樣的，義、日的情況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獨裁國家所採行的片面廢約辦法與不顧一切的致全力於製造軍火的能力使她們有一個突飛猛晉的起點。大不列顛帝國是在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期滿前兩年始決定重整軍備的，經此決定

後英國才實實在在的進行重整海軍的工作。與軍備有主要關係的英國工業因爲缺乏政府定單和重工業普遍的不景氣已經許多年陷於停工狀態了，此外又缺乏熟練工人；因爲一般青年都不學習這種前途似乎很危險的工程事業。

上述的要素使民主國家在軍備競爭的開始時感受不利的。

但是英國軍火工業是建立在一個良好的基礎上。工廠是擴充了，政府也援助軍火公司增加出品。在過去三年間英國海軍部僅在擴充承造工程的工廠上就用去八百萬鎊。在一九三九年春季英國的武裝軍隊開始收獲這種步驟的利益了，在這時候上述的辦法是盡量的實行的。

英國海軍部次長在提出一九三九年海軍預算時發表演說謂：自重整軍備計劃開始迄今重砲的出產已增加二十倍，中量砲增加五倍，輕砲增加八倍，砲架增加五倍，管火裝置 (Firing Control Gear) 增加九倍。鐵甲廠的出品較一九三五年增加十倍，發射重二磅或二磅以上砲彈的高射砲在一九三五年每月可出六十尊，在今年財政年度的上半年出品速度已增至每月八十尊了。

這生產量的增加已使英國海軍部加速進行以前未能實現的某數個防禦步驟。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間海軍部曾宣佈舊巡洋艦九艘改建爲特別飛機防禦艦，同時舊驅逐艦三十六艘改建爲護送艦，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此種驅逐艦只有兩艘改建完成，而巡洋艦則無一艘改建完工的，改建的全部工程已經阻延了，而砲與砲架的出產則增加至足以應付改建舊艦之用而不致阻延完成新艦

的程度。這個程度是在一九三九年春達到的，但在這時候海軍部認為在戰事發生時對於保護航海商業所需要的護送艦底建造已經延阻十二個月了。

英帝國這樣急速和偉大的重整軍備的計劃當然會遭遇困難與挫折，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但在三年內軍火的製造已達到最高峯。這表示英國重整海軍的速度是大大地超過德國的。

這事實的正確性當希特勒不接納他手下政治領袖的勸告去廢止英、德海軍協定作為對英、波協定的答覆時已表現出來了。希特勒認為廢止該協定是沒有實際的價值的，因為德國不能希望在建造任何主要戰艦中超過該協定所規定的百分三十五的比率，除非大不列顛停止她的重整海軍計劃俾德國有趕上的機會，所以英、德海約的廢止是無力而反為滑稽的舉動（希特勒卒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宣佈廢止英、德海軍協定——譯者）。

英國的重整空軍與陸軍還沒有到達重整海軍那樣滿意的階段。法國空軍實力尚須極大的補充，這種要素誘使獨裁國家着手於戰爭的大規模賭博。

但是美國的巨大生產量如能供各民主國家之用，上述的困難當可迅速解決。假若能證明民主國家的各項武力是那麼強大而戰爭的結果毫無疑問是獨裁國家的失敗，那麼戰爭的可能性一定大為減少。

在研究歐洲可能發生的戰爭時，已經表明封鎖是一定招致極權國家的崩潰。倘若英國的巨量資源為歐洲各民主國家所利用，極權國家的失敗當更加迅速了。

美國的利益是一定要由於和平的維持予以保障的。假使戰爭爆發了，美國利益的維護還是靠戰爭的終止與和平的迅速恢復。除開任何情感或意識的考慮，美國是不能任令英帝國與法國戰敗的。倘若兩國有戰敗的危險時，美國必將加入戰爭，如在上次戰爭一樣。

若僅在歐洲發生戰爭，美國可不致捲入漩渦。假如美國表明在因極權國家的無理侵略而起的歐洲戰爭時，她的軍火與其他原料是交由各民主國家自由採用的，美國加入戰爭的可能性就更少了——正如戰爭本身爆發的可能性也是微薄的。

不幸的將來的各項戰爭——如將來能發生多數戰爭——不是小規模的僅包括二三國家武力的衝突。將來的戰爭將牽涉各大陸以及全部人民的。世界已經進至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成立普遍和平制度與實際上牽涉全球的「全面戰爭」之間實際上是沒有選擇的。

前美國總統威爾遜對此事實已明白的認清的，由於這樣的認識所以威爾遜總統提出國際聯盟的設立。不幸的威爾遜是跑在他時代之前，今日整個的世界是由於整軍的需要與軍備運用的恐懼，而不是一個普遍的和平制度所支配的。在那和平制度下一切意見的衝突是以仲裁而不是以武力來解決的。

理想與現實間的差別是那麼驚人，實際上是需要加以解釋的，除此而外世界是並不準備來接受這樣一個和平制度的。

在戰後之餘世界曾準備接受一個普遍的和平制度。但在實行方面這制度是失敗了，這是因

爲這制度沒有注意及於民族間氣質上的不同，而是建築在戰前和戰時政治之半毀滅的基礎上。這種政治是以嫉妬敵對和憎惡爲推動力的。

凡事在事後都易於變爲聰明的。但倘若和約不是這樣起草而所應允給予義大利的權利是兌現了，世界上是否尚有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來使全球幾陷於滅亡之中，這是不能確實加以證明的，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而不怕矛盾的即是那些使歐洲獨裁者奪取歐權的運動是從不滿方面得到大部份的擁護和力量。

這裏我們就涉及將來最大問題中的一個問題。即倘若文明世界再度被迫進行戰事而結果必定是民主國家的最後勝利，那麼德國應該怎樣加以處置呢？由德國行動所激發的普遍厭惡與不信任將使其他國家極嚴厲的對付德國了，但經驗已經證明嚴厲在一個酷愛軍事武力的國家已經產生一個建築在憎惡而以報復爲己任的新興與暴戾的政權了。在另一方面人類的天性又不能使人想像經過德國由於尋求滿足她的慾望而陷世界於流血的戰爭後對戰敗的德國底慾望會加以滿足的。

不幸的時間是不能向後回轉的。假使德國再能分裂爲無數小國，每小國有她的國主，穿着鮮麗制服的衛兵和自己的國家樂隊，那麼德國人民與全世界都可以和平與快樂的過其生活了。同樣的假使我們可以將日本判罰回復中世紀與封建時代——在這時代她是不管世界其他各地方的事情的——太平洋的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不幸的時間不能後退，而世界必須應付現實的形勢。

雖然美國被迫參加歐戰的可能性是稀少——倘若美國修改她的孤立主義，修正中立法而聲明在戰爭發生時將採取「比語言更強烈」的步驟，參戰的可能則更稀微——但是在太平洋戰爭隨着歐戰而起時情形就不同了。

文明世界的前途是在太平洋方面依賴美國來決定它的命運的。在一個世界大戰中英國在太平洋的勢力也落在美國的肩上。爲自己利益起見，美國必須握住這個勢力而保證它不被擊破。

日本是畏懼美國的。假使美國的外交政策能够修改至能向日本表明她也會以全力抵抗日本任何向南擴展運動的程度，太平洋戰爭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當我們把世界當作一個整體來考慮，並將侵略國家發動他們認爲有相當機會成功的戰爭底可能性加以考慮時，我們就得到某種結論。我們在開始就可以假定，當一個國家除去失敗是不能從戰爭方面希望得到什麼的時候，沒有一個國家是會進行戰爭的。

第一、而最重要的結論是侵略國家——祇有他們才會發動戰爭——認爲只要他們三個國家同時發動戰爭他們纔有成功的機會。當三個人嗜好尋釁時，常常發生那一個先發動的問題。在國家方面放第一砲的責任不是草率進行的。即使是一個最暴戾的國家道德上的考慮也得提出研究的。當一個國家發動了而進行戰爭時，其他國家若果袖手旁觀，發動戰爭的國家必遭受戰敗的命運。這個事實的認識一定會使三個國家間發生互不信任的現象。

第二、結論是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採取有力和明確的路線後有權力可以將戰爭的可能性減至最少的成份。

第三、是既然海上力量是大國間任何戰爭的最後仲裁者，特別是世界戰爭，大不列顛帝國在重整海軍上所採取的偉大步驟乃是維持和平的極重要條件。

最後戰爭爆發的機會一定是靠羅馬、柏林、東京三角聯盟的團結與乎三國同時發動戰爭的願望而決定的。這三個國家願意戰爭與否實際上是不能確切的加以斷定的。

代希特勒管理貝茲斯伽登別墅家務的姊姊曾對世界保證謂她的兄弟不斷的告訴她說，假若他被迫領導德國加入另一個戰爭，就會使他發瘋了。這種話是不足置信的，因為很清楚的希特勒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常態的人。不過希特勒本人曾經是一個到過最前線的軍人，這種經驗是沒有人再想嘗試的，從這個事實看來也許還有些須希望。

墨索里尼大約是三角同盟中希望戰爭最薄的伙伴。這是因為義大利的地位是極受攻擊的，但墨索里尼也曾在上次歐戰中作過戰。

在法國對義大利的要求再度表示拒絕後，以及當中歐的緊張狀態暫時移至波蘭走廊之時，墨索里尼曾發表演說，他這樣說：

「強大的國家是生產豐富的國家；反之弱國是不毛的國家，當一個國家僅剩了一羣無望的老朽時，他們必受年青的主子鞭撻而不敢啓唇說一句話的，……在我們面前我們

是有時間的，而我們當可以如一個有偉大軍備和一個很堅強意志的國家一樣有把握的等待着。」

似乎墨索里尼較爲願意等待進化而不是參加戰爭來尋求「他的自然願望」。

至於日本方面，因爲對華戰爭已經消耗較她所預期爲大的資源，也許不致於再加入其他的戰爭。

不僅義、德、日三國的願意同時發動戰爭是戰爭爆發的必要條件，同時這三個侵略國家的保有充分力量使他們以爲勝利是有把握的，也是戰爭爆發的另一條件，尤其是海軍的實力爲然。

我們已經指出目前歐洲各民主國家的海軍實力是足以保證民主國家在兩個戰場的勝利，但不能在三個同時發動的戰爭中。

英國的重整海軍是迅速的改變這種形勢，但過程是需要時間的。

這些步驟的成熟時期亦即世界危險的時期。這危險時期或者可以由於日本的忙於對華戰爭，以及英國爭取時間的政策而渡過。但是假若英國明顯的表示在世界戰事發生時她的資源將供民主國家之用，同時將以實力抵抗日本在太平洋的任何擴展，這危險時期將可終止存在了。

附註：這書是在羅斯福總統向歐洲各獨裁國家提出他著名的「和平提議」，同時命令美國艦隊駛回太平洋以前寫成的。上面兩個舉動可以紀載在歷史上當作世界的轉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未來的海戰一冊

◆(35420)

Ureasy Oceans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It-Commander
Kenneth J. Edwards
R. N.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

程余英 敬
雲南正路 泉

發行所

王長沙 雲南正路 五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 鮑嘉祥 宣)

59
202424

